

老残

中国古典文字名著全刊

珍藏丛书

游记

[清] 刘鹗



老残游记

(清) 刘 鹗 著
张其香 校点

目 录

自 叙.....	1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1
第二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10
第三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	19
第四回 官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	28
第五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	37
第六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	47
第七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	57
第八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	68
第九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78
第十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箜篌	88
第十一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瘦犬流灾化毒龙	98
第十二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	108
第十三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	121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131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141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151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	162
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173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183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194
附 录			205
《老残游记》续集（六回）			 208

自叙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咷。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与焉。

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终始，可谓辛苦矣，然不知哭泣，灵性缺也。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灵性也。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断人肠。”其感情为何如矣！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癡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

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味）？”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莱山。山上有阁子，名叫蓬莱阁。这阁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西面看城中人户，烟雨万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准备次日天未明时，看海中出日，习以为常。这且不表。

却说那年有个游客，名叫老残。此人原姓铁，单名一个英字，号补残。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这“残”字做号。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残。不知不觉，这“老残”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原是江南人氏。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教书没人要他，学生意又嫌岁数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会要钱；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你想，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又无行当可做，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相逼来了。正在无可如何，可巧天不绝人。来了一个摇串

铃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害了一个奇病：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有人能治得。这病每发都在夏天，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

那年春天，刚刚老残走到此地。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他说：“法子尽有，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权且略施小技，试试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远不发，也没有什么难处，只须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发百中的。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缘，在下到也懂得些个。”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替他治病。却说真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为此，黄大户家甚为喜欢。

看看秋分已过，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异常快活。就叫了个戏班子，唱了三天谢神的戏。又在西花厅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开筵，明朝设席，闹的十分畅快。

这日，老残吃过午饭，因多喝了两杯酒，觉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才闭了眼睛，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一个叫文章伯，一个叫德慧

生。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一齐说道：“这们长天大日的，老残，你蹲家里做甚？”老残连忙起身让坐，说：“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觉得怪腻的慌。”二人道：“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访蓬莱阁的胜景，因此特来约你。车子已替你雇了。你赶紧收拾行李，就此动身罢。”老残行李本不甚多，不过古书数卷，仪器几件。收检也极容易，顷刻之间便上了车。无非风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蜃楼的幻相。

次日，老残向文、德二公说道：“人人都说日出好看，我们今夜何妨不睡，看一看日出，何如？”二人说道：“老兄有此清兴，弟等一定奉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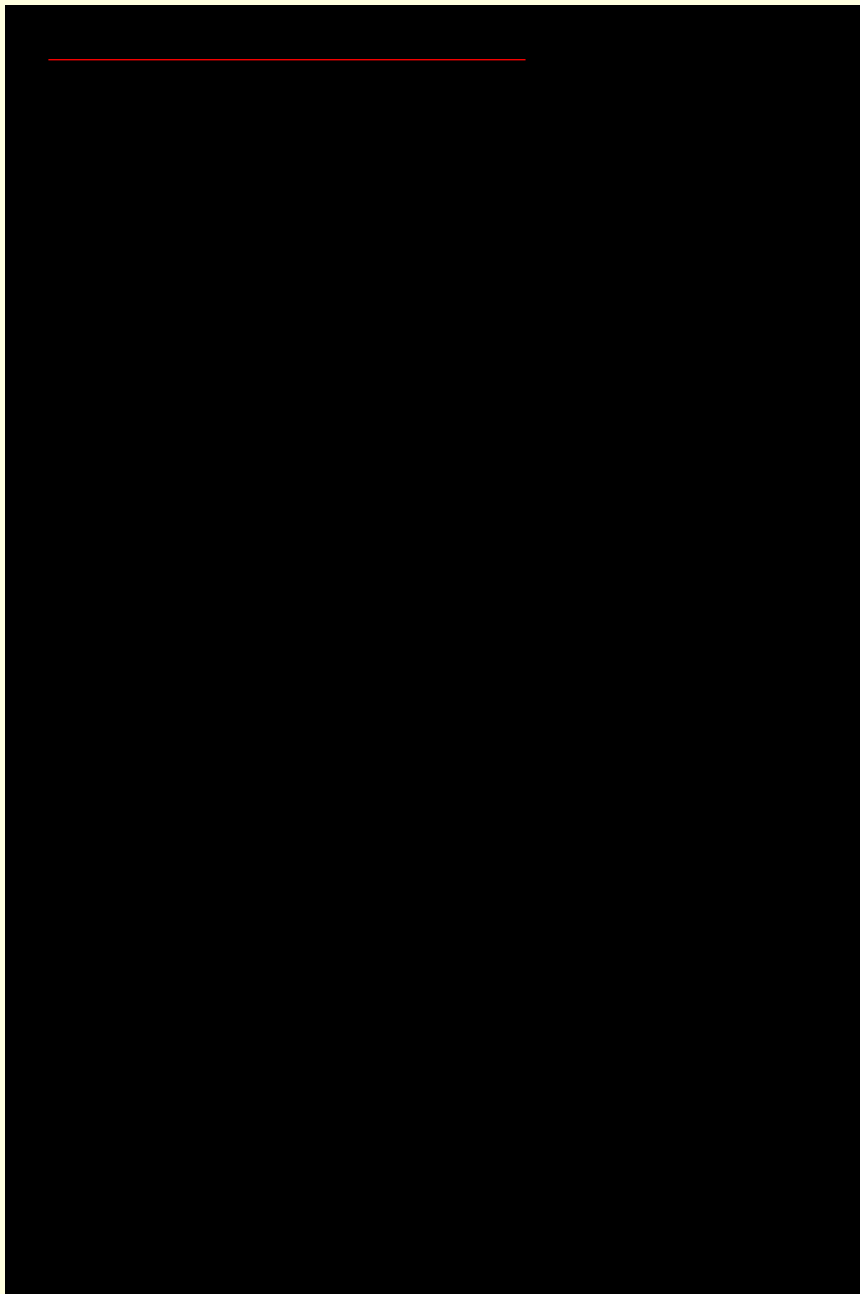
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气传光，还觉得夜是短的。三人开了两瓶酒，取出携来的肴馔，一面吃酒，一面谈心。不知不觉，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其实离日出尚远，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谈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文章伯说：“耳边风声甚急，上头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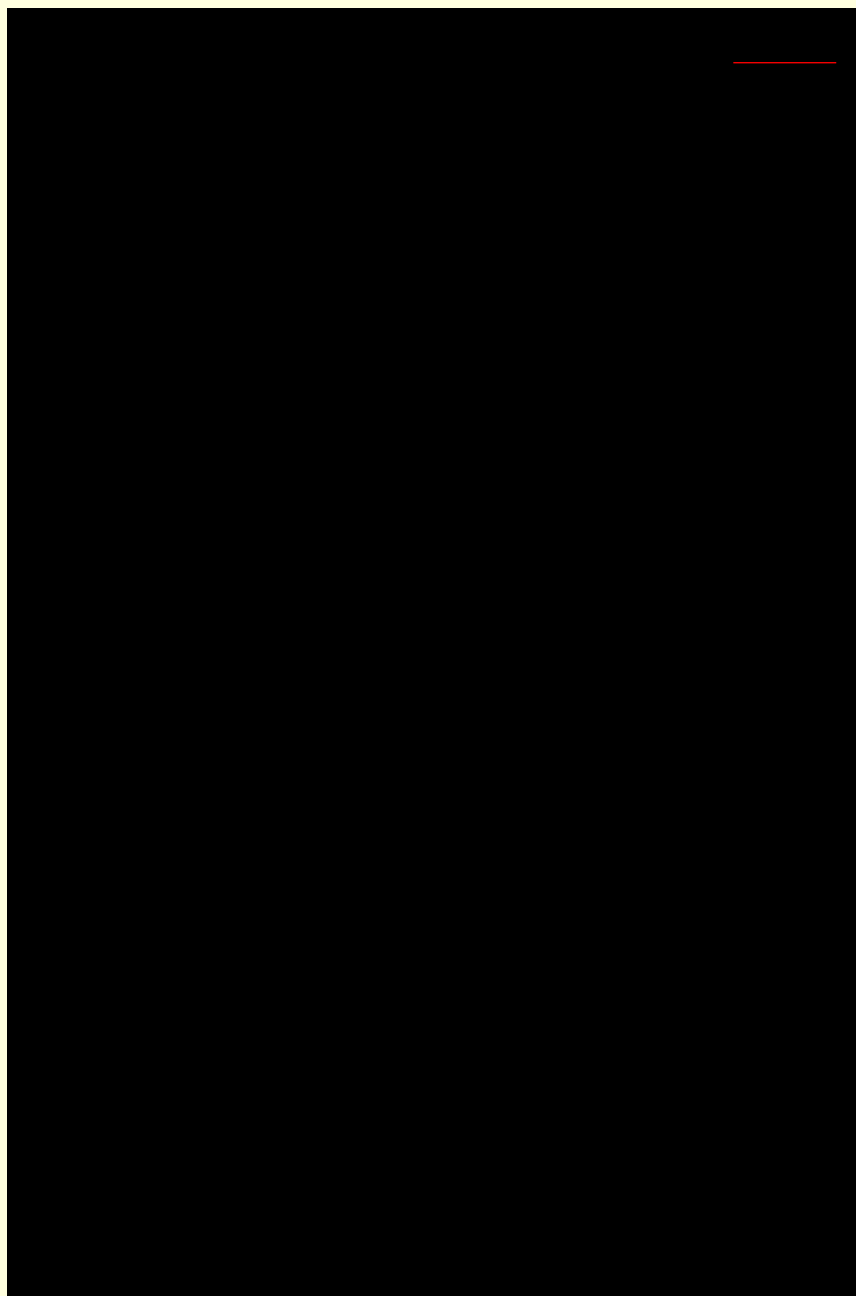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各人照样办了，又都带了千里镜，携了毯子，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阁子中间，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朝东观看，只见海中白浪如山，一望无际。东北青烟数点，最近的是长山岛，再远便是大竹、大黑等岛了。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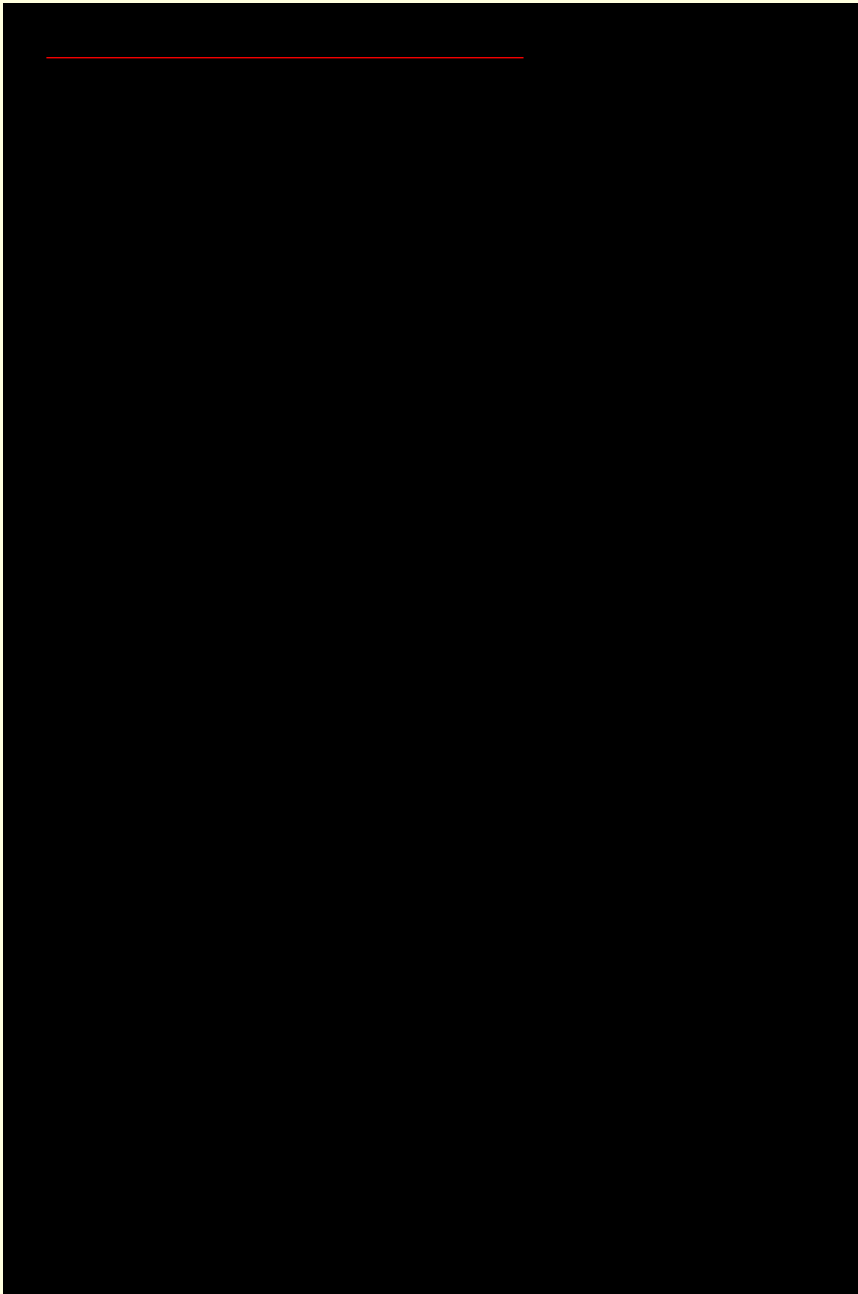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诡谲。过了些时，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

慧生道：“残兄，看此光景，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残道：“天风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着日出，此行亦不为辜负。”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说道：“你们看！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看了一刻，说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极细一丝黑线，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吗？”大家看了一回，那轮船也就过去，看不见了。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两人道：“在什么地方？”慧生道：“你望正东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长山岛吗？在长山岛的这边，渐渐来得近了。”两人用远镜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实在危险得极！幸而是向这边来，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那船来得业已甚近。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原来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载很重，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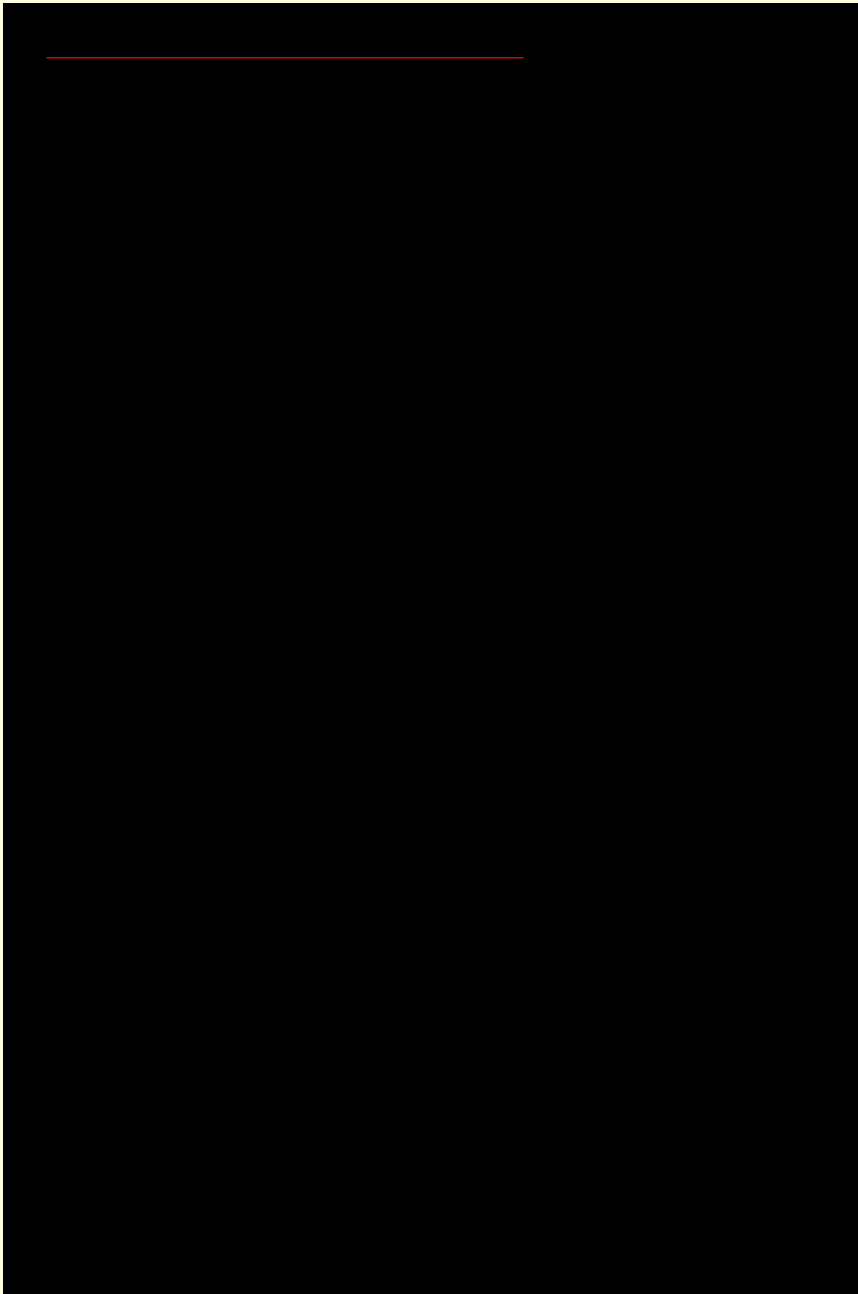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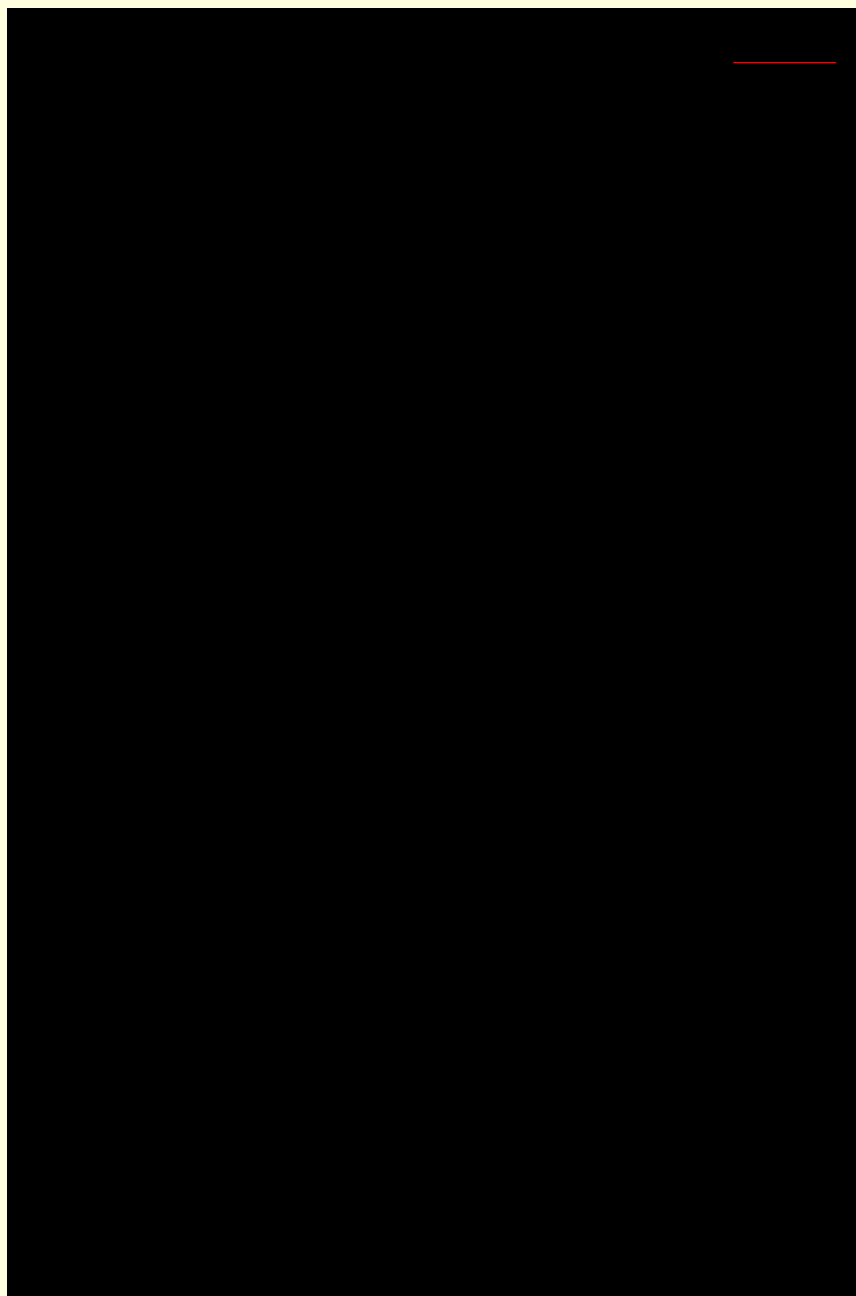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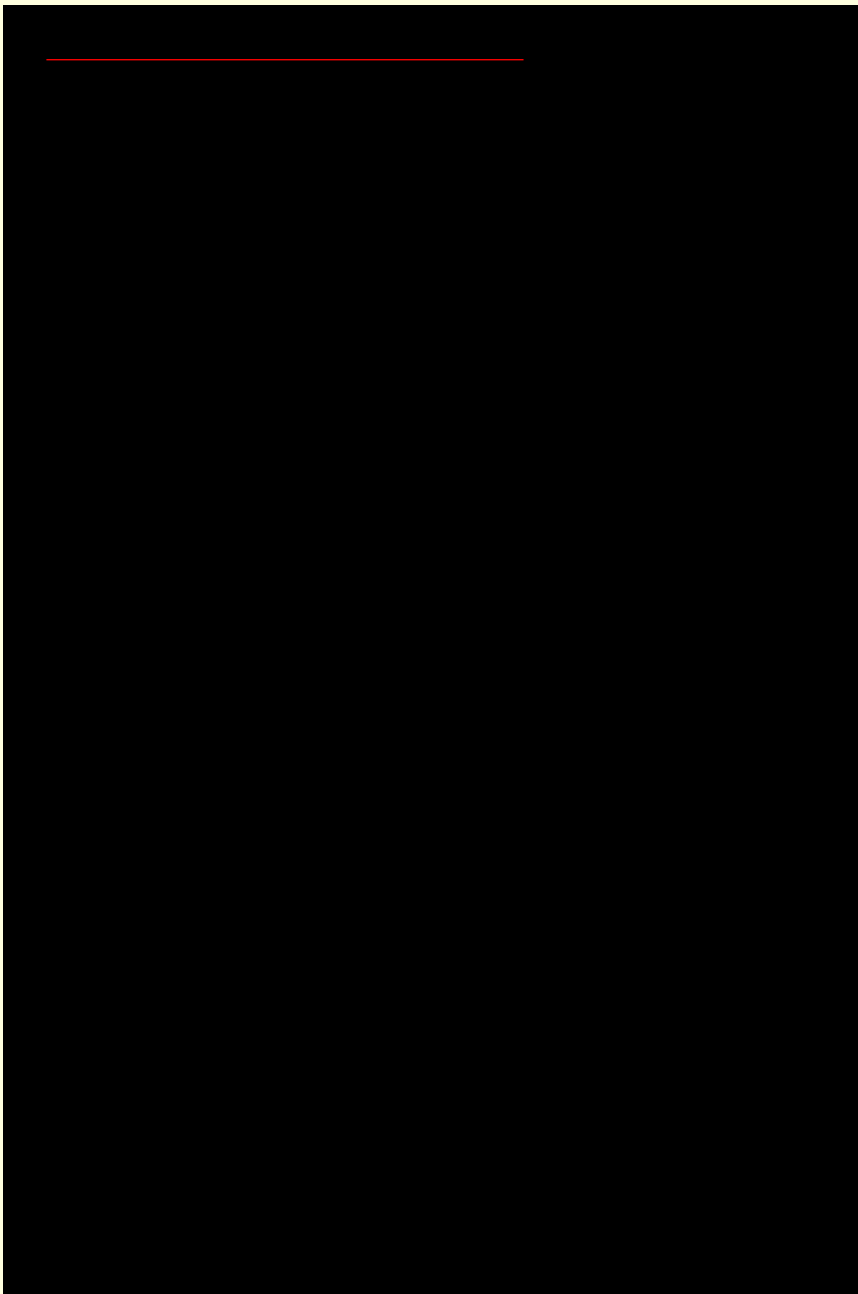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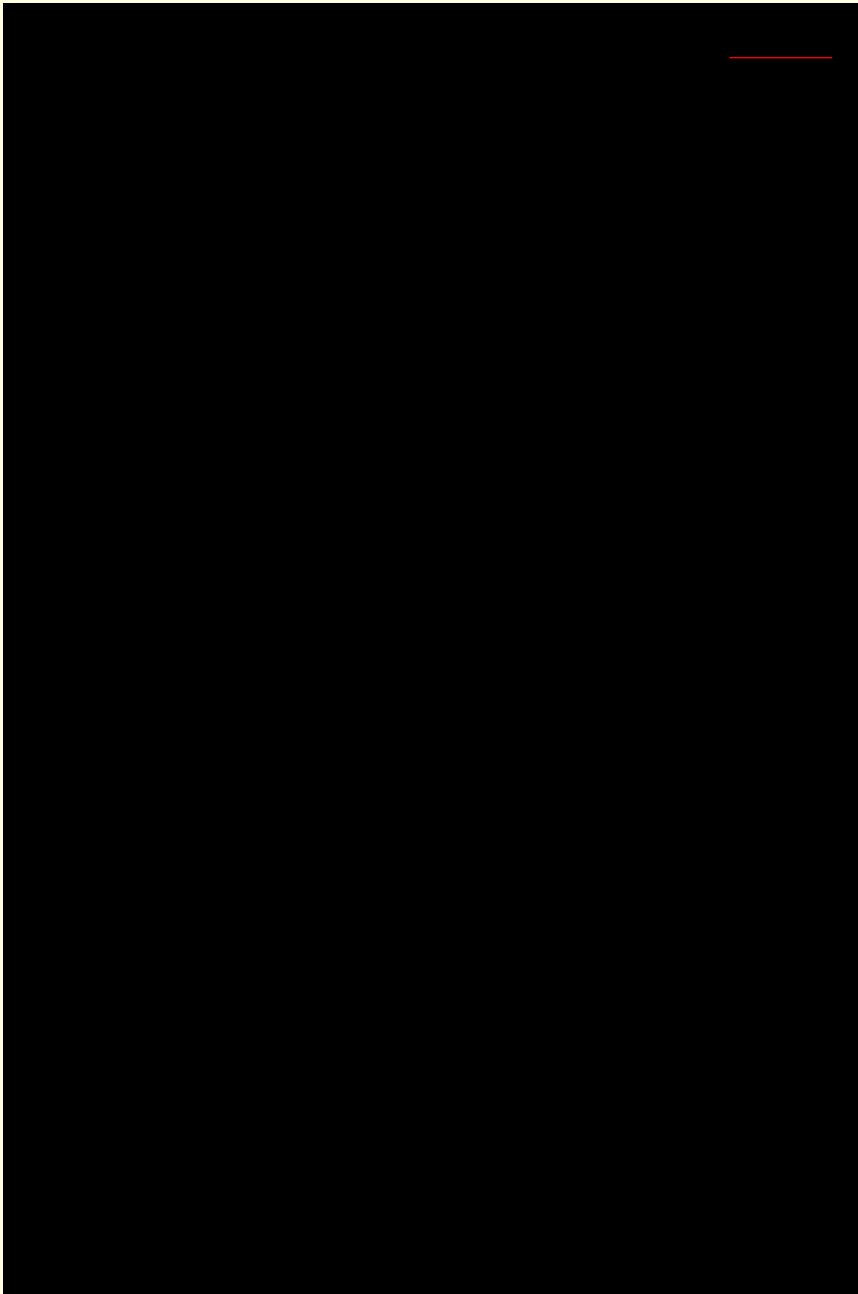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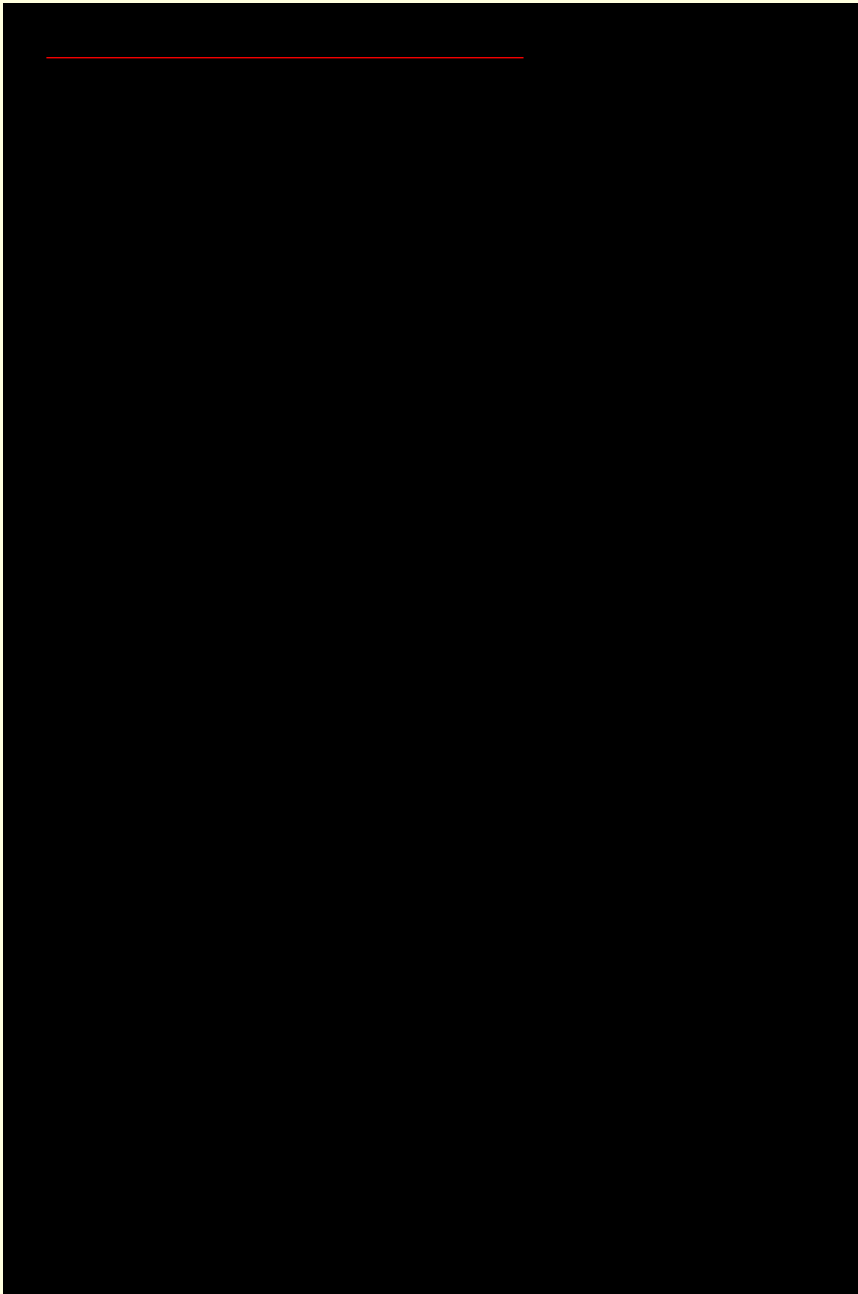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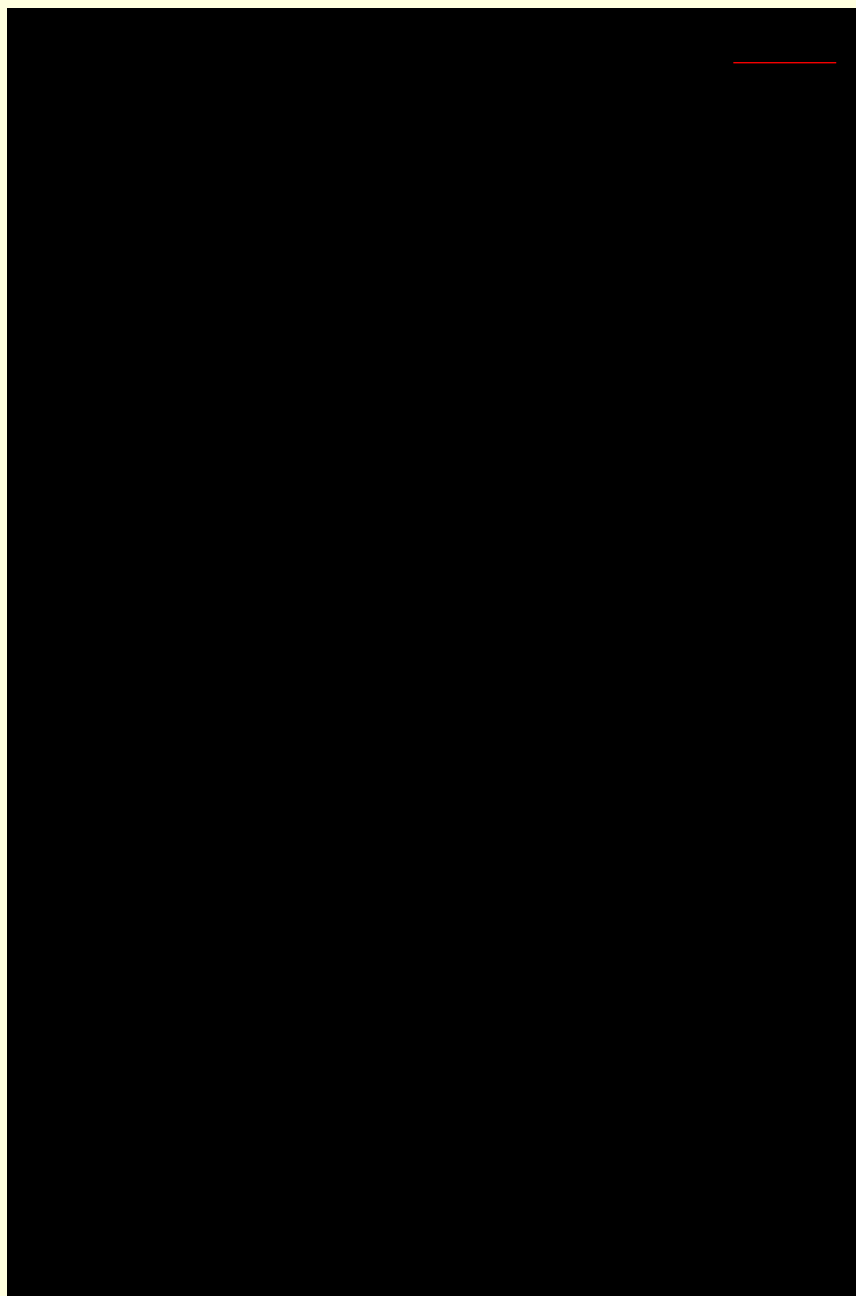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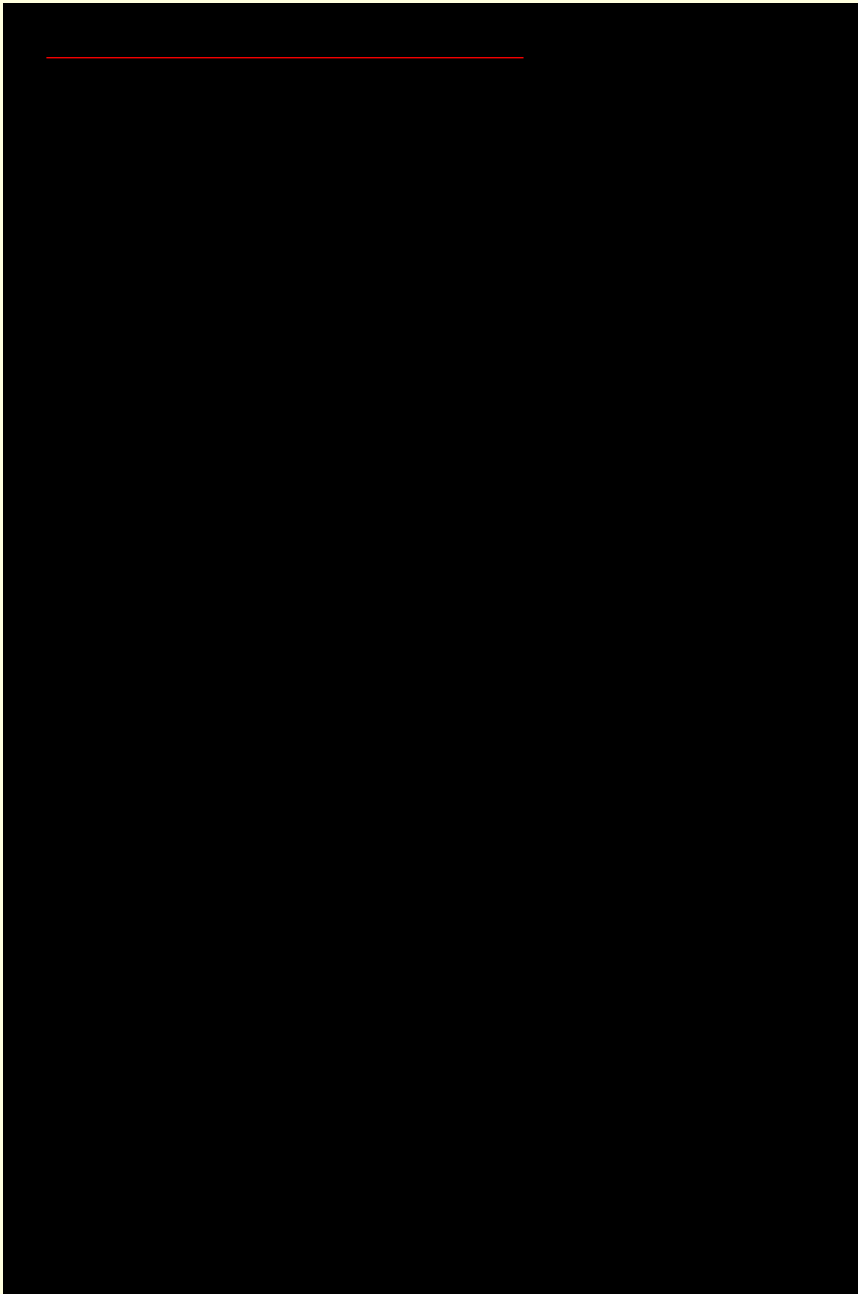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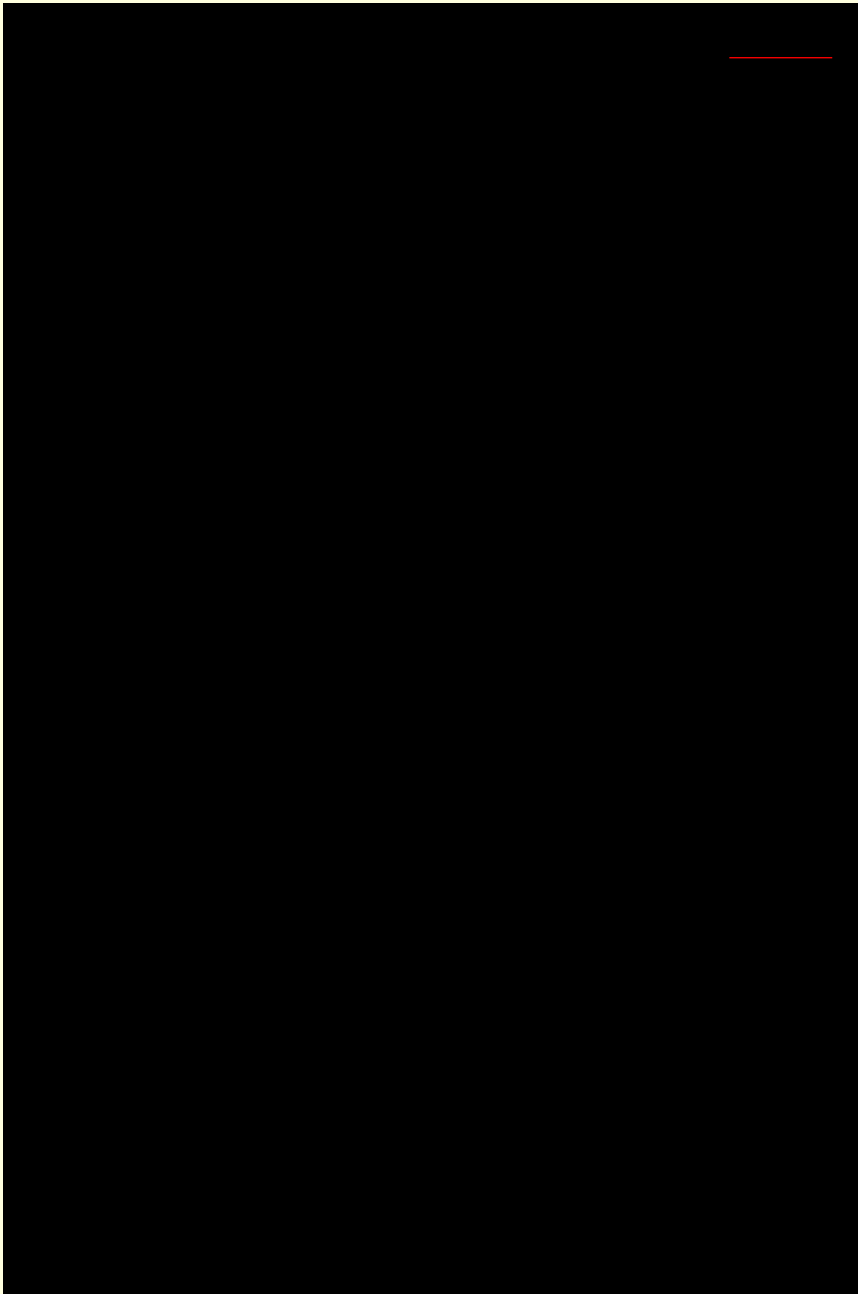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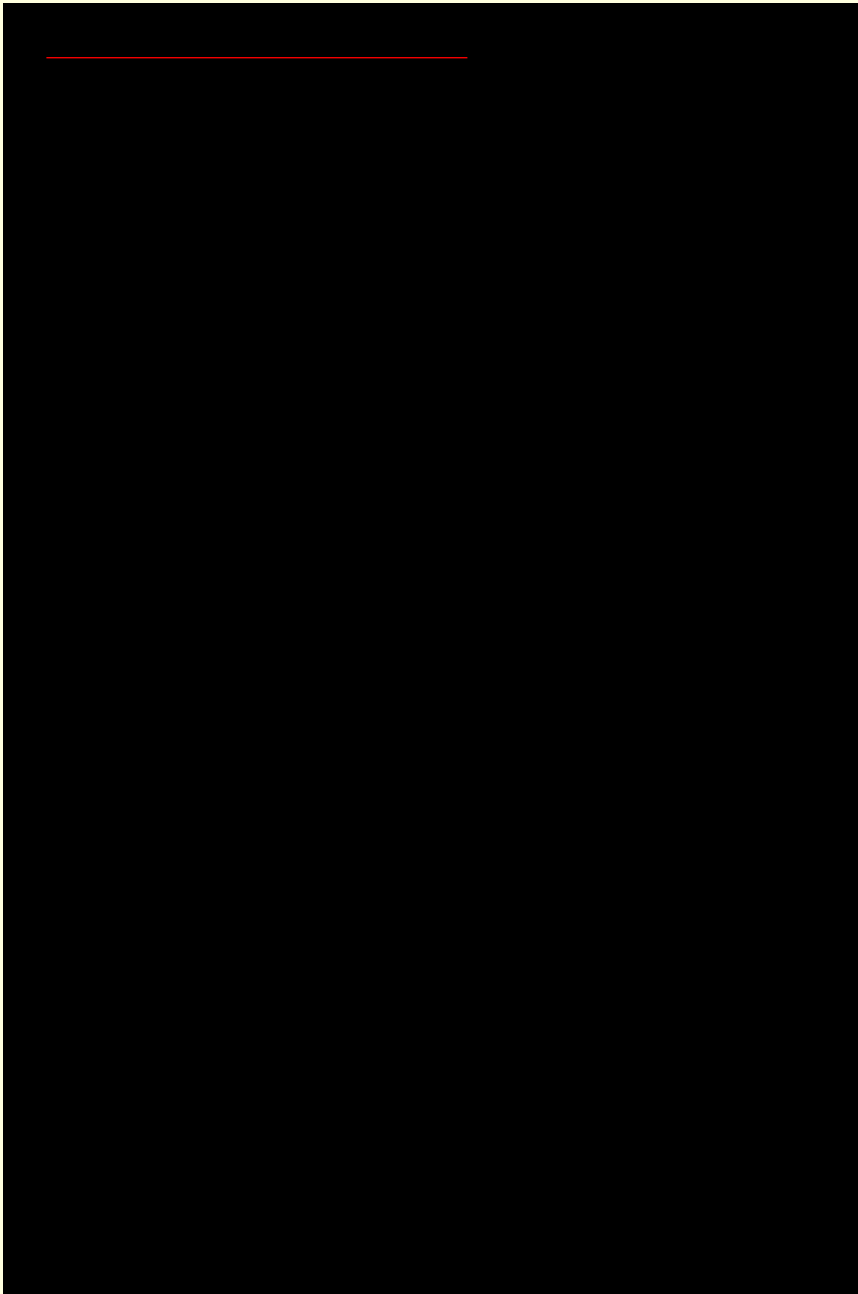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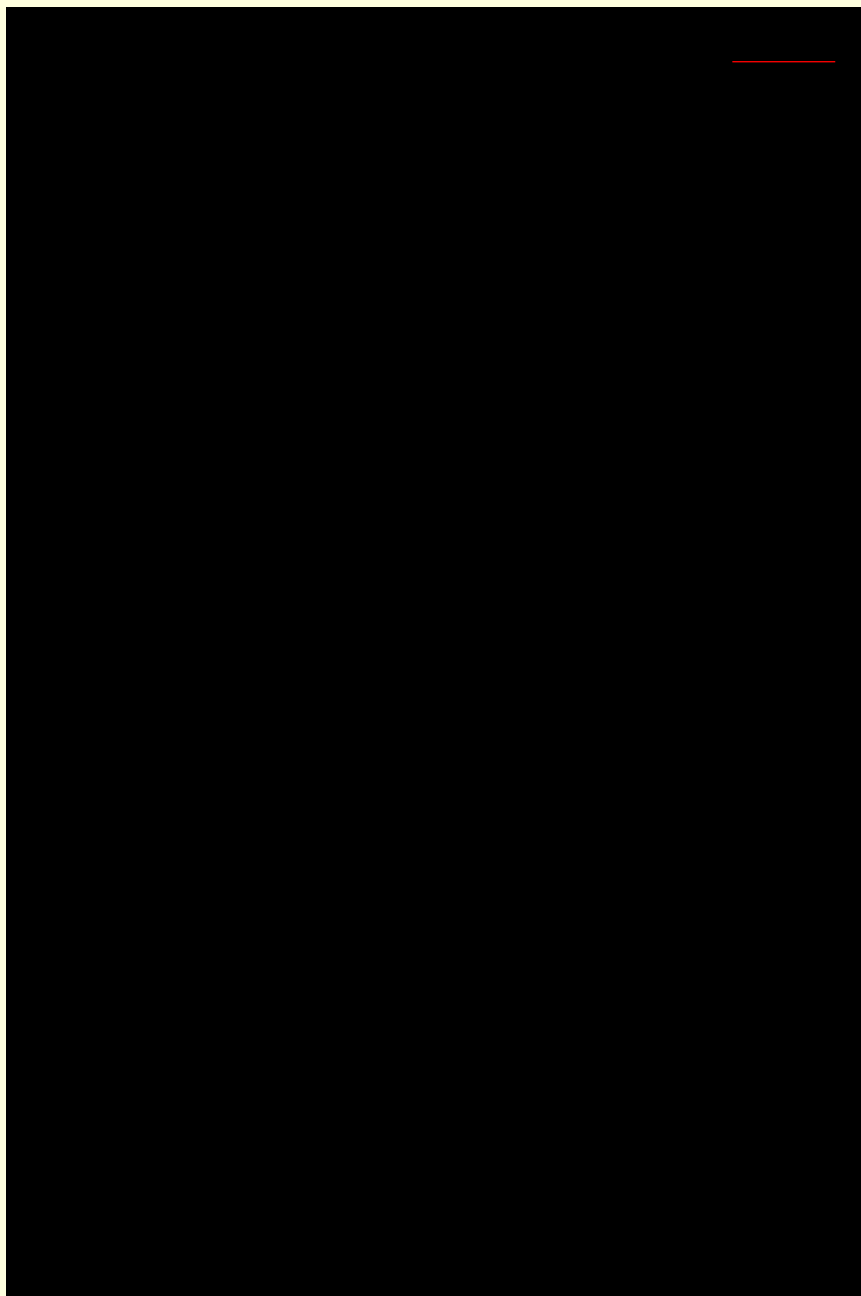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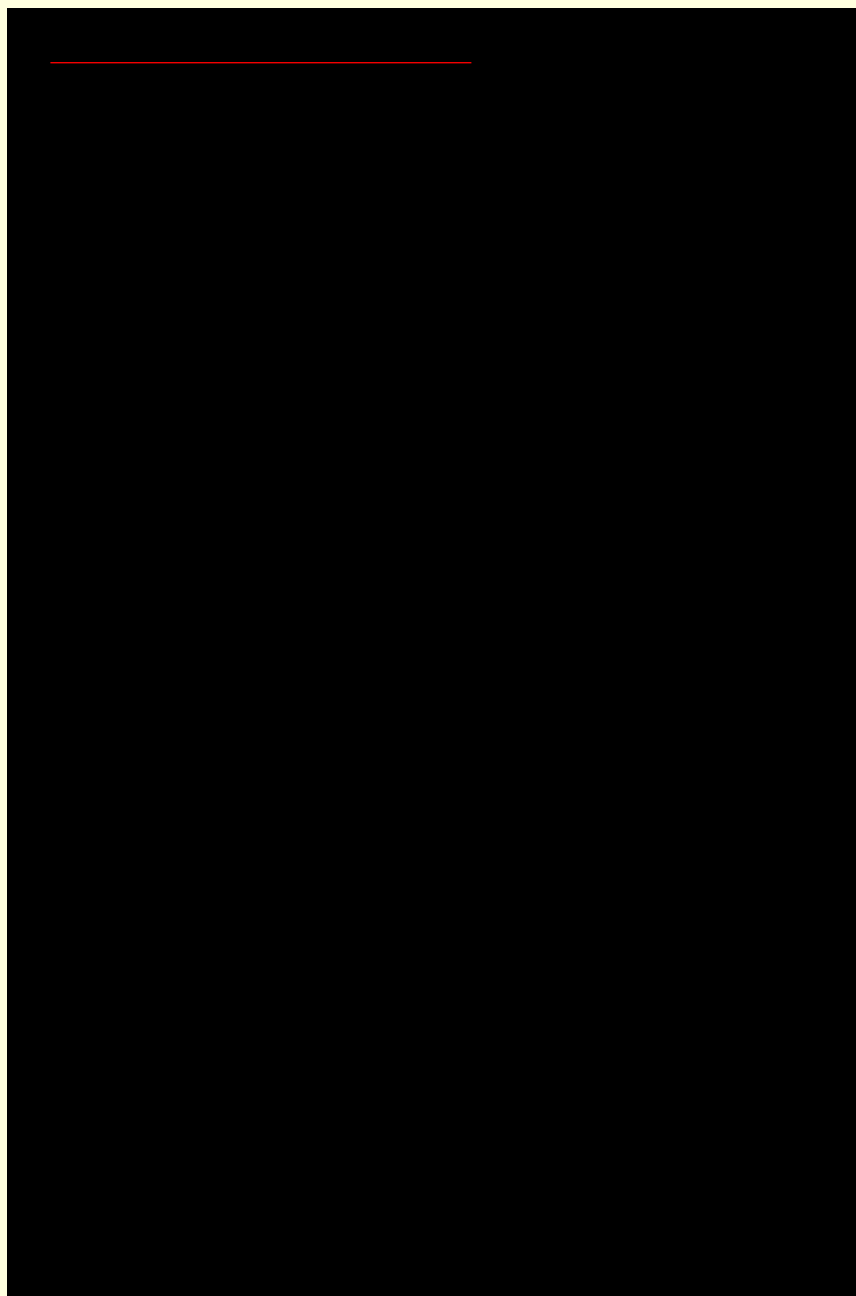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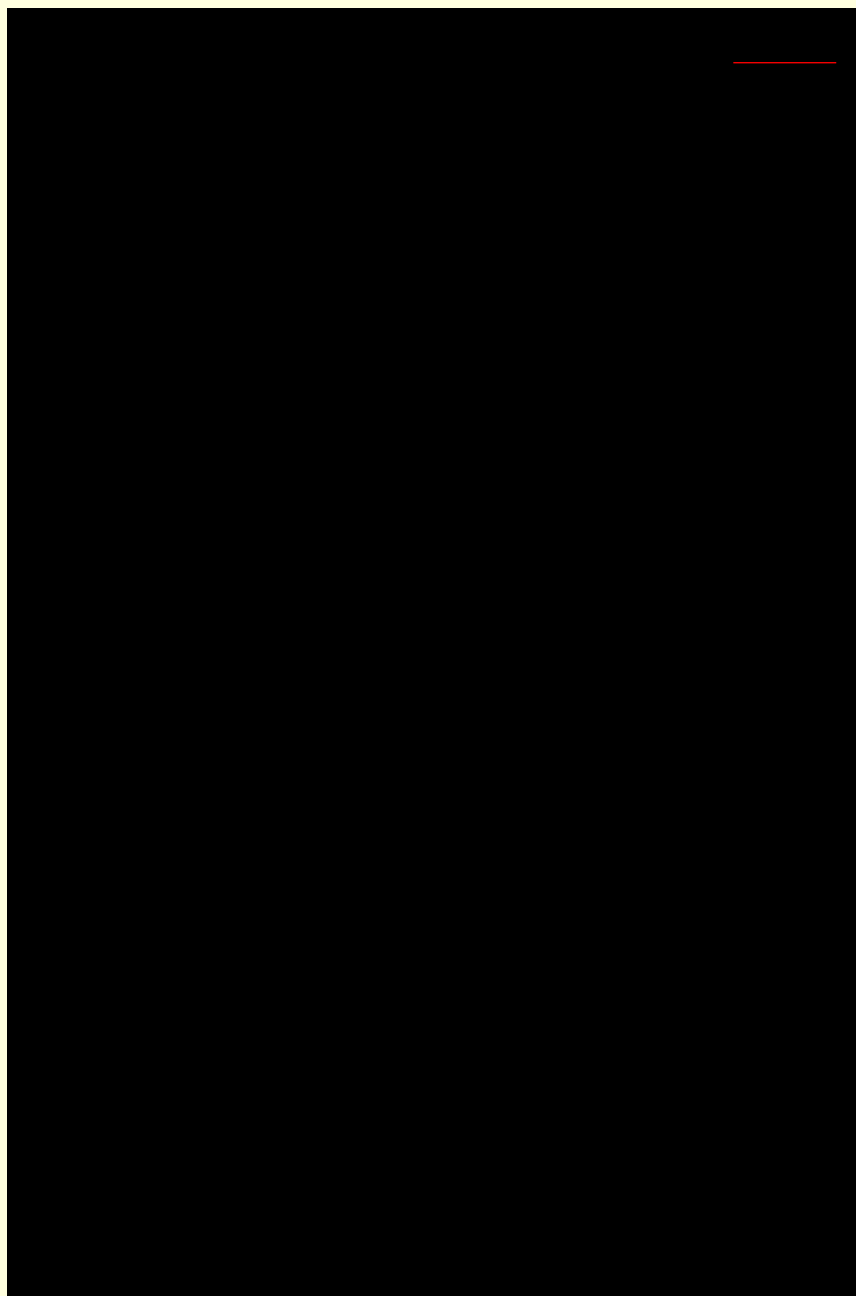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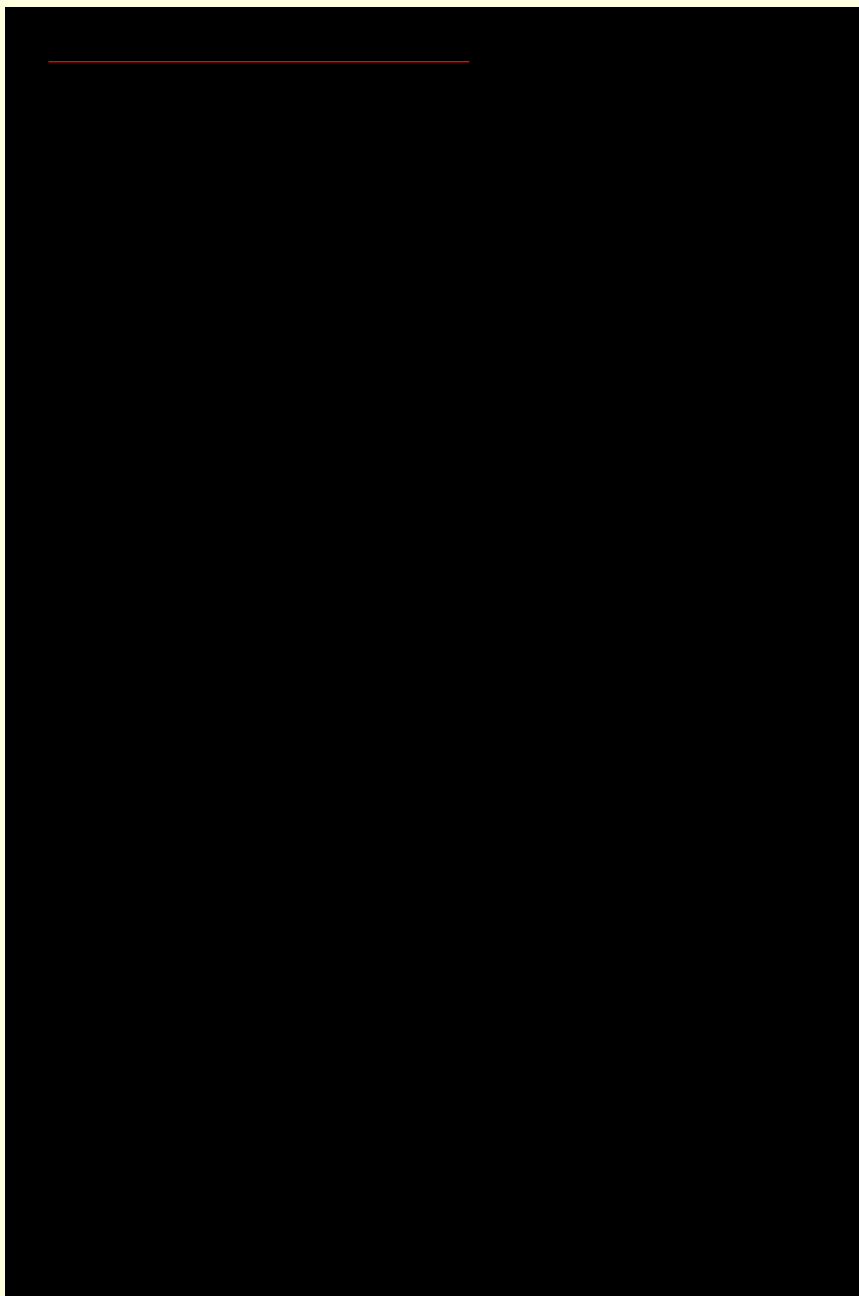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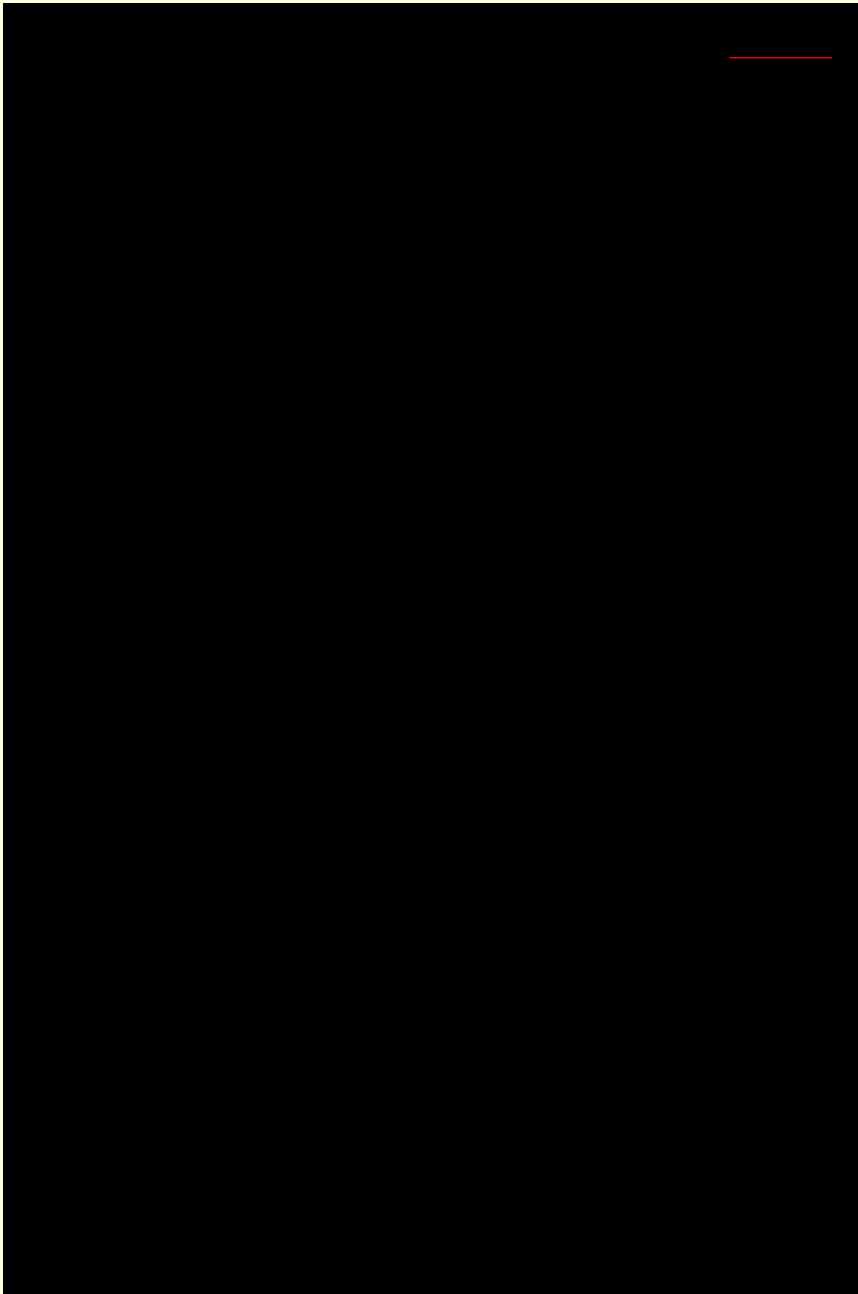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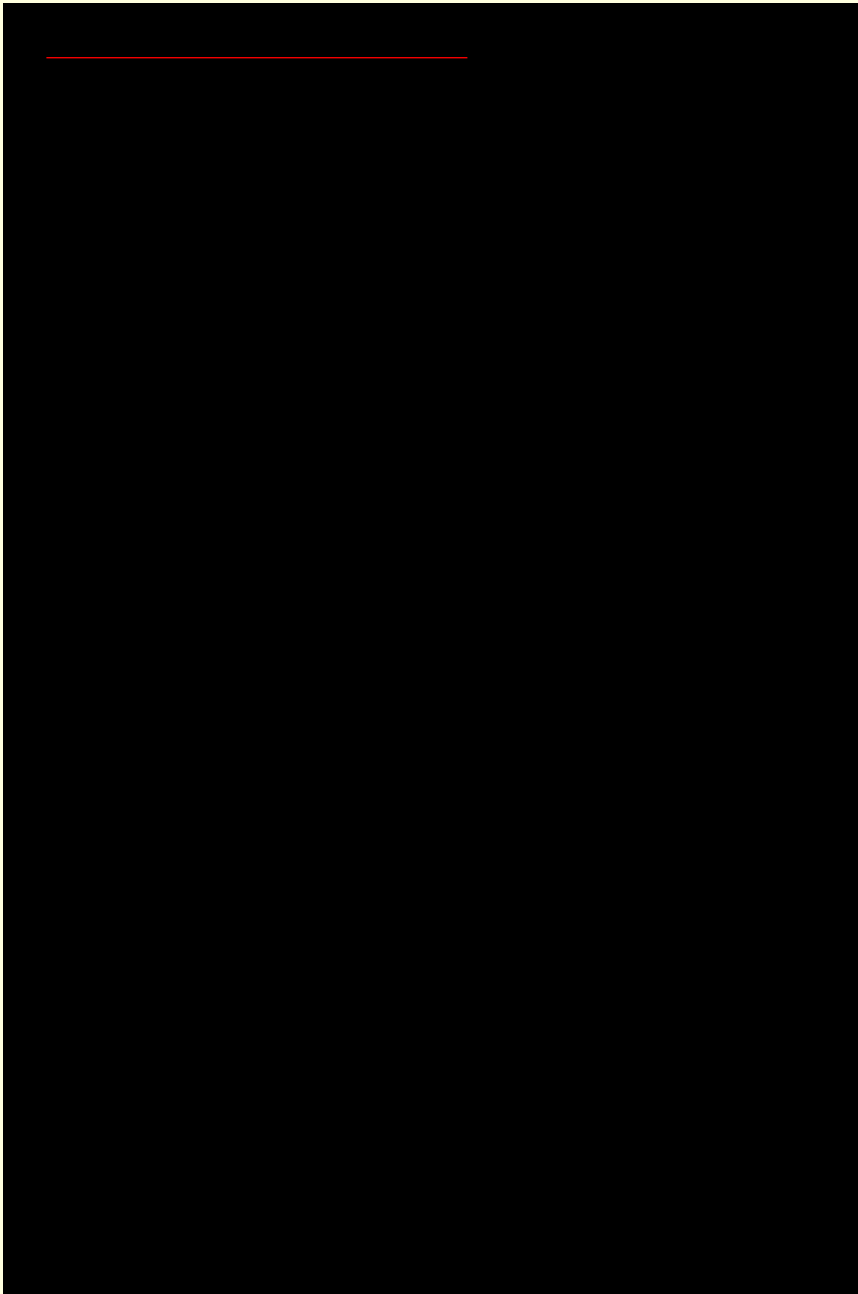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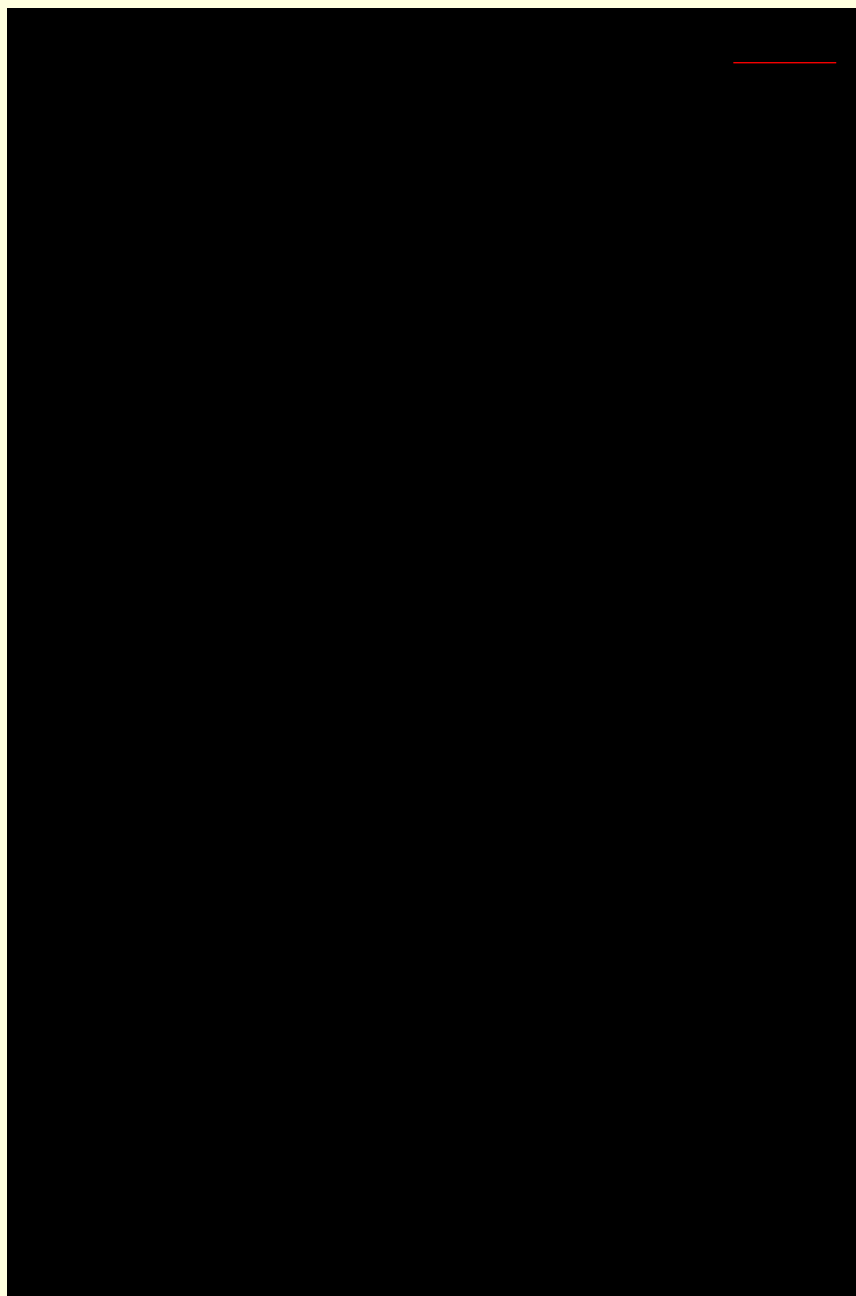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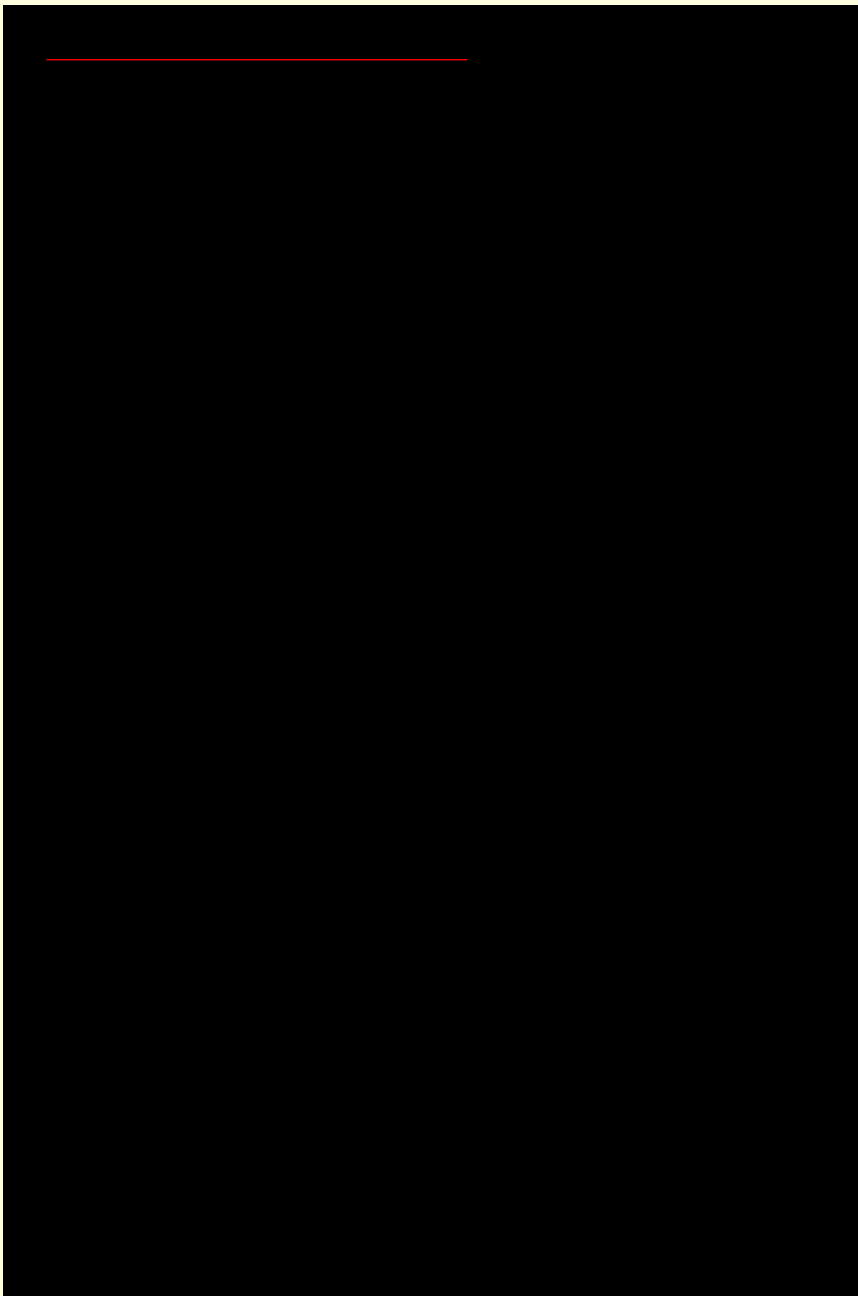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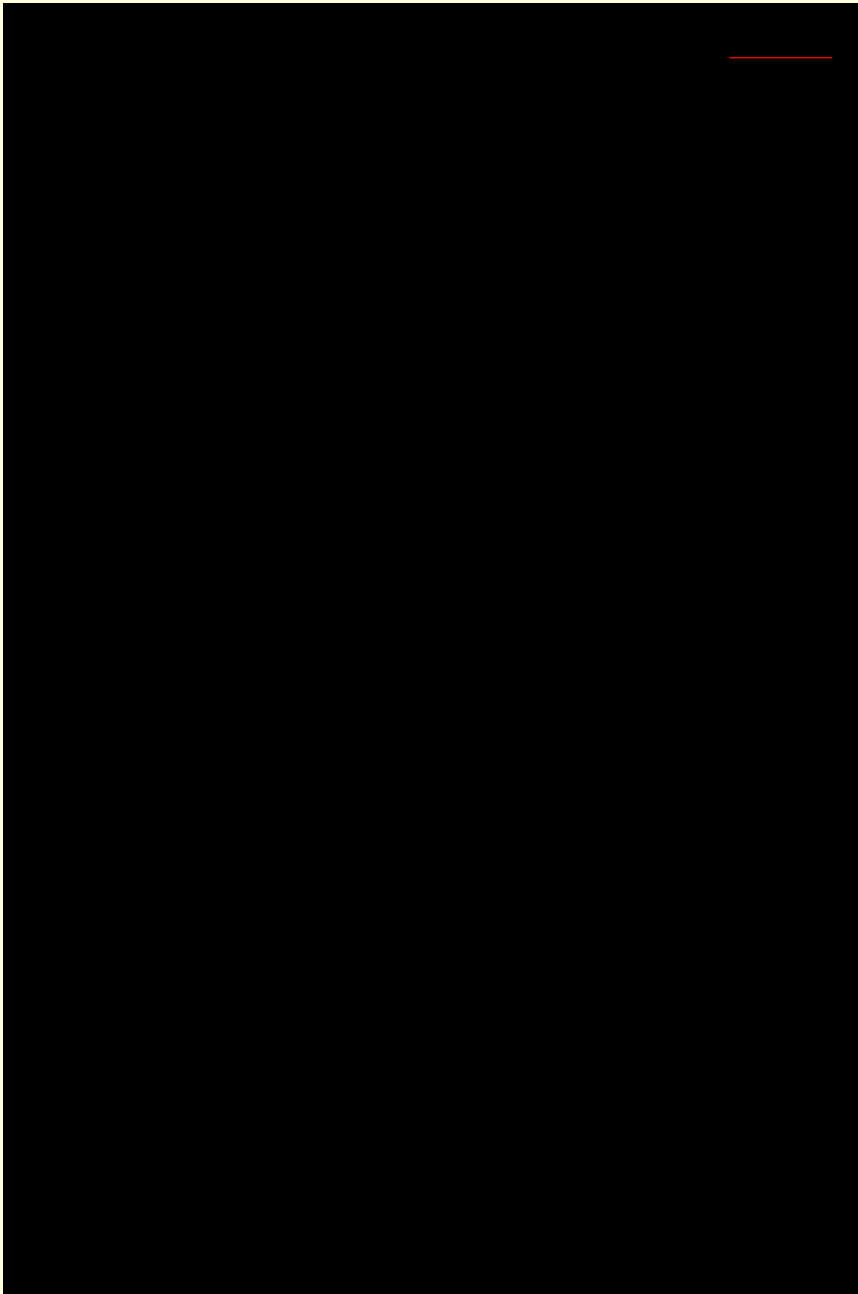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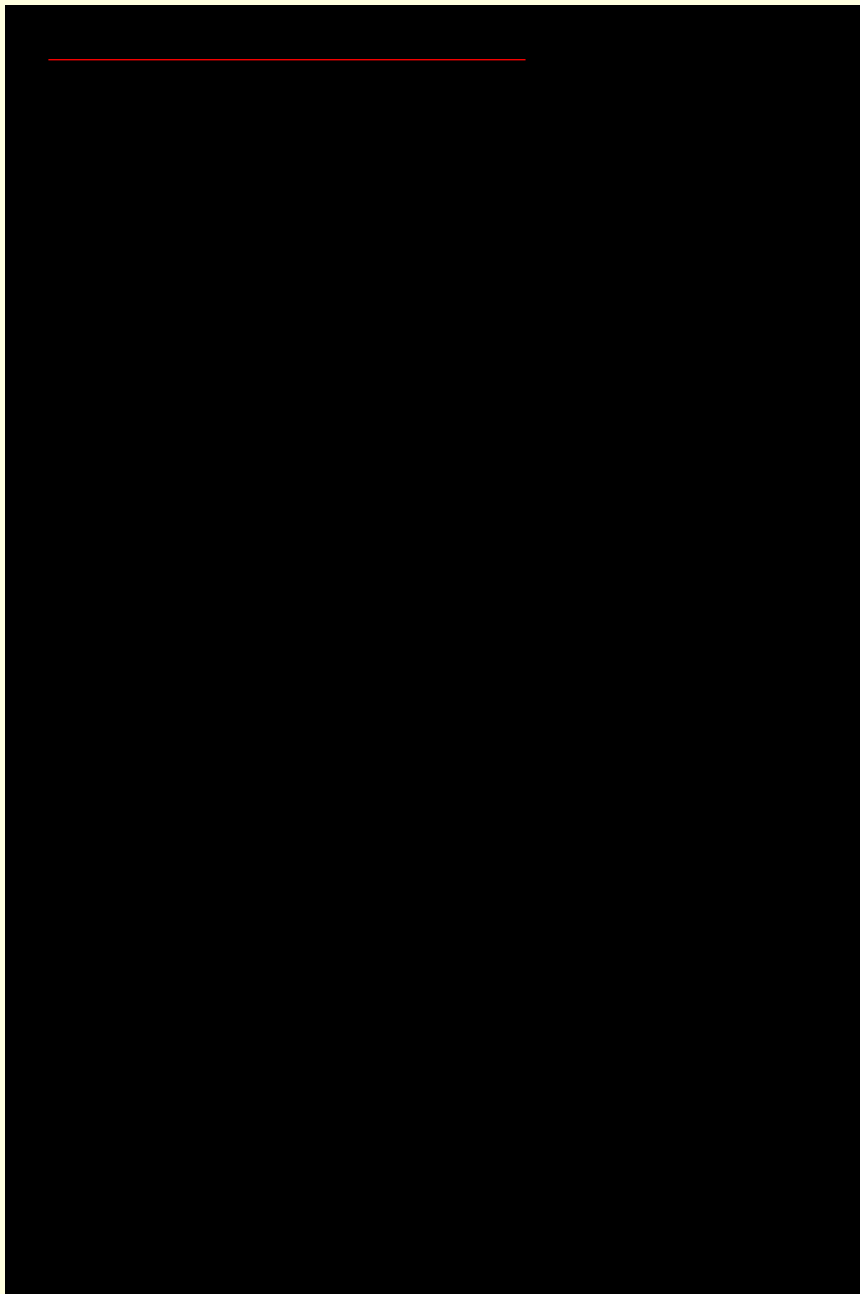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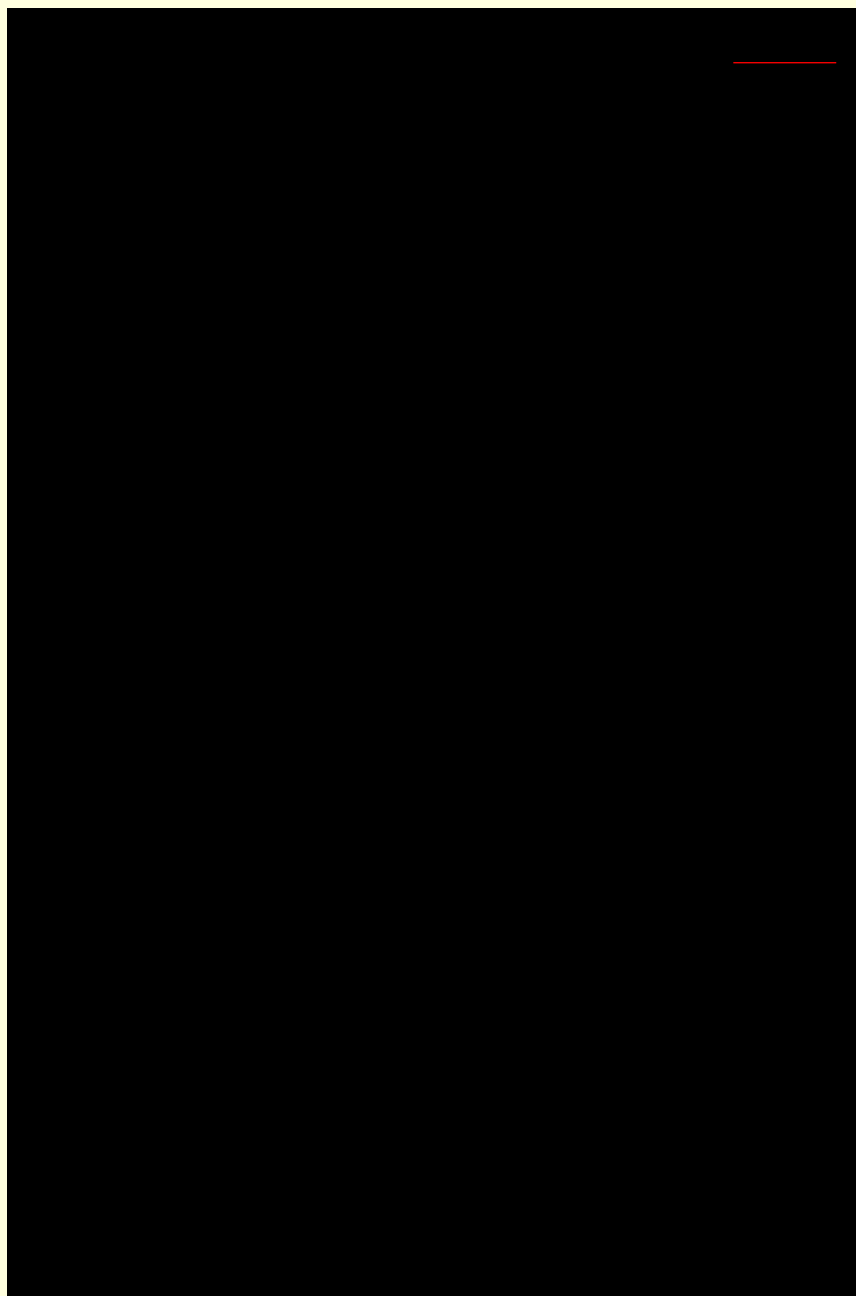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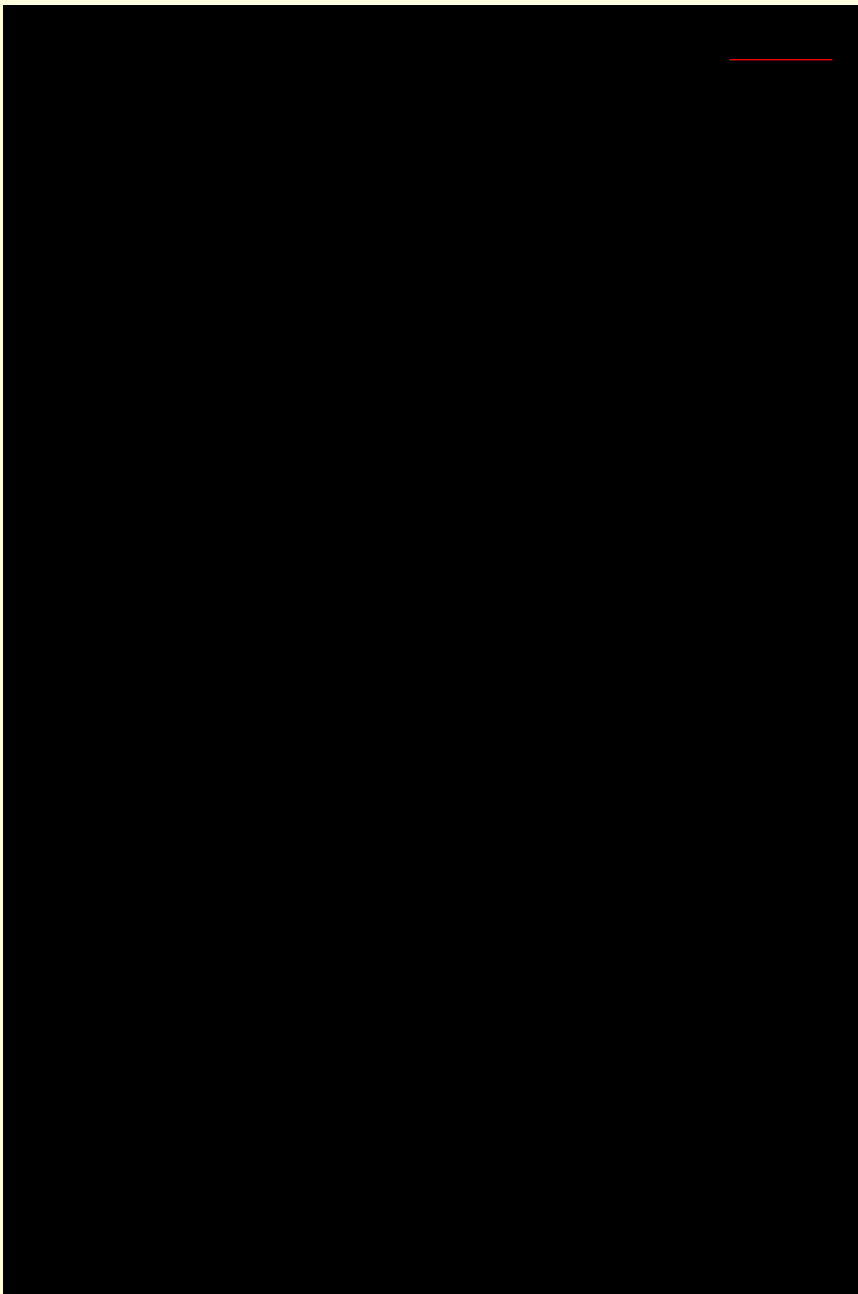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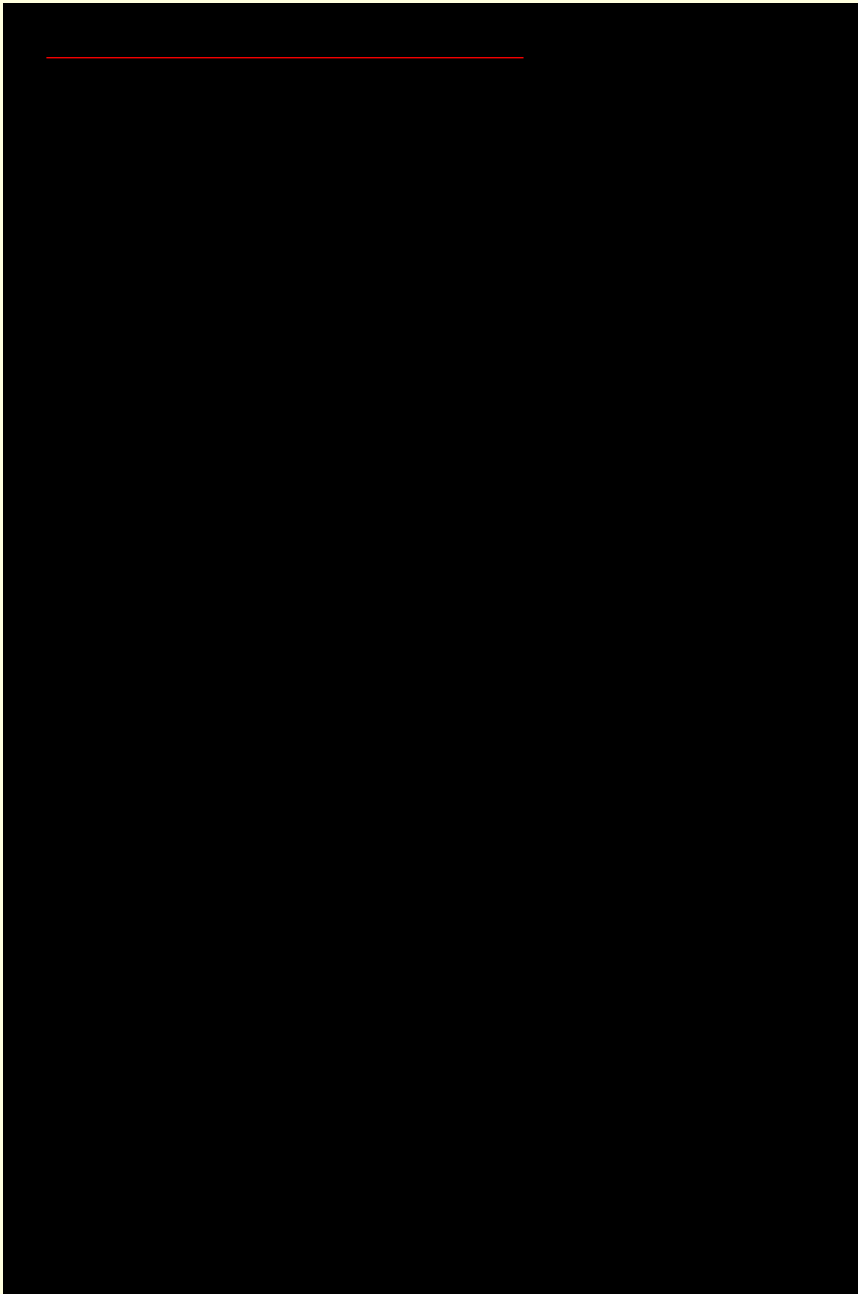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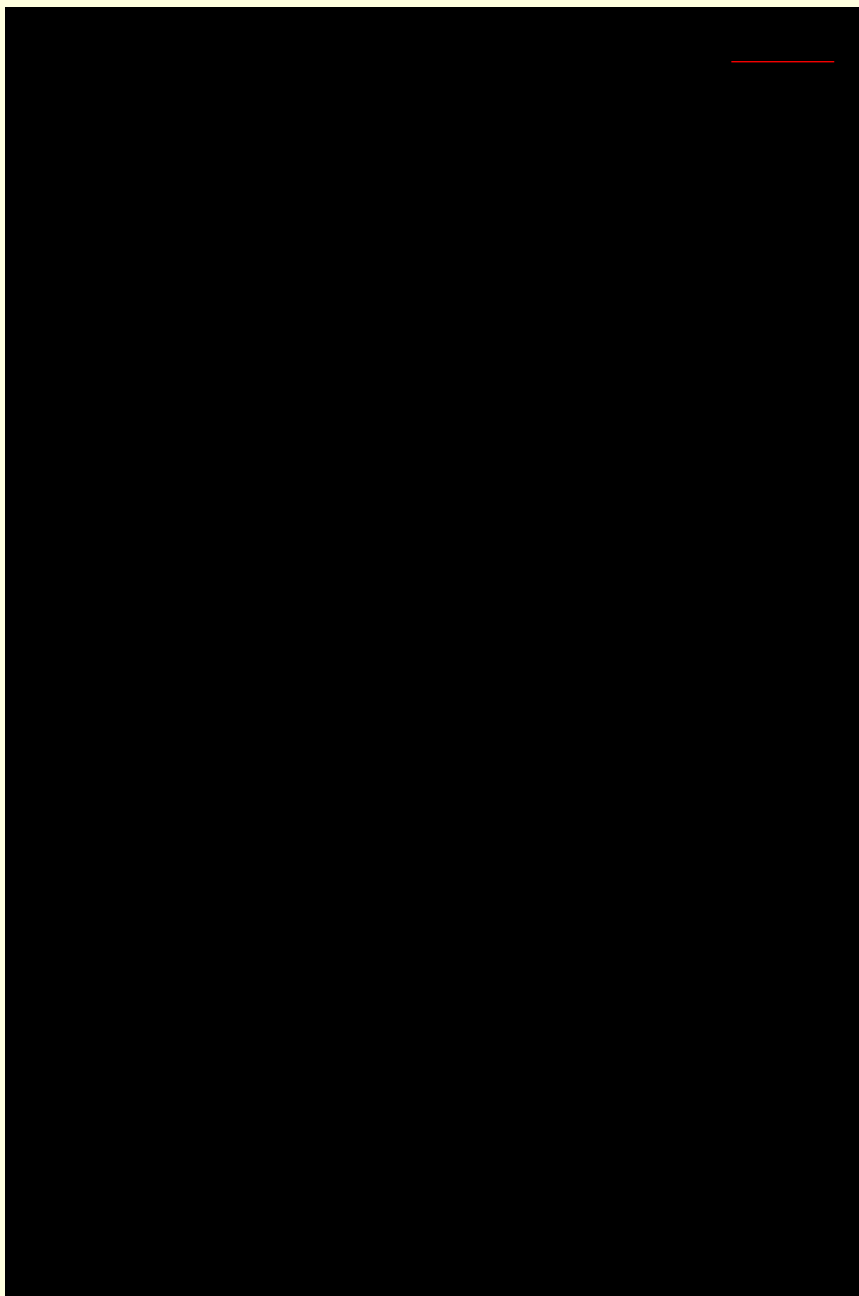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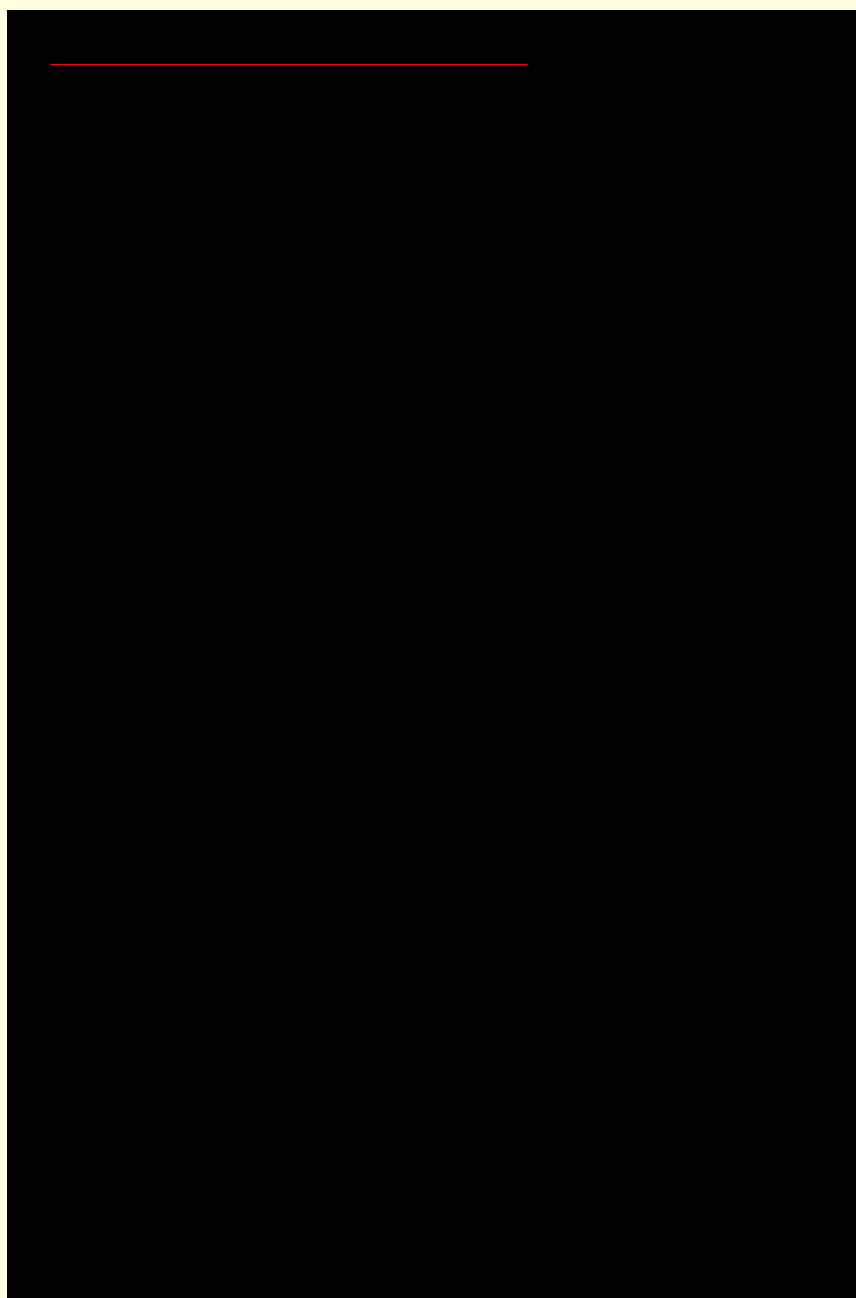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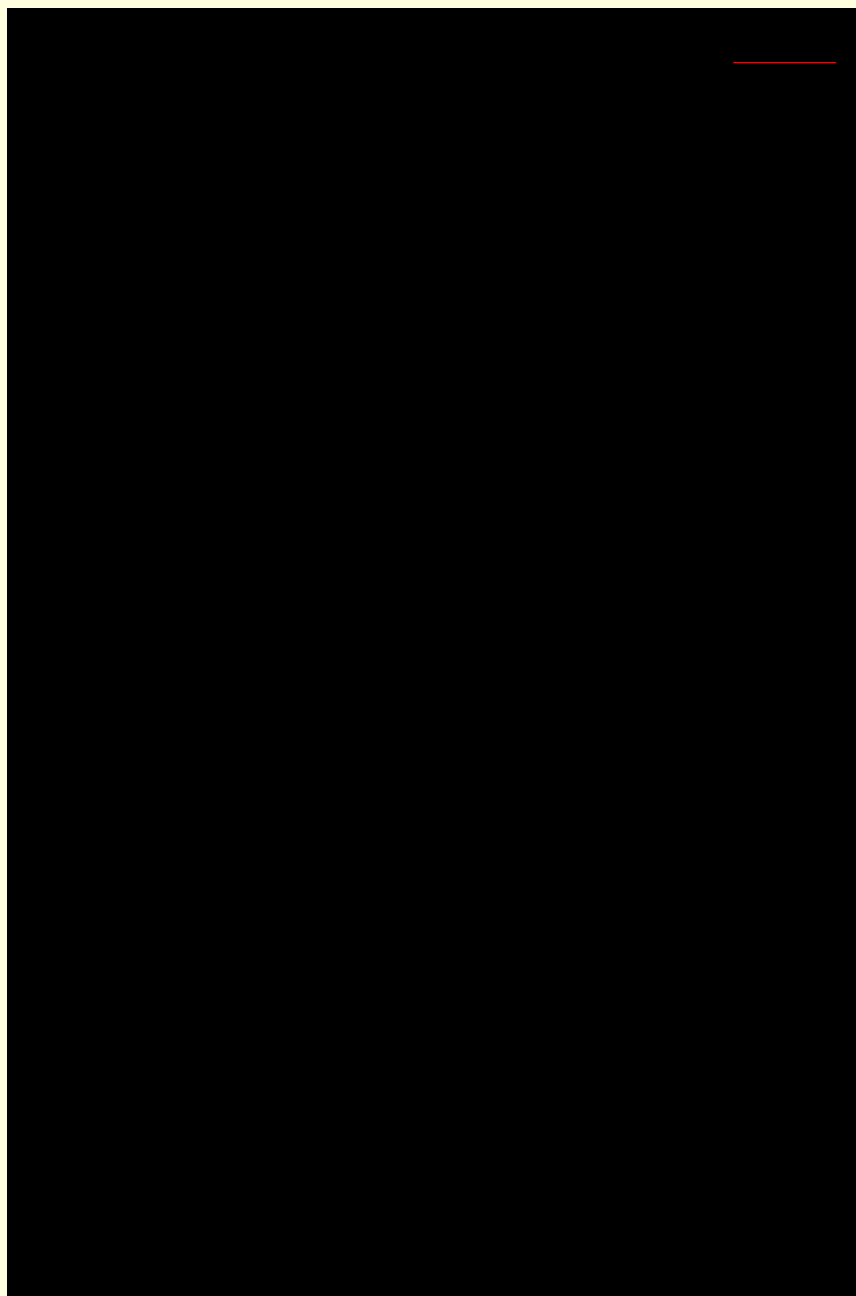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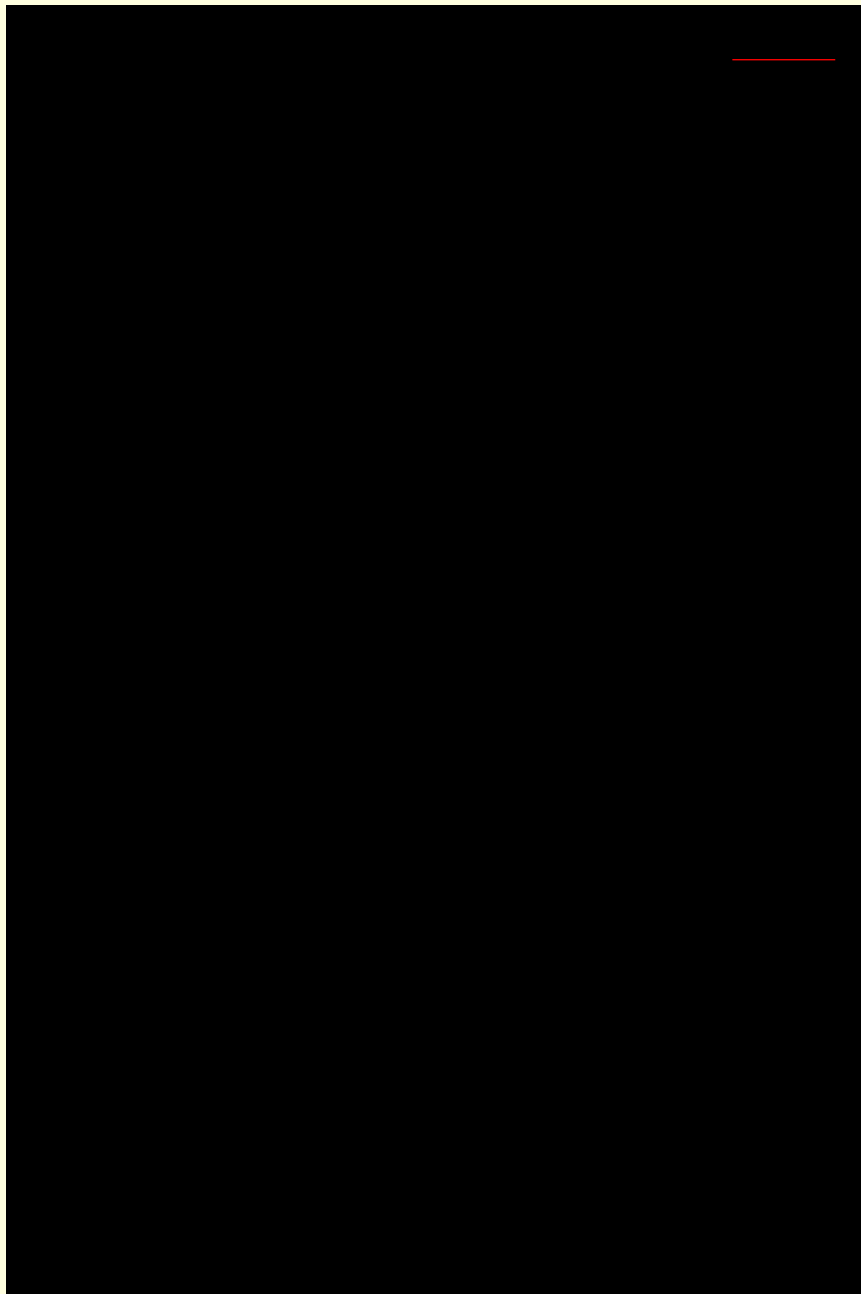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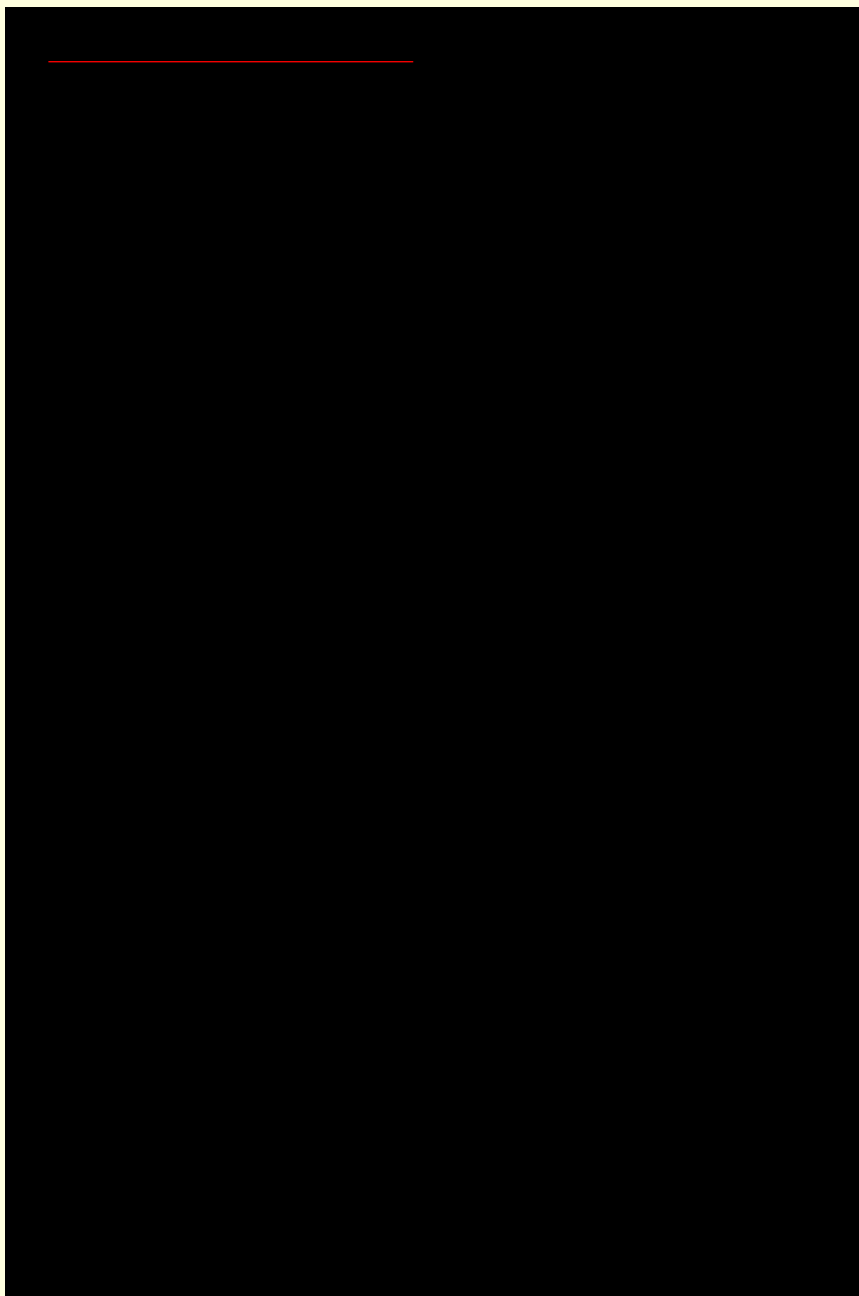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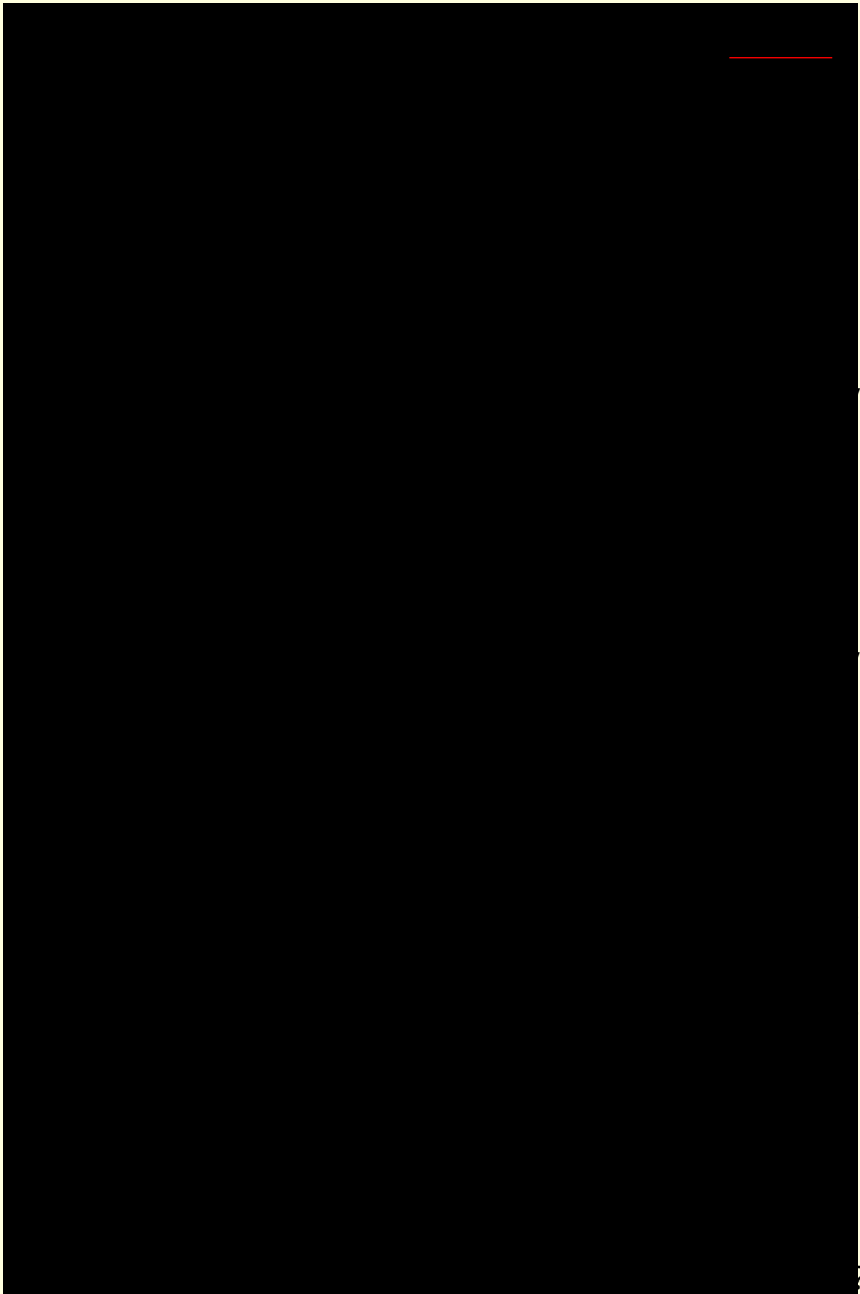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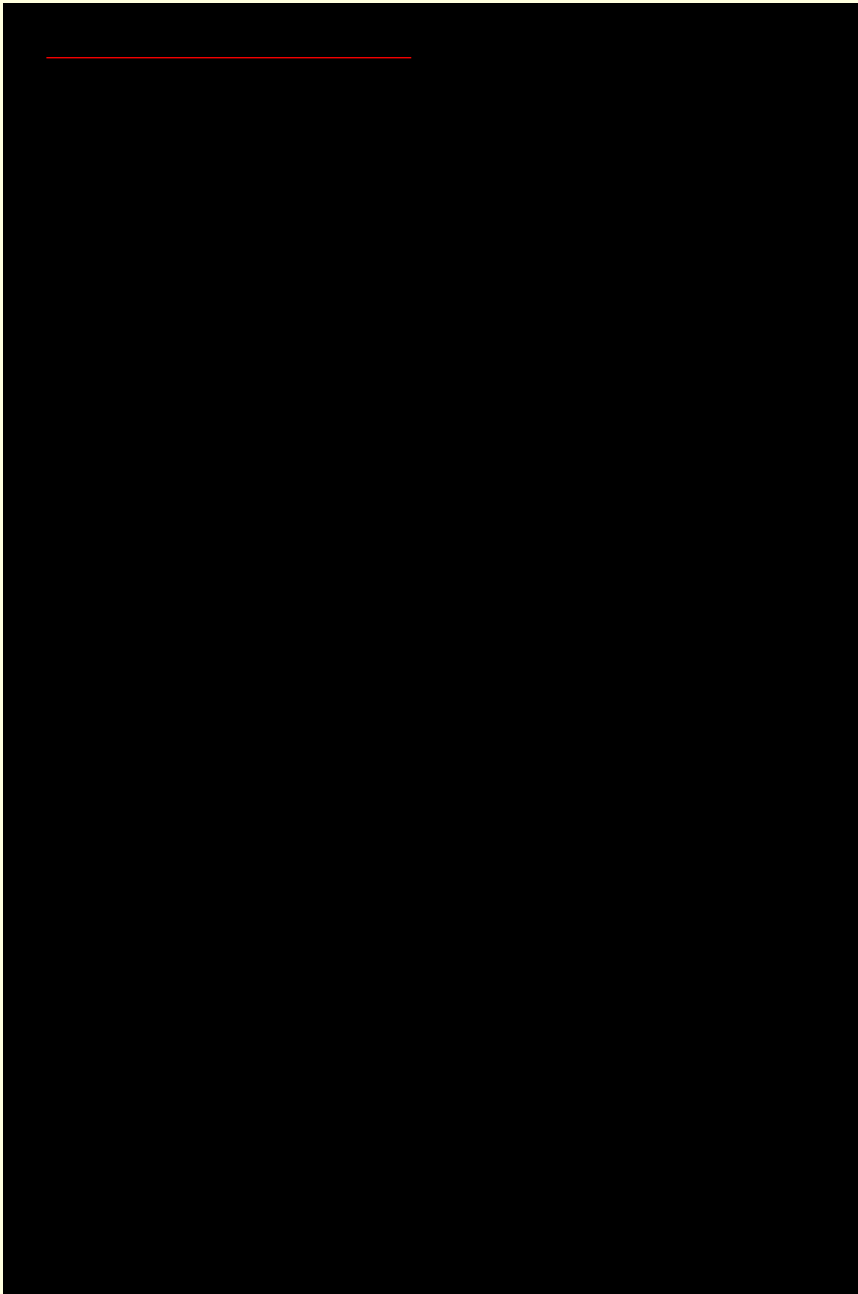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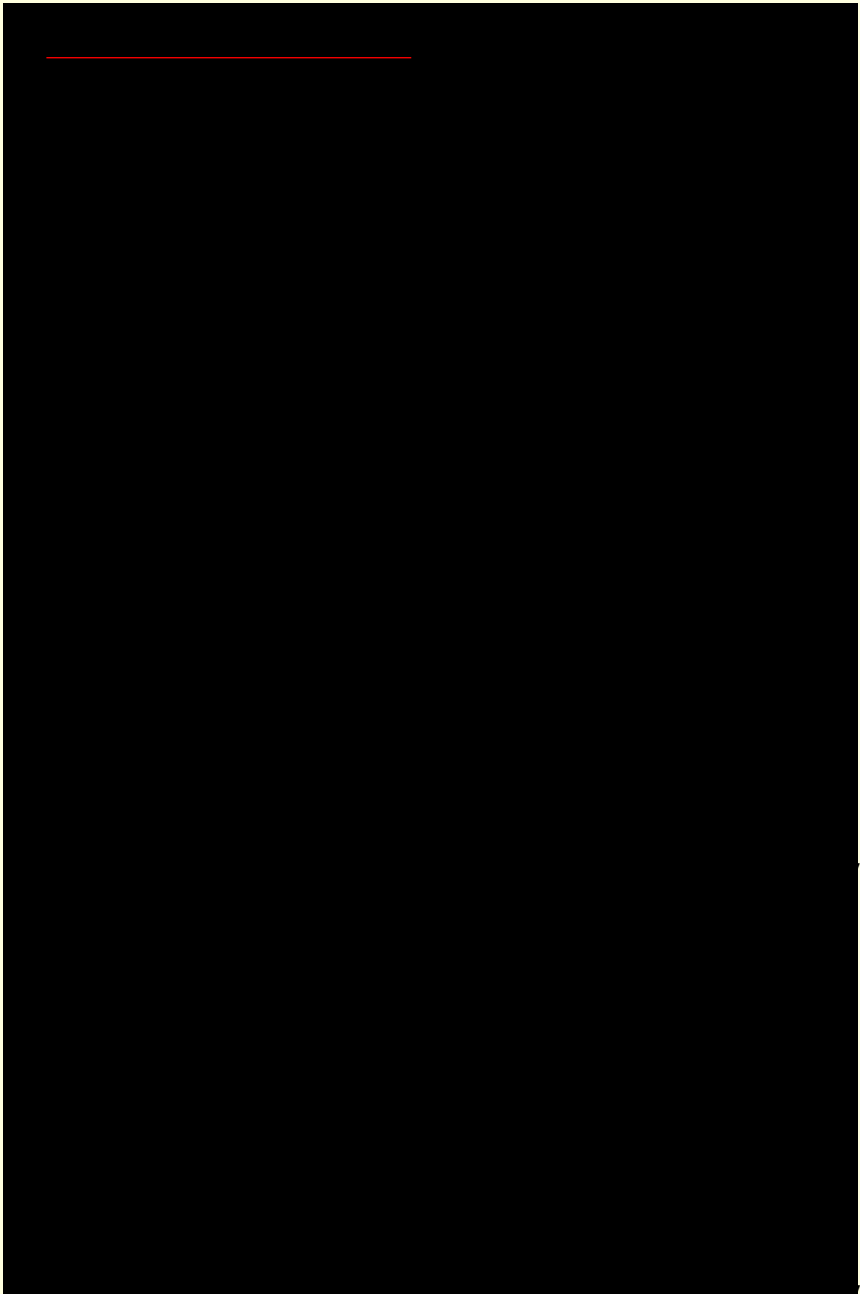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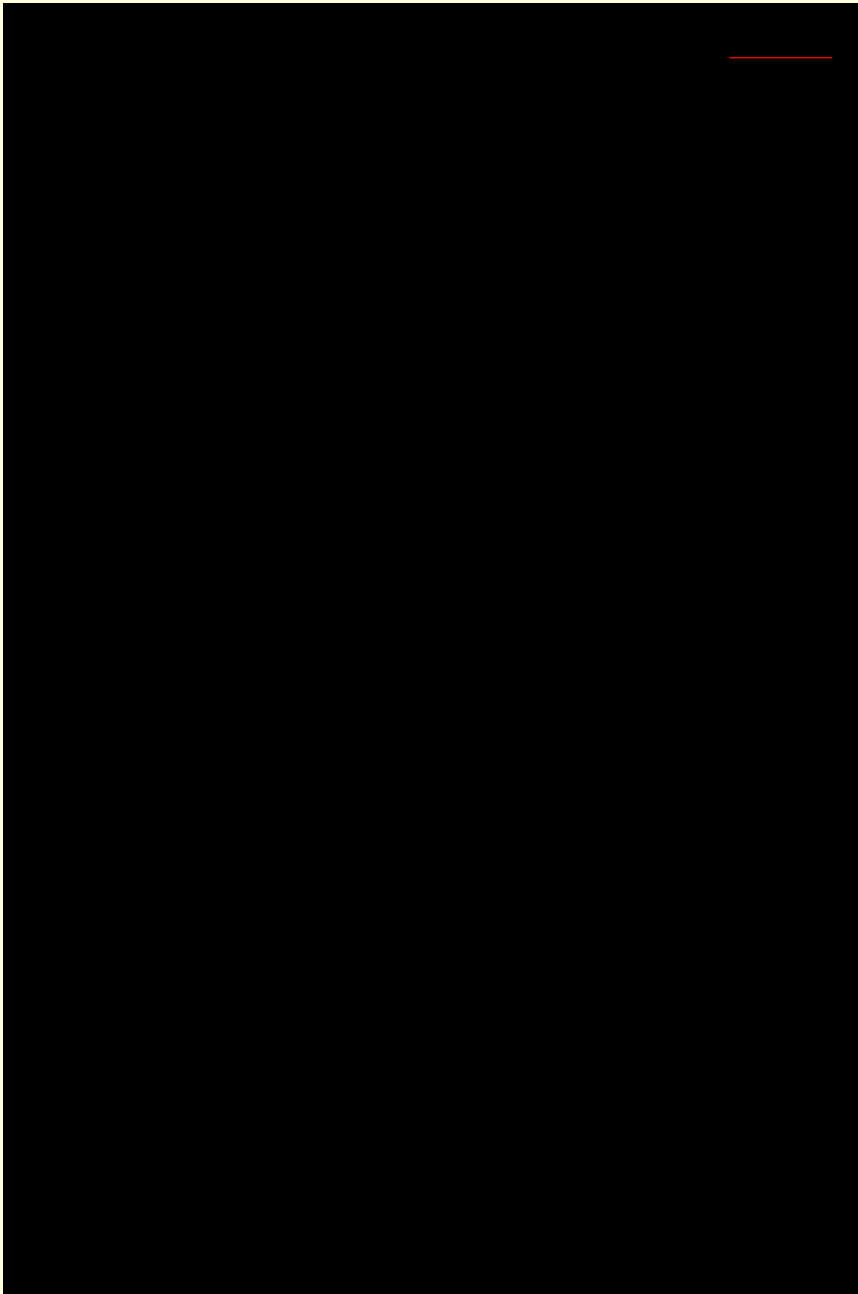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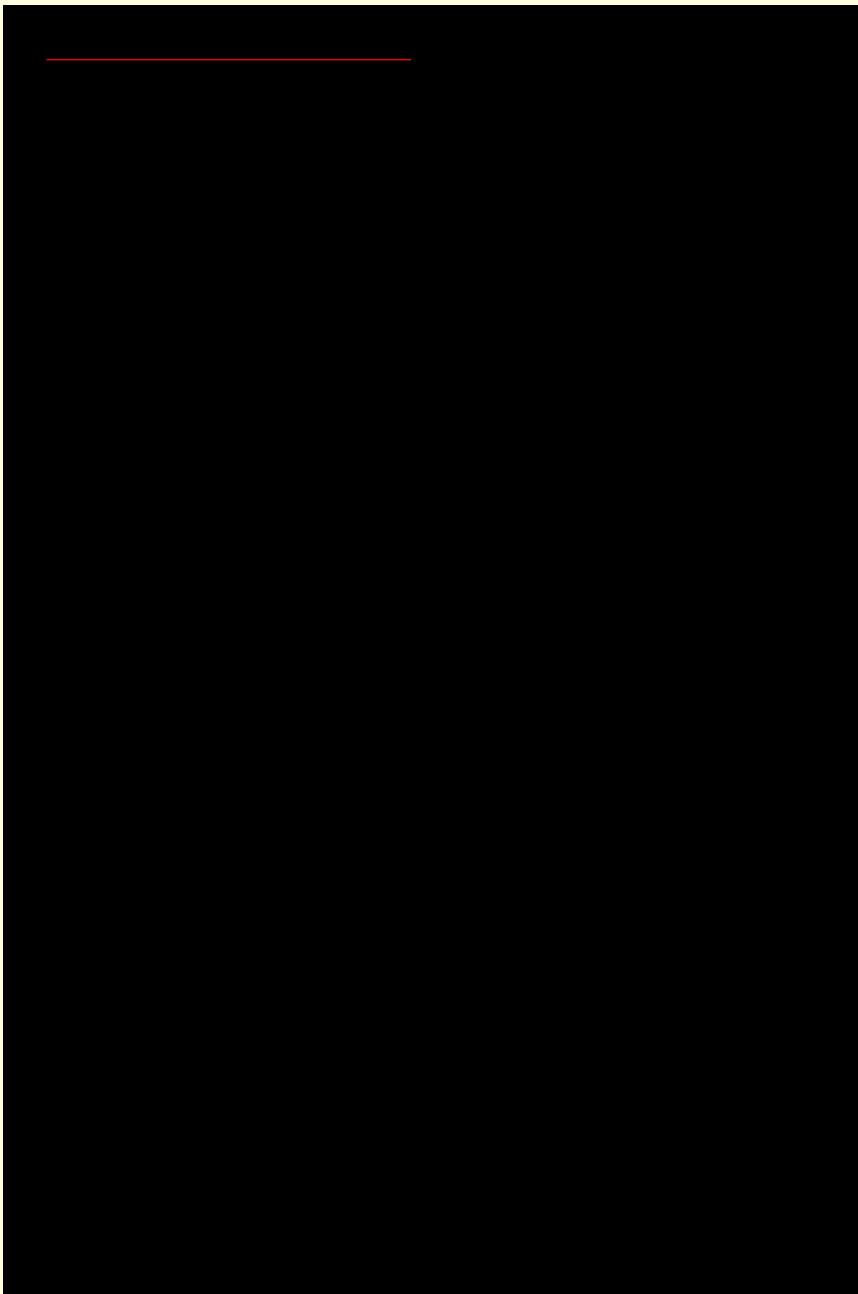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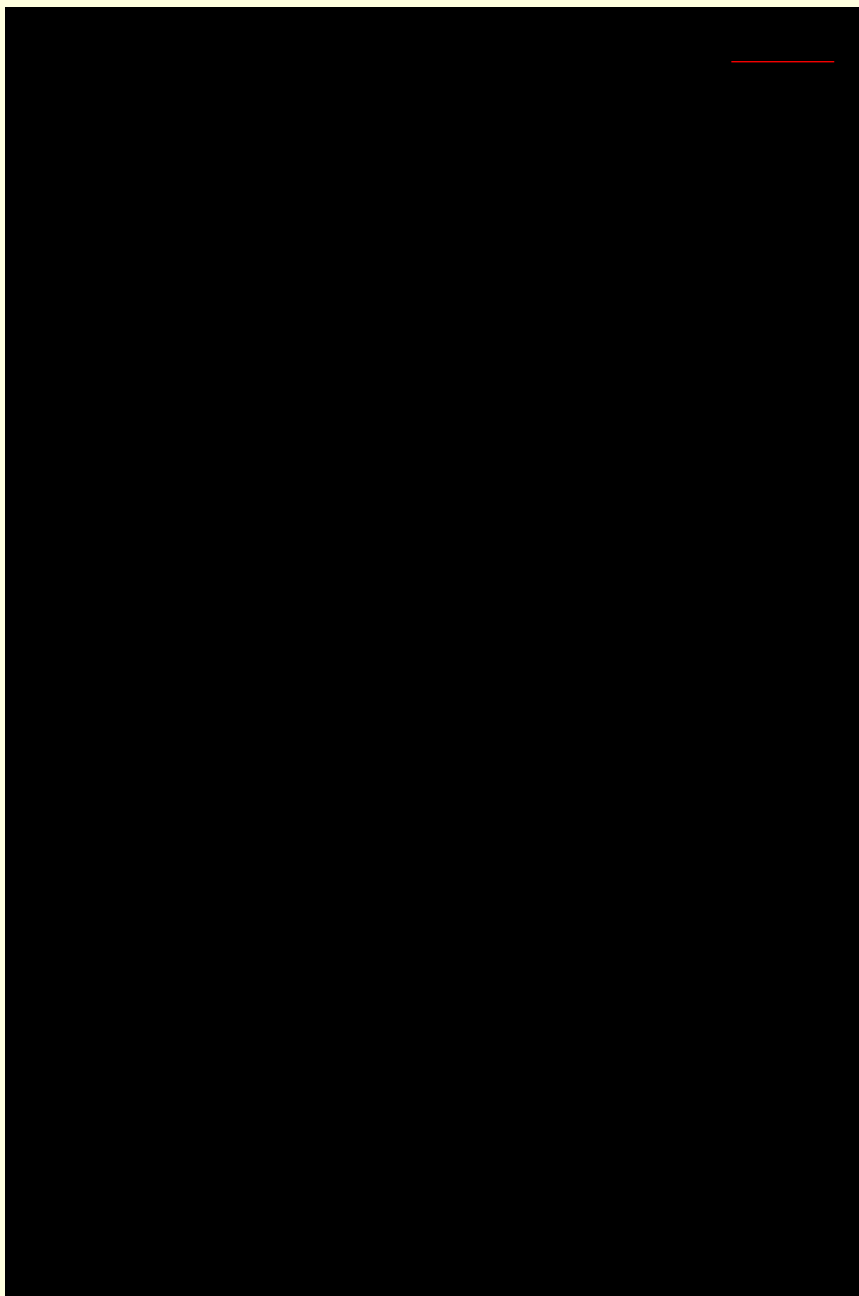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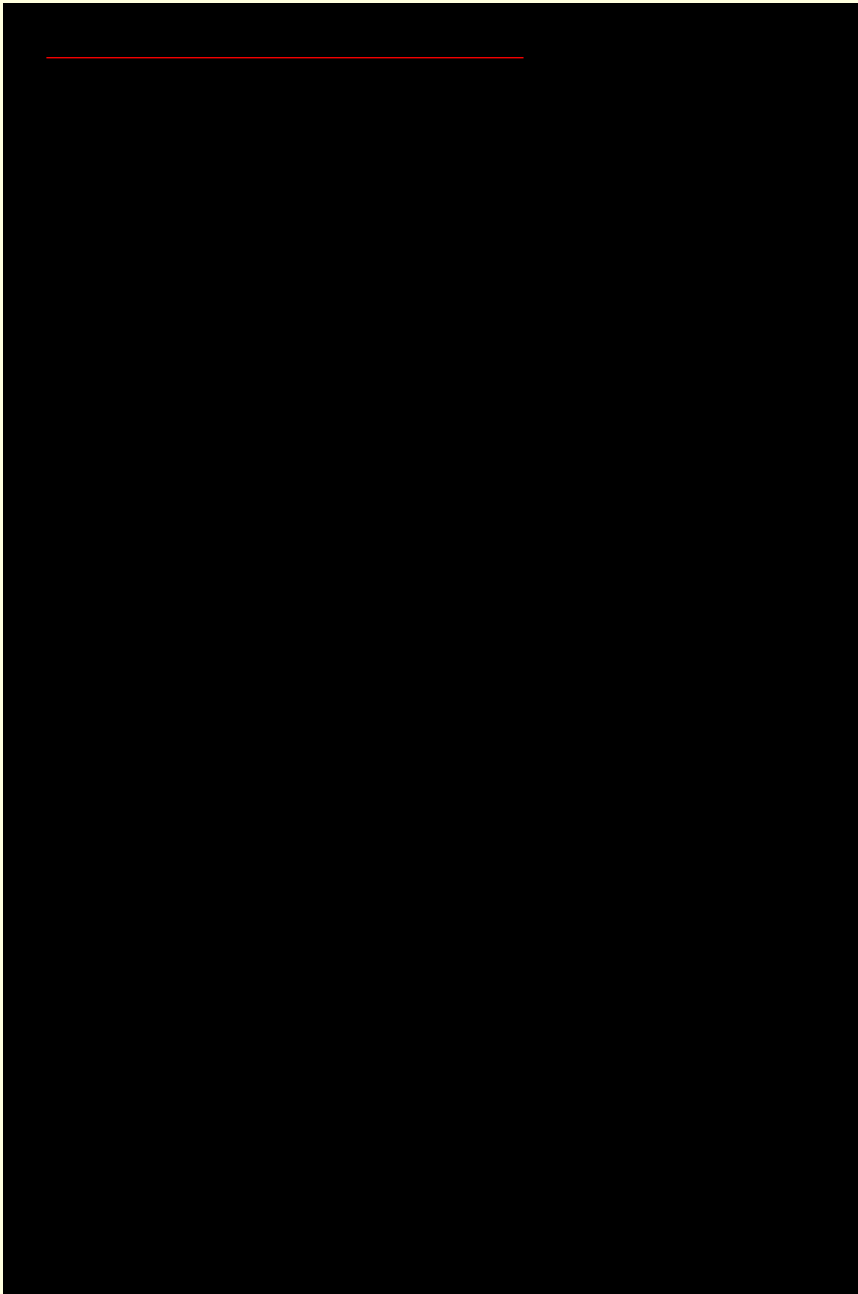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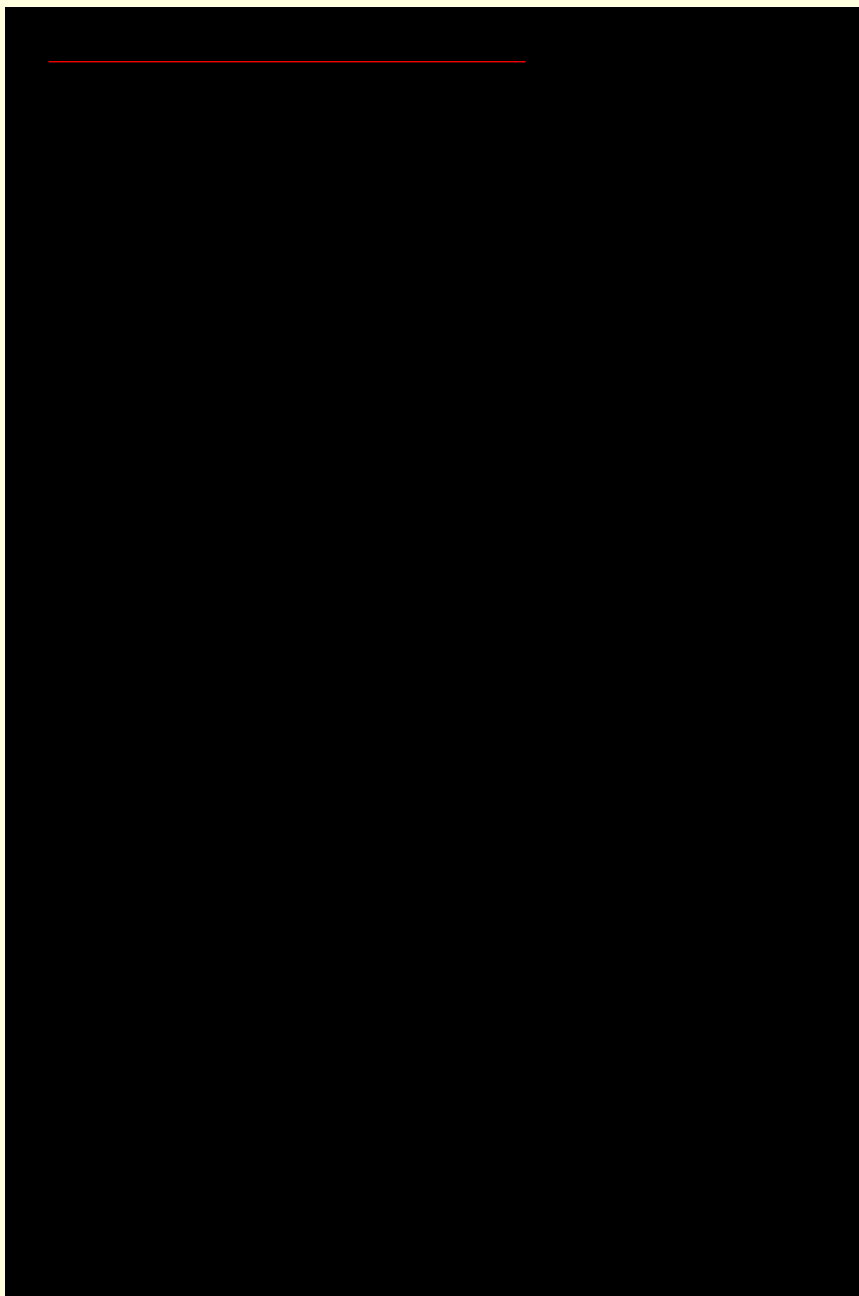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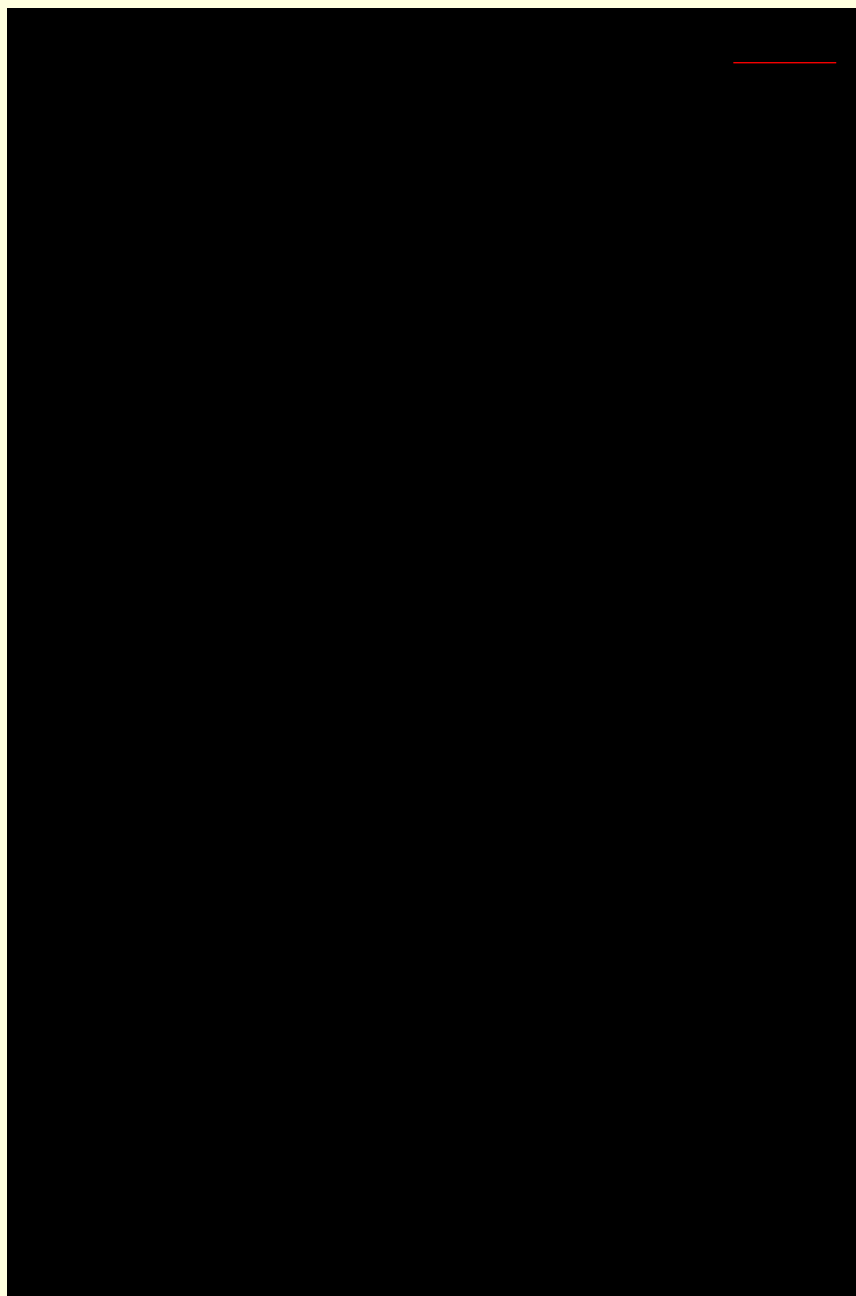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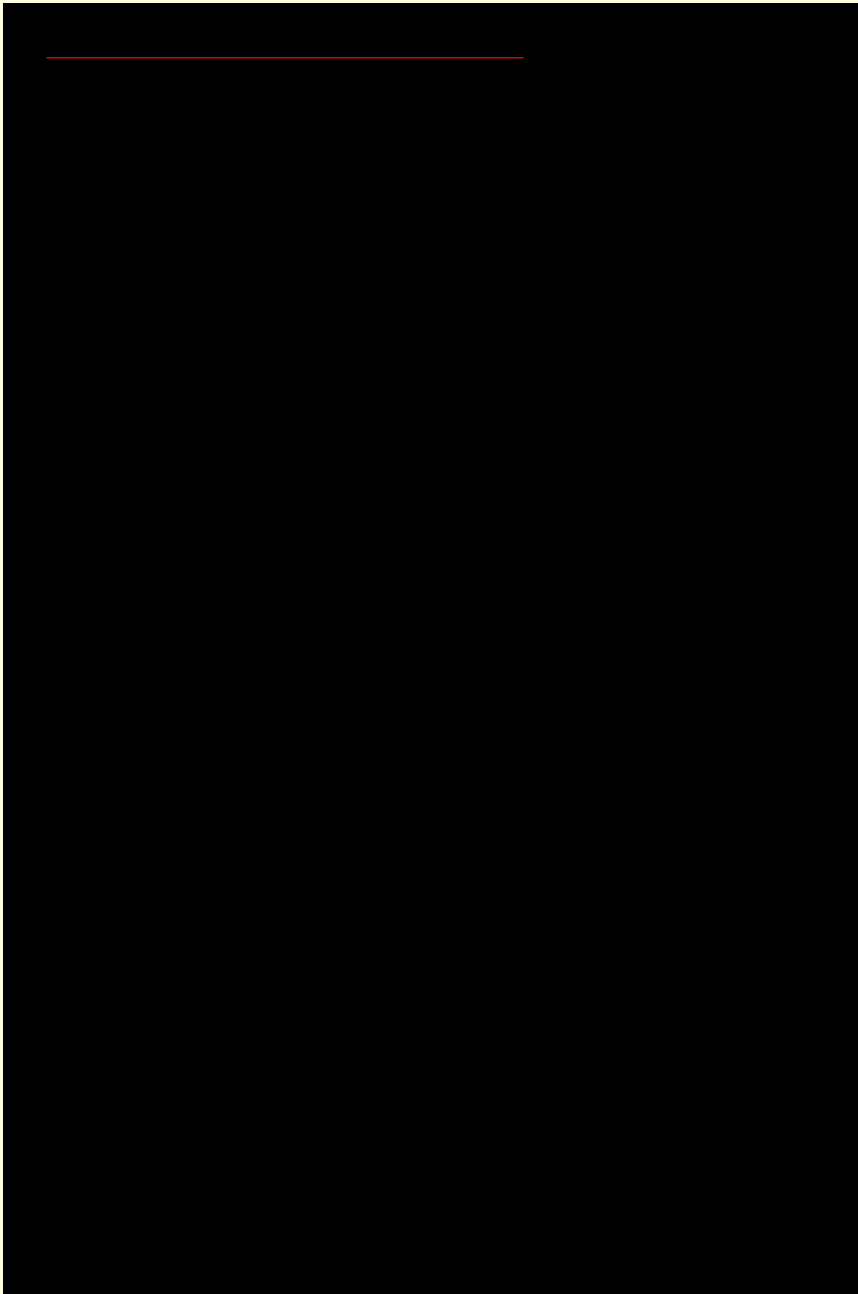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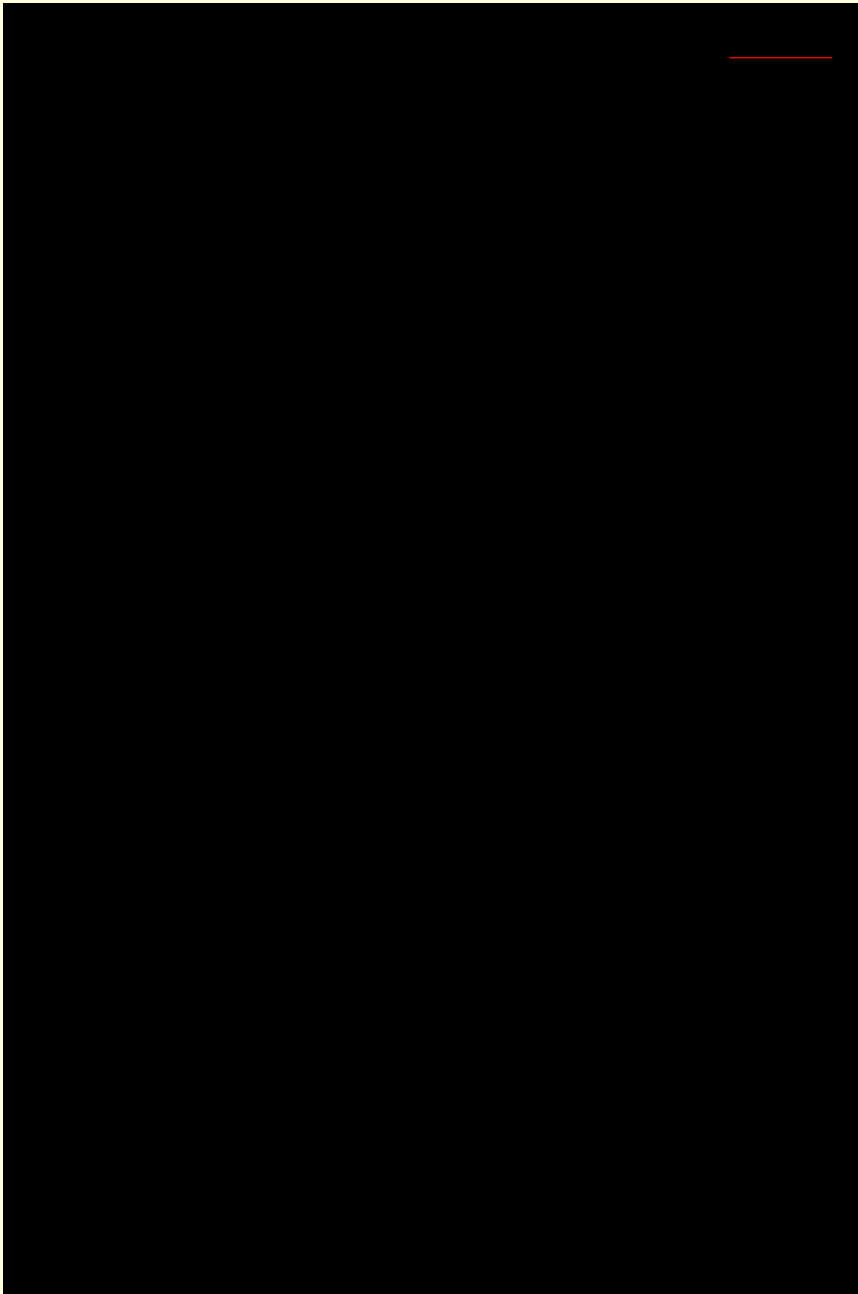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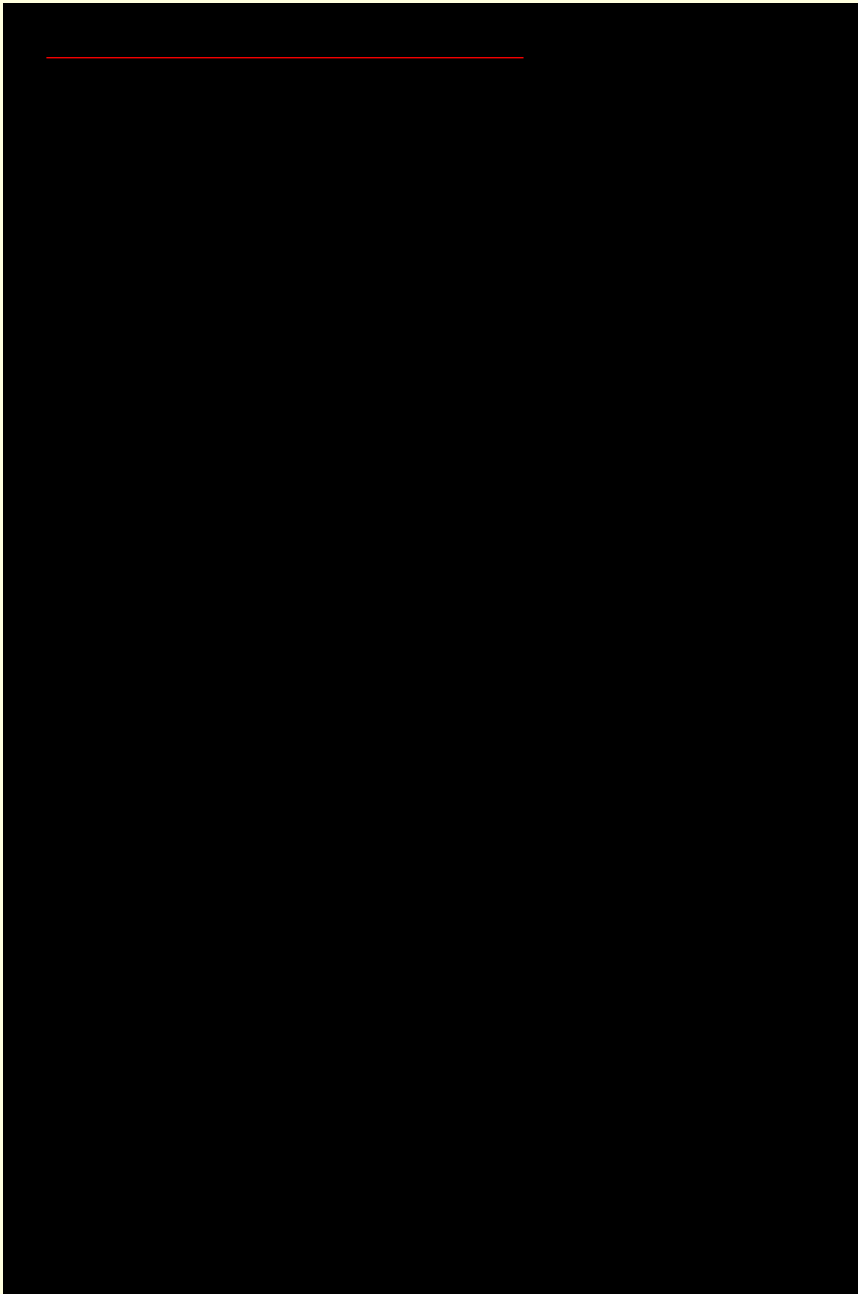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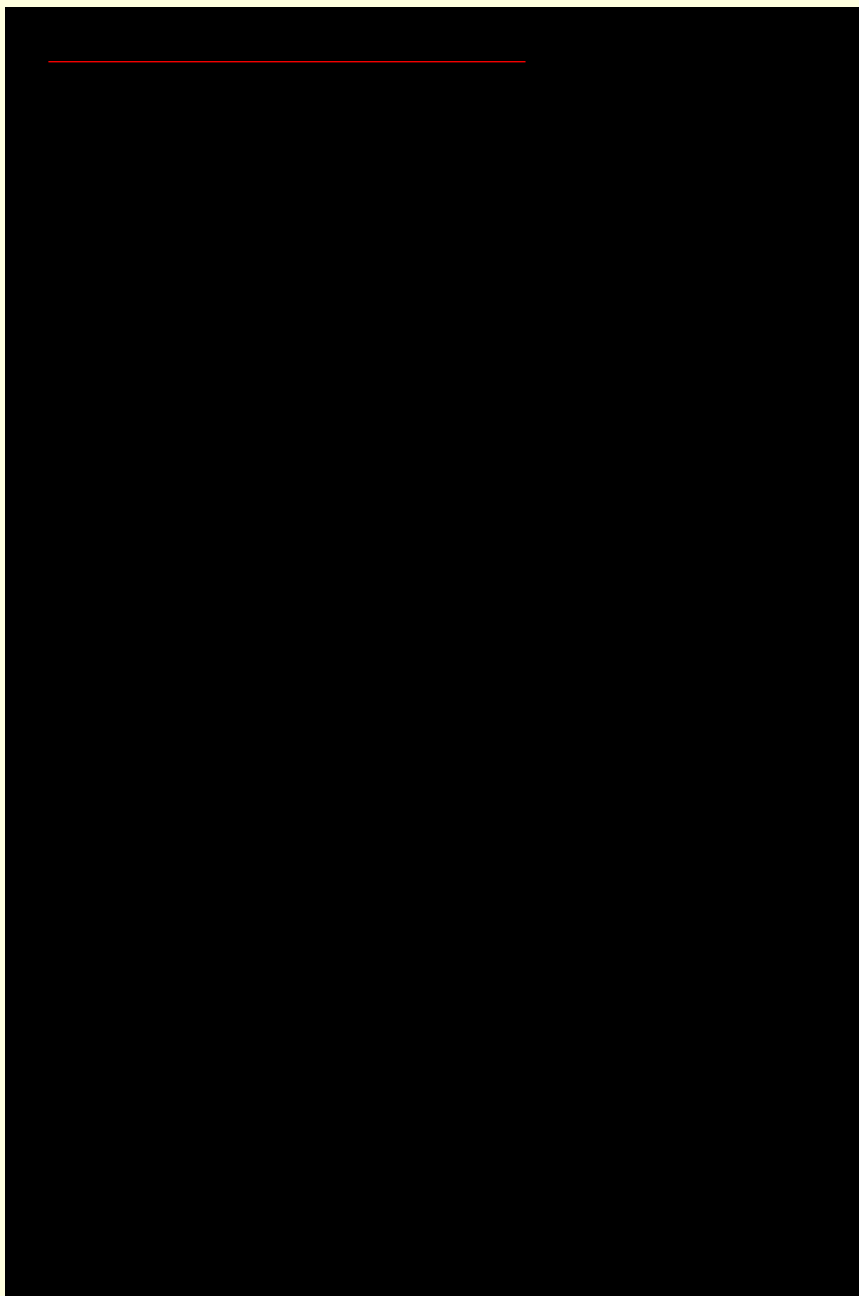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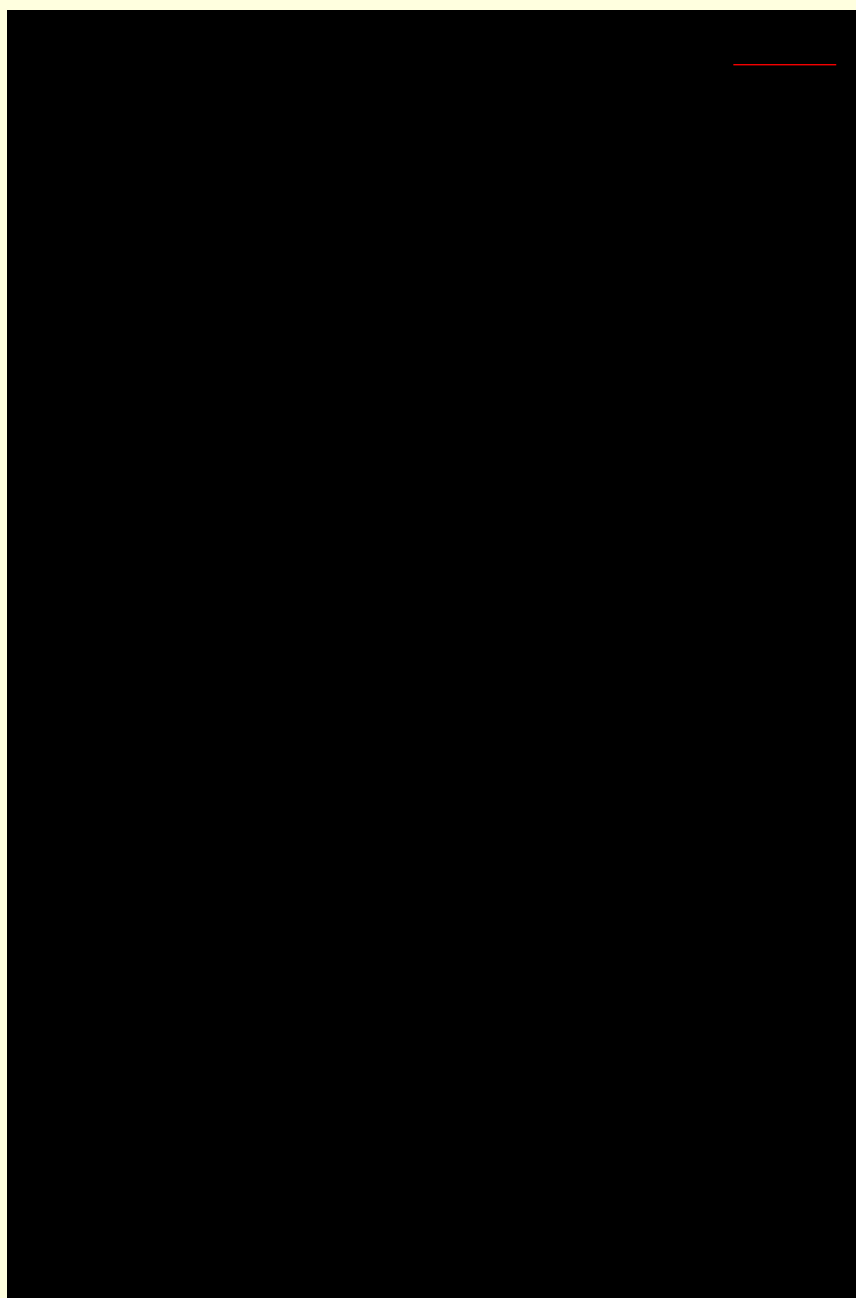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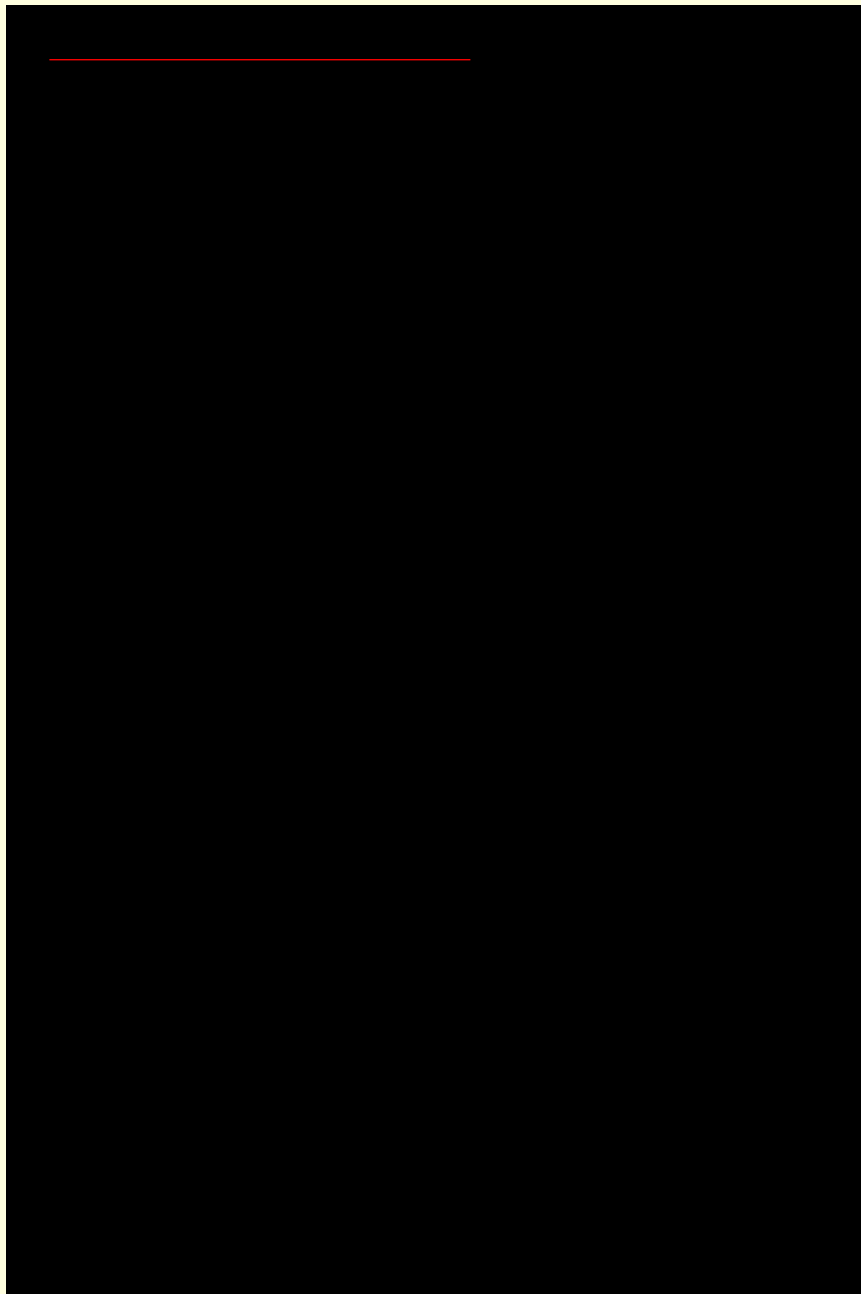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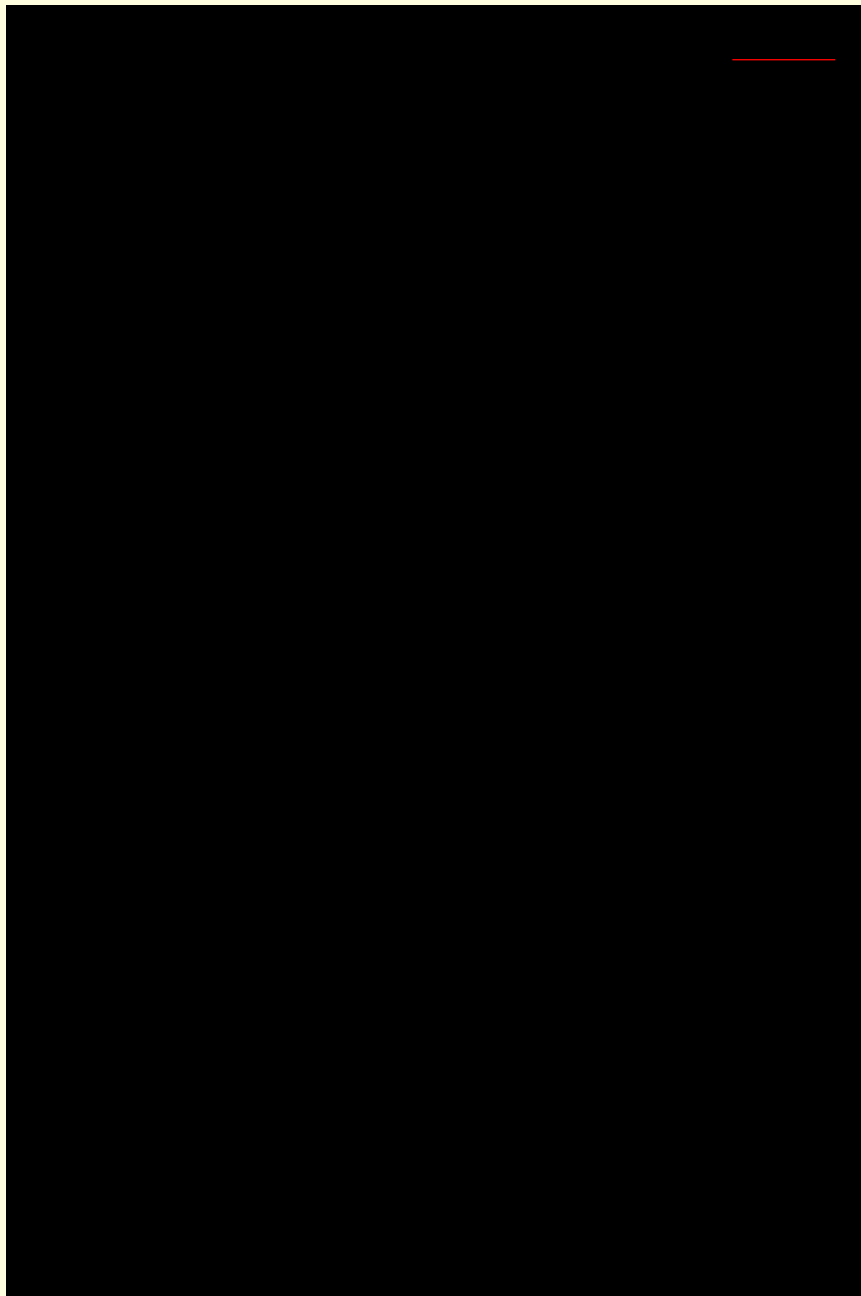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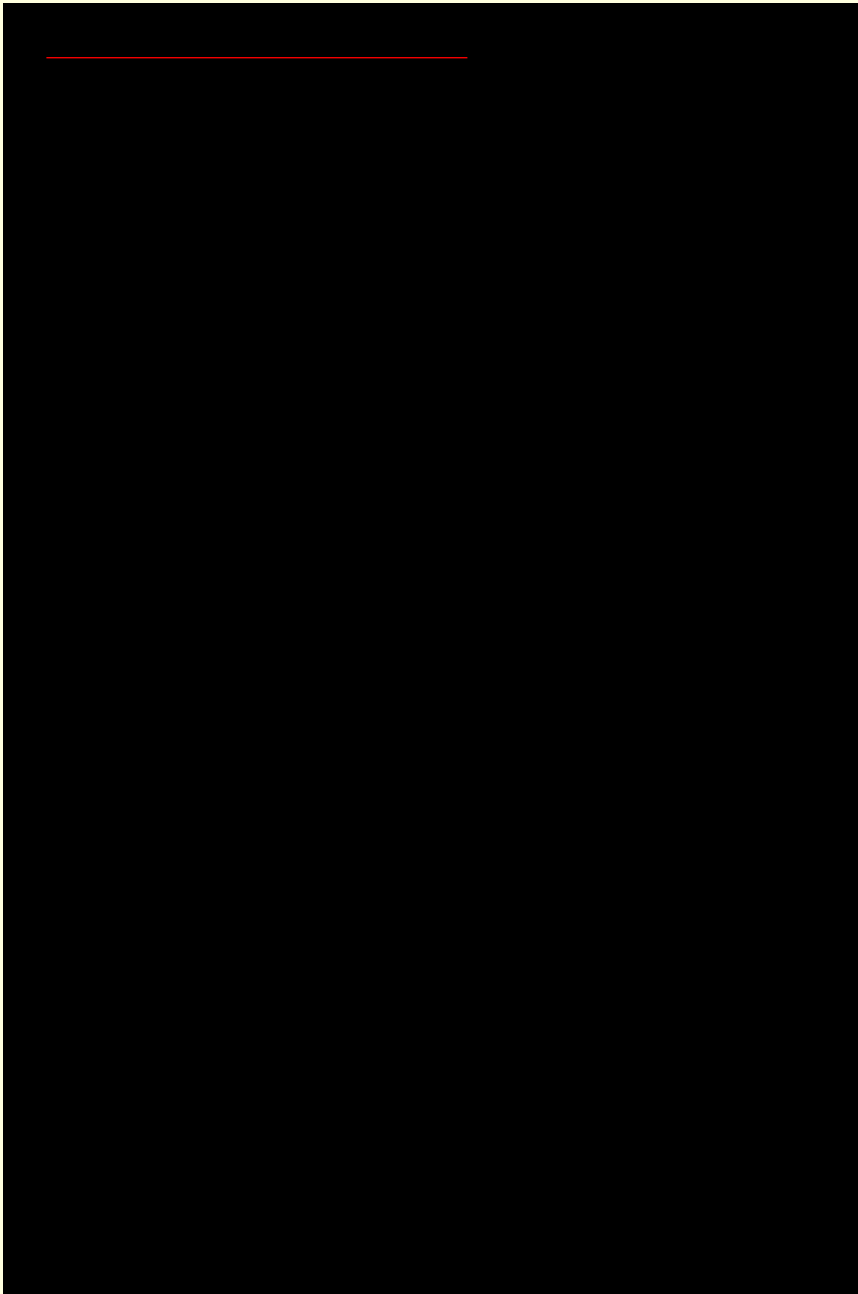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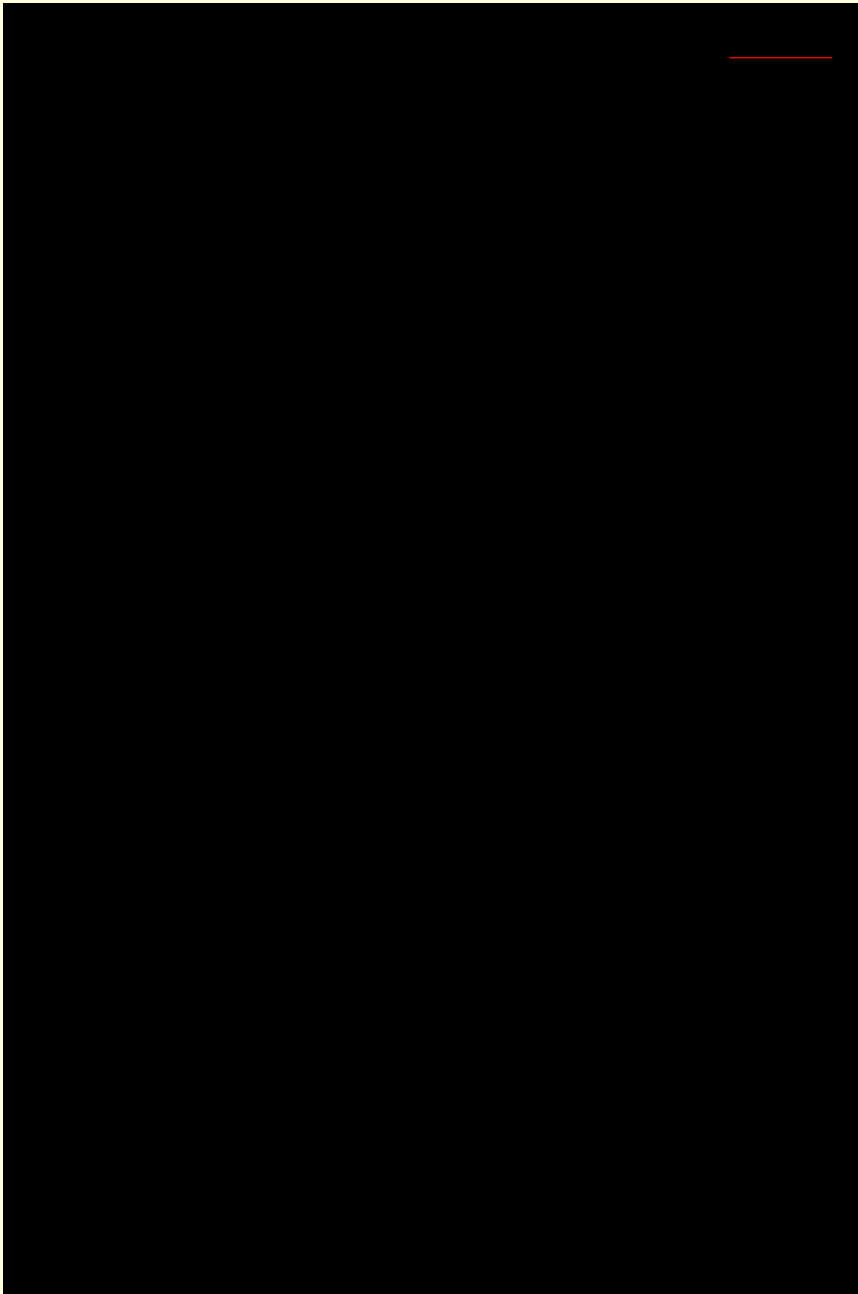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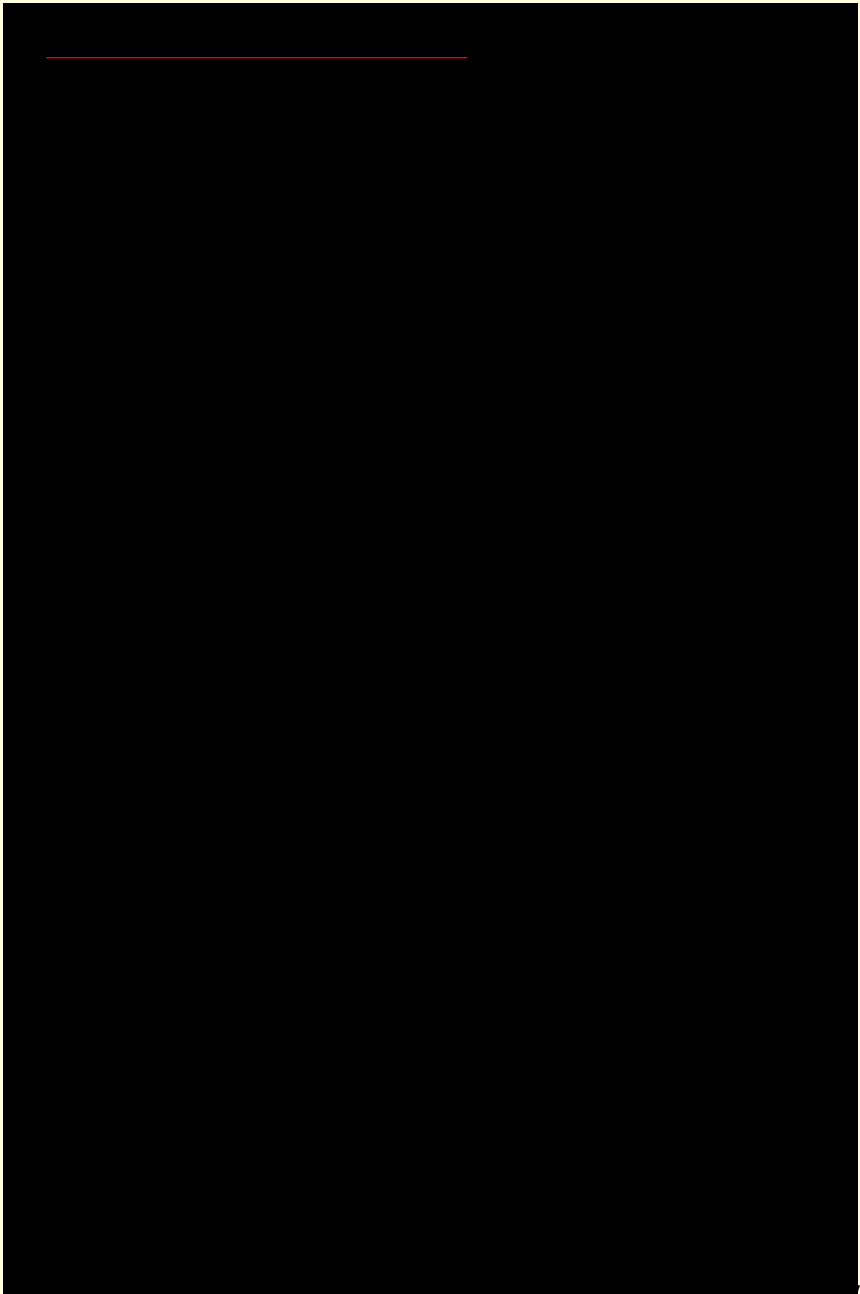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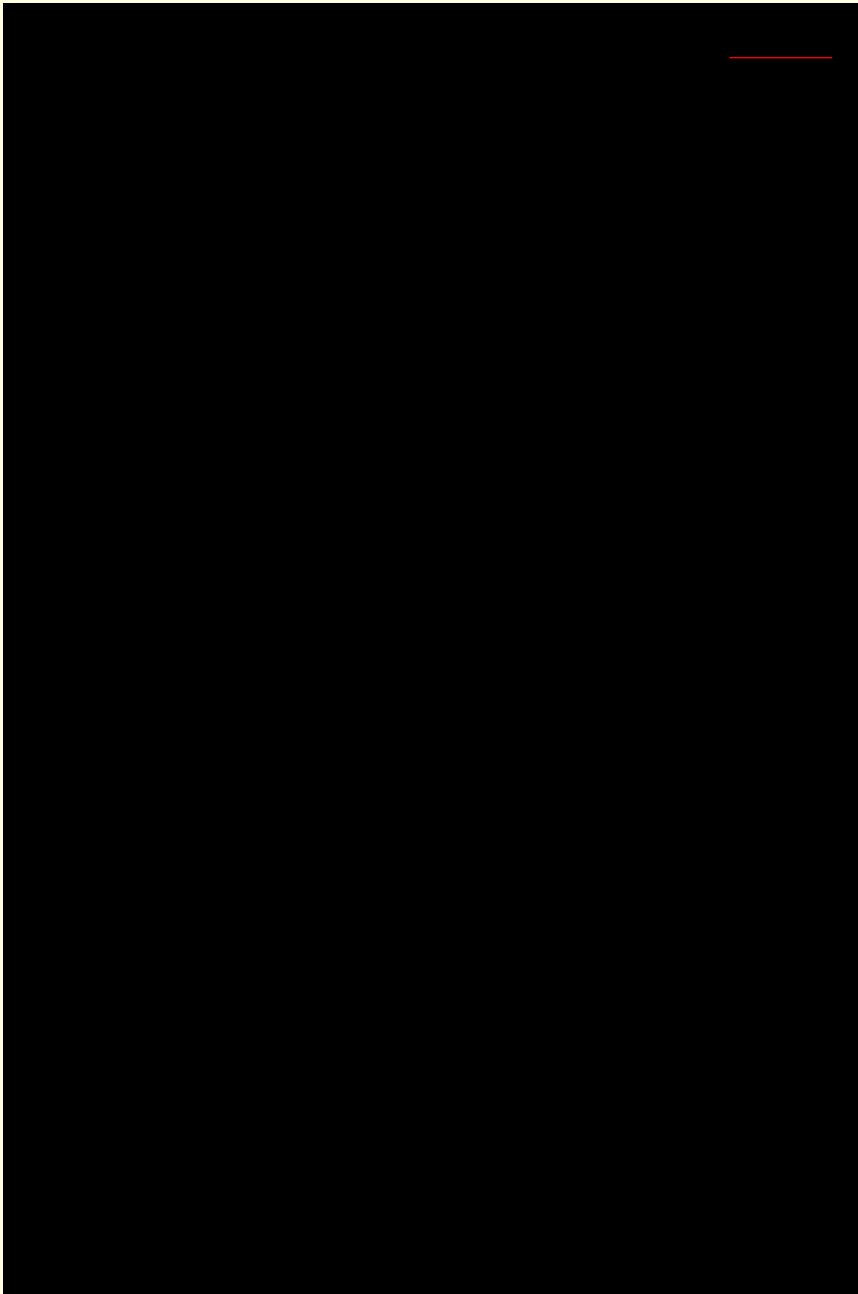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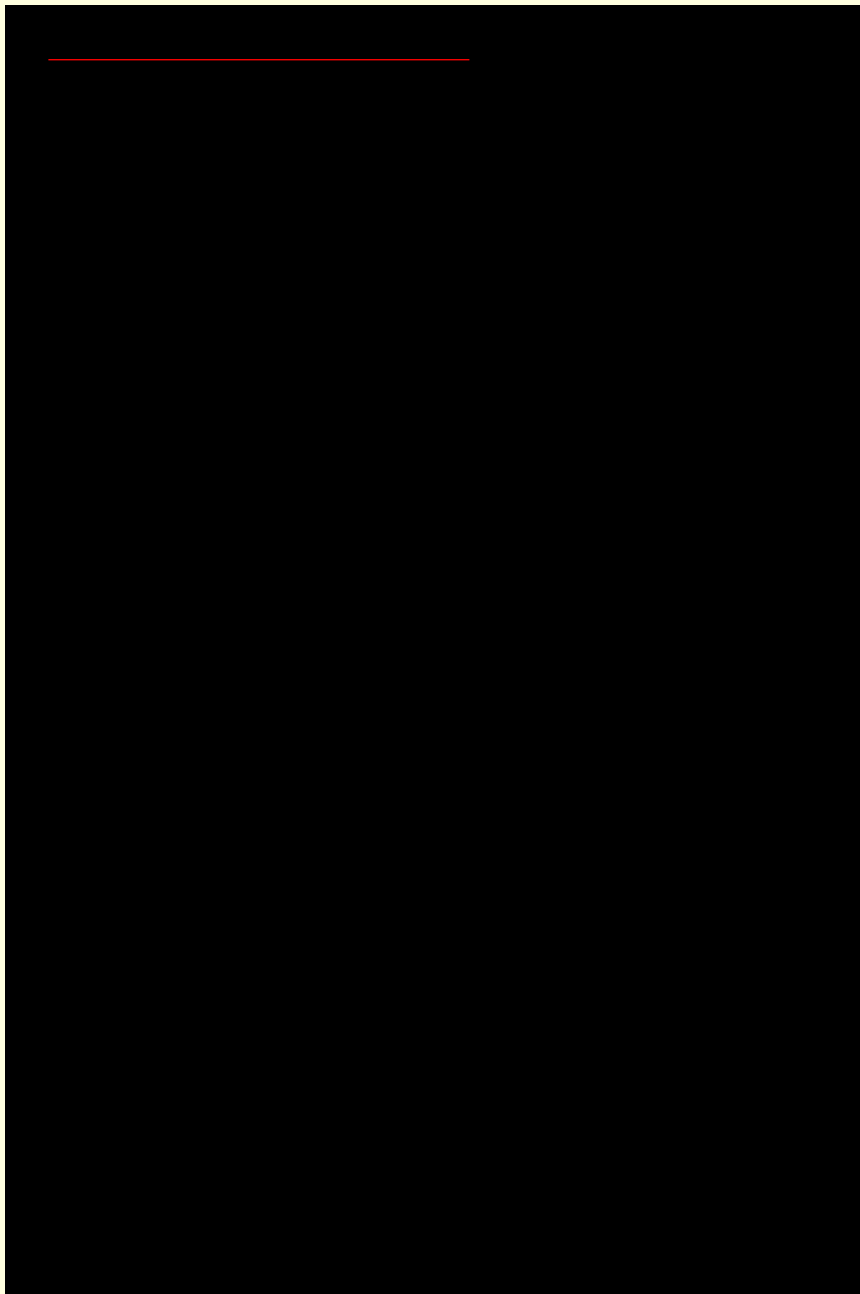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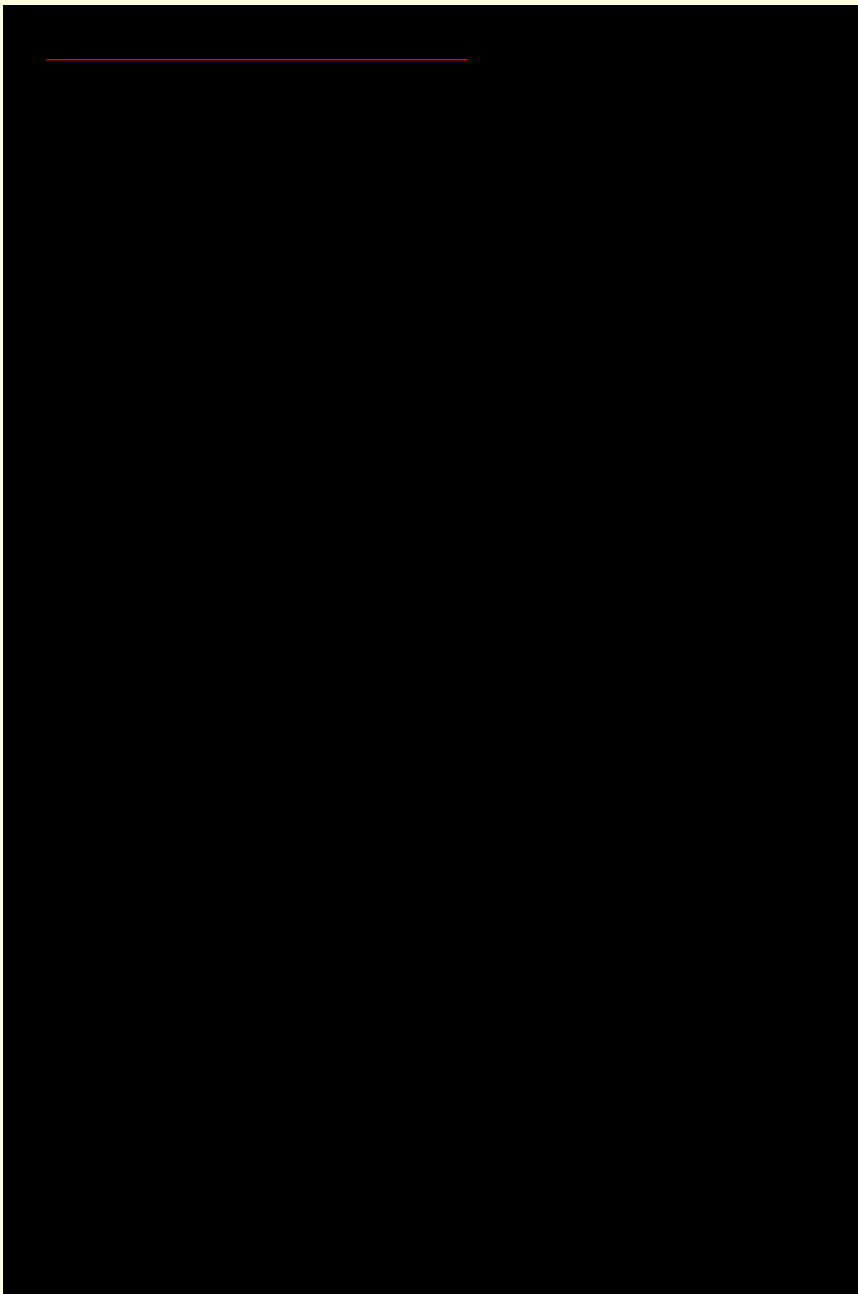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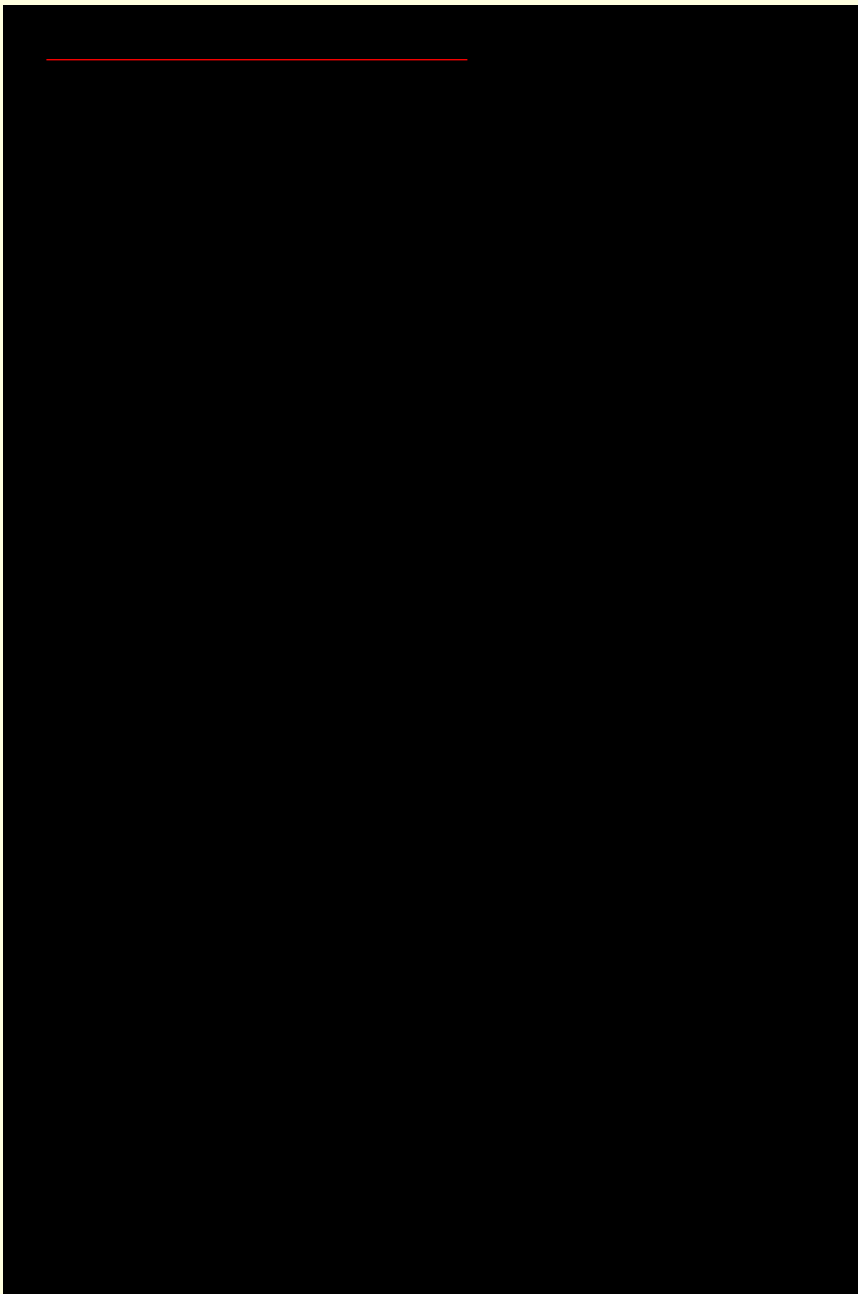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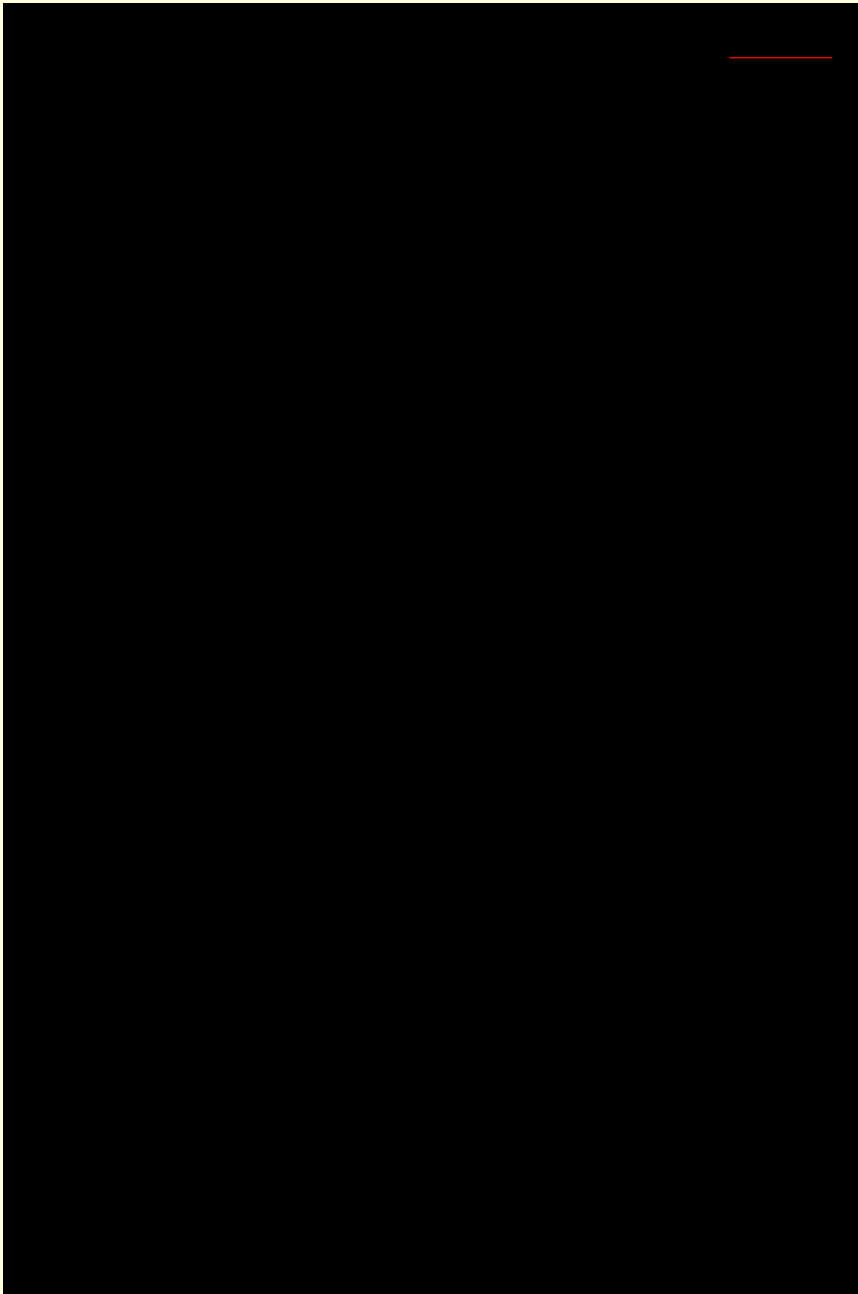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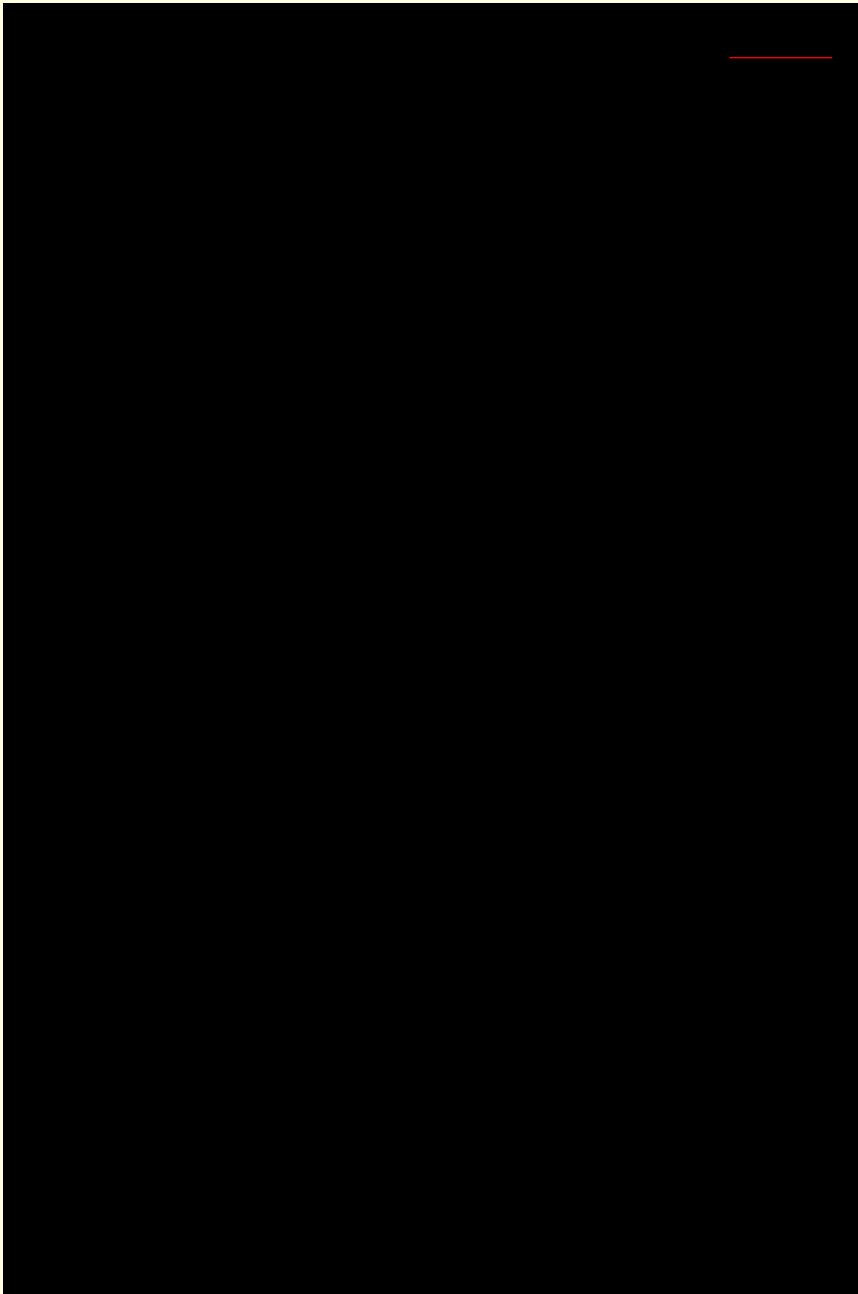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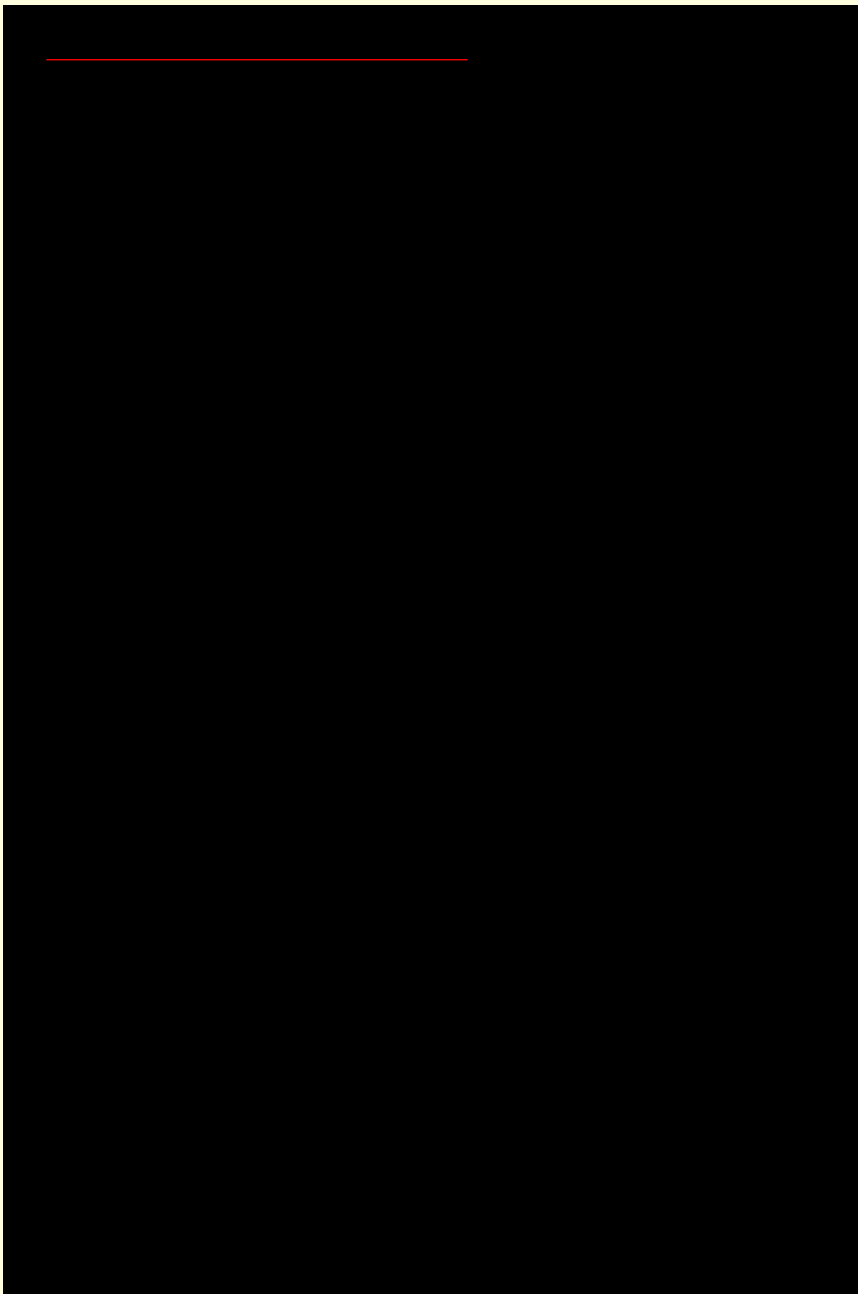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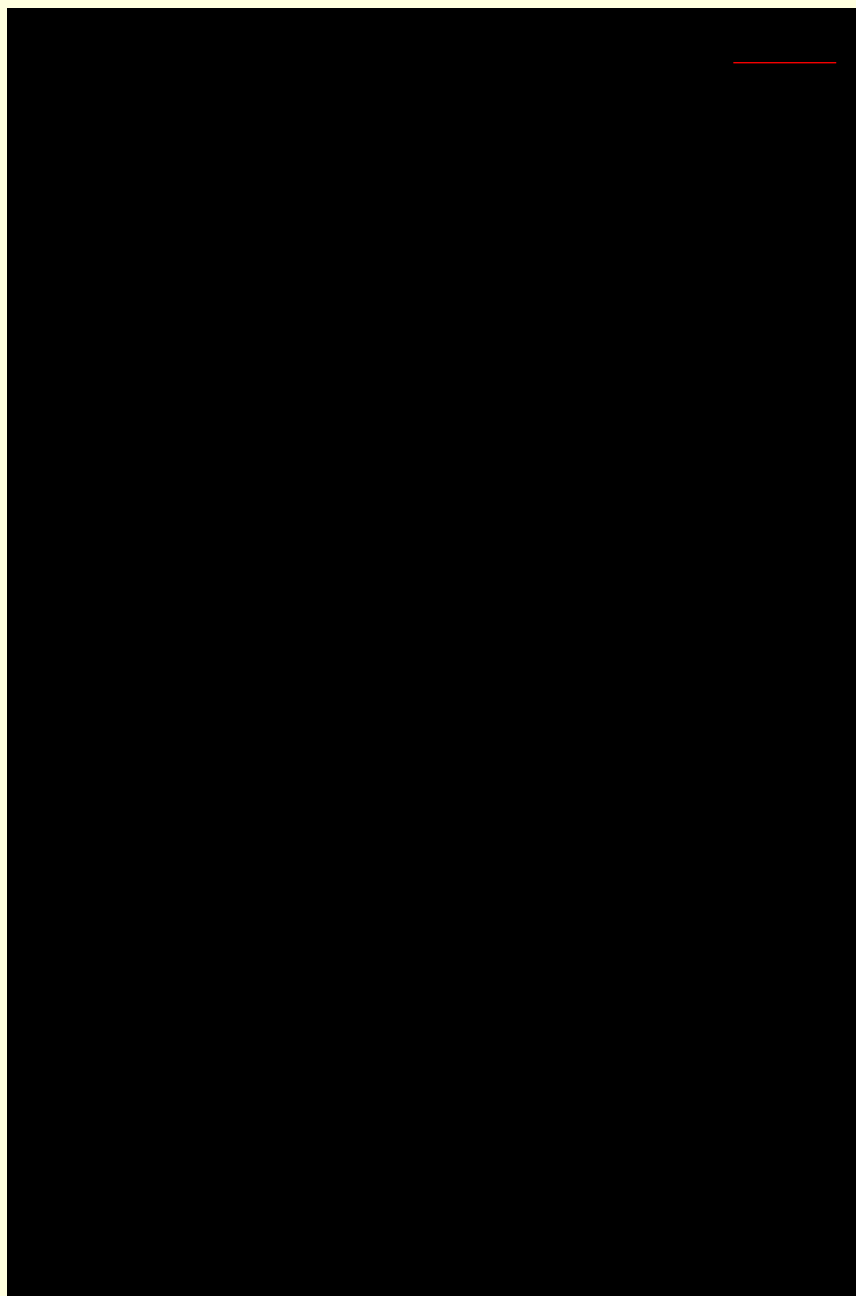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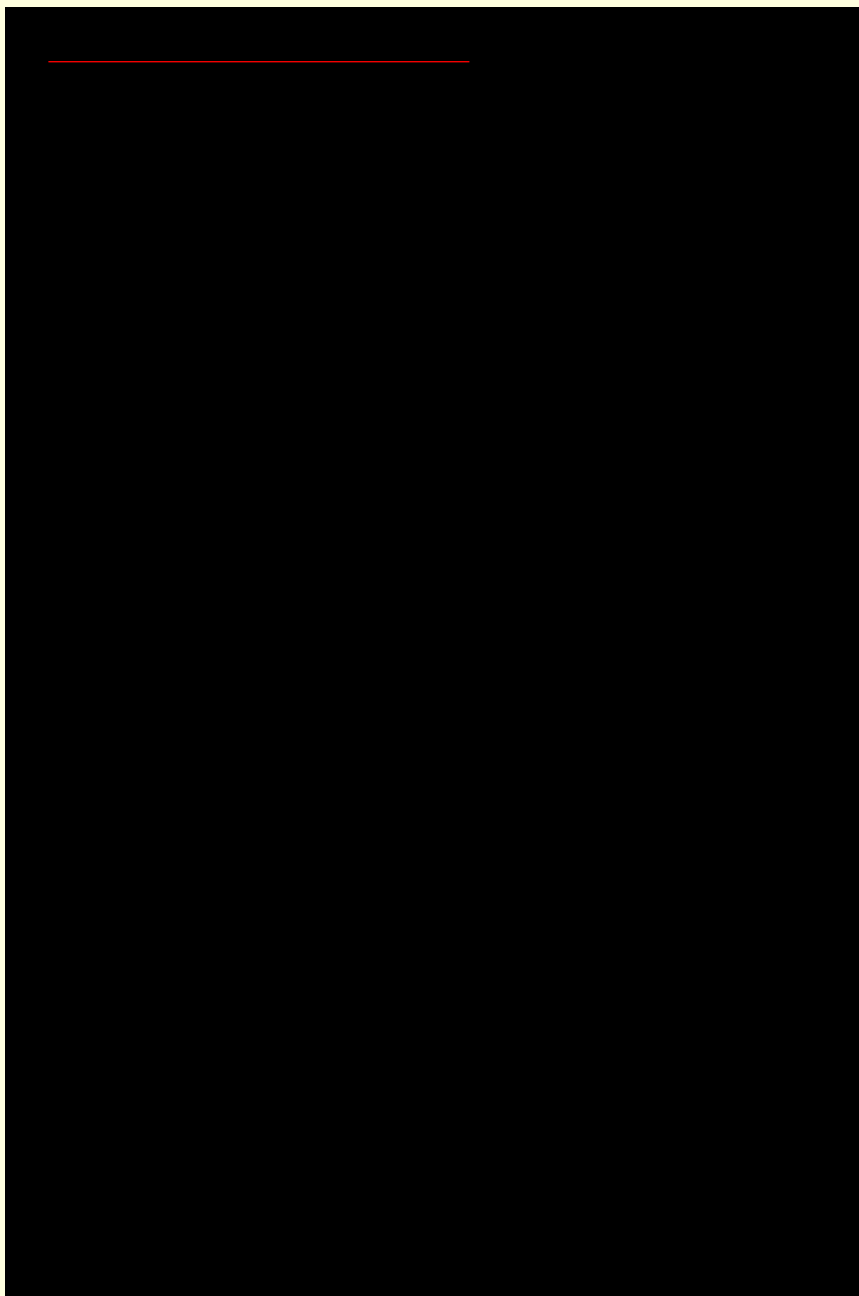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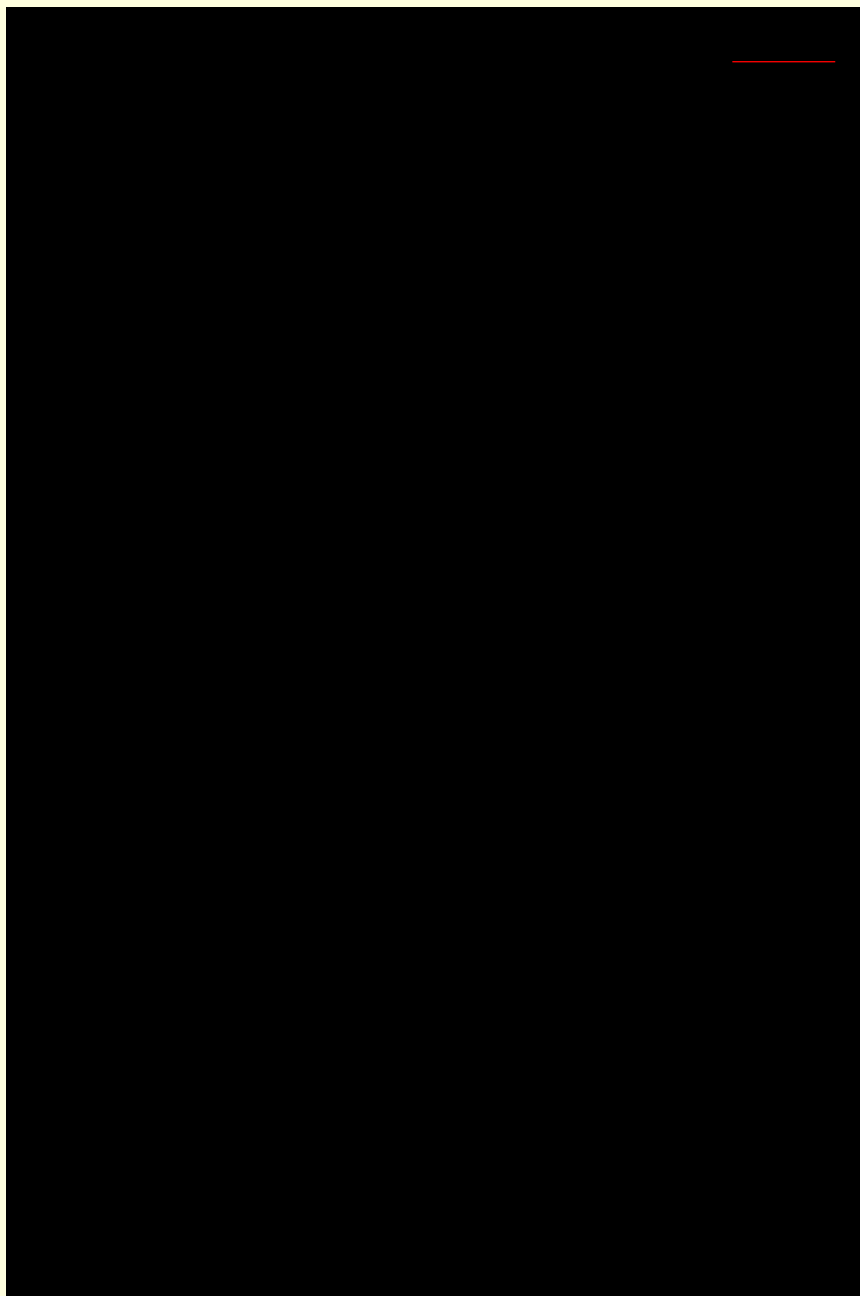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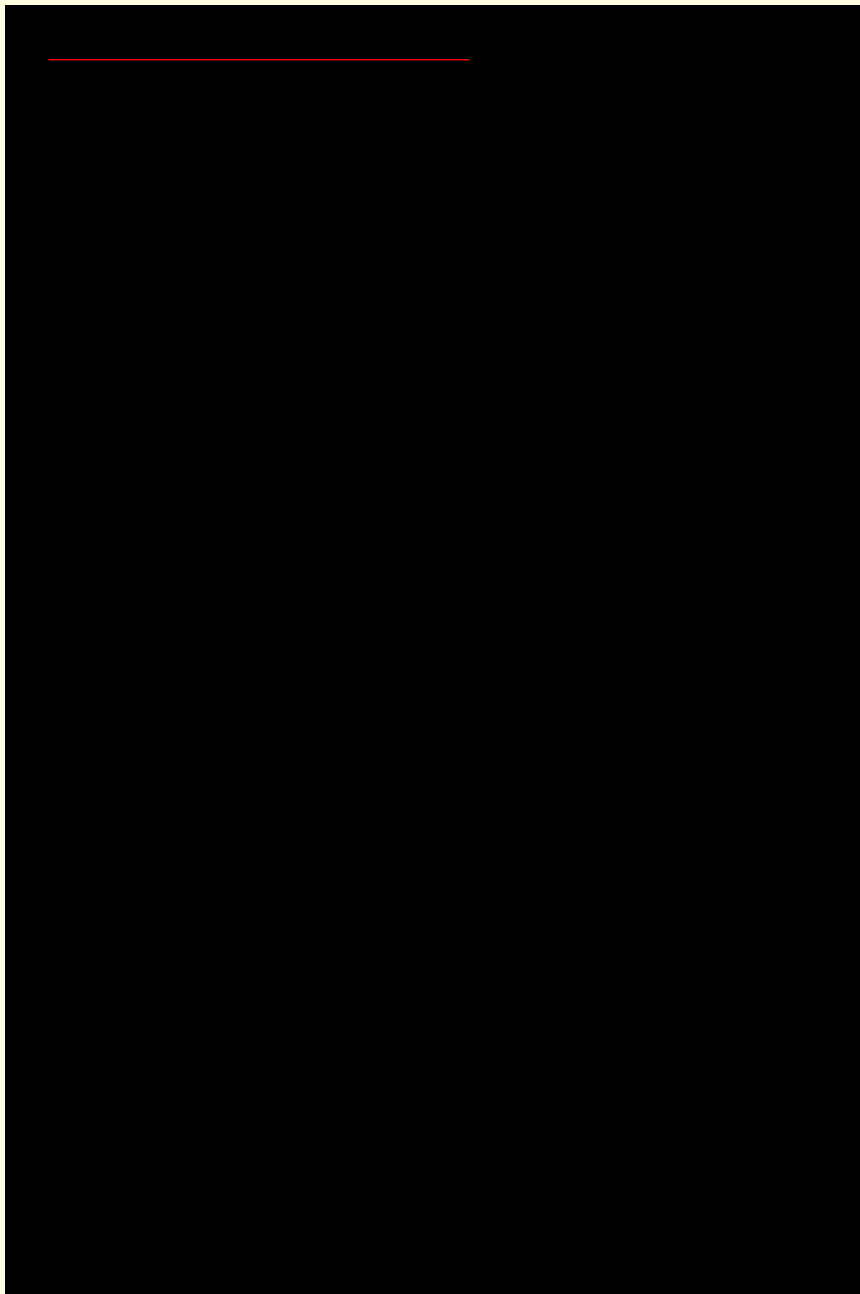












台，说声“请客人里面坐”。原来这家，进了墙门，就是一平五间房子，门在中间，门前台阶约十余级。中年汉子手持烛台，照着申子平上来。子平分付车夫等：“在院子里略站一站，等我进去看了情形，再招呼你们。”子平上得台阶，那老者立于堂中，说道：“北边有个坦坡，叫他们把车子推了，驴子牵了，由坦坡进这房子来罢。”原来这是个朝西的大门。众人进得房来，是三间厂屋，两头各有一间，隔断了的。这厂屋北头是个炕，南头空着，将车子同驴安置南头。一众五人，安置在炕上，然后老者问了子平名姓，道：“请客人里边坐。”

于是过了穿堂，就是台阶，上去有块平地，都是栽的花木，映着月色，异常幽秀。且有一阵阵幽香，清沁肺腑。向北乃是三间朝南的精舍，一转俱是回廊，用带皮杉木做的阑柱。进得房来，上面挂了四盏纸灯，斑竹扎的，甚为灵巧。两是敞着，一间隔断，做个房间的样子。桌椅几案，布置极为妥协。房间挂了一幅褐色布门帘。

老者到房门口，喊了一声：“姑娘，那姓申的客人进来了。”却看门帘掀起，里面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穿了一身布服，二蓝褂子，青布裙儿。相貌端庄莹静，明媚闲雅。见客福了一福，子平慌忙长揖答礼。女子说：“请坐。”即命老者：“赶紧的做饭，客人饿了。”老者退去。

那女子道：“先生贵姓？来此何事？”子平便将“奉家兄命特访刘仁甫”的话说了一遍。那女子道：“刘先生当初就住这集东边的，现在已搬到柏树峪去了。”子平问：“柏树峪在

什么地方？”那女子道：“在集西有三十多里的光景。那边路比这边更僻，愈加不好走了。家父前日退值回来，告诉我说：今天有位远客来此，路上受了点虚惊。分付我们迟点睡，预备些酒饭，以便款待。并说：简慢了尊客，千万不要见怪。”子平听了，惊讶之至：“荒山里面，又无衙署，有什么值日退值？何以前天就会知道呢？这女子何以如此大方？岂古人所谓有林下风范的，就是这样吗？到要问个明白。”

不知申子平能否察透这女子形迹，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话说申子平正在凝思，此女子举止大方，不类乡人，况其父在何处退值。正欲诘问，只见外面帘子动处。中年汉子已端进一盘饭来。那女子道：“就搁在这西屋炕桌上罢。”这西屋靠南窗原是一个砖砌的暖炕，靠窗设了一个长炕几，两头两个短炕几，当中一个正方炕桌，桌子三面好坐人的。西面墙上是个大圆月洞窗步，正中镶了一块玻璃，窗前设了一张书案。中堂虽未隔断，却是一个大落地罩。那汉子已将饭食列在炕桌之上，却只是一盘馒头，一壶酒，一罐小米稀饭，到有四肴小菜，无非山蔬野菜之类，并无荤腥。女子道：“先生请用饭，我少停就来。”说着，便向东房里去了。

子平本来颇觉饥寒，于是上炕先饮了两杯酒，随后吃了几个馒头。虽是蔬菜，却清香满口，比荤菜更为适用。吃过馒头，喝了稀饭。那汉子舀了一盆水来，洗过脸。立起身来，在房内徘徊徘徊，舒展肢体。抬头看见北墙上挂着四幅大屏，草书写得龙飞凤舞，出色惊人，下面却是双款：上写着“西峰柱史正非”，下写着“黄龙子呈稿”。草字虽不能全识，也

可十得八九。仔细看去，原来是六首七绝诗，非佛非仙，咀嚼起来，到也有些意味。既不是寂灭虚无，又不是铅汞龙虎。看那月洞窗下，书案上有现成的纸笔，遂把几首诗抄下来，预备带回衙门去，当新闻纸看。你道是怎样个诗？请看，诗曰：

曾拜瑶池九品莲，希夷授我《指元篇》。
光阴荏苒真容易，回首沧桑五百年。
紫阳属和《翠虚吟》，传响空山霹雳琴。
刹那未除人我相，天花粘满护身云。
情天欲海足风波，渺渺无边是爱河。
引作园中功德水，一齐都种曼陀罗。
石破天惊一鹤飞，黑漫漫夜五更雷。
自从三宿空桑后，不见人间有是非。
野马尘埃昼夜驰，五虫百卉互相吹。
偷来鹞岭涅槃乐，换取壶公杜德机。
菩提叶老《法华》新，南北同传一点灯。
五百天童齐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

子平将诗抄完，回头看那月洞窗外，月色又清又白。映着那层层叠叠的山，一步高一步的上去，真是仙境，迥非凡俗。此时觉得并无一点倦容，何妨出去上山闲步一回，岂不更妙。才要动脚，又想到：“这山不就是我们刚才来的那山吗？这月不就是刚才踏的那月吗？为何来的时候，使那样的阴森惨淡，令人怵魄动心？此刻山月依然，何以令人心旷神怡呢？”就想到王右军说的：“情随境迁，感慨系之矣。”真正不错。低

徊了一刻，也想做两首诗。只听身后边娇滴滴的声音说道：“饭用过了罢？怠慢得很。”慌忙转过头来，见那女子又换了一件淡绿印花布棉袄，青布大脚裤子，愈显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两腮醮厚，如帛裹朱，从白里隐隐透出红来。不似时下南北的打扮，用那胭脂涂得同猴子屁股一般。口颊之间若带喜笑，眉眼之际又颇似振矜，真令人又爱又敬。女子说道：“何不请炕上坐，暖和些。”于是彼此坐下。

那老苍头进来问姑娘道：“申老爷行李放在什么地方呢？”姑娘说：“太爷前日去时，分付就在这里间太爷榻上睡，行李不用解了。跟随的人都吃过饭了吗？你叫他们早点歇罢。驴子喂了没有？”苍头一一答应说：“都齐备妥当了。”姑娘又说：“你煮茶来罢。”苍头连声应是。子平道：“尘俗身体，断不敢在此地下榻。来时见前面有个大炕，就同他们一道睡罢。”女子说：“无庸过谦，此是家父分付的。不然，我一个山乡女子，也断不擅自迎客。”子平道：蒙惠过分，感谢已极。只是还不曾请教贵姓？尊大人是做何处的官？在何处值日？”女子道：“敝姓涂氏。家父在碧霞宫上值，五日一班。合计半月在家，半月在宫。”

子平问道：“这屏上诗是何人做的？看来只怕是个仙家罢？”女子道：“是家父的朋友，常来此地闲谈，就是去年在此地写的。这个人也是个不衫不履的人，与家父最为相契。”子平道：“这人究竟是个和尚，还是个道士？何以诗上又像道家的话，又有许多佛家的典故呢？”女子道：“既非道士，又

非和尚，其人也是俗装。他常说：‘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又说：‘凡道总分两层：一个叫道面子，一个叫道里子。道里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如和尚剃了头，道士挽了个髻，叫人一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头，也挽个髻子，披件鹤氅，道士剃了发，着件袈裟：人又要颠倒呼唤起来了。难道眼耳鼻舌不是那个用法吗？’又说：‘道面子有分别，道里子实是一样的。’所以这黄龙先生，不拘三教，随便吟咏的。”

子平道：“得闻至论，佩服已极。只是既然三教道里子都是一样，在下愚蠢得极，到要请教这同处在什么地方，异处在什么地方？何以又有大小之分？儒教最大，又大在什么地方？敢求指示。”女子道：“其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惟儒教公到极处。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异端！如长沮、桀溺、荷蓀丈人等类，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反赞扬他们不置：是其公处，是其大处。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若佛道两教，就有了褊心：惟恐后世人崇奉他的教，所以说出许多天堂地狱的话来吓唬人。这还是劝人行善，不失为公。甚则说崇奉他的教，就一切罪孽消灭；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入宫，死了必下地狱等辞，这就是私了。至于外国一切教门，更要为争教兴兵接战，杀人如麻。试问，与他的初心

合不合呢？所以就愈小了。若回回教说，为教战死的血光如玫瑰紫的宝石一样，更骗人到极处！只是儒教可惜失传已久，汉儒拘守章句，反遗大旨；到了唐朝，直没人提及。朝昌黎是个通文不通道脚色，胡说乱道！他还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真正原到道反面去了！他说：‘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民不出粟、米、丝、麻，以奉其上，则诛。’如此说去，那桀纣很会出令的，又很会诛民的，然则桀纣之为君是，而桀纣之民全非了，岂不是是非颠倒吗？他却又要辟佛老，倒又与和尚做朋友。所以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的道理太费事，不如弄两句辟佛老的口头样，就算是圣人之徒，岂不省事。弄的朱夫子也出不了这个范围，只好据韩昌黎的《原道》去改孔子的《论语》。把那‘攻乎异端’的‘攻’字，百般扭捏，究竟总说不圆。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

子平听说，肃然起敬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真是闻所未闻！只是还不懂：长沮、桀溺倒是异端，佛老倒不是异端，何故？”女子道：“皆是异端。先生要知‘异’字当不同讲，‘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是说执其两头的意思。若‘异端’当邪教讲，岂不‘两端’要当丫杈教讲？‘执其两端’便是抓住了他个丫杈教呢，成何话说呀？圣人意思，殊途不妨同归，异曲不妨同工。只要他为诱人为善，引人为公起见，都无不可。所以叫做‘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若只是为攻讦起见，初起尚只攻佛攻老，后来朱陆异

同，遂操同室之戈，并是祖孔孟的，何以朱之子孙要攻陆，陆之子孙要攻朱呢？此之谓‘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个字定成铁案！”

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是古圣之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人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子平默无以对。

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雎》为首，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辗转反侧’，难道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关雎》序上说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宾惠临，我不能不喜，发

乎情也。先生来时，甚为困惫，又历多时，宜更惫矣，乃精神焕发，可见是很喜欢，如此，亦发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此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

话言未了，苍头送上茶来，是两个旧瓷茶碗，淡绿色的茶，才放在桌上，清香已竟扑鼻。只见那女子接过茶来，漱了一回口，又漱一回，都吐向炕池之内去，笑道：“今日无端谈到道学先生，令我腐臭之气，沾污牙齿，此后只许谈风月矣。”子平连声诺诺，却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觉得清爽异常。咽下喉去，觉得一直清到胃腕里。那舌根左右，津液汨汨价翻上来，又香又甜。连喝两口，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说不出来的好受。问道：“这是什么茶叶？为何这们好吃？”女子道：“茶叶也无甚出奇，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亏了这水，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尊处吃的都是外间卖的茶叶，无非种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

只听窗外有人喊道：“玳姑，今日有佳客，怎不招呼我一声？”女子闻声，连忙立起，说：“龙叔，怎样这时候会来？”说着，只见那人已经进来，着了一件深蓝布百衲大棉袄，科头，不束带亦不着马褂，有五十来岁光景，面如渥丹，须髯漆黑，见了子平，拱一拱手，说：“申先生，来了多时了？”子

平道：“到有两三个钟头了。请问先生贵姓？”那人道：“隐姓埋名，以黄龙子为号。”子平说：“万幸，万幸！拜读大作，已经许久。”女子道：“也上炕来坐罢。”黄龙子遂上炕，至炕桌里面坐下，说：“玗姑，你说请我吃笋的呢。笋在何处？拿来我吃。”玗姑道：“前些时到想挖去的，偶然忘记，被滕六公占去了。龙叔要吃，自去找滕六公商量罢。”黄龙子仰天大笑。子平向女子道：“不敢冒犯，这‘玗姑’二字想必是大名罢？”女子道：“小名叫仲玗，家姊叫伯璠，故叔伯辈皆自小喊惯的。”

黄龙子向子平道：“申先生困不困？如其不困，今夜良会，可以不必早睡，明天迟迟起来最好。柏树峪地方，路极险峻，很不好走，又有这场大雪，路影看不清楚，跌下去有性命之忧。刘仁甫今天晚上检点行李，大约明日午牌时候，可以到集上关帝庙。你明天用过早饭动身，正好相遇了。”子平听说大喜，说道：“今日得遇诸仙，三生有幸，请教上仙诞降之辰，还是在唐在宋？”黄龙子又大笑道：“何以知之？”答：“尊作明说‘回首沧桑五百年’，可知断不止五六百岁了。”黄龙子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鄙人之游戏笔墨耳。公直当《桃花源记》读可矣。”就举起茶杯，品那新茶。

玗姑见子平杯内茶已将尽，就持小茶壶代为斟满。子平连连欠身道：“不敢。”亦举起杯来详细品量。却听窗外远远唔了一声，那窗纸微觉飒飒价动，屋尘簌簌价落。想起方才路上光景，不觉毛骨森竦，勃然色变。黄龙道：“这是虎啸，不要紧的。山家看着此种物事，如你们城市中人看骡马一样，

虽知他会踢人，却不怕他。因为相习已久，知他伤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山上人与虎相习，寻常人固避虎，虎也避人，故伤害人也不是常有的事，不必怕他。”

子平道：“听这声音，离此尚远，何以窗纸竟会震动，屋尘竟会下落呢？”黄龙道：这就叫做虎威。因四面皆山，故气常聚，一声虎啸，四山皆应。在虎左右，二三十里，皆是这样。虎若到了平原，就无这个威势了。所以古人说：龙若离水，虎若离山，便要受人狎侮的。即如朝廷里做官的人，无论为了什么难，受了什么气，只是回家来对着老婆孩子发发标，在外边决不敢发半句硬话，也是不敢离了那个官。同那虎不敢去山，龙不敢失水的道理，是一样的。”子平连连点头，说：“不错，是的。只是我还不明白，虎在山里，为何就有这大的威势，是何道理呢？”黄龙子道：“你没有念过《千字文》么？这就是‘空谷传声，虚堂习听’的道理。虚堂就是个小空谷，空谷就是个大虚堂。你在这门外放个大爆竹，要响好半天呢。所以山城的雷，比平原的响好几倍，也是这个道理。”

说完，转过头来，对女子道：“玗姑，我多日不听你弹琴了，今日难得有嘉客在此，何妨取来弹一曲？连我也沾光听一回。”玗姑道：“龙叔，这是何苦来！我那琴如何弹得，惹人笑话！申公在省城里，弹好琴的多着呢，何必听我们这个乡里趑鼓！到是我去取瑟来，龙叔鼓一调瑟罢，还稀罕点儿。”黄龙子说：“也罢，也罢。就是我鼓瑟，你鼓琴罢。搬

来搬去，也得费事，不如竟到你洞房里去弹罢。好在家女儿，比不得衙门里小姐，房屋是不准人到的。”说罢，便走下炕来，穿了鞋子，持了烛，对子平挥手说：“请里面去坐。玳姑引路。”

玳姑果然下了炕，接烛先走，子平第二，黄龙第三。走过中堂，揭开了门帘，进到里间，是上下两个榻：上榻设了衾枕，下榻堆积着书画。朝东一个窗户，窗下一张方桌。上榻面前有个小门。玳姑对子平道：“这就是家父的卧室。”进了榻旁小门，仿佛回廊似的，却有窗轩，地下架空铺的木板。向北一转，又向东一转，朝北朝东俱有玻璃窗。北窗看着离山很近，一片峭壁，穿空而上，朝下看，象甚深似的。正要前进，只听砰砵霍落几声，仿佛山倒下来价响，脚下震震摇动。子平吓得魂不附体。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笙篴

话说子平听得天崩地塌价一声，脚下震震摇动，吓得魂不附体，怕是山倒下来。黄龙子在身后说道：“不怕的。是这山上的冻雪被泉水漱空了，滚下一大块来，夹冰夹雪，所以有这大的声音。”说着，又朝向北一转，便是一个洞门。这洞不过有两间房大，朝外半截窗台，上面安着窗户。其余三面俱斩平雪白，顶是圆的，象城门洞的样子。洞里陈设甚简，有几张树根的坐具，却是七大八小的不匀，又都是磨得绢光。几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不方不圆，随势制成。东壁横了一张枯槎独睡榻子，设着衾枕。榻旁放了两三个黄竹箱子，想必是盛衣服什物的了。洞内并无灯烛，北墙上嵌了两个滴圆夜明珠，有巴斗大小，光色发红，不甚光亮。地下铺着地毯，甚厚软，微觉有声。榻北立了一个曲尺形书架，放了许多书，都是草订，不曾切过书头的。双夜明珠中间挂了几件乐器，有两张瑟，两张琴，是认得的；还有些不认得的。

玦姑到得洞里，将烛台吹息，放在窗户台上。方才坐下，只听外面唔唔价七八声，接连又许多声，窗纸却不震动。子

平说道：“这山里怎样这们多的虎？”玗姑笑道：“乡里人进城，样样不识得，被人家笑话。你城里人下乡，却也是样样不识得，恐怕也有人笑你。”子平道：“你听，外面唔唔价叫的，不是虎吗？”玗姑说：“这是狼嗥，虎那有这们多呢？虎的声音长，狼的声音短，所以虎名为‘啸’，狼名为‘嗥’。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的。”

黄龙子移了两张小长几，摘下一张琴，一张琴来。玗姑也移了三张凳子，让子平坐了一张。彼此调了一调弦，同黄龙各坐一张凳子。弦已调好，玗姑与黄龙商酌了两句，就弹起来了。初起不过轻挑漫剔，声响悠柔。一段以后，散泛相错，其声清脆。两段以后，吟揉渐多。那瑟之勾挑夹缝中，与琴之绰注相应，粗听若弹琴鼓瑟，各自为调，细听则如珠鸟一双，此唱彼和，问来答往。四五段以后，吟揉渐少，杂以批拂，苍苍凉凉，磊磊落落，下指甚重，声韵繁兴。六七八段，间以曼衍，愈转愈清，其调愈逸。

子平本会弹十几调琴，所以听得入彀。因为瑟是未曾听过，格外留神，那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右手发声之后，那左手进退揉颤，其余音也就随着猗猗靡靡，真是闻所未闻。初听还在算计他的指法、调头，既而便耳中有音，目中无指。久之，耳目俱无，觉得自己的身体，飘飘荡荡，如随长风，浮沉于云霞之际。久之又久，必身俱忘，如醉如梦，于恍惚杳冥之中，铮淙数声，琴琴俱息，乃通见闻，人亦警觉。欠身而起，说道：“此曲妙到极处！小子也曾学弹过两年，

见过许多高手。从前听过孙琴秋先生弹琴，有《汉宫秋》一曲，以为绝非凡响，与世俗的不同。不想今日得闻此曲，又高出孙君《汉宫秋》数倍。请教叫什么曲名？有谱没有？”玳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风之曲’，是从来没有谱的。不但此曲为尘世所无，即此弹法亦山中古调，非外人所知。你们所弹的皆是一人之曲，如两人同弹此曲，则彼此宫商皆合而为一。如彼宫，此亦必宫，彼商，此亦必商，断不敢为羽为徵。即使三四人同鼓，也是这样，实是同奏，并非合奏。我们所弹的曲子，一人弹与两人弹，迥乎不同。一人弹的，名‘自成之曲’；两人弹，则为‘合成之曲’。所以此宫披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圣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和’之一字，后人误会久矣。”当时玳姑立起身来，向西壁有个小门，开了门，对着大声喊了几句，不知甚话，听不清楚。看黄龙子亦立起身，将琴瑟悬在壁上。

子平于是也立起，走到壁间，仔细看那夜明珠到底什么样子，以便回去夸耀于人。及走至珠下，伸手一摸，那夜明珠却甚热，有些烙手。心里诧异道：“这是什么道理呢？”看黄龙子琴瑟已俱挂好，即问道：“先生，这是什么？”笑答道：“骊龙之珠，你不认得吗？”问：“骊珠怎样会热呢？”答：“这是火龙所吐的珠，自然热的。”子平说：“火龙珠那得如此一样大的一对呢？虽说是火龙，难道永远这们热么？”笑答道：“然则我说的话，先生有不信的意思的。既不信，我就把这热的道理开给你看。”说着，便向那夜明珠的旁边有个小铜鼻子

一拔，那珠子便象一扇门似的张开来了。原来是个珠壳，里面是很深的油池，当中用棉花线卷的个灯心。外面用千层纸做的个灯筒，上面有个小烟囱，从壁子上出去，上头有许多的黑烟。同洋灯的道理一样，却不及洋灯精致，所以不免有黑烟上去。看过也就笑了。再看那珠壳，原来是用大螺蚌壳磨出来的，所以也不及洋灯光亮。子平道：“与其如此，何不买个洋灯，岂不省事呢？”黄龙子道：“这山里那有洋货铺呢？这油就是前山出的，与你们点的洋油是一样物件。只是我们不会制造，所以总嫌他浊，光也不足，所以把他嵌在壁子里头。”说过便将珠壳关好，依是旧两个夜明珠。

子平又问：“这地毯是什么做的呢？”答：“俗名叫做‘蓑草’。因为可以做蓑衣用，故名。将这蓑草半枯时，采来晾干，劈成细丝，和麻织成的。这就是巧姑的手工。山地多潮湿，所以先用云母铺了，再加上这蓑毯，人就不受病了。这壁上也是云母粉和着红色胶泥涂的，既御潮湿，又避寒气，却比你们所用的石灰好得多呢。”

子平又看，壁上悬着一物，象似弹棉花的弓，却安了无数的弦，知道必是乐器。就问：“叫甚名字？”黄龙子道：“名叫‘箜篌’。”用手拨拨，也不甚响。说道：“我们从小读诗，题目里就有《箜篌引》，却不知道是这个样子。请先生弹两声，以广见闻，何如？”黄龙道：“单弹没有什么意味。我看时候何如，再请一个客来，就行了。”走至窗前，朝外一看月光，说：“此刻不过亥正，恐怕桑家姊妹还没有睡呢，去请一请看。”

遂向玳姑道：“申公要听箜篌，不知桑家阿扈能来不能？”玳姑道：“苍头送茶来，我叫他去问声看。”于是又各坐下。苍头捧了一个小红泥炉子，外一个铍子，一个小茶壶，几个小茶杯，安置在矮脚几上。玳姑说：“你到桑家，问扈姑、胜姑能来不能。”苍头诺声去了。

此时三人在靠窗个梅花几旁坐着，子平靠窗台甚近，玳姑取茶布与二人，大家静坐吃茶。子平看窗台上有几本书，取来一看，面子上题了四个大字，曰“此中人语”。揭开来看，也有诗，也有文，惟长短句子的歌谣最多。俱是手录，字迹娟好。看了几首，都不甚懂。偶然翻得一本，中有张花笺，写着四首四言诗，是个单张子，想要抄下，便向玳姑道：“这纸我想抄去，可以不可以？”玳姑拿过去看了看，说：“你喜欢，拿去就是了。”子平接过来，再细看，上写道：

《银鼠谚》

东山乳虎，迎门当户；——一解
 明年食獐，悲生齐鲁。

残骸狼藉，乳虎乏食；——二解
 飞腾上天，立豕当国。

乳虎斑斑，雄据西山；——三解
 亚当孙子，横被摧残。

四邻震怒，天眷西顾；——四解
 毙豕殪虎，黎民安堵。

子平看了又看，说道：“这诗仿佛古歌谣，其中必有事迹，请

教一二。”黄龙子道：“既叫做‘此中人语’，必不能‘为外人道’可知矣。阁下静候数年便会知悉。”玠姑道：“‘乳虎’就是你们玉太尊，其余你慢慢的揣摩，也是可以知道的。”

子平会意，也就不往下问了。其时远远听有笑语声。一息工天，只听回廊上格登格登，有许多脚步儿响，顷刻已经到了面前。苍头先进，说：“桑家姑娘来了。”黄玠皆接上前去。子平亦起身植立。只见前面的一个约二十岁上下，着的是紫花袄子，紫地黄花，下着燕尾青的裙子，头上倒梳云髻，挽了个坠马妆。后面的一个约有十三四岁，着了个翠蓝袄子，红地白花的裤子，头上正中挽了髻子，插了个慈菇叶子似的一枝翠花，走一步颤巍巍的。进来彼此让了坐。

玠姑介绍，先说：“这是城武县申老父台的令弟，今日赶不上集店，在此借宿。适值龙叔也来，彼此谈得高兴，申公要听笙篴，所以有劳两位芳驾。搅破清睡，罪过得很！”两人齐道：“岂敢，岂敢。只是《下里》之音不堪入耳。”黄龙说：“也无庸过谦了。”玠姑随又指着年长着紫衣的，对子平道：“这位是扈姑姐姐。”指着年幼着翠衣的道：“这位是胜姑妹子。都住在我们这紧邻，平常最相得的。”子平又说了两句客气的套话。却看那扈姑，丰颊长眉，眼如银杏，口辅双涡，唇红齿白。于艳丽之中，有股英俊之气。那胜姑幽秀俊俏，眉目清爽。苍头进前，取水铤，将茶壶注满，将清水注入茶铤，即退出去。玠姑取了两个盏子，各敬了茶。黄龙子说：“天已不早了，请起手罢。”

巧姑于是取了箜篌递给扈姑，扈姑不肯接手，说道：“我弹箜篌，不及巧妹。我却带了一枝角来，胜妹也带得铃来了。不如竟是巧妹弹箜篌，我吹角，胜妹播铃，岂不大妙？”黄龙道：“甚善，甚善。就是这们办。”扈姑又道：“龙叔是做什么呢？”黄龙道：“我管听。”扈姑道：“不害臊，稀罕你听！龙吟虎啸，你就吟罢。”黄龙道：“水龙才会吟呢。我这个田里的龙，只会潜而不用。”巧姑说：“有了法子了。”即将箜篌放下，跑到靠壁几上，取过一架特磬来，放在黄龙面前，说：“你就半啸半击磬，帮衬帮衬音节罢。”

扈姑遂从襟底取出一枝角来，光彩夺目，如元玉一般，先缓缓的吹起。原来这角上面有个吹孔，旁边有六七个孔，手指可以按放，亦复有宫商徽羽，不似街巡兵吹的海螺只是呜呜价叫。听那角声，吹得呜咽顿挫，其声悲壮。

当时巧姑已将箜篌取在膝上，将弦调好，听那角声的节奏。胜姑将小铃取出，左手揷了四个，右手揷了三个，亦凝神看着扈姑。只见扈姑角声一阕将终，胜姑便将两手七铃同时取起，商商价乱摇。

铃起之时，巧姑已将箜篌举起，苍苍凉凉，紧钩漫摘，连批带拂。铃声已止，箜篌丁东断续，与角声相和，如狂风吹沙，屋瓦欲震。那七个铃便不一齐都响，亦复参差错落，应机赴节。

这时黄龙子隐几仰天，撮唇齐口，发啸相和。尔时，喉声、角声、弦声、铃声，俱分辨不出。耳中但听得风声、水

声、人马蹙踏声，旌旗熠熠声，干戈击轧声，金鼓薄伐声。约有半小时，黄龙举起磬击子来，在磬上铿铿锵锵的乱击，协律谐声，乘虚蹈隙。其时箜篌渐稀，角声渐低，惟余清磬，铮未已。少息，胜姑起立，两手笔直，乱铃再摇，众乐旨息。子平起立拱手道：“有劳诸位，感戴之至。”众人俱道：“见笑了。”子平道：“请教这曲叫什么名头，何以颇有杀伐之声？”黄龙道：“这曲叫《枯桑引》，又名《胡马嘶风曲》，乃军阵乐也。凡箜篌所奏，无和平之音，多半凄清悲壮，其至急者，可令人泣下。”

谈心之顷，各人已将乐器送还原位，复行坐下。扈姑对玳姑道：“璠姊怎样多日未归？”玳姑道：“大姐姐因外甥子不舒服，闹了两个多月了，所以不曾来得。”胜姑说：“小外甥子什么病？怎么不赶紧治呢？”玳姑道：“可不是么？小孩子淘气，治好了，他就乱吃，所以又发，已经发了两次了。何尝不替他治呢。”又说了许多家常话，遂立起身来，告辞去了。子平也立起身来，对黄龙说：“我们也前面坐罢，此刻怕有子正的光景，玳姑娘也要睡了。”

说着，同向前面来，仍从回廊行走。只是窗上已无月光，窗外峭壁，上半截雪白烁亮，下半截已经乌黑，是十三日的月亮，已经大歪西了。走至东房，玳姑道：“二位就在此地坐罢，我送扈胜姐姐出去。”到了堂屋，扈胜也说：“不用送了，我们也带了个苍头来，在前面呢。”听他们又喁喁啾啾了好久，玳姑方回。黄龙说：“你也回罢，我还坐一刻呢。”玳姑也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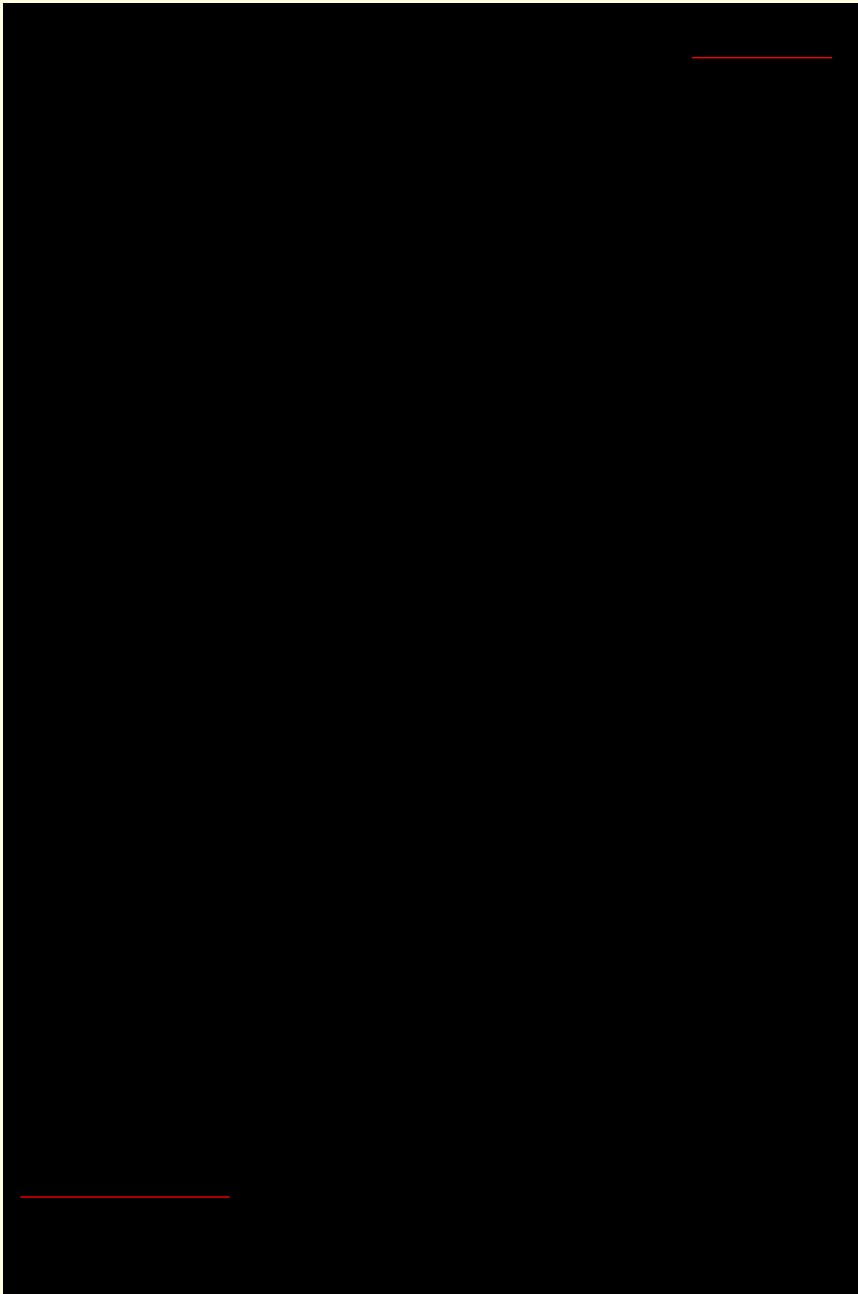
告辞回洞，说：“申先生就在榻上睡罢，失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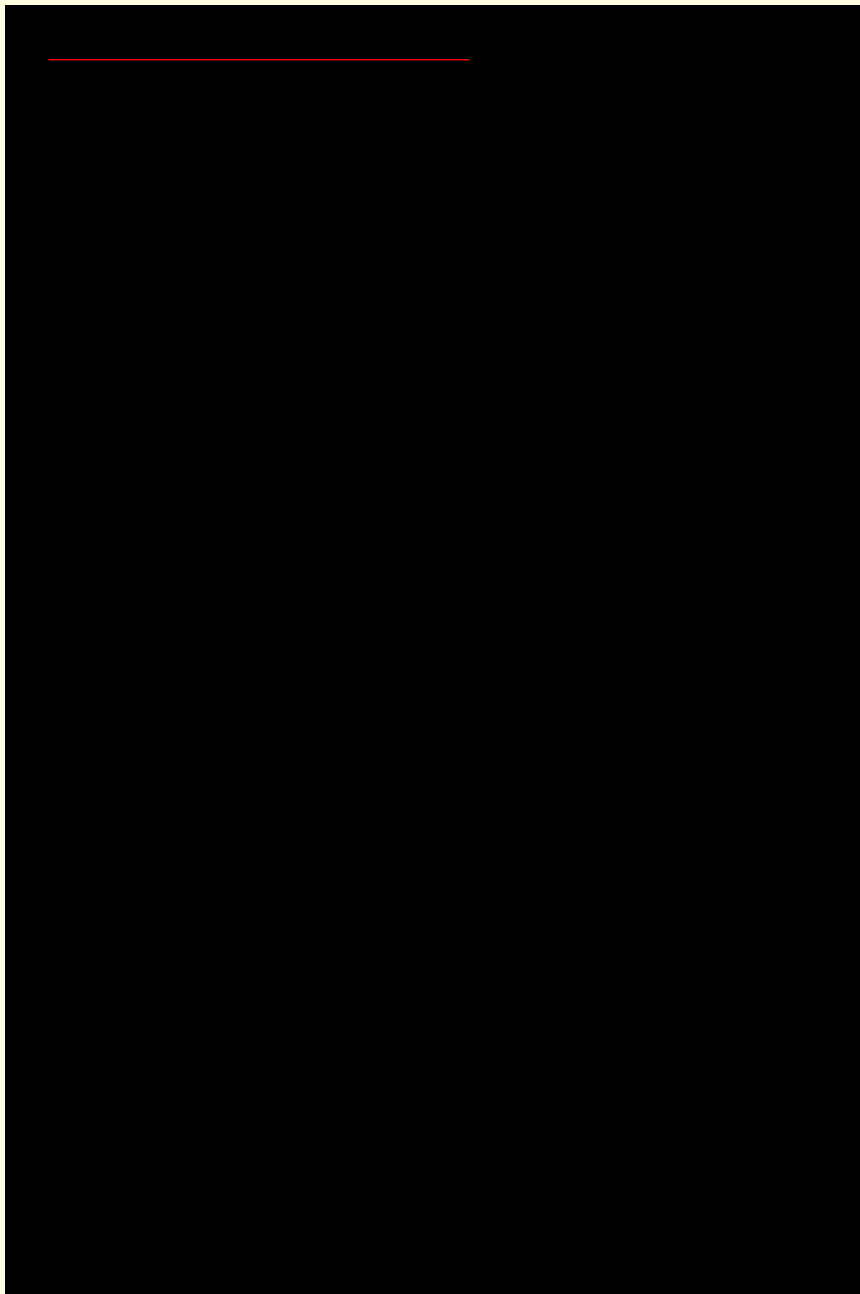
玗姑去后，黄龙道：“刘仁甫却是个好人，然其病在过真，处山林有余，处城市恐不能久。大约一年的缘分，你们是有的。过此一年之后，局面又要变动了。”子平问：“一年之后是什么光景？”答：“小有变动。五年之后，风潮渐起；十年之后，局面就大不同了。”子平问：“是好是坏呢？”答：“自然是坏。然坏即是好，好即是坏；非坏不好，非好不坏。”子平道：“这话我真正不懂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像先生这种说法，岂不是好坏不分了吗？务请指示一二。不才往常见人读佛经，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无理之口头禅，常觉得头昏脑闷。今日遇见先生，以为如拨云雾见了青天，不想又说出这套懵懂话来，岂不令人闷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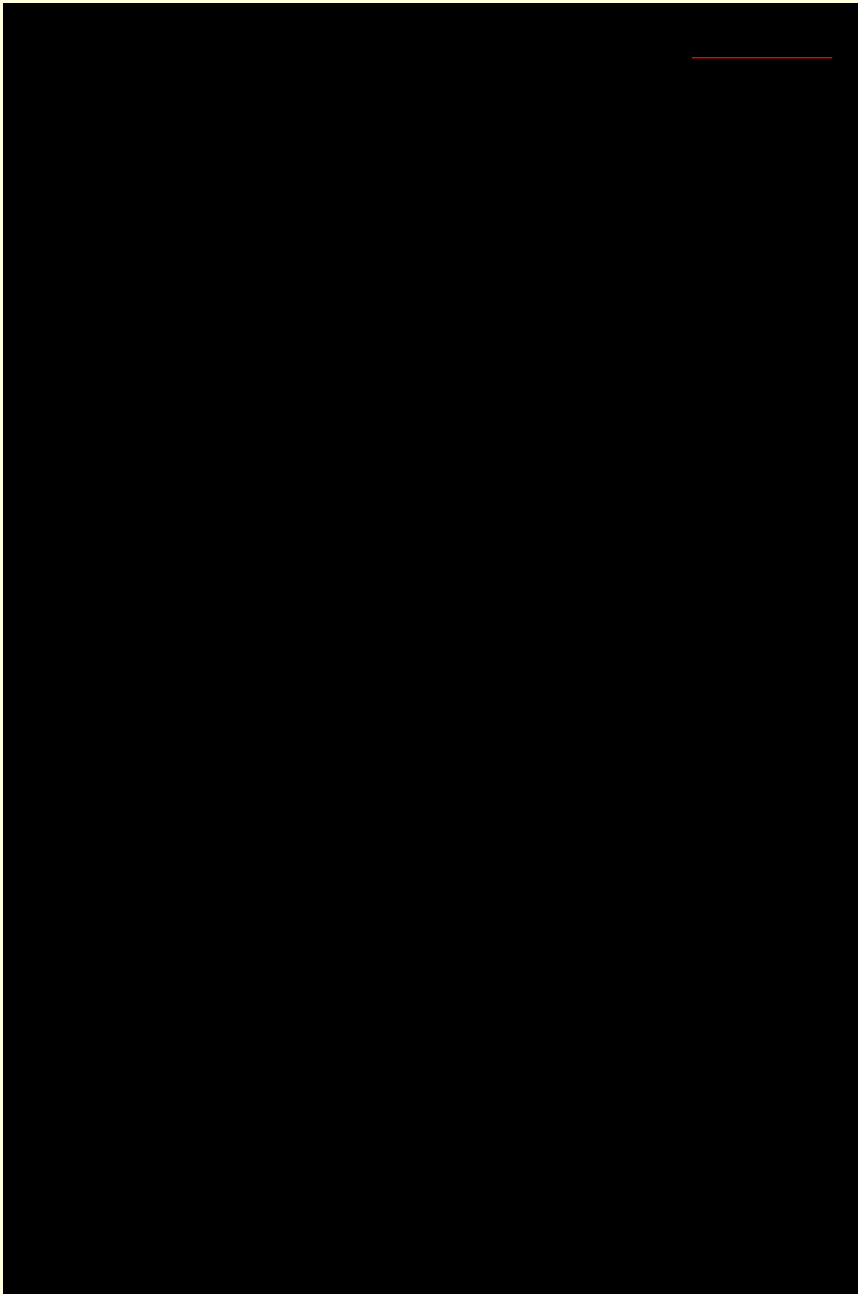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黄龙子道：“我且问你：这个月亮，十五就明了，三十就暗了。上弦下弦就明暗各半了。那初三四里的月亮只有一牙，请问他怎么便会慢慢地长满了呢？十五以后怎么慢慢地又会烂吊了呢？”子平道：“这个理容易明白：因为月球本来无光，受太阳的光，所以朝太阳的半个是明的，背太阳的半个是暗的。初三四，月身斜对太阳，所以人眼看见的正是三分明，七分暗，就像一牙似的。其实，月球并无分别，只是半个明，半个暗。盈亏圆缺，都是人眼睛现出来的景相，与月球毫不相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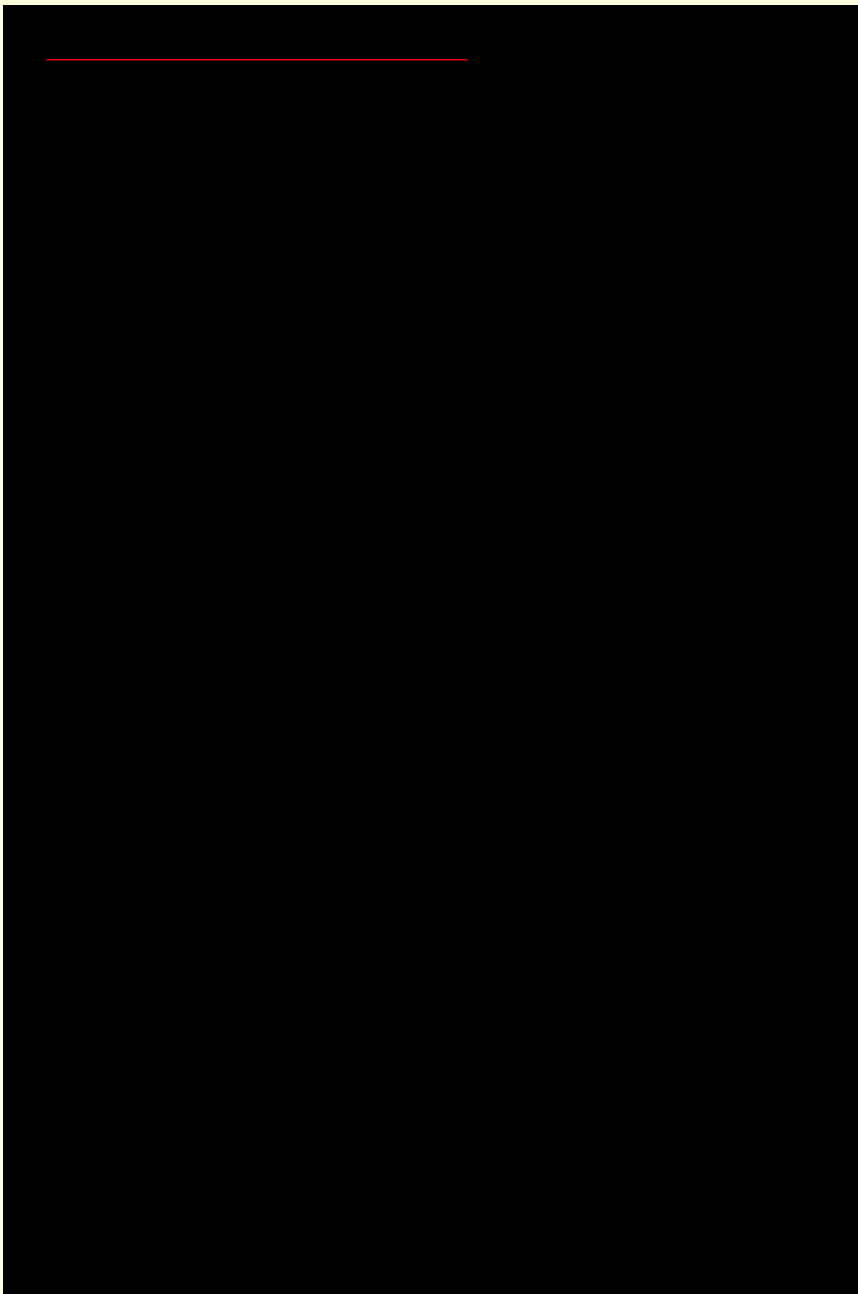
黄龙子道：“你既明白这个道理，应须知道好即是坏，坏即是好，同那月球的明暗，是一个道理。”子平道：“这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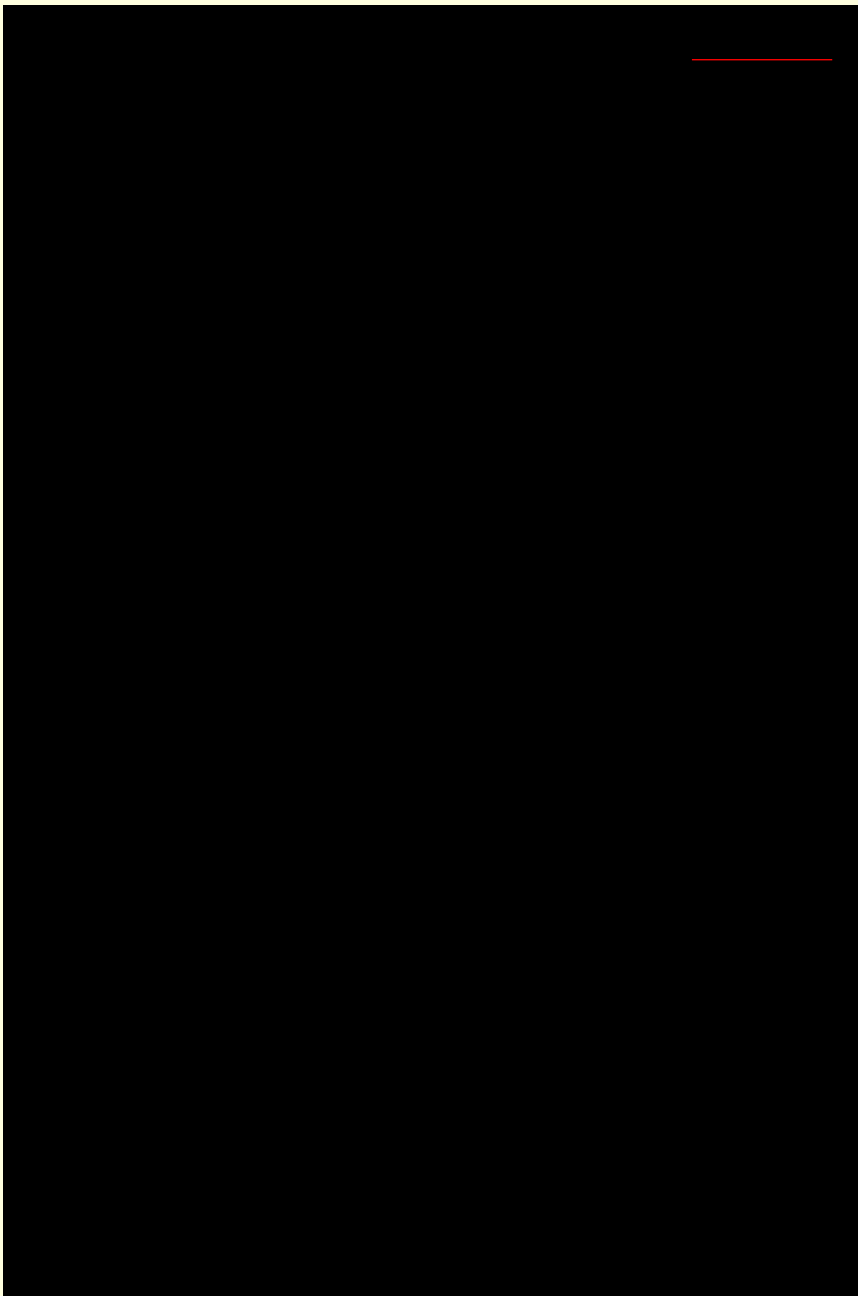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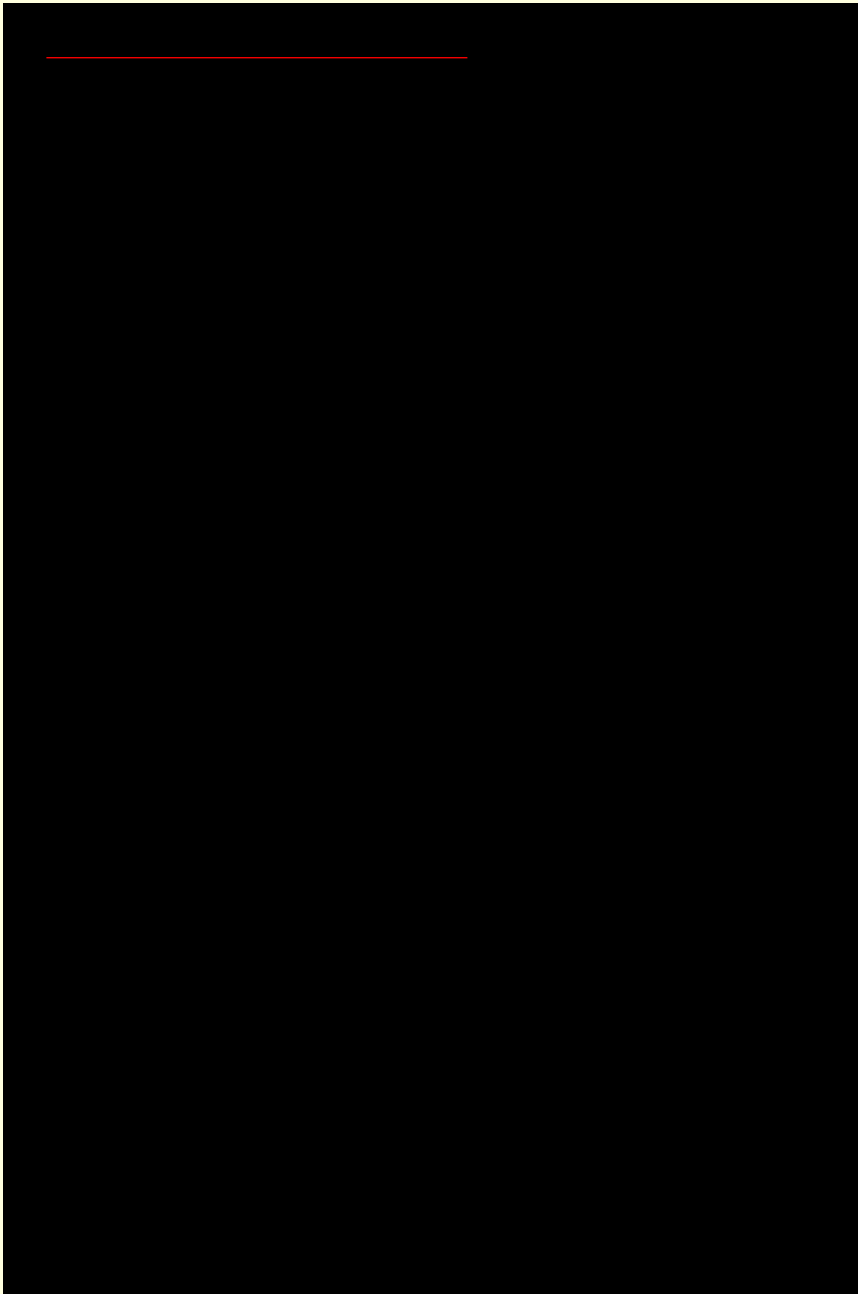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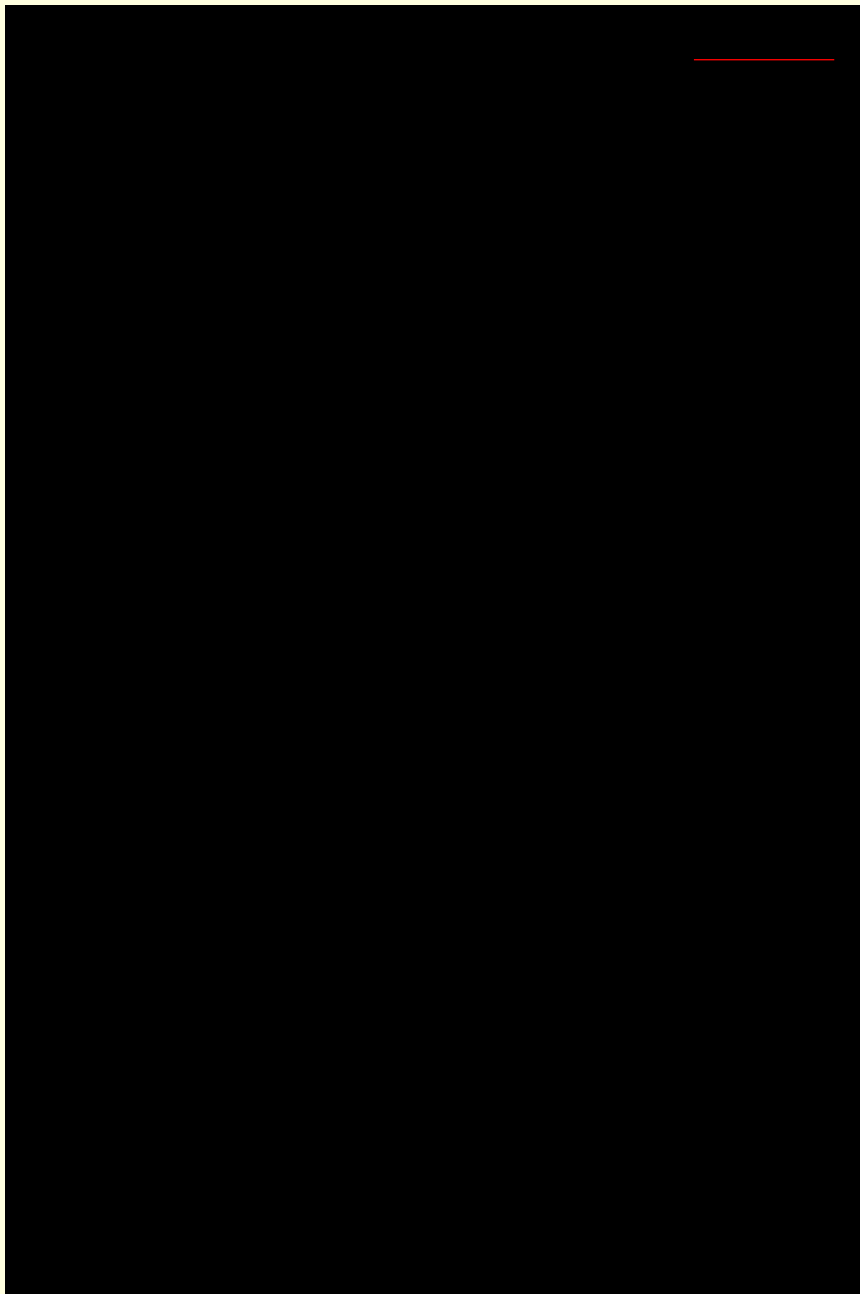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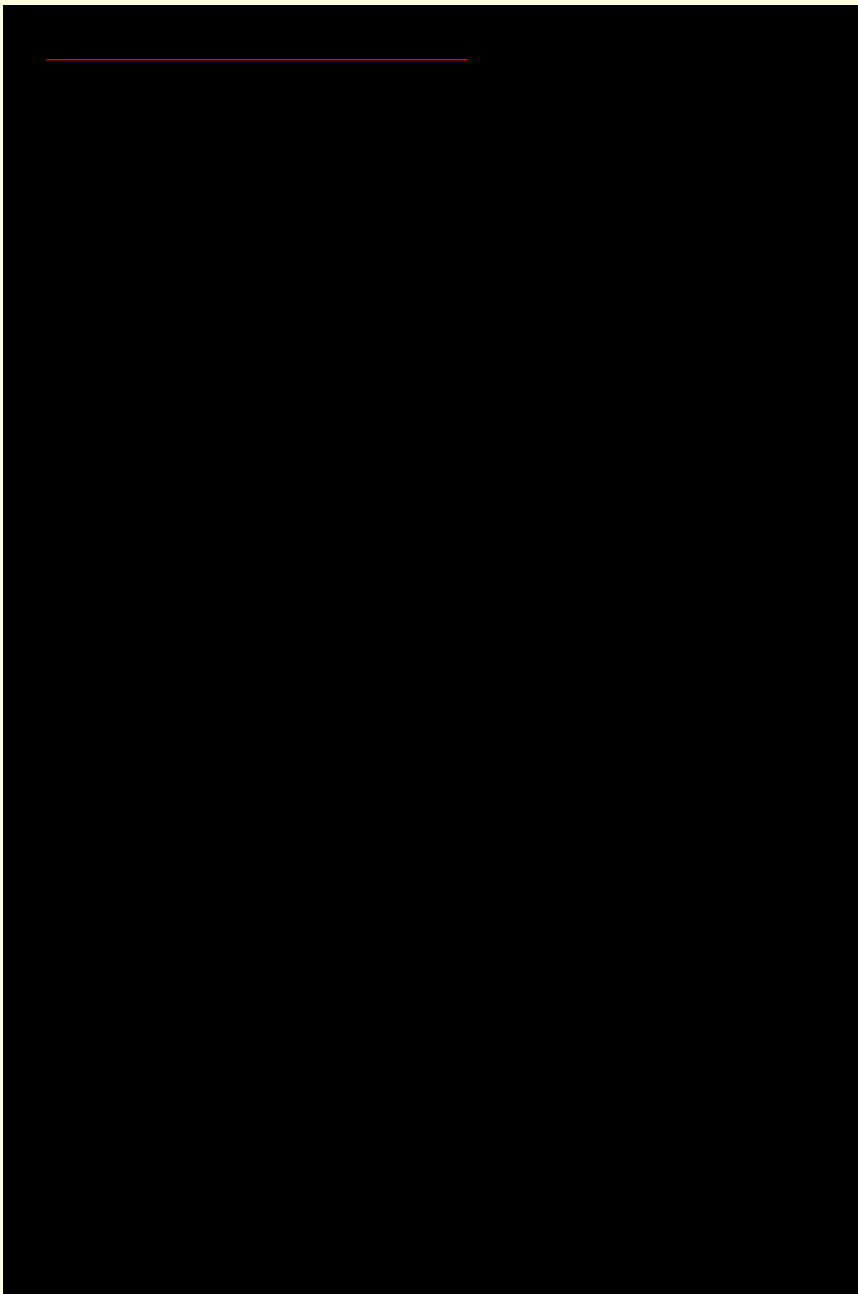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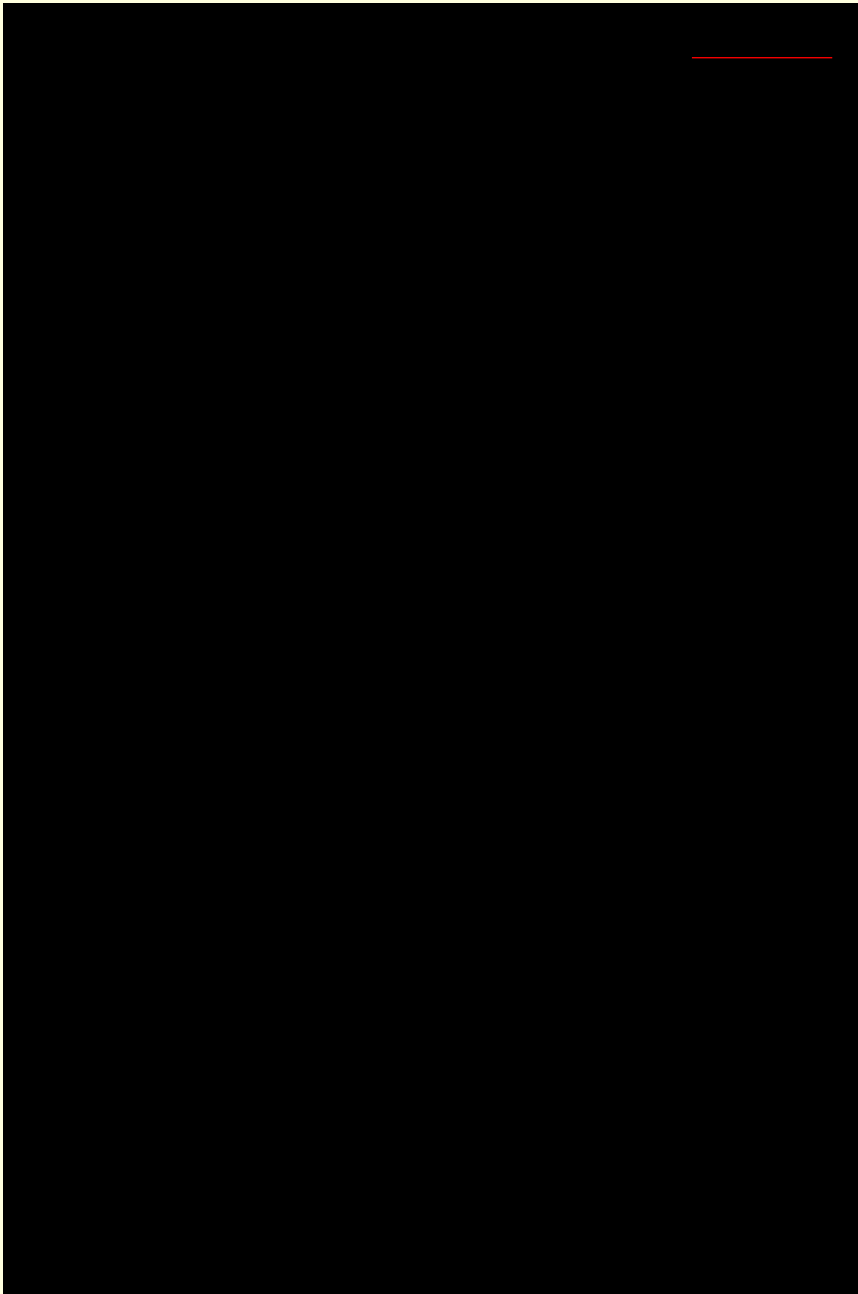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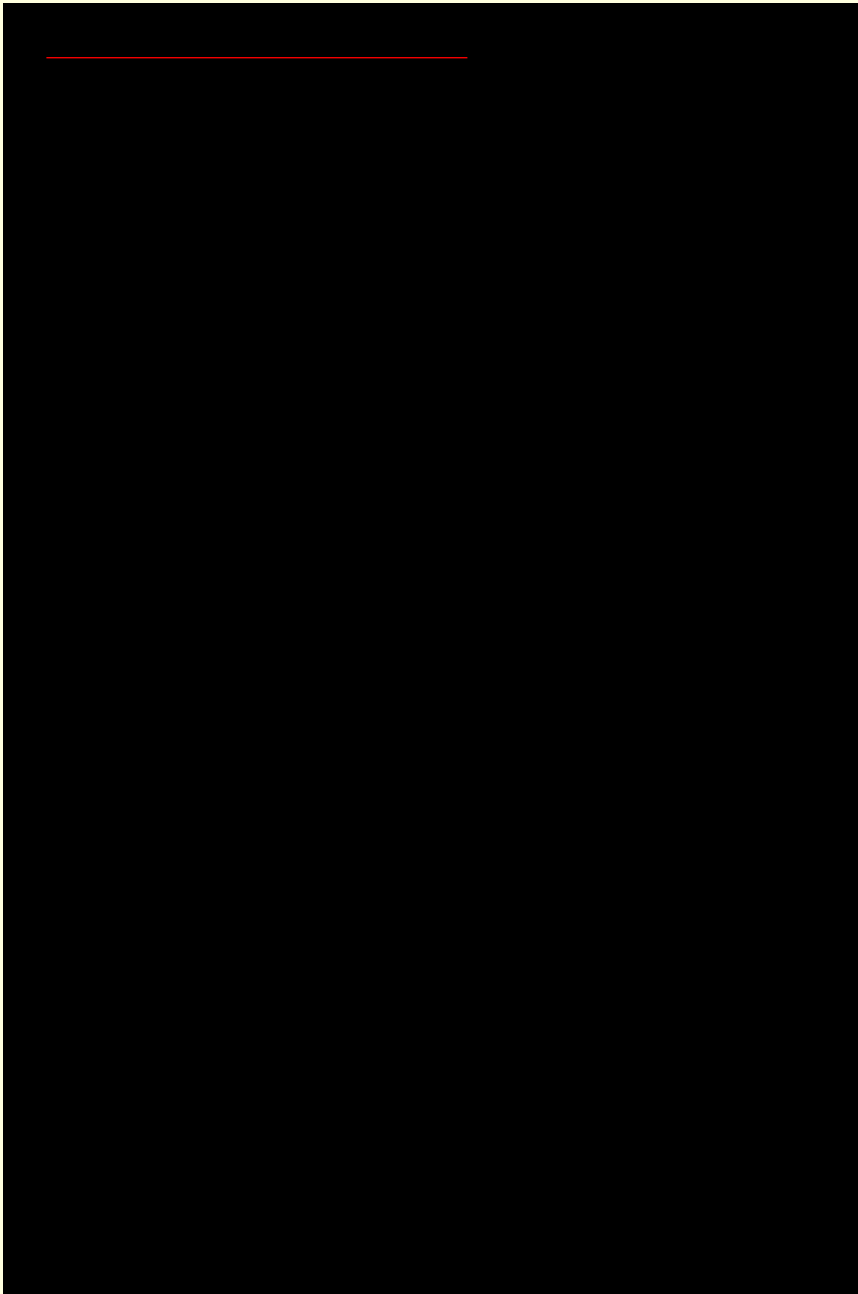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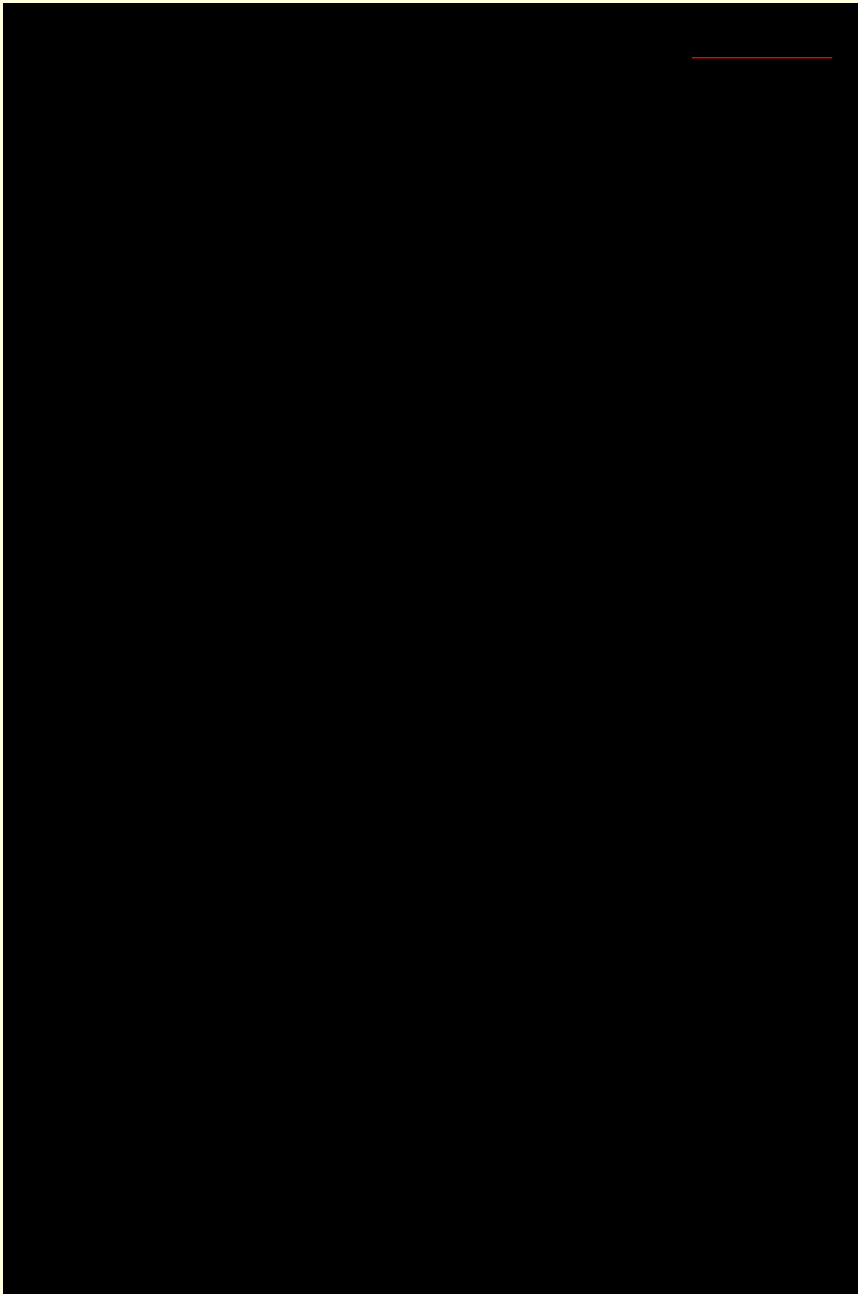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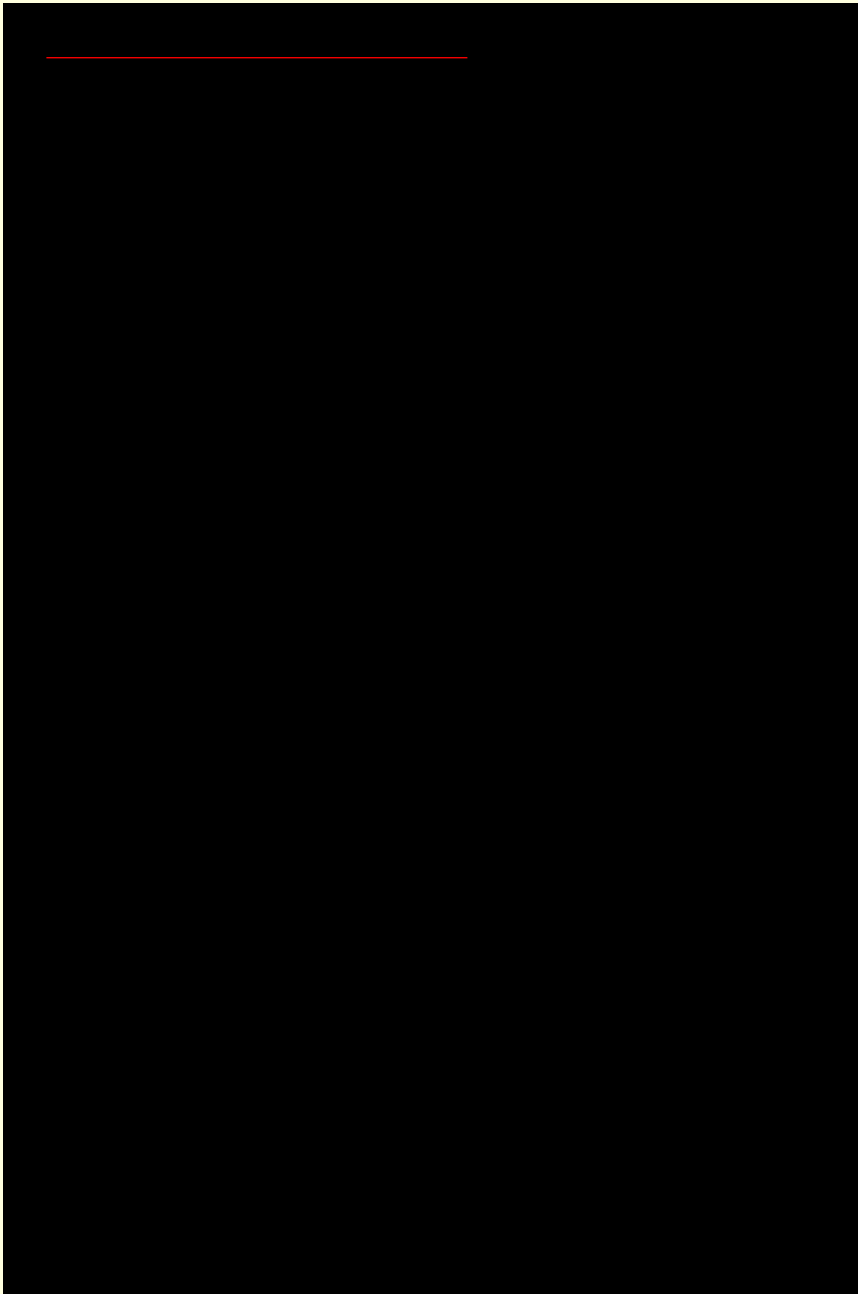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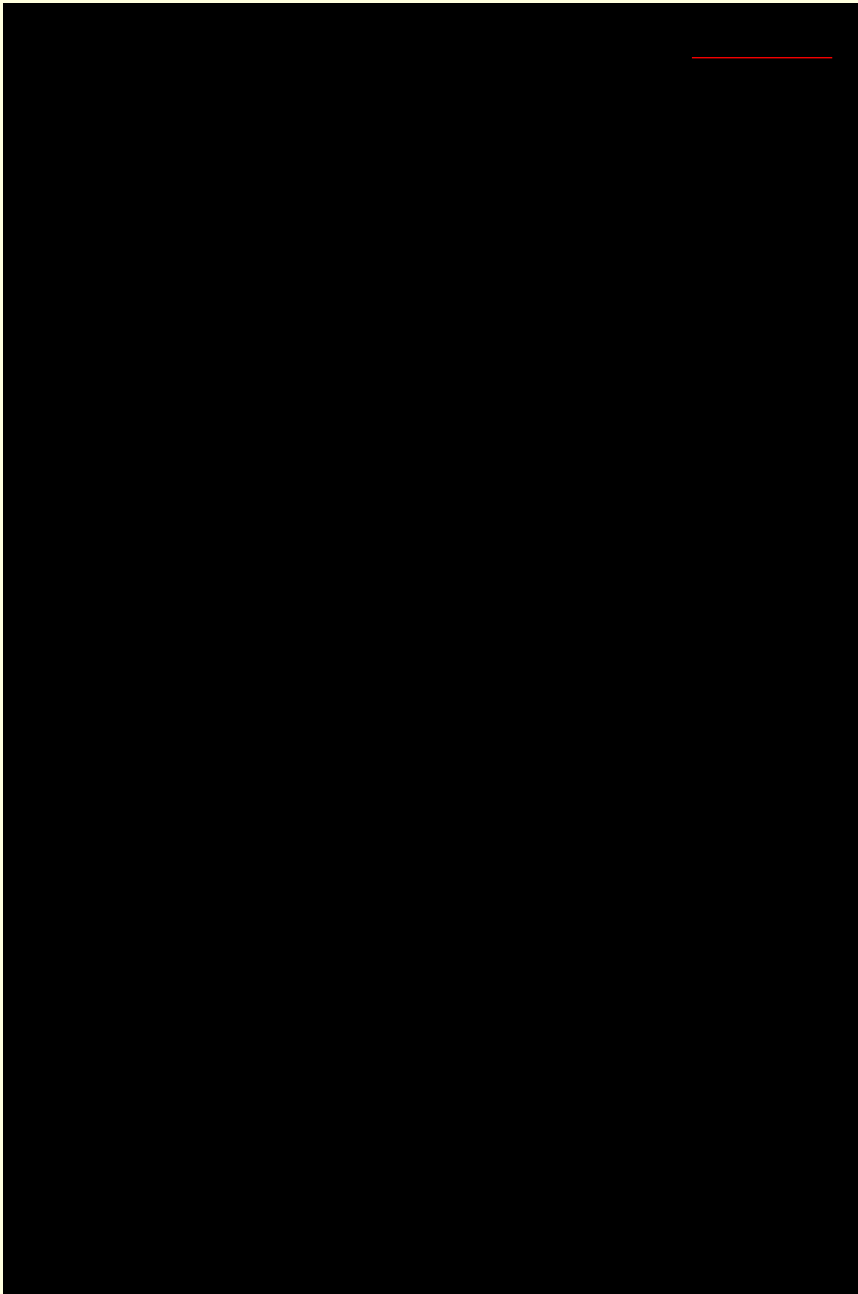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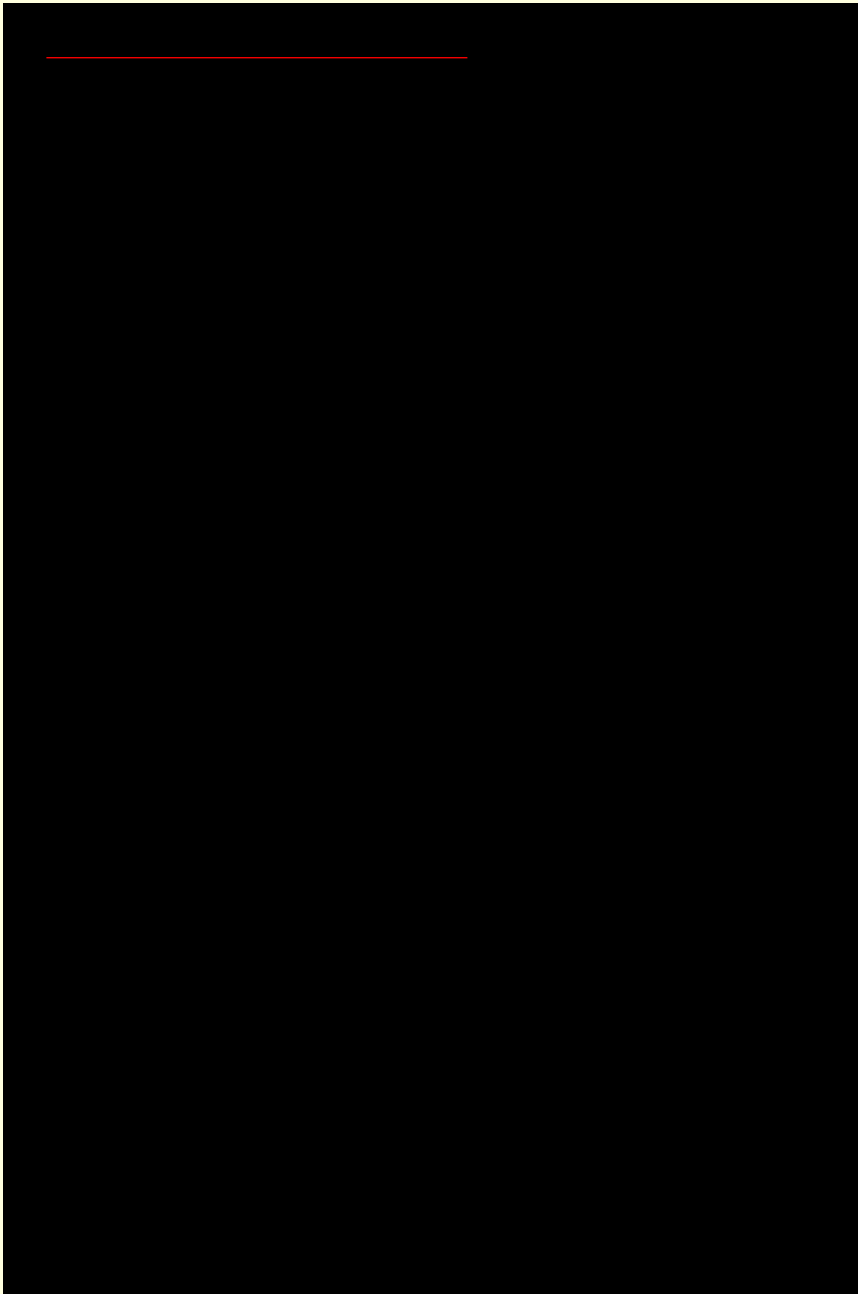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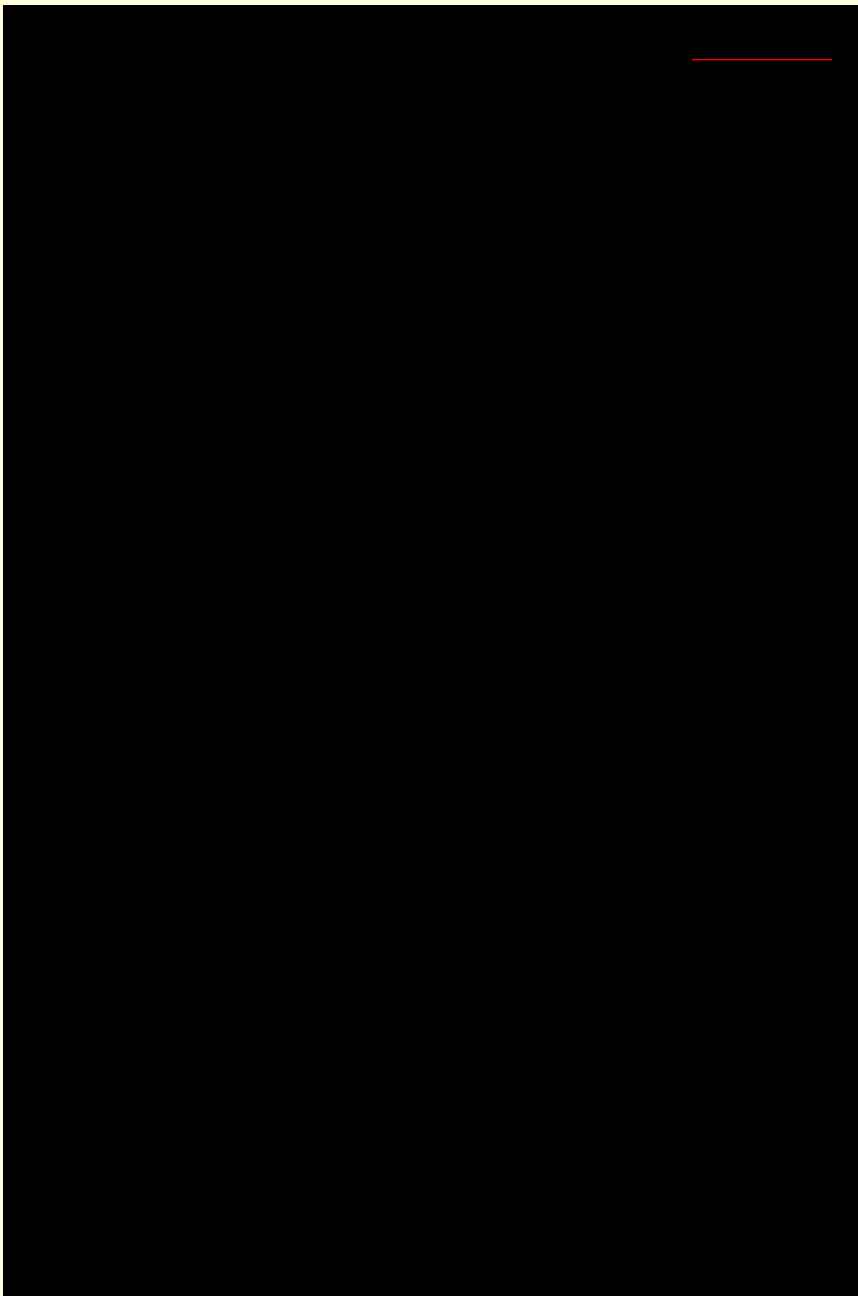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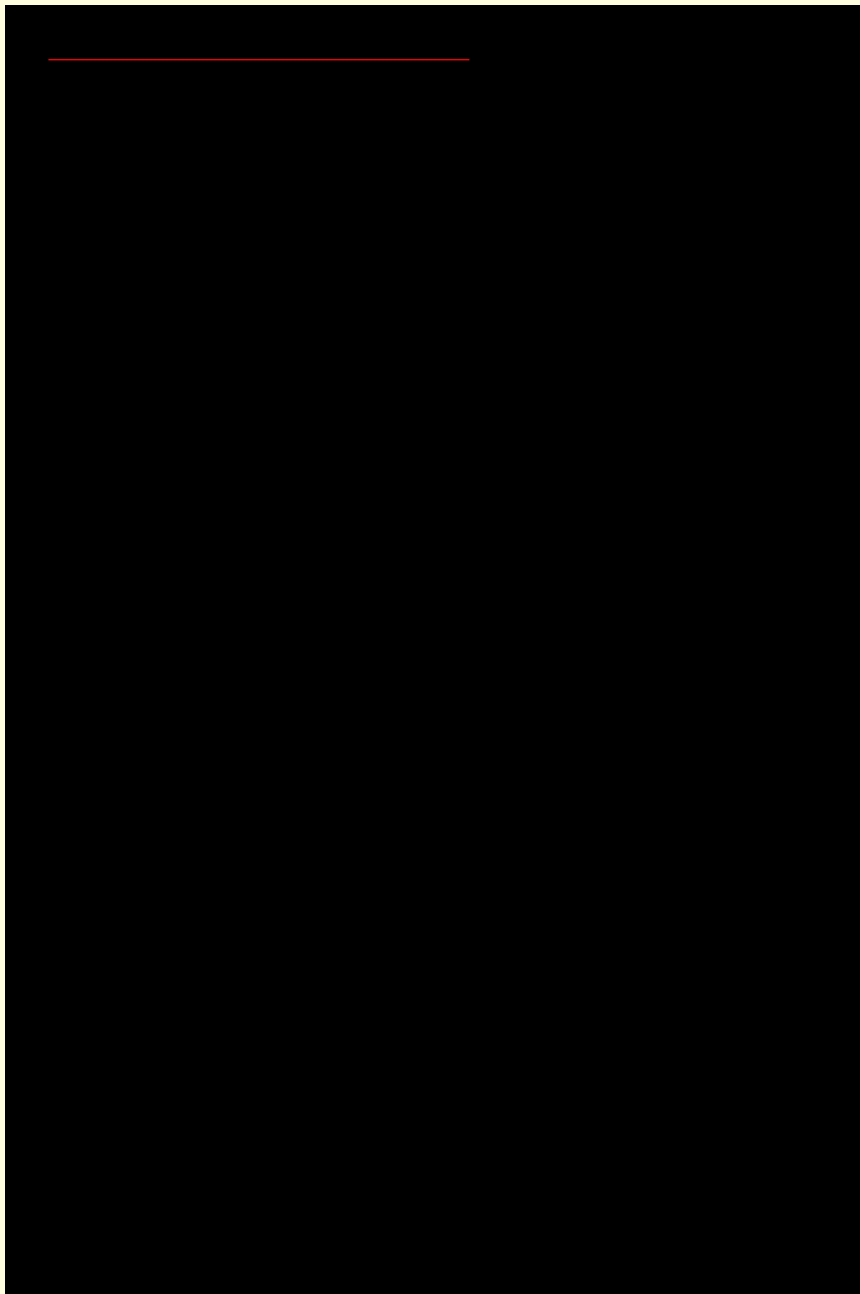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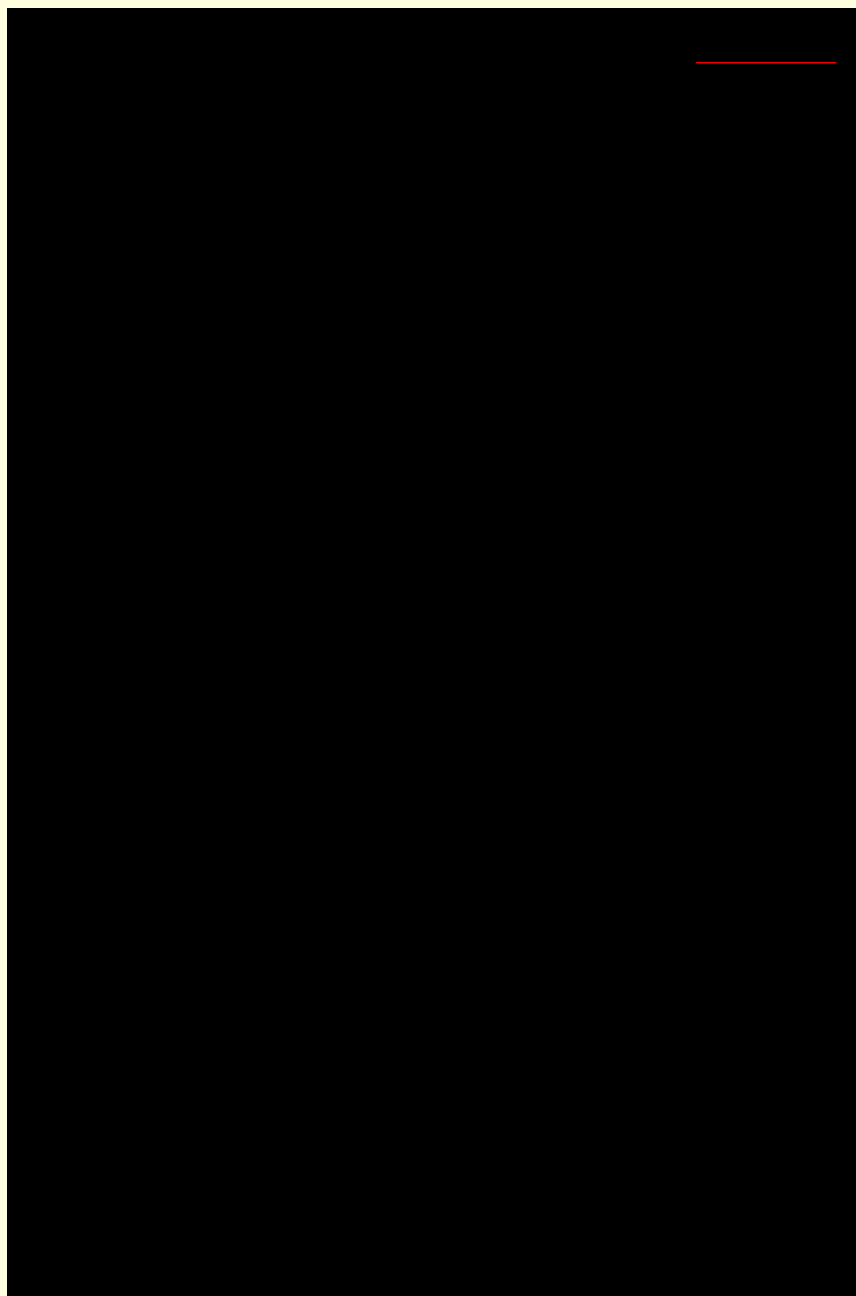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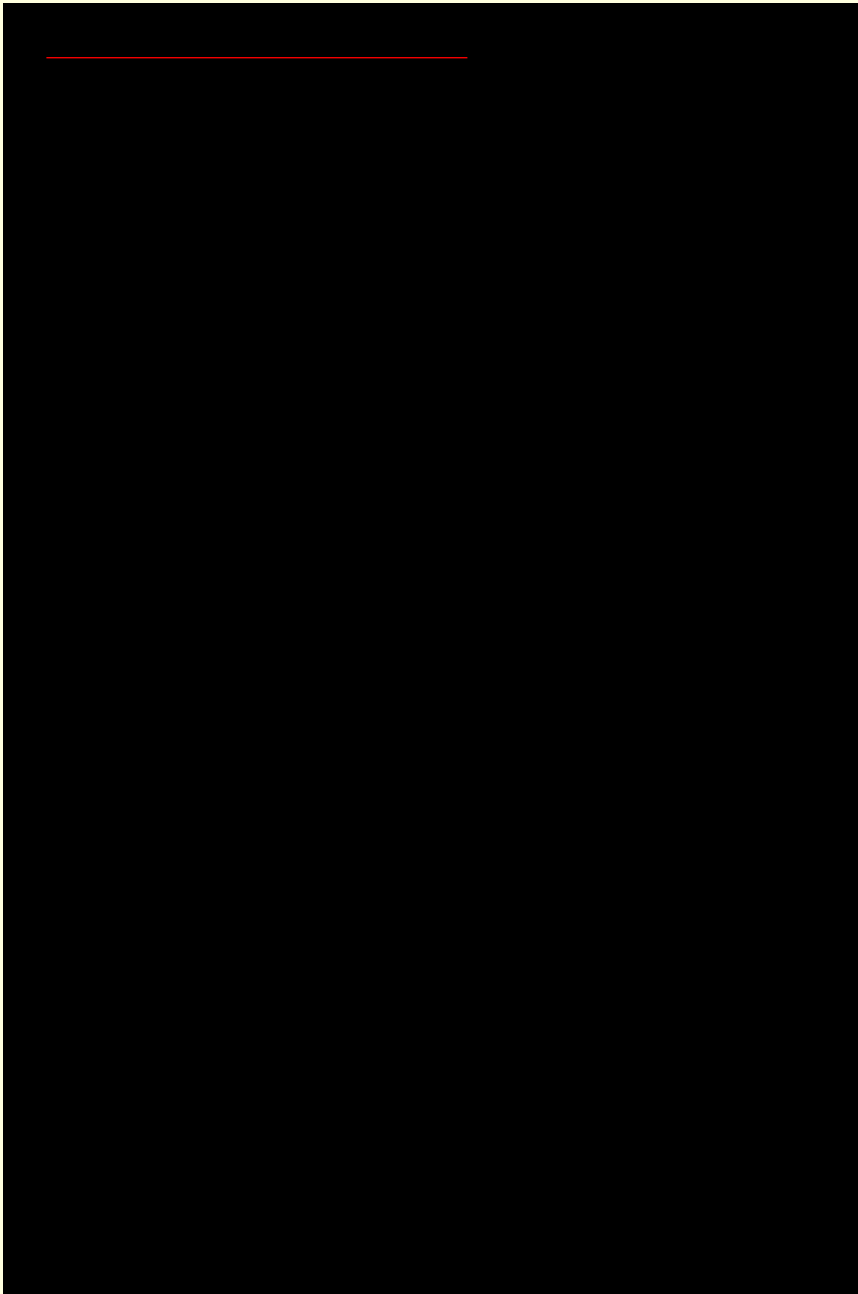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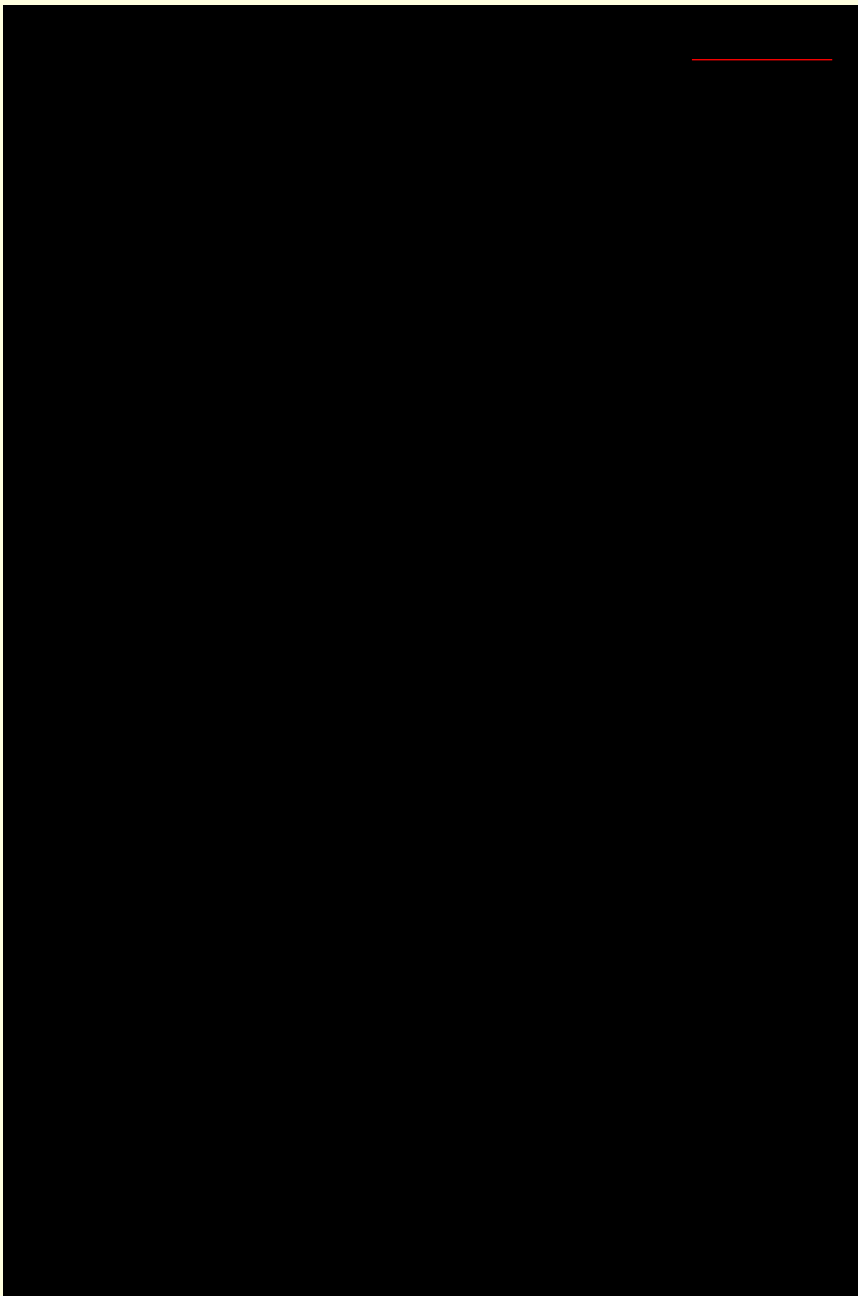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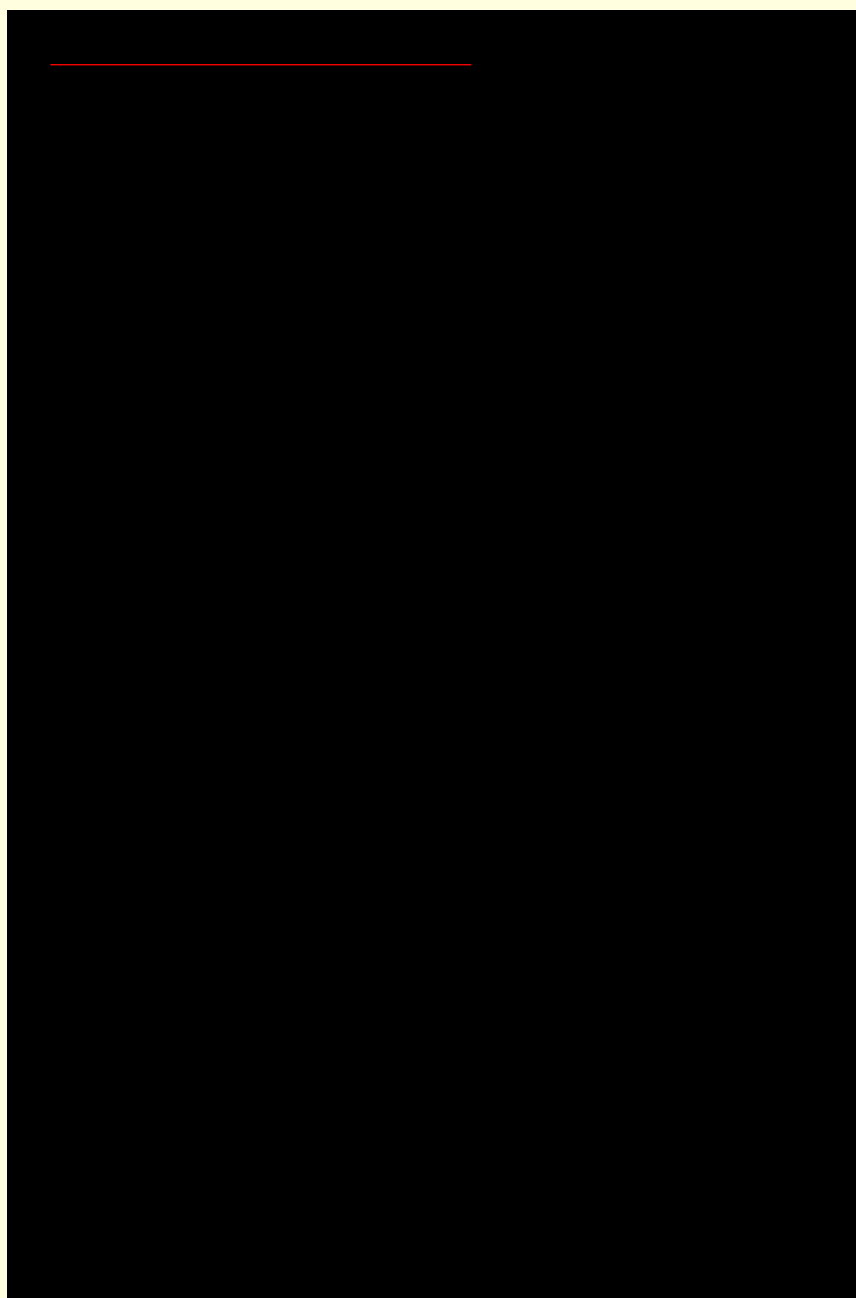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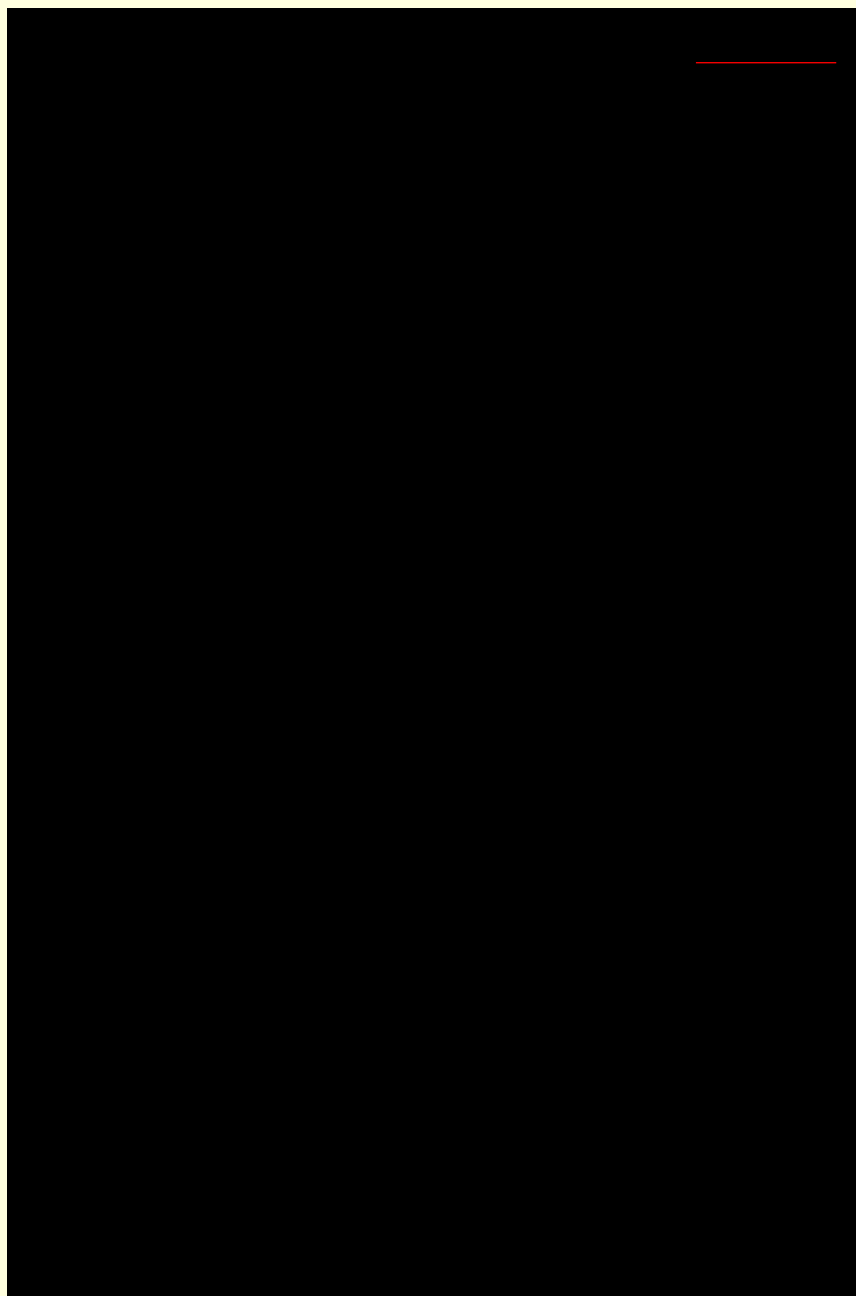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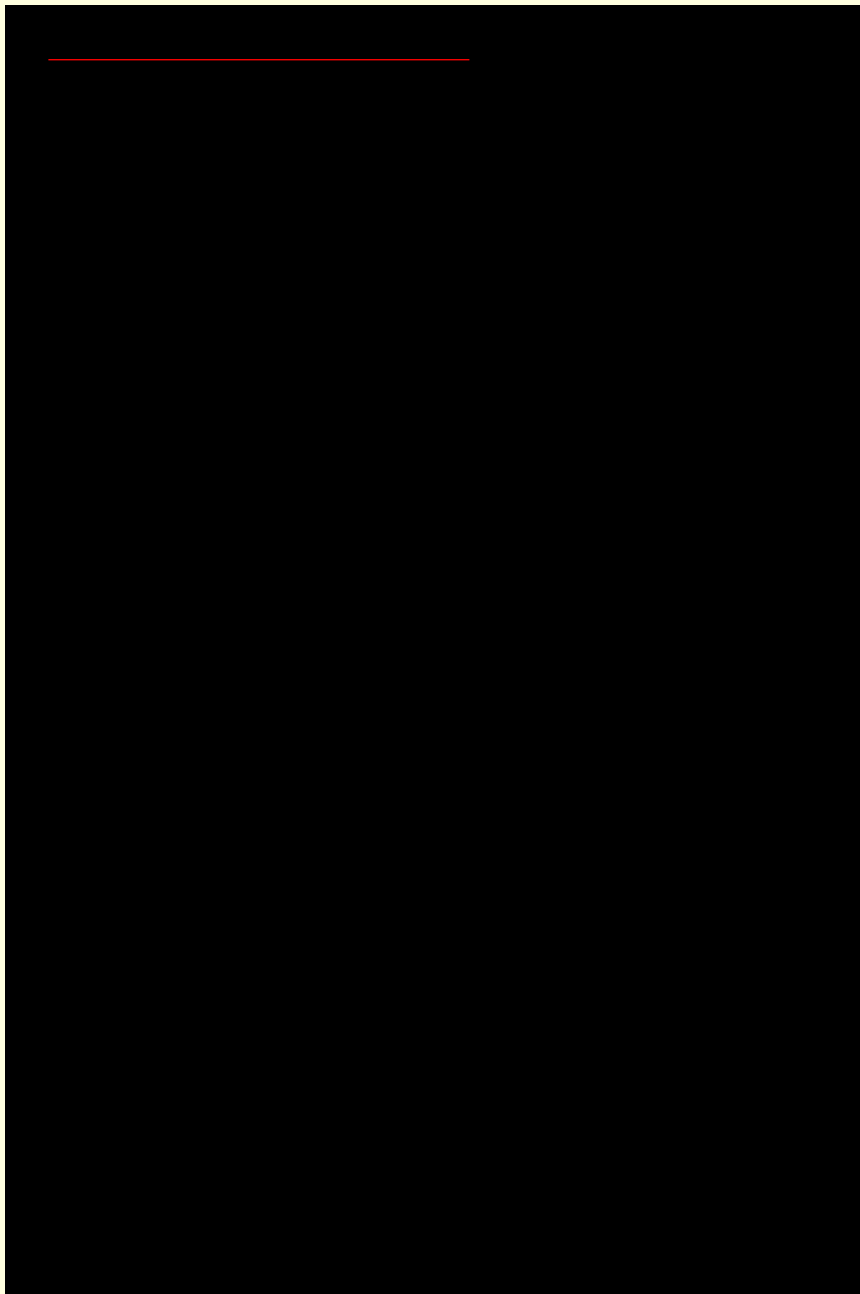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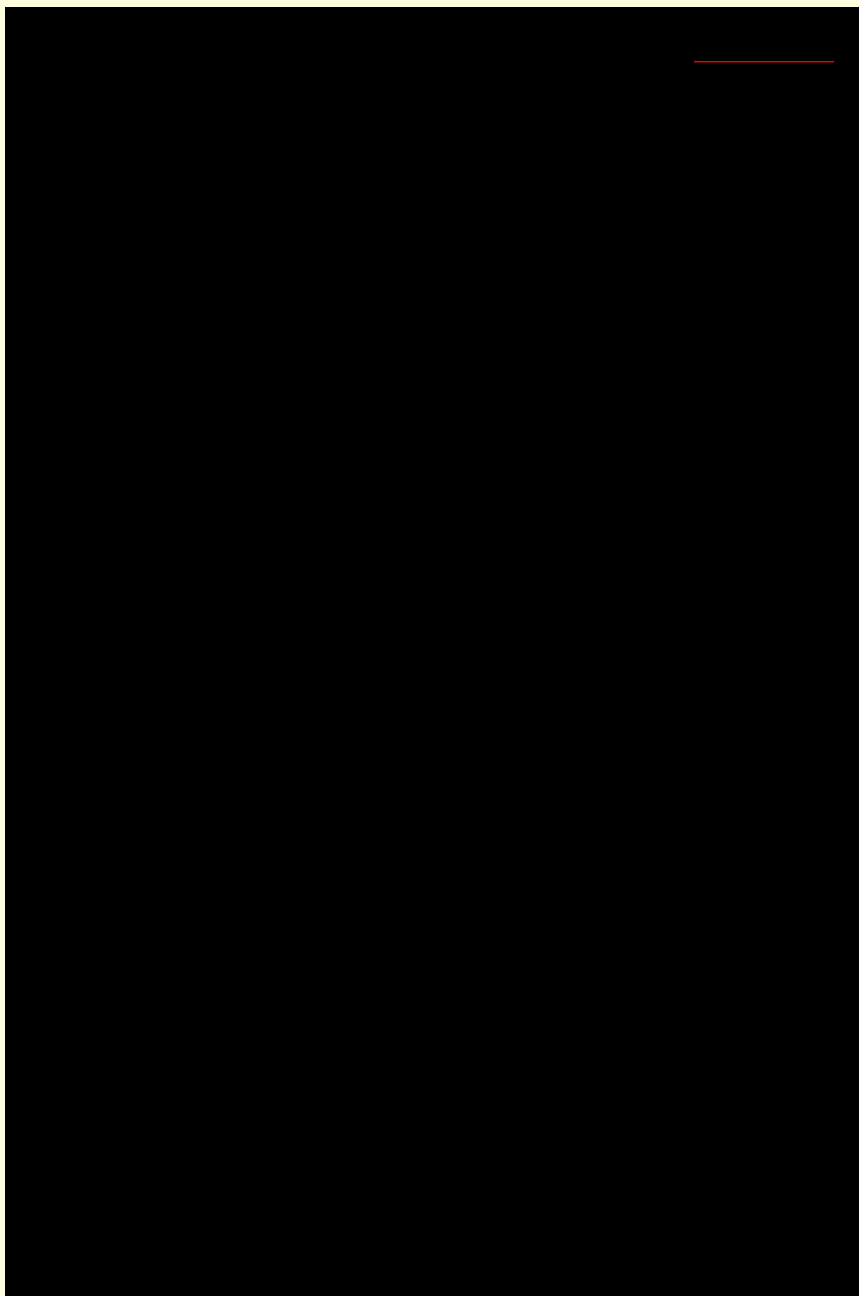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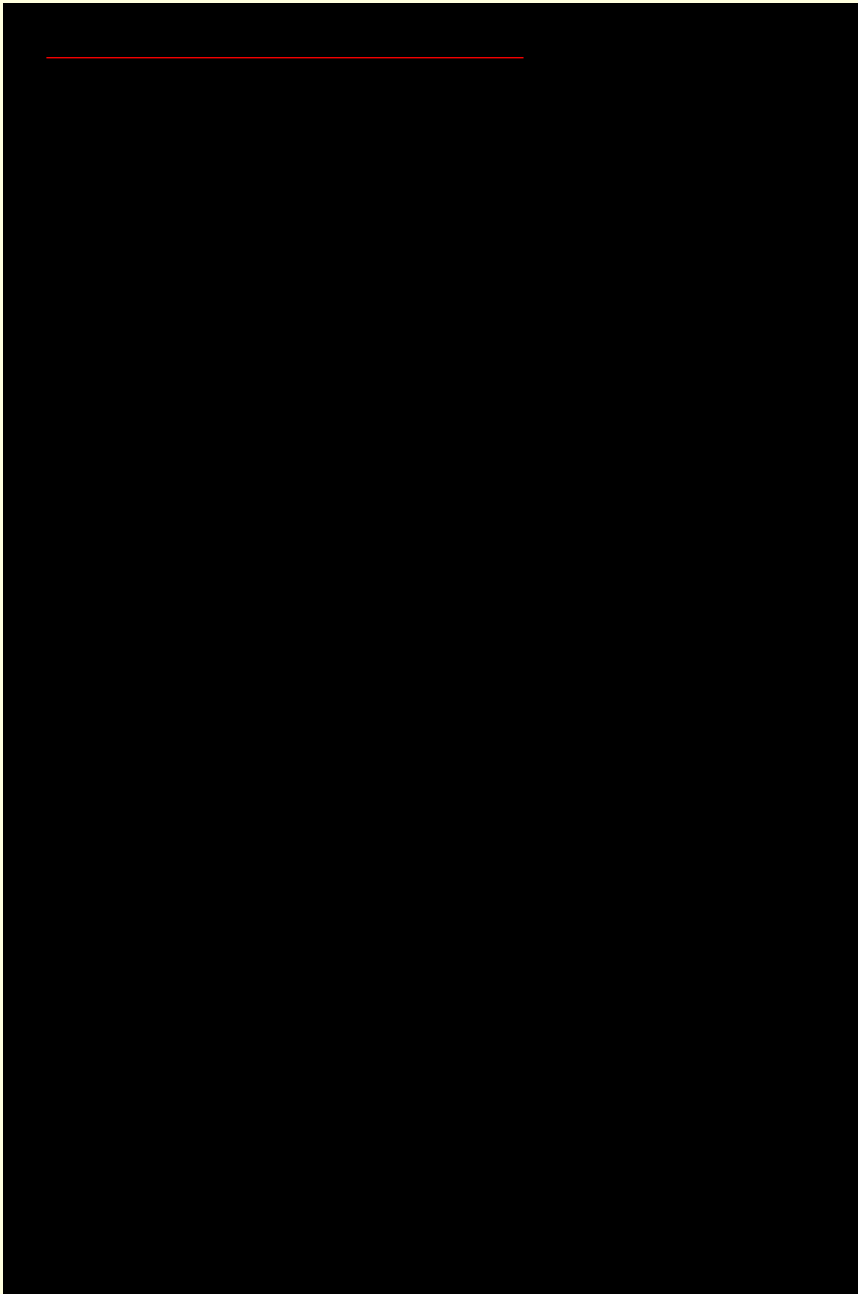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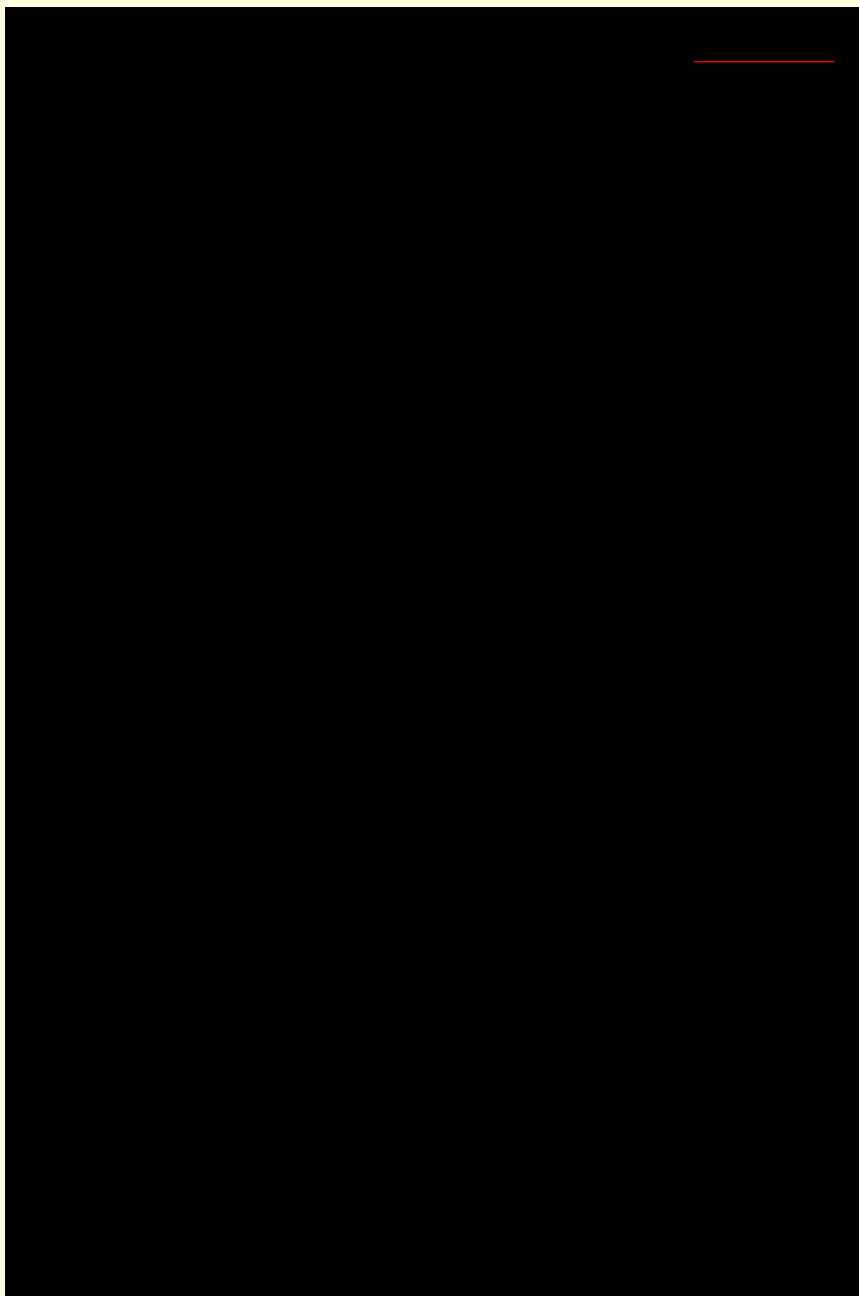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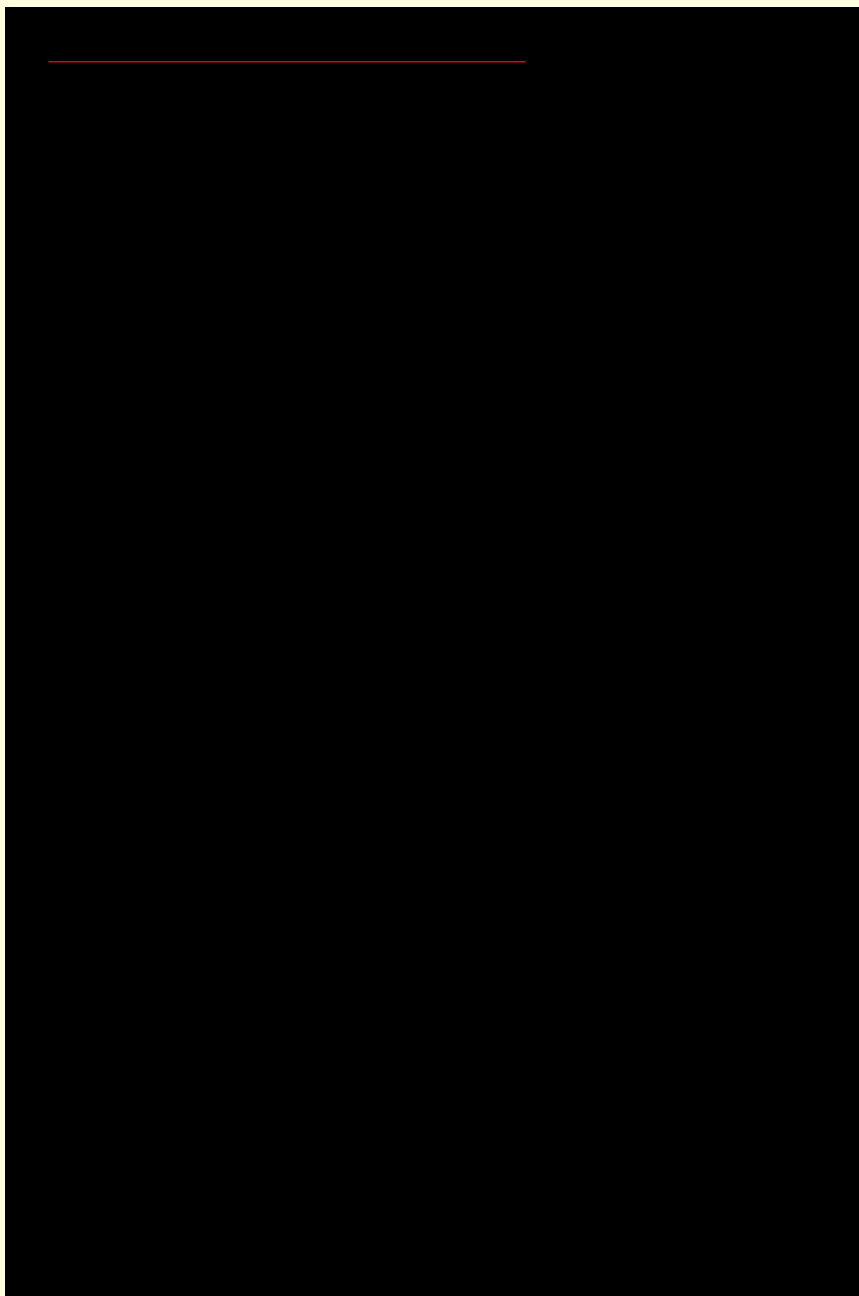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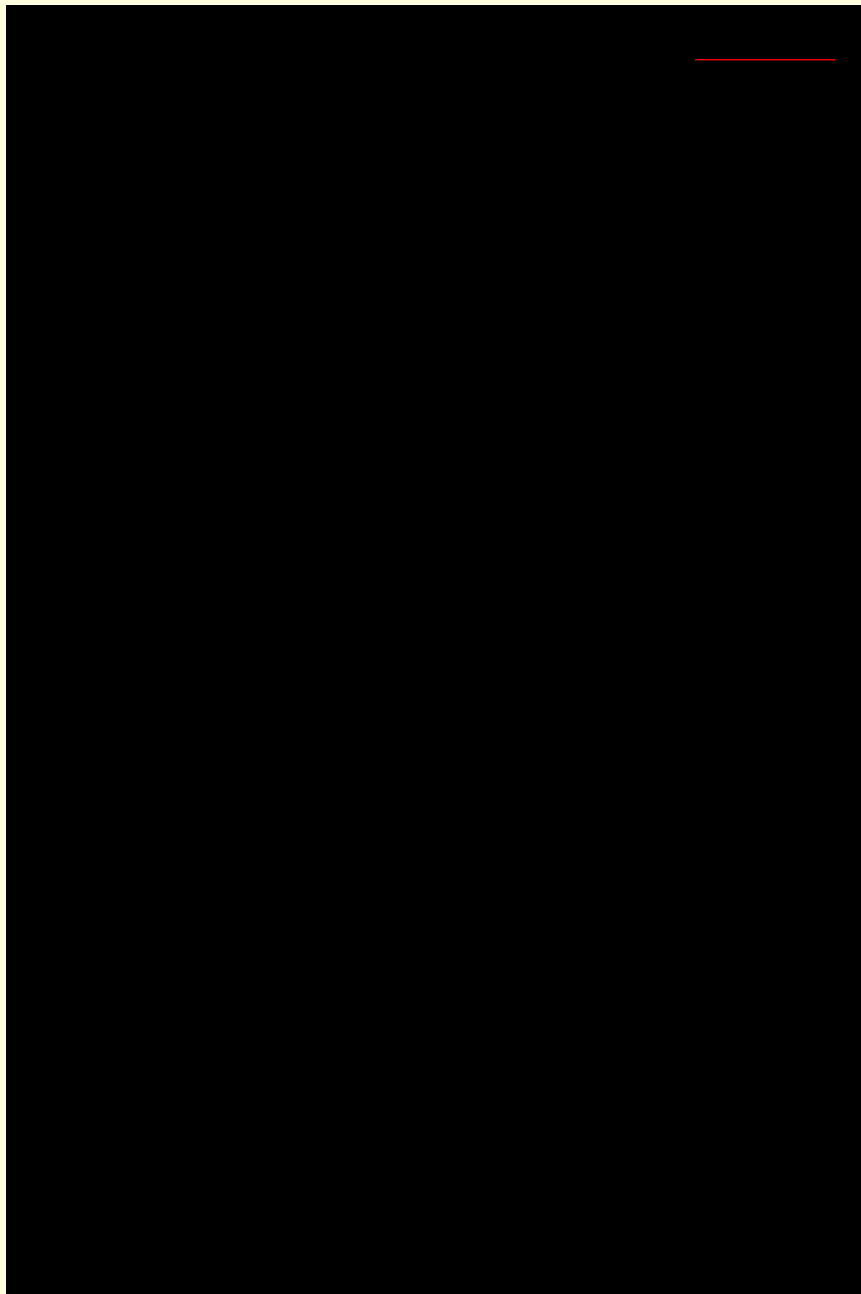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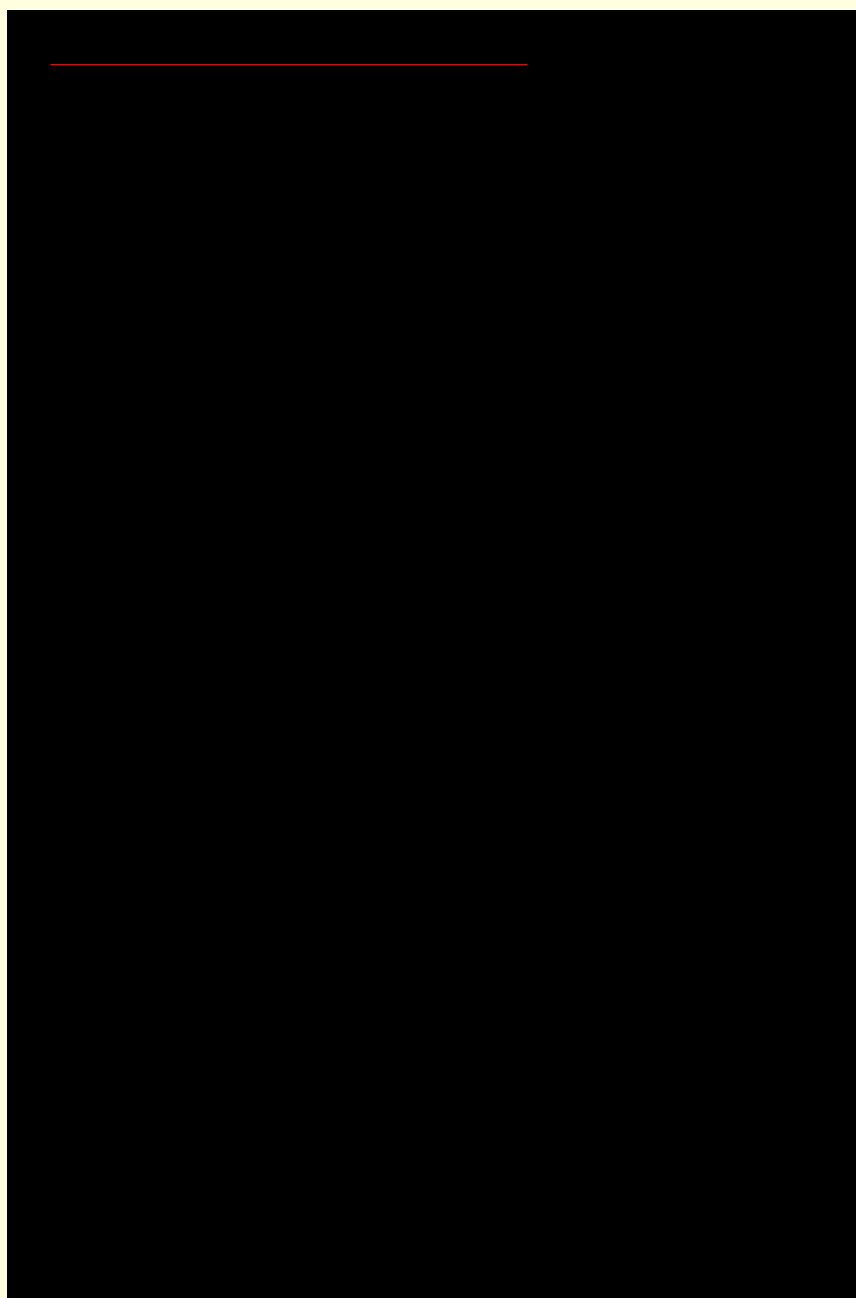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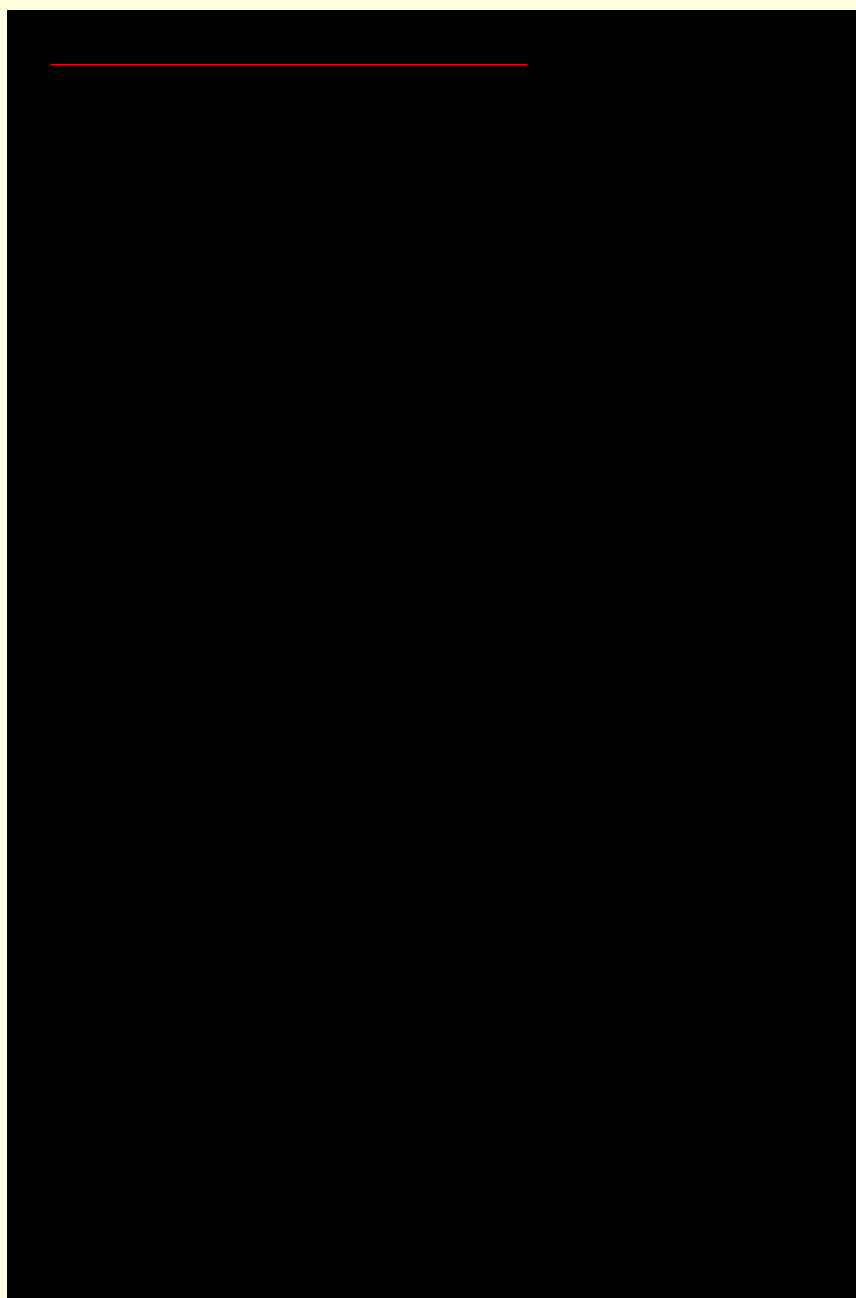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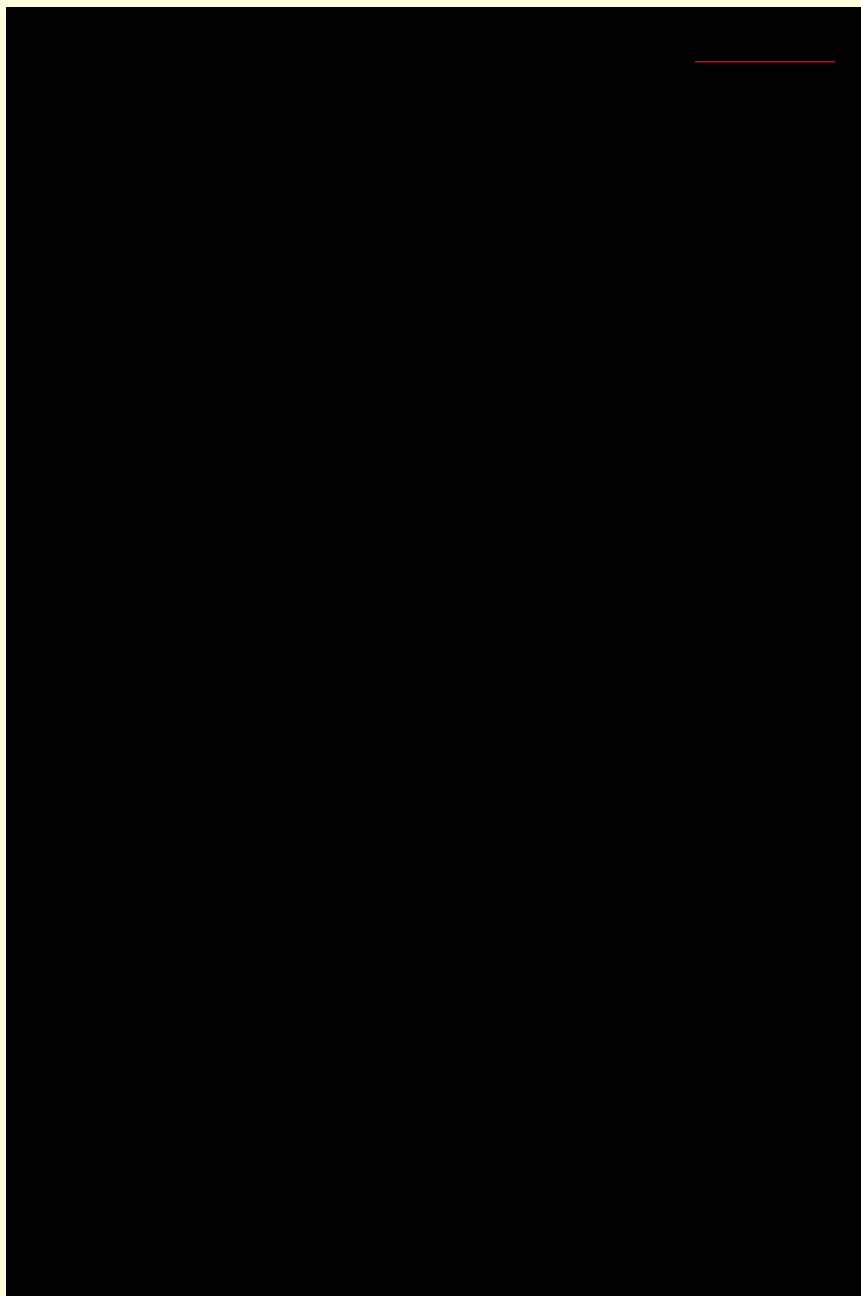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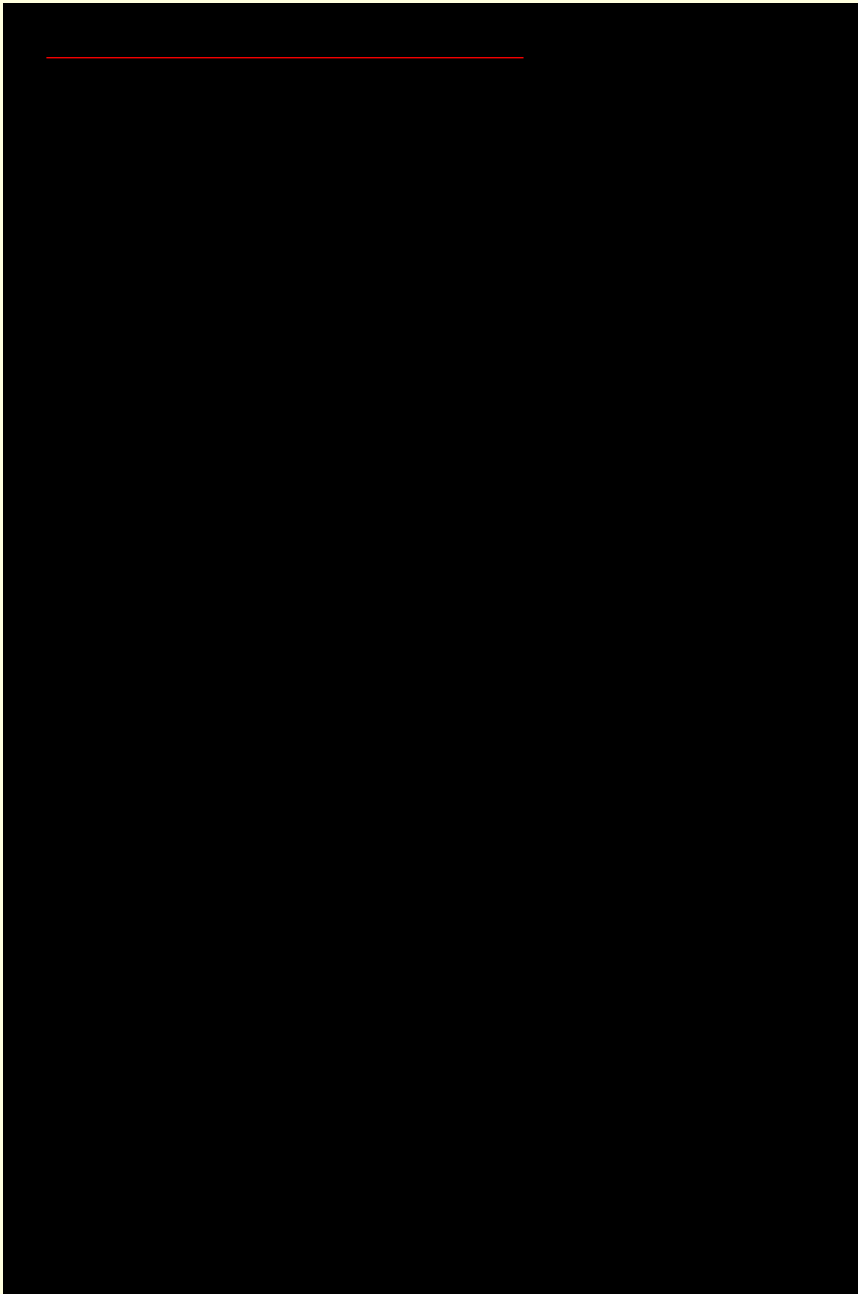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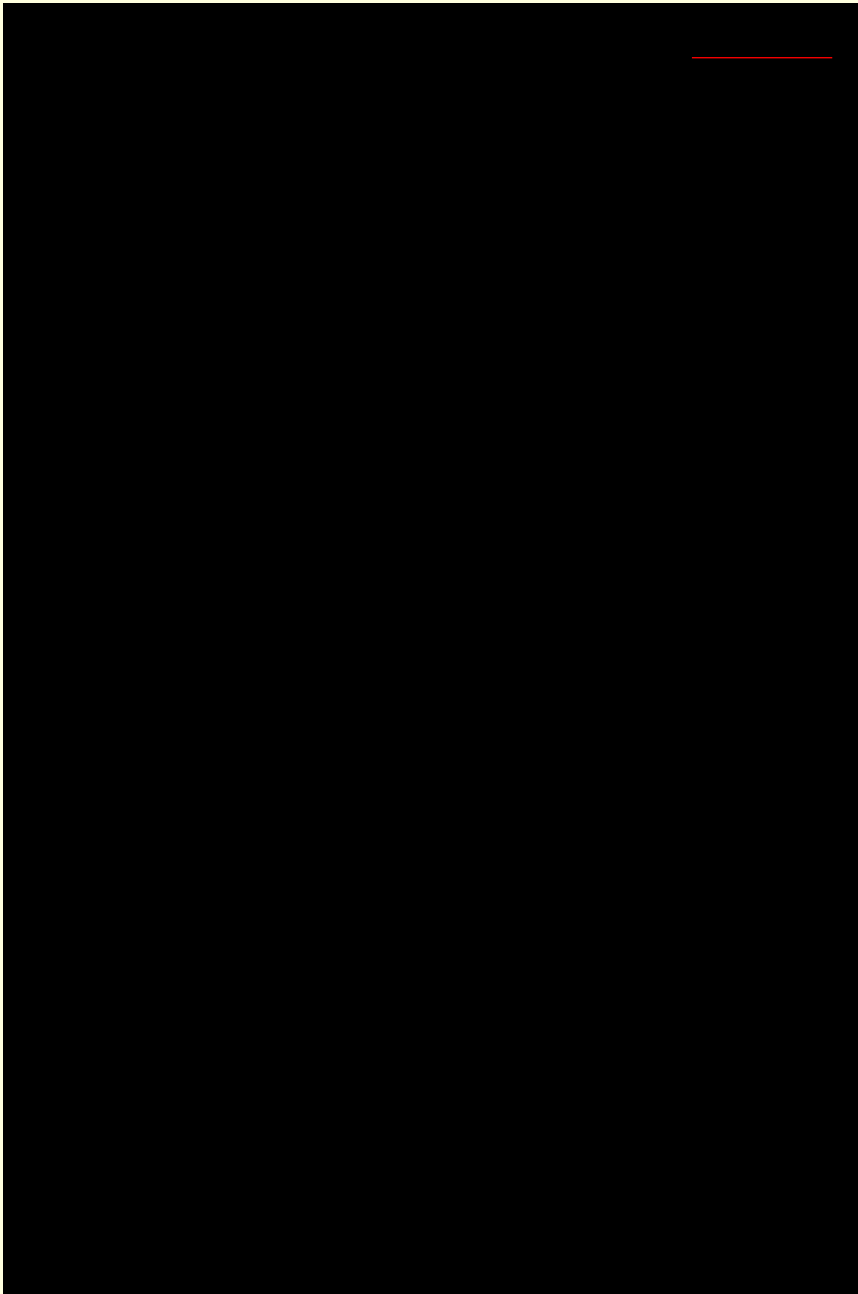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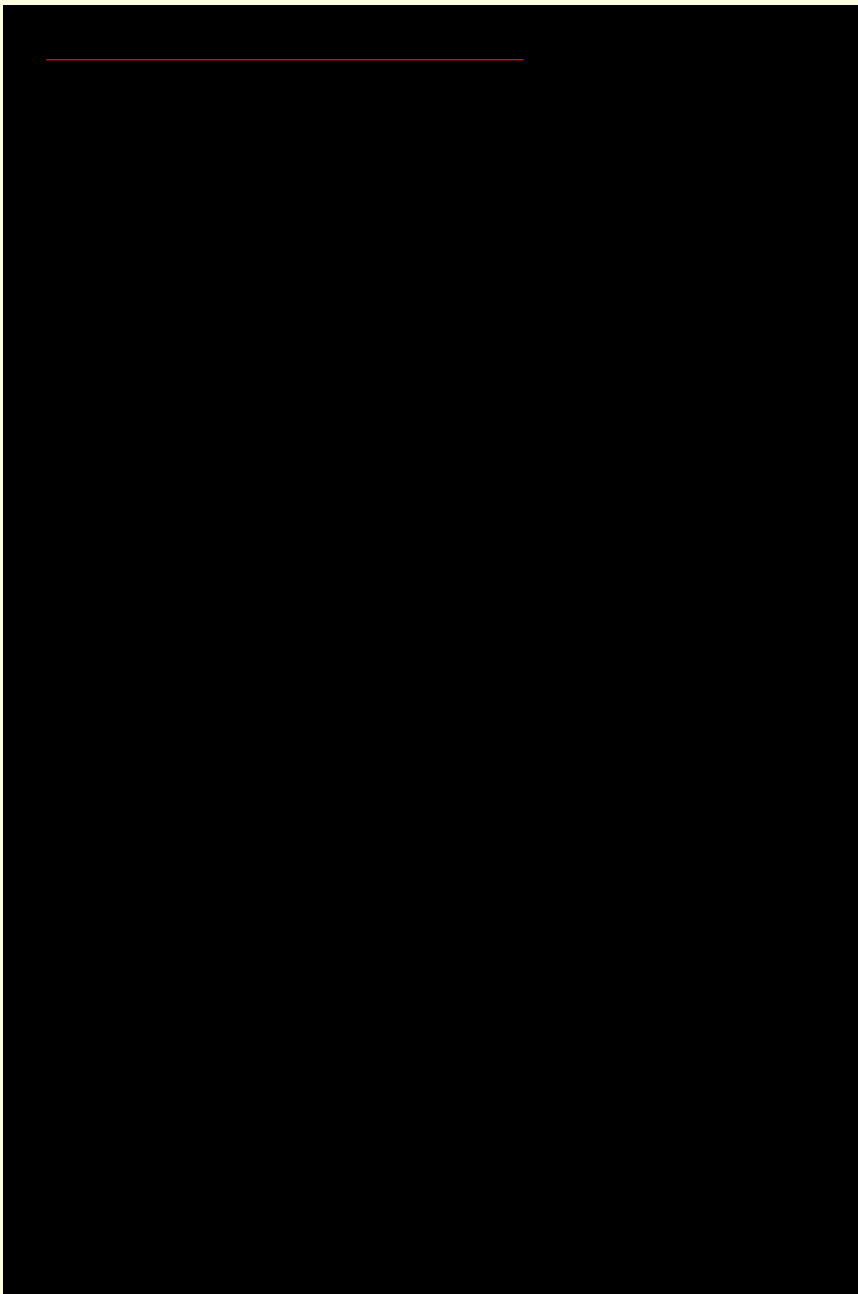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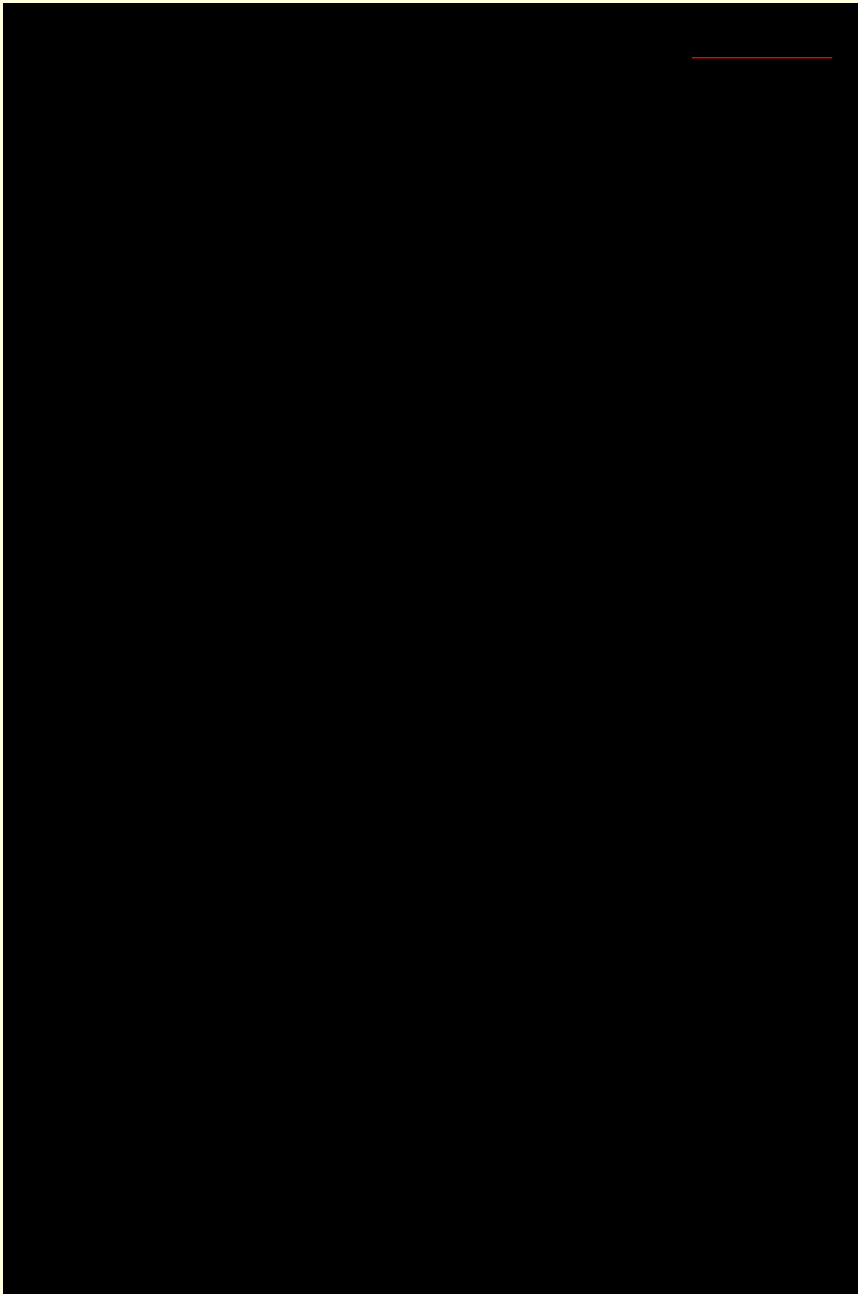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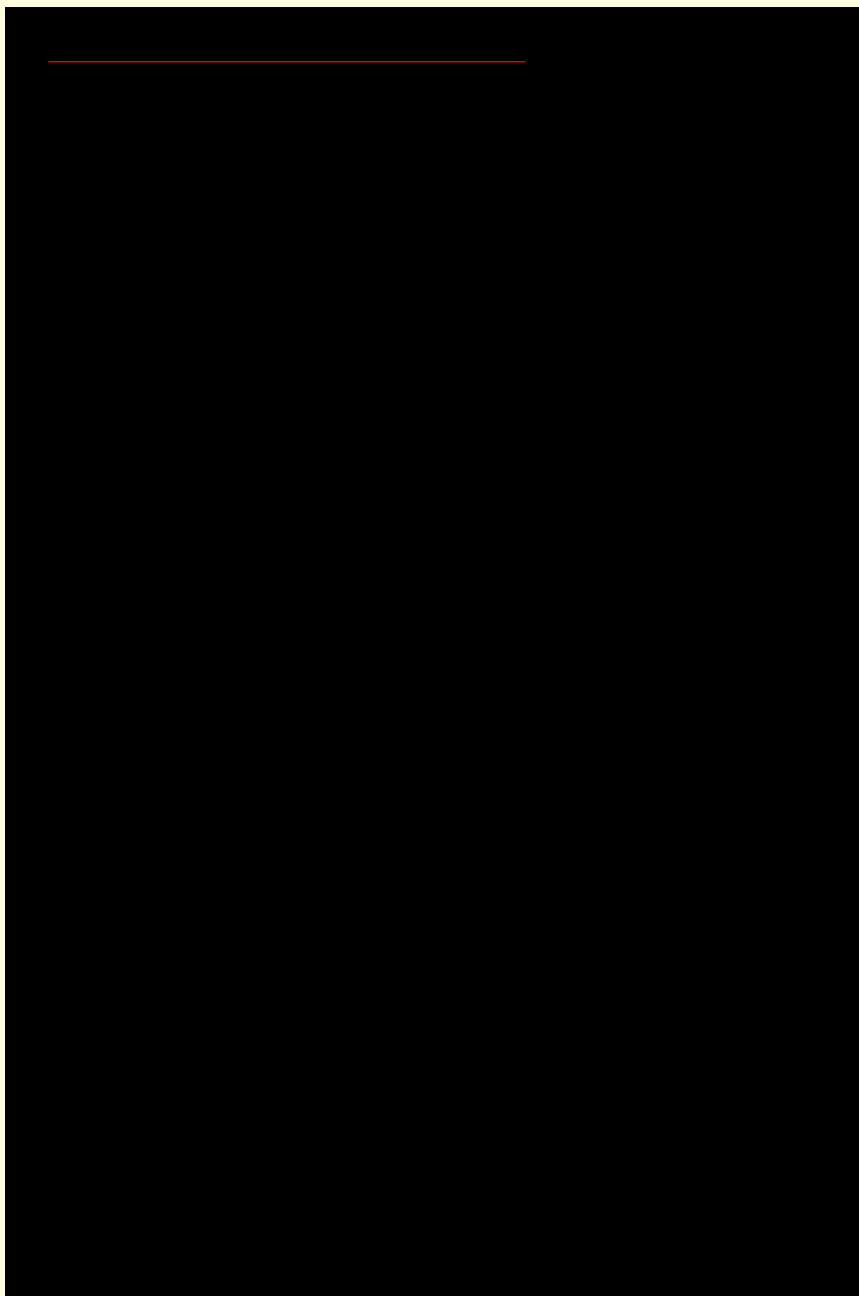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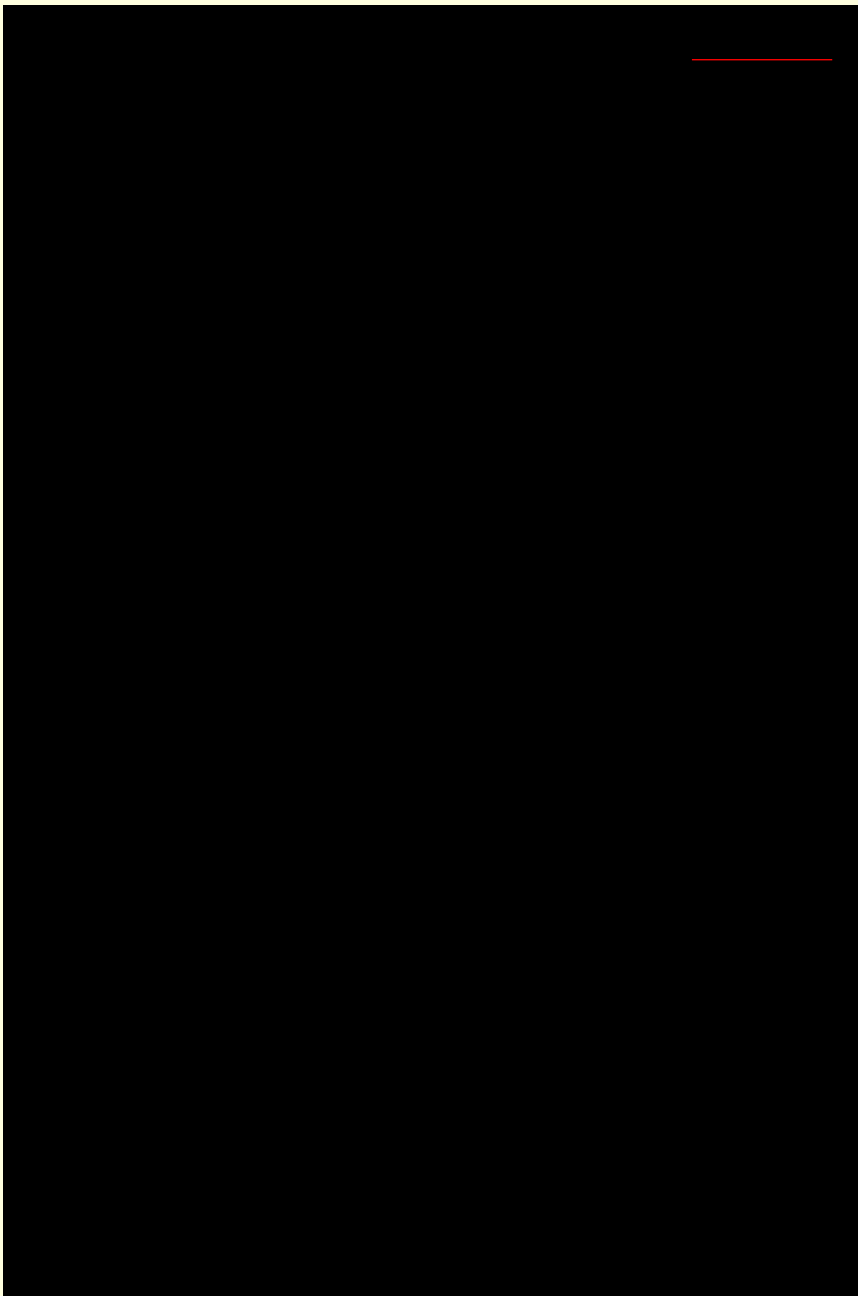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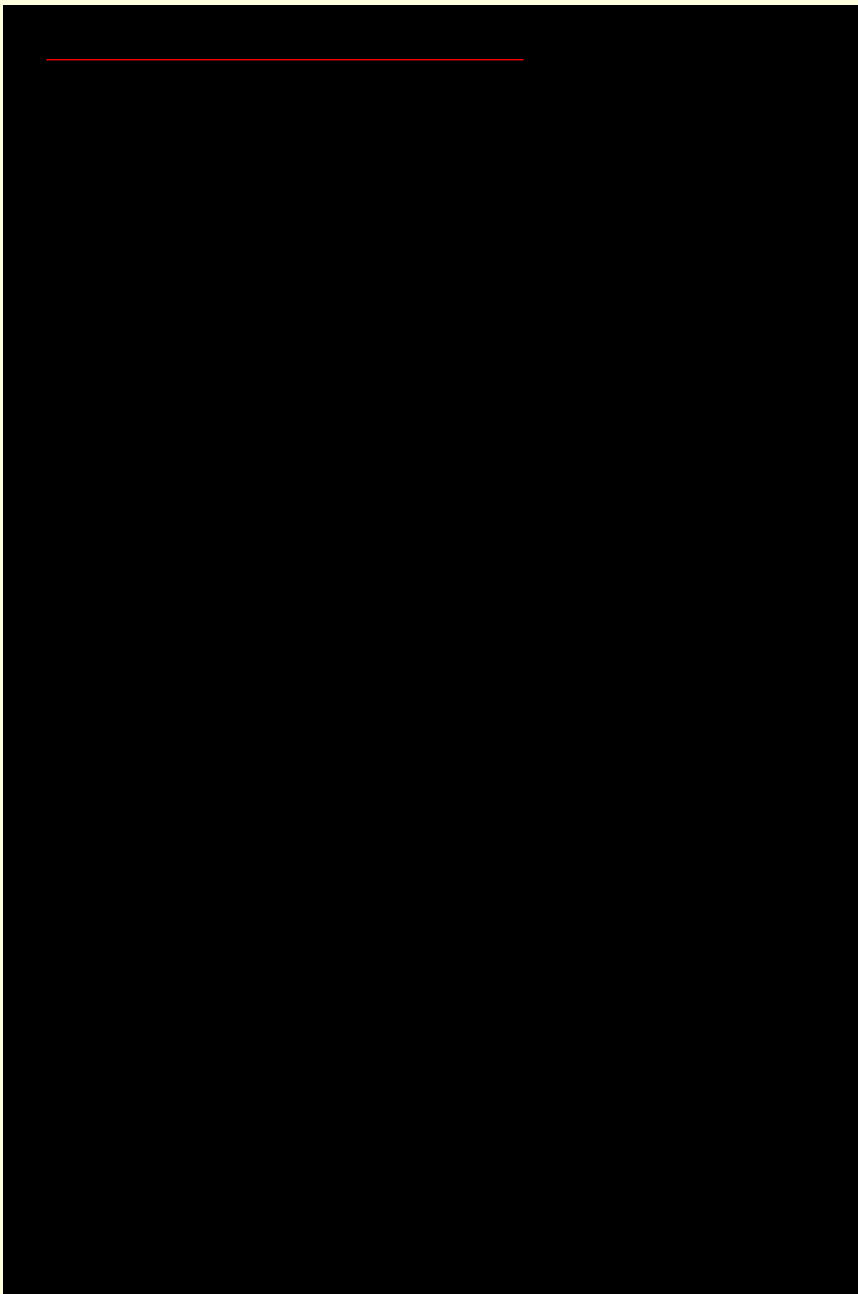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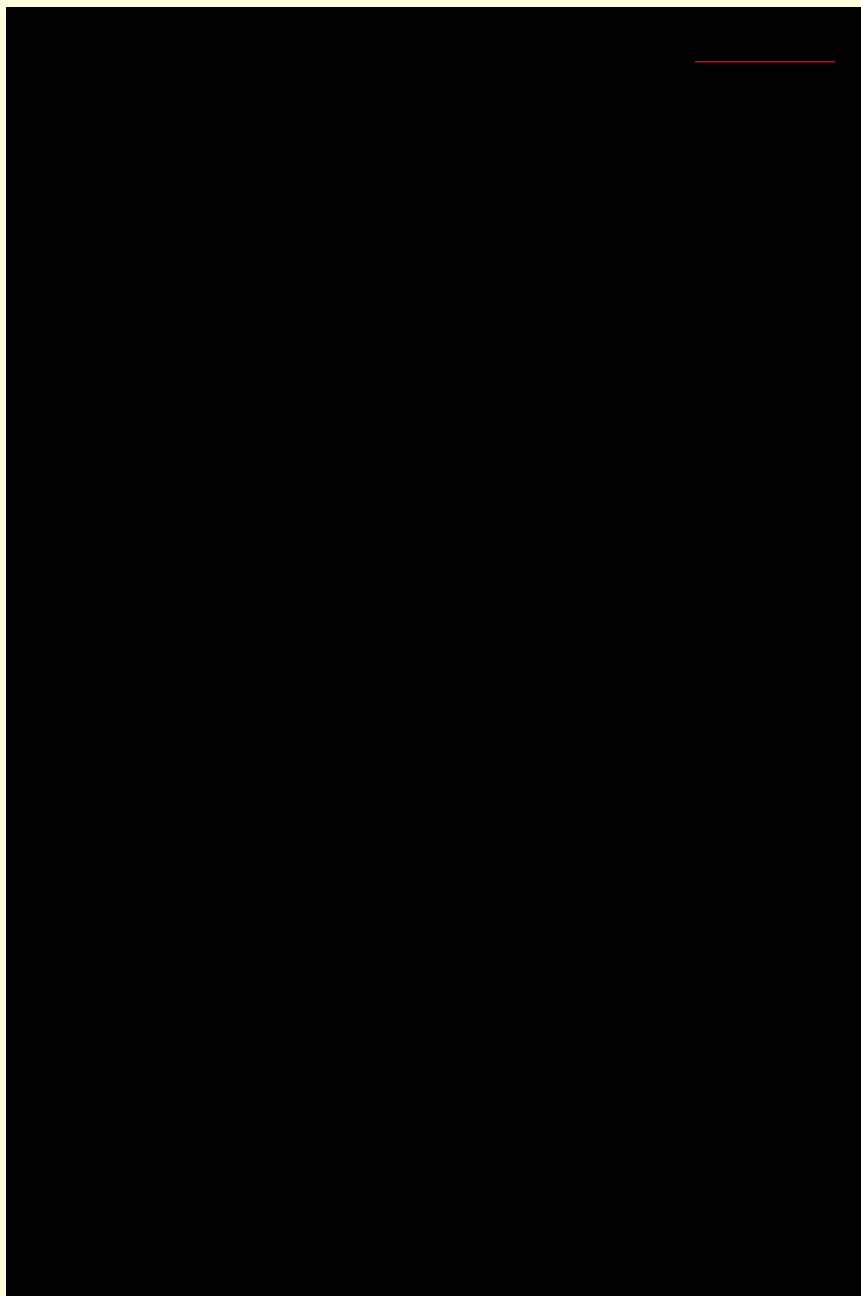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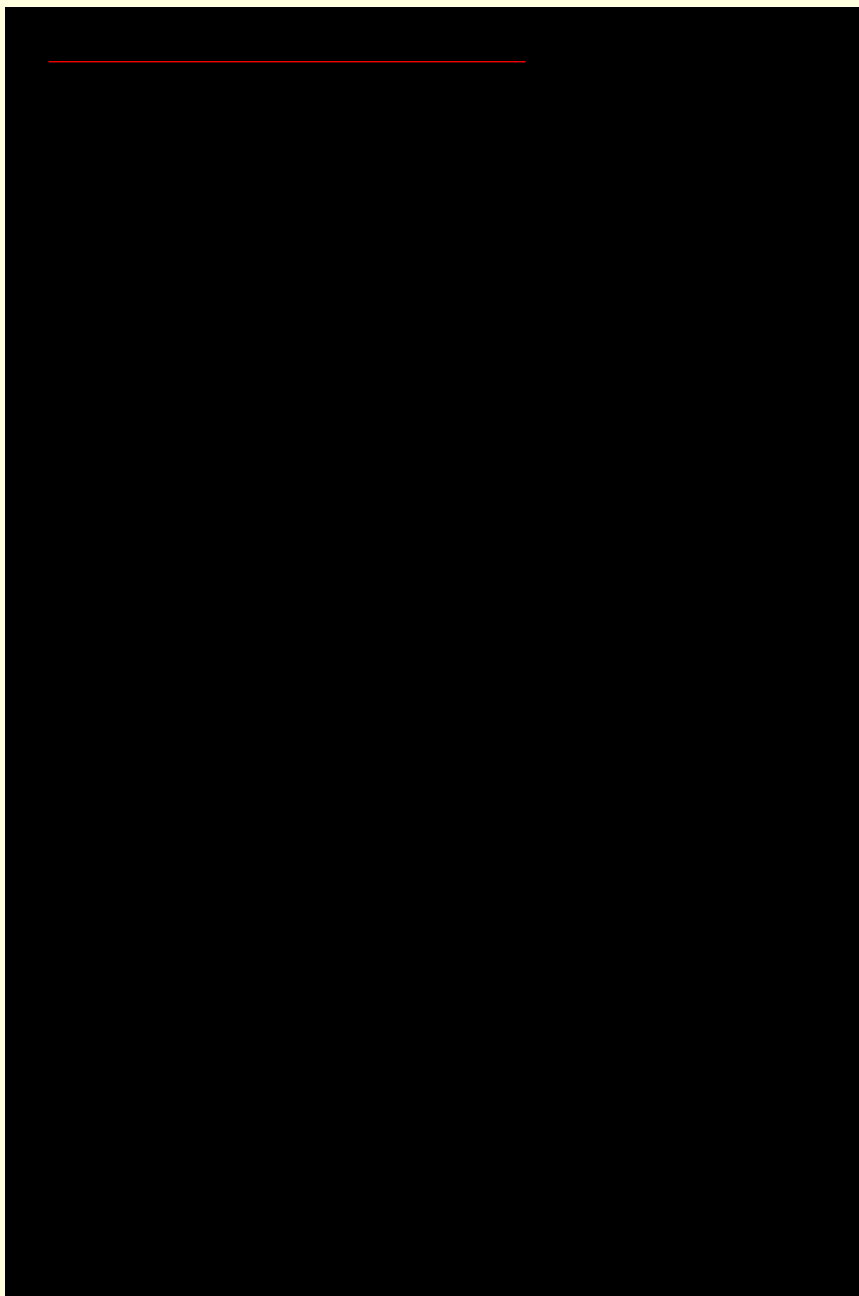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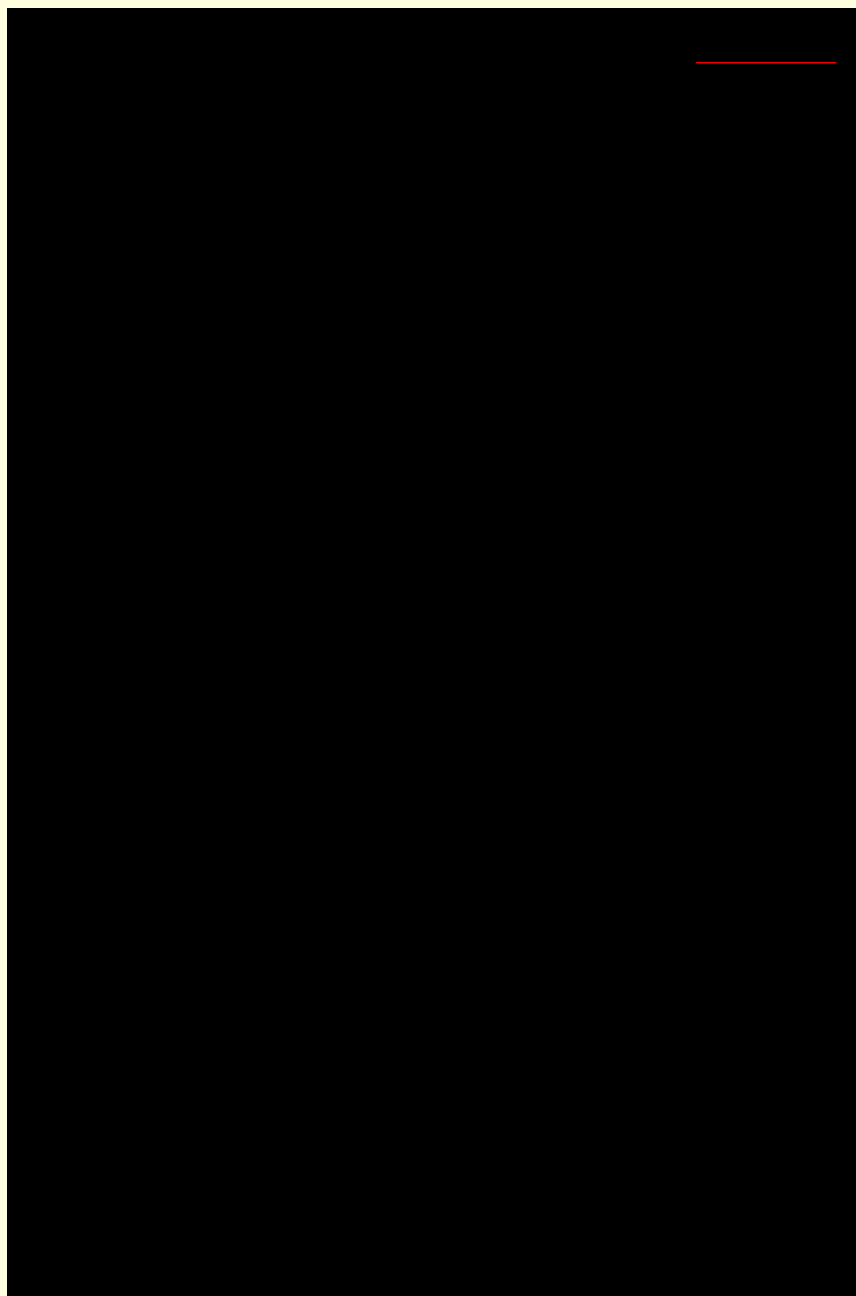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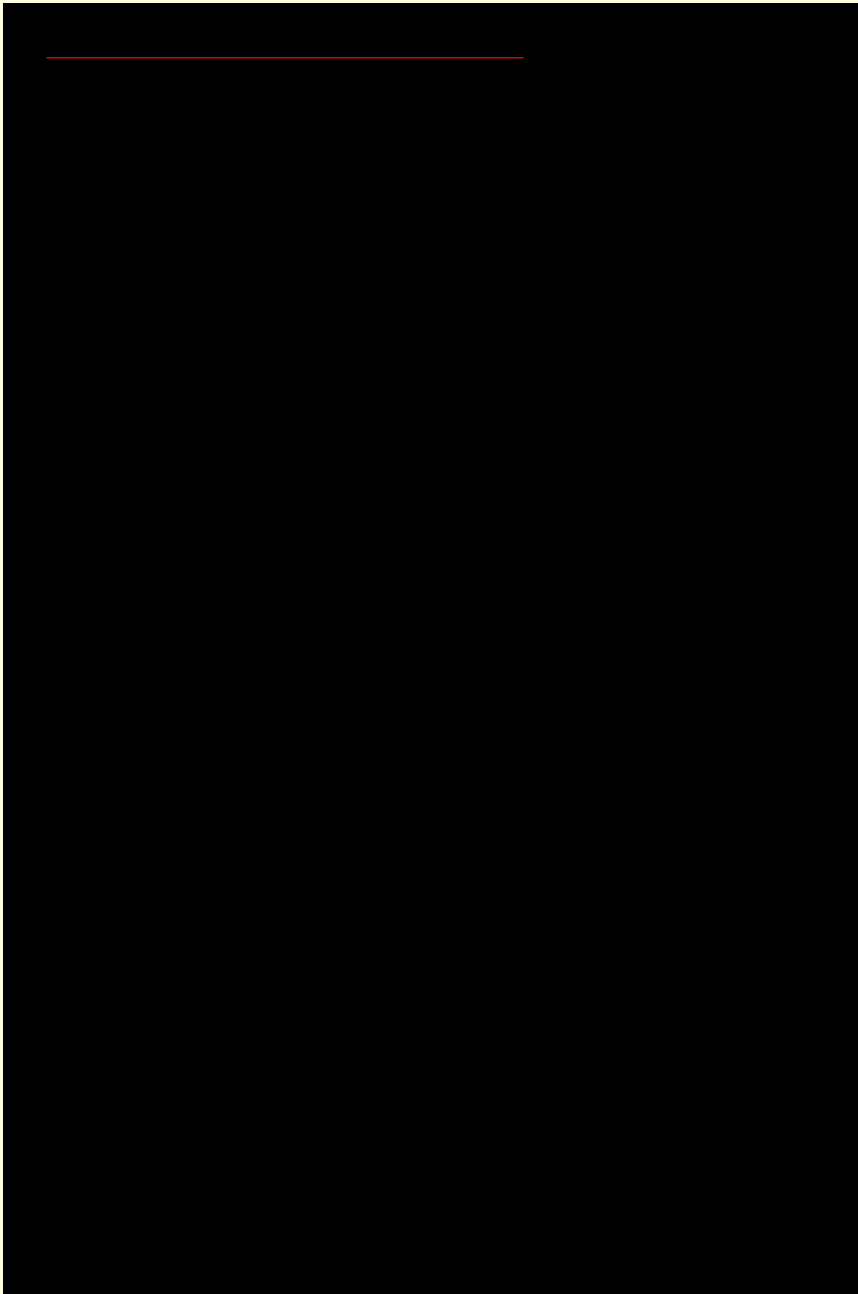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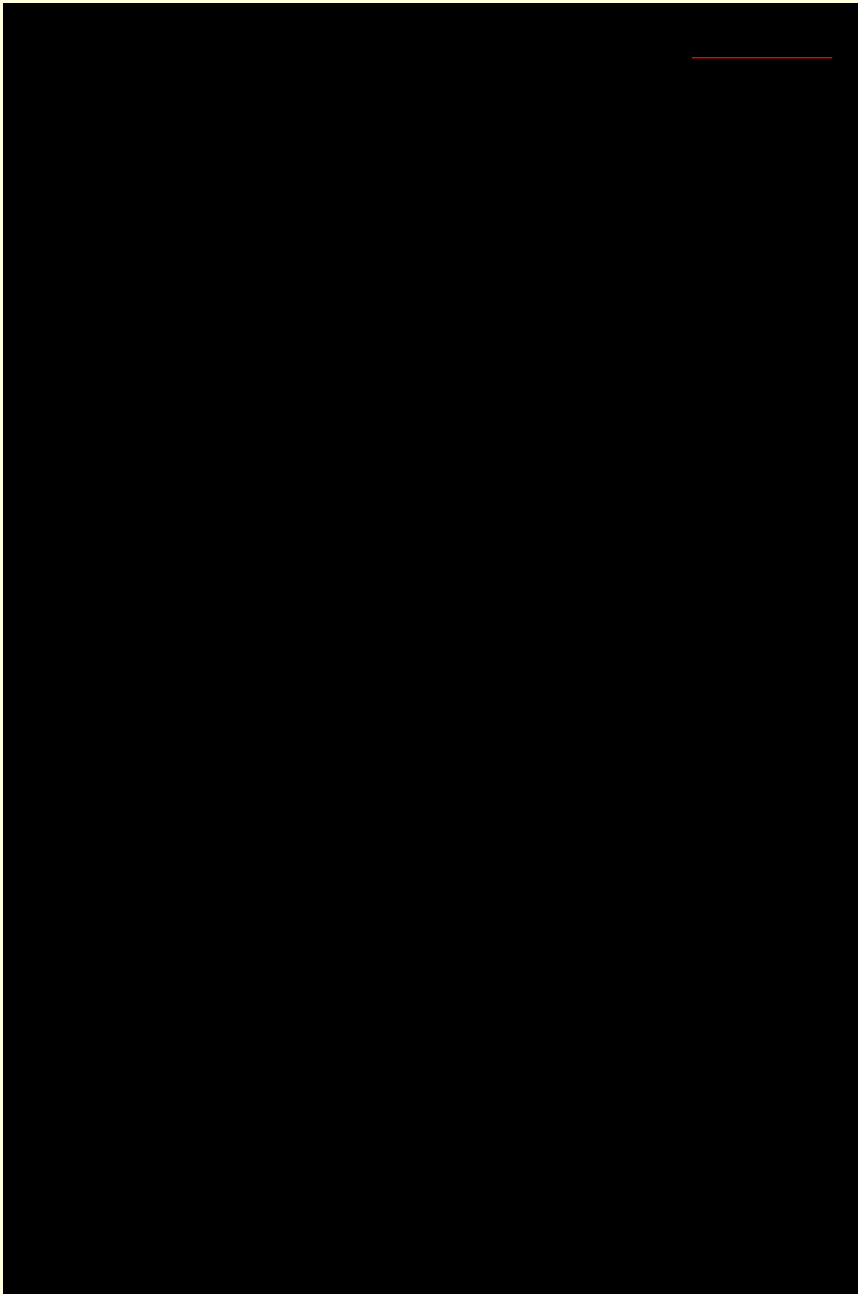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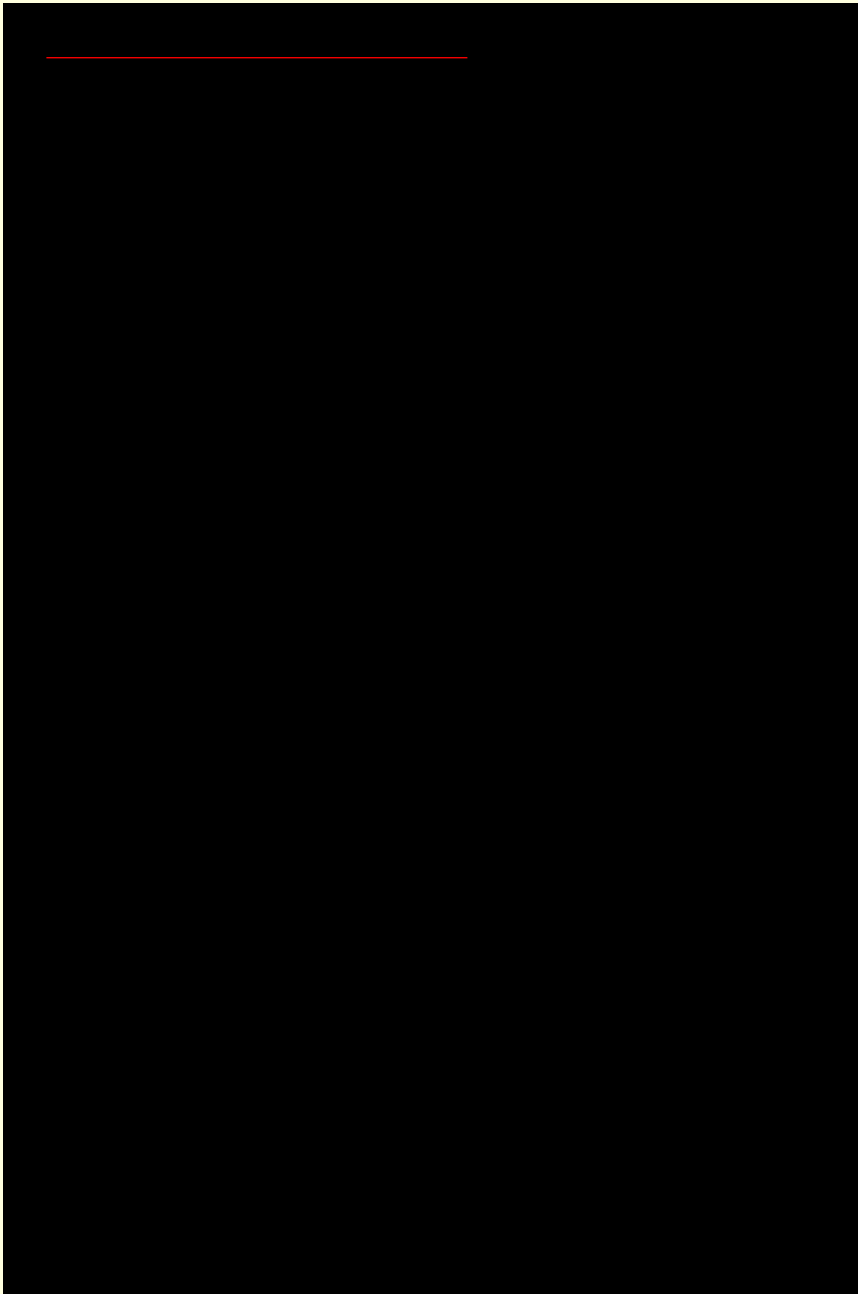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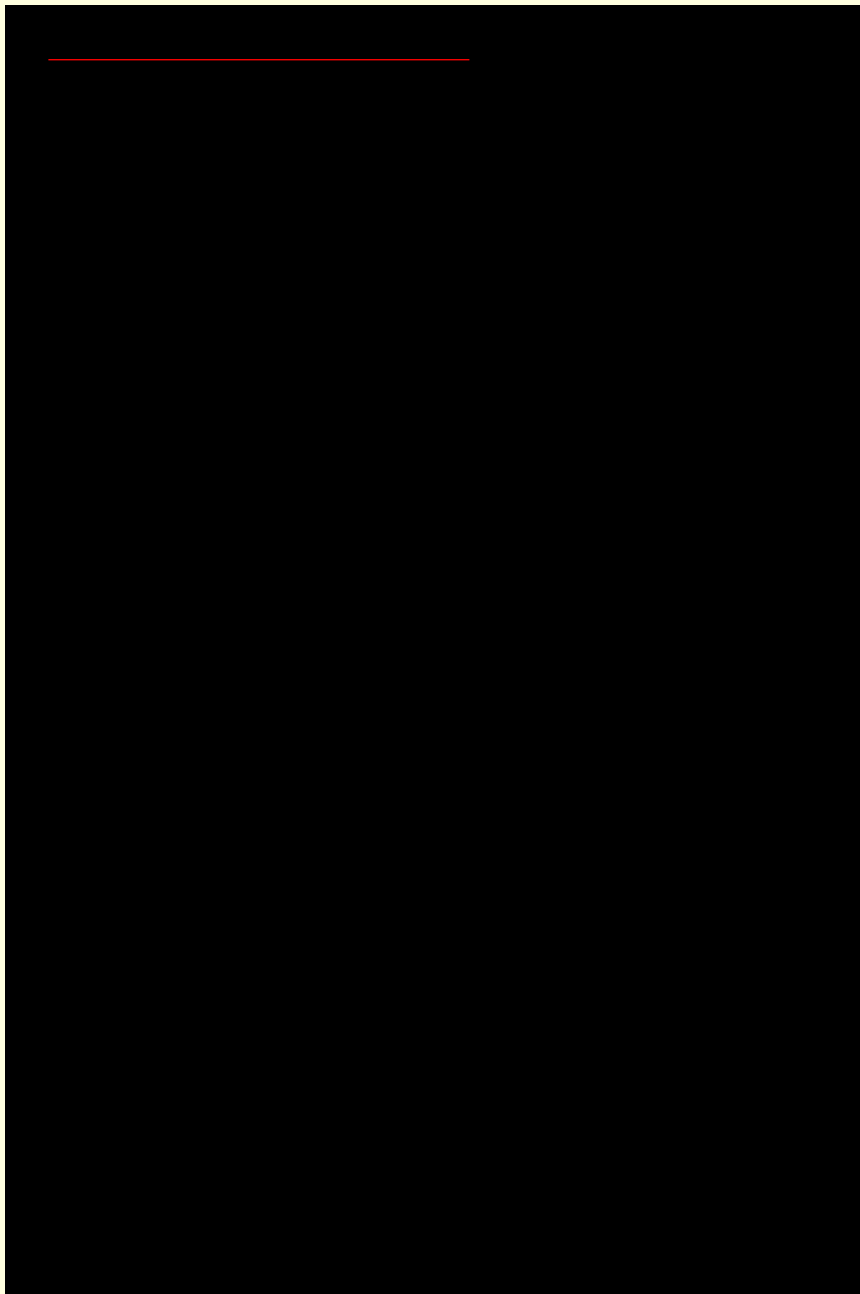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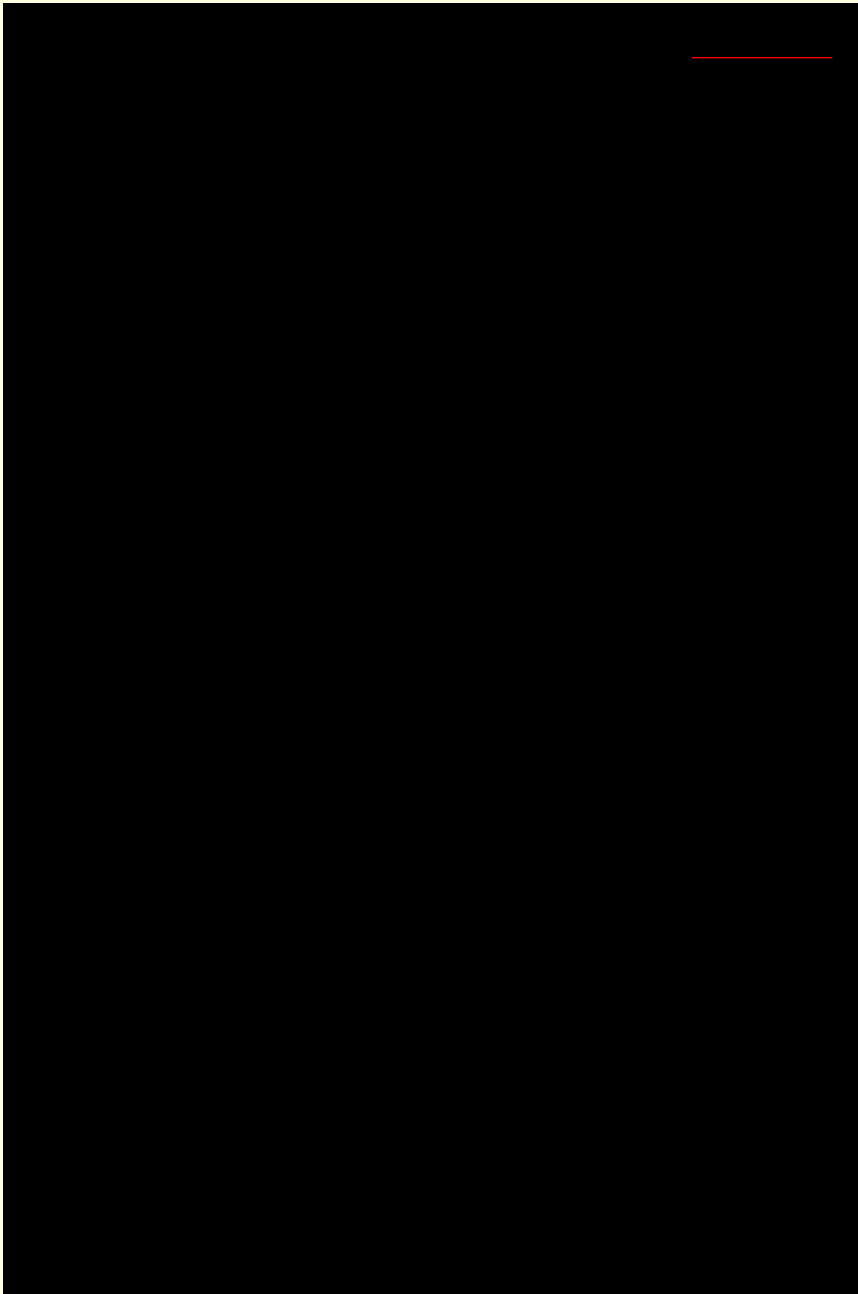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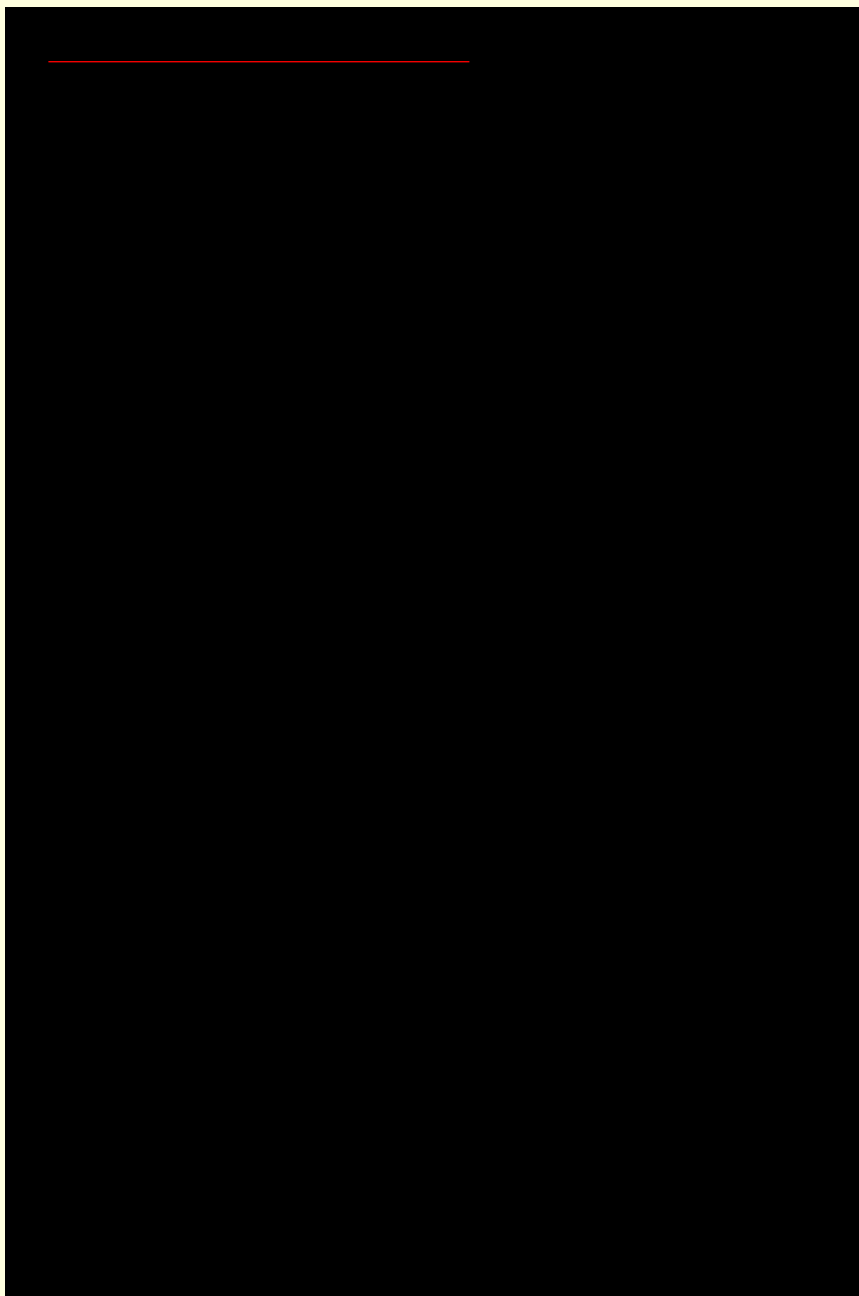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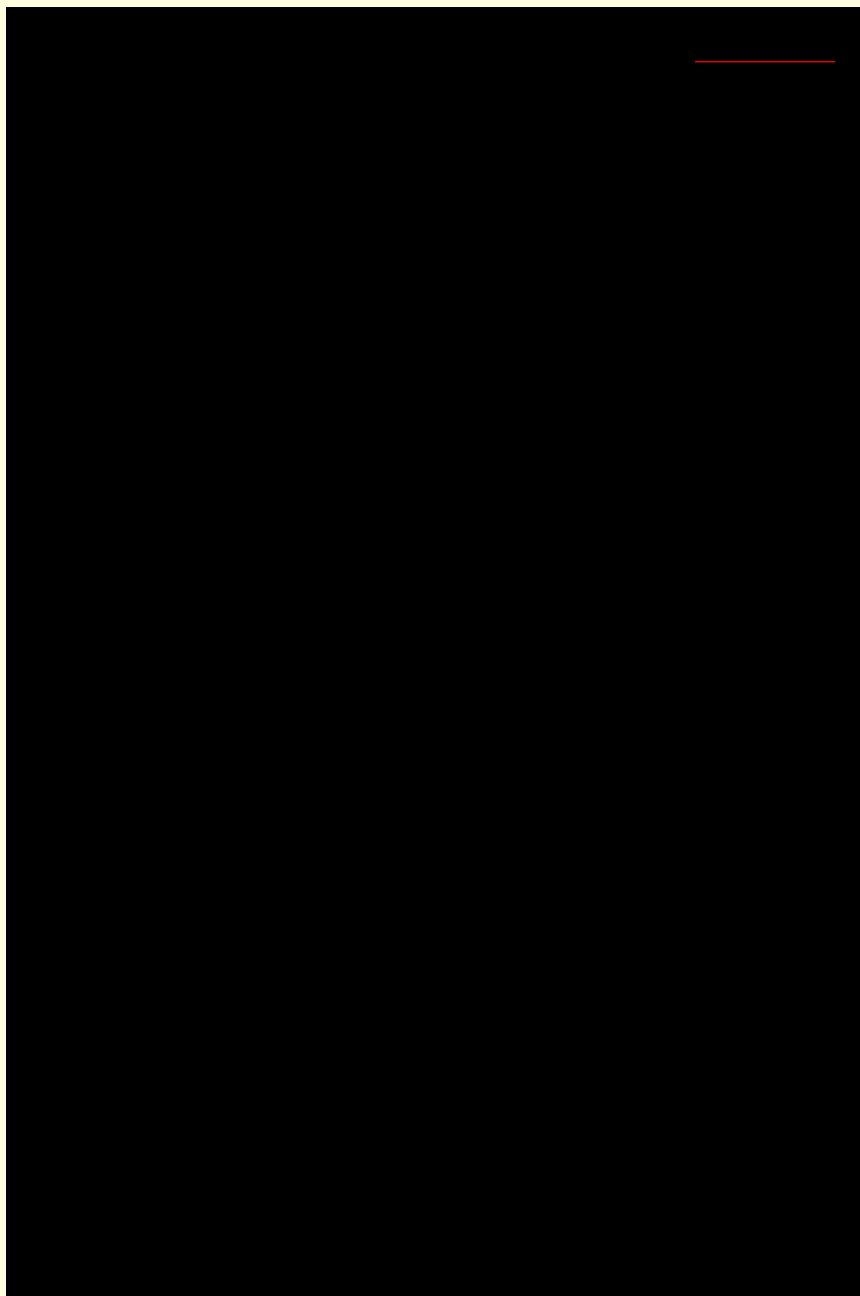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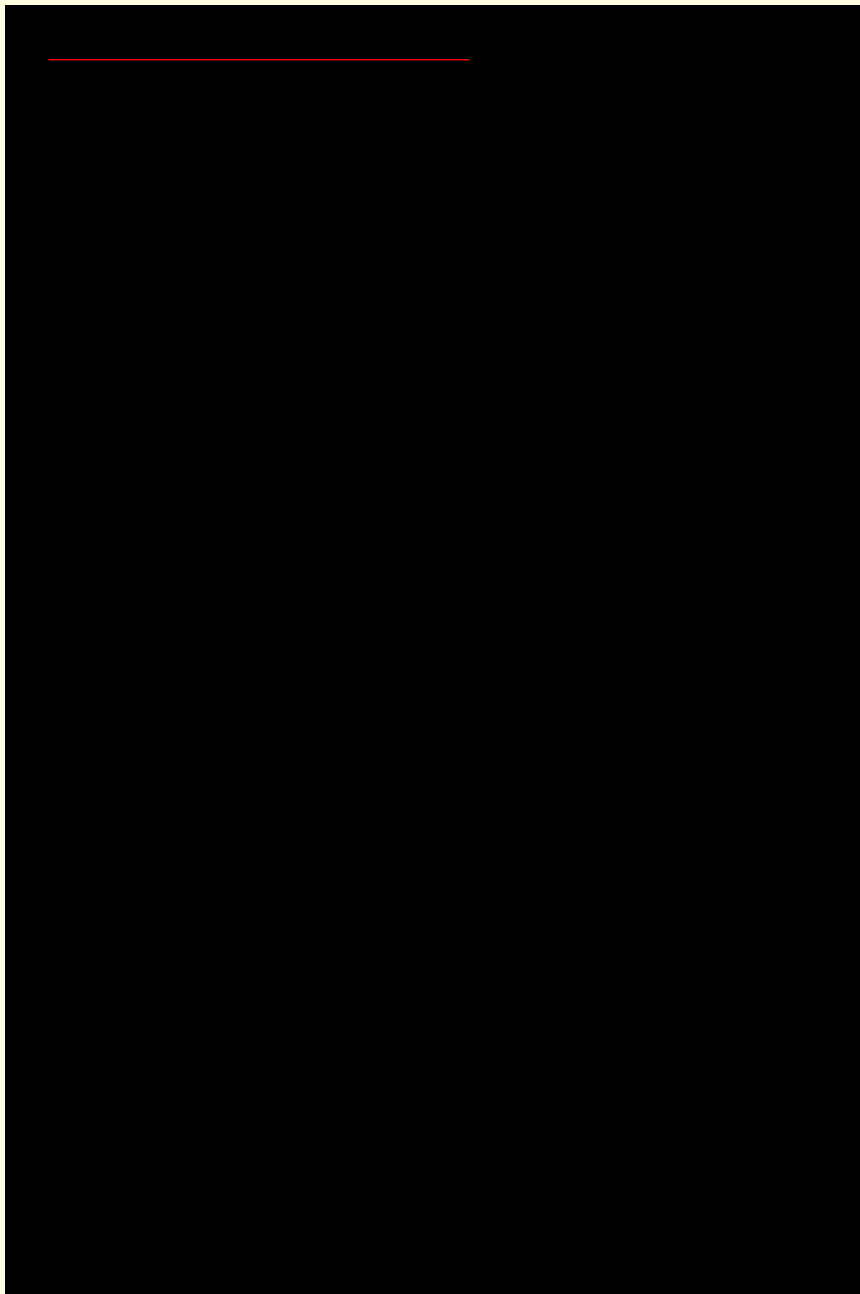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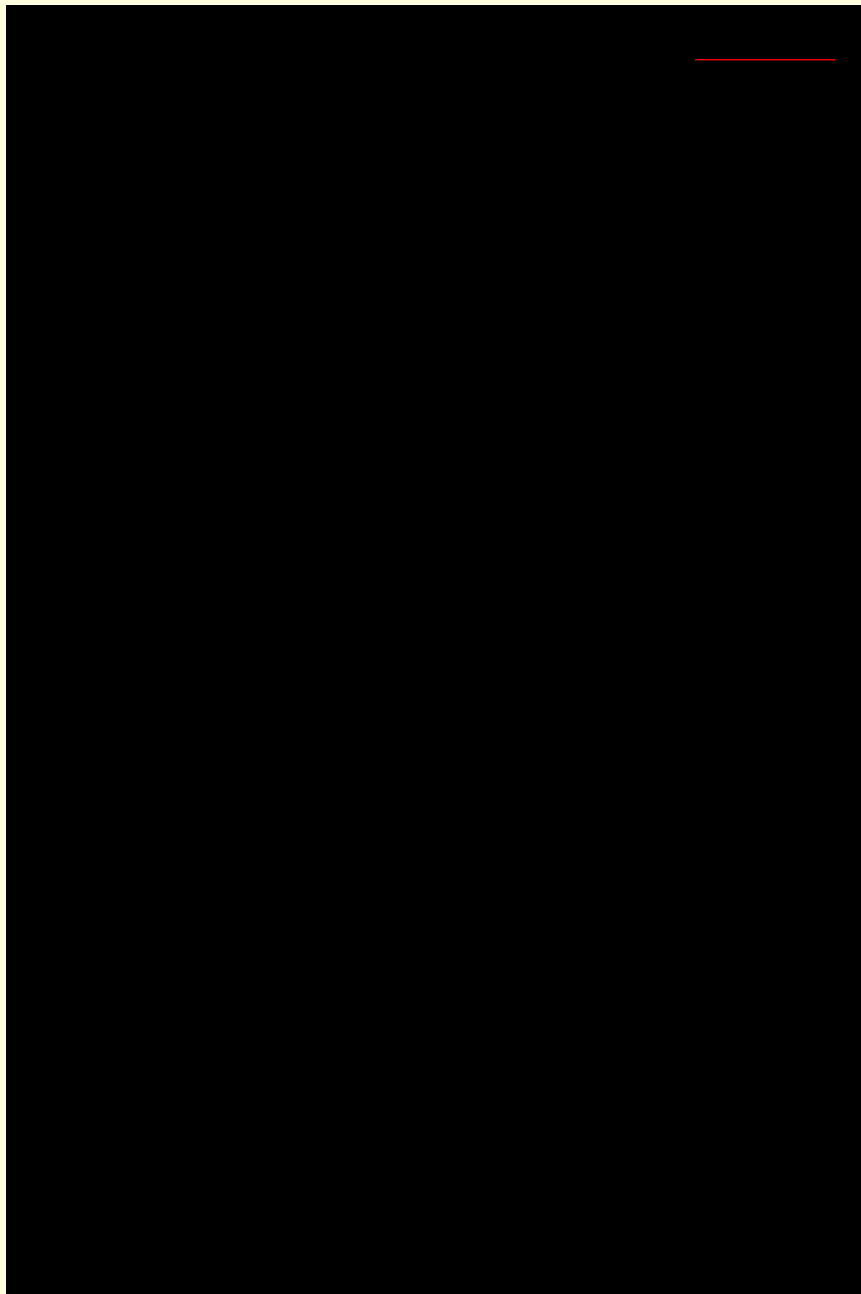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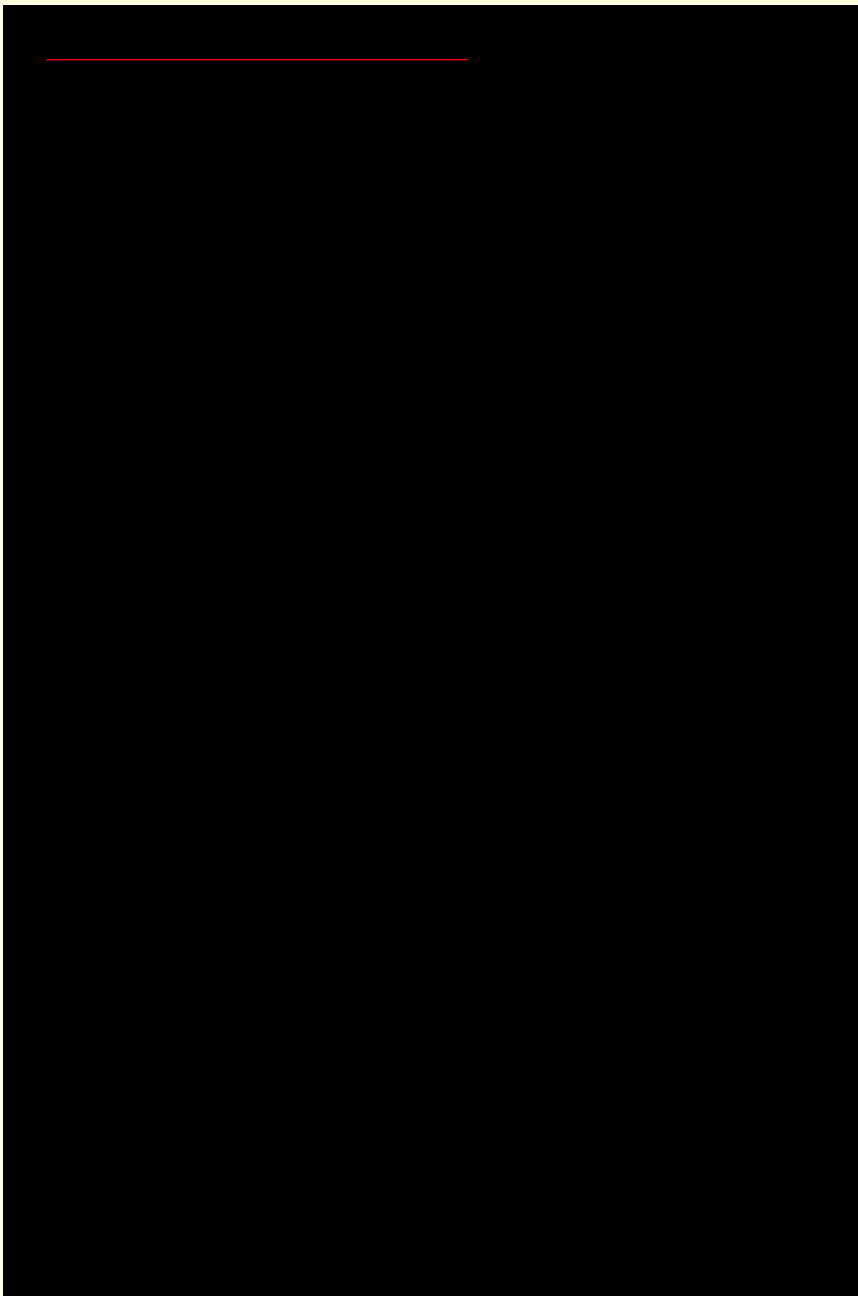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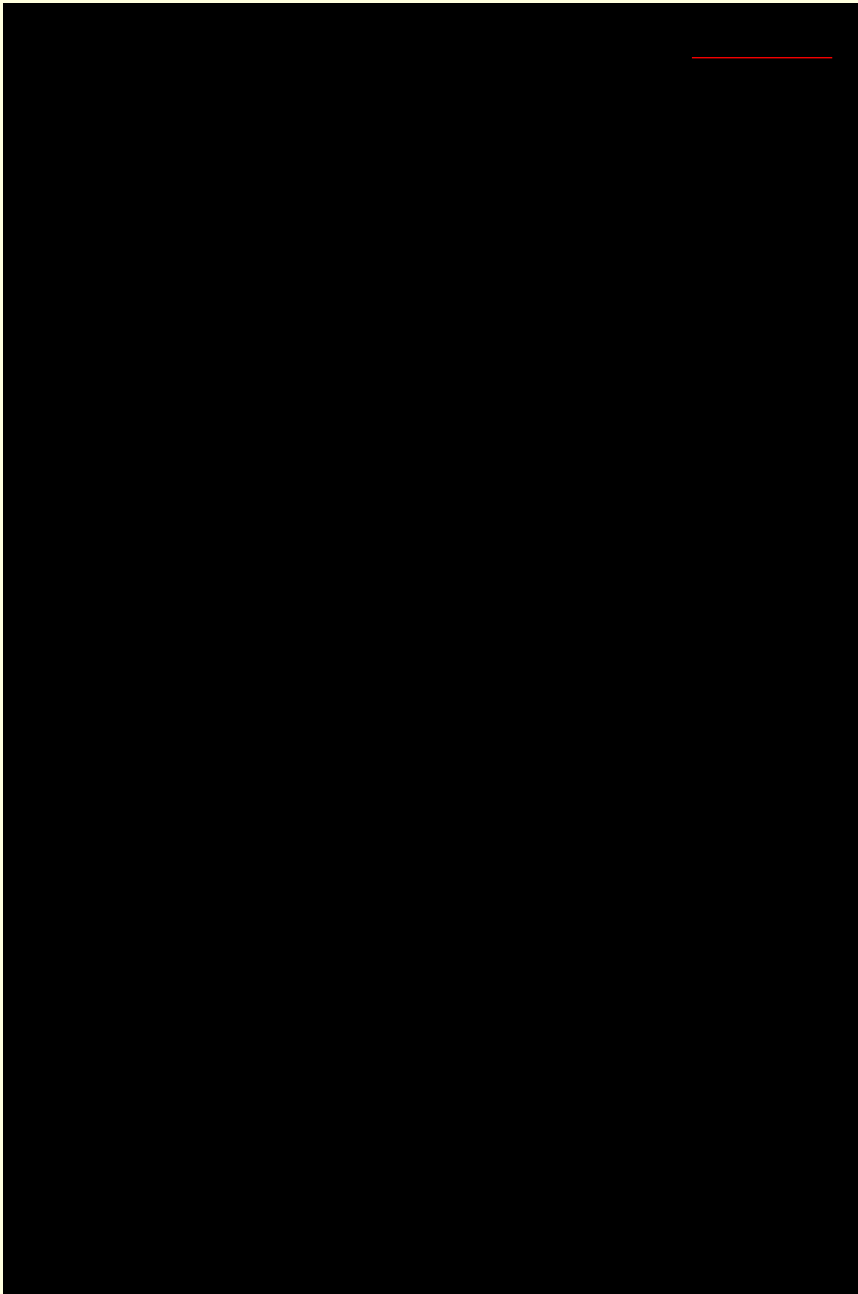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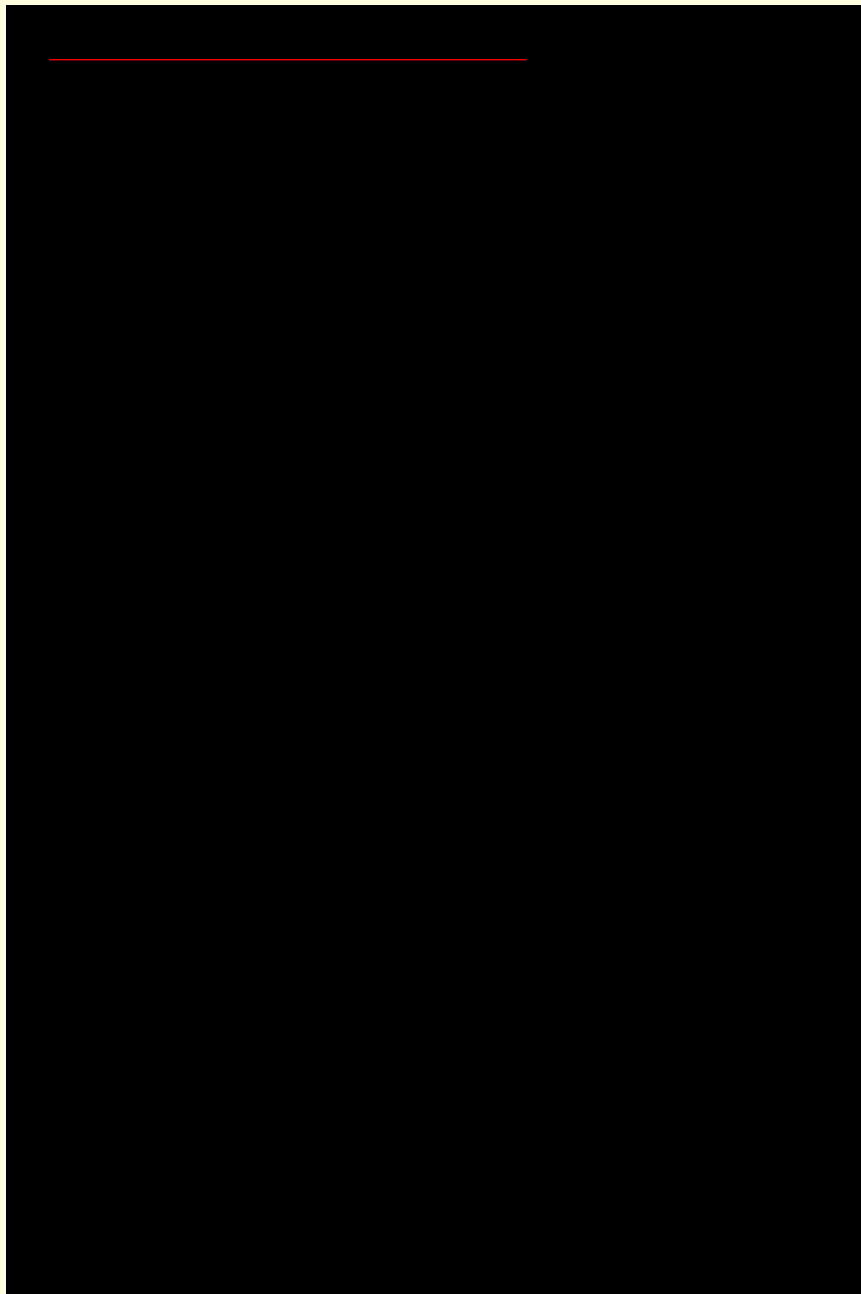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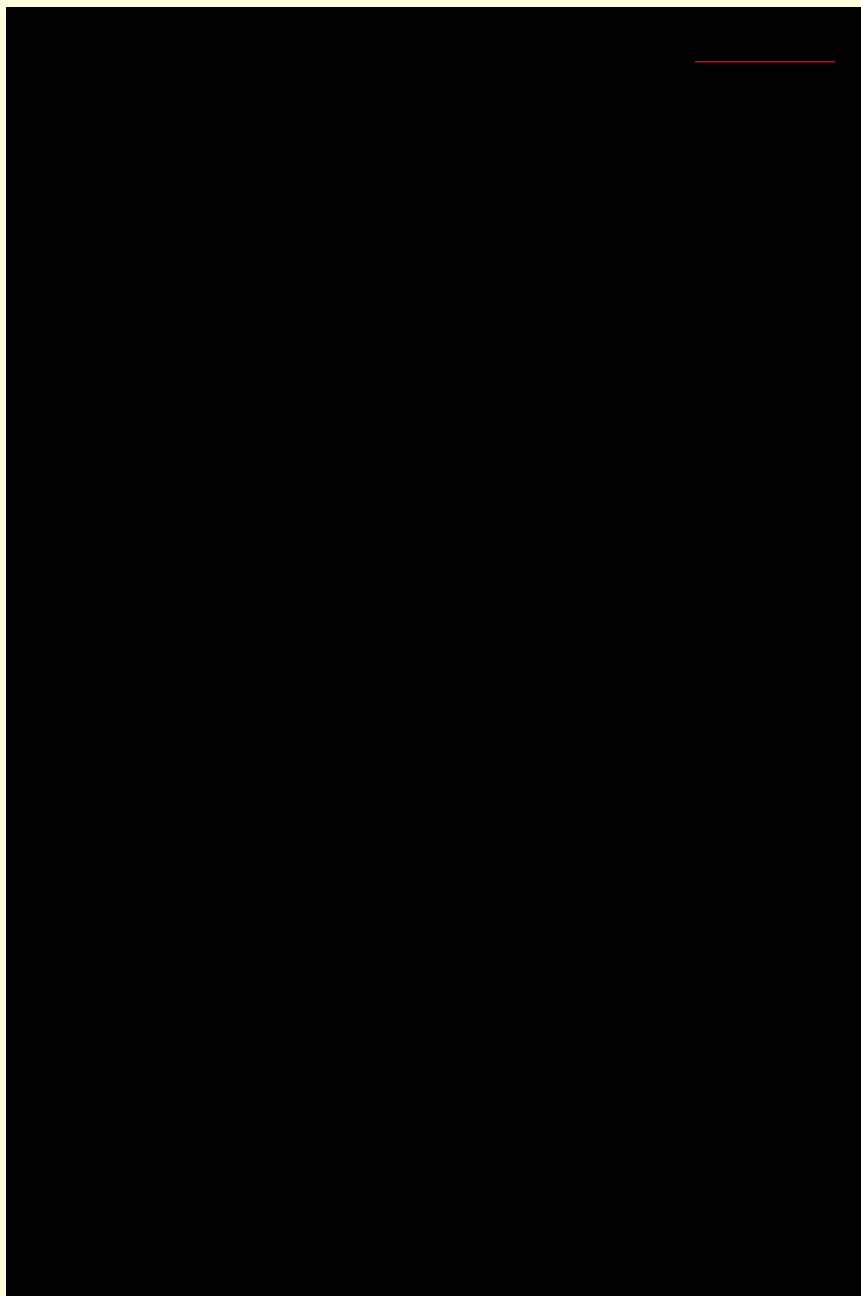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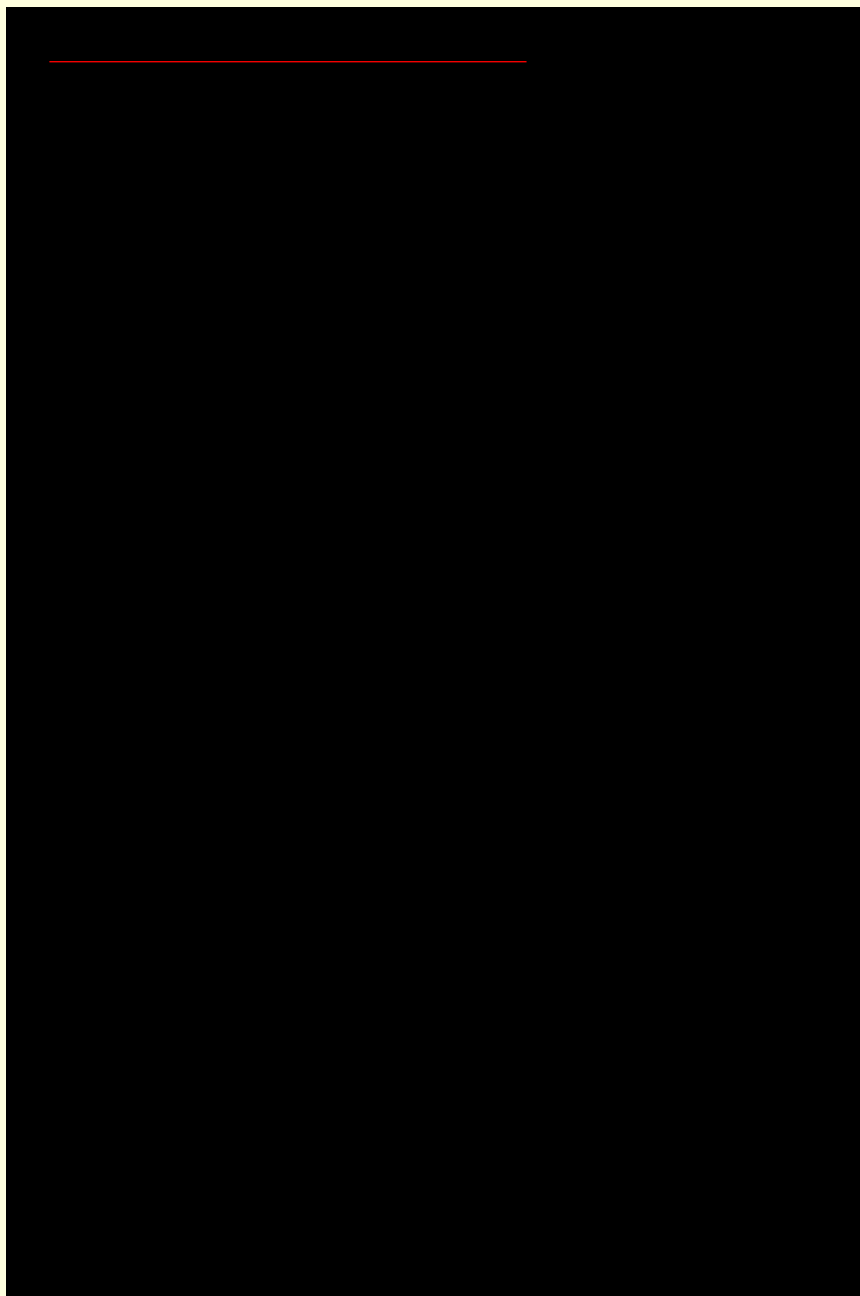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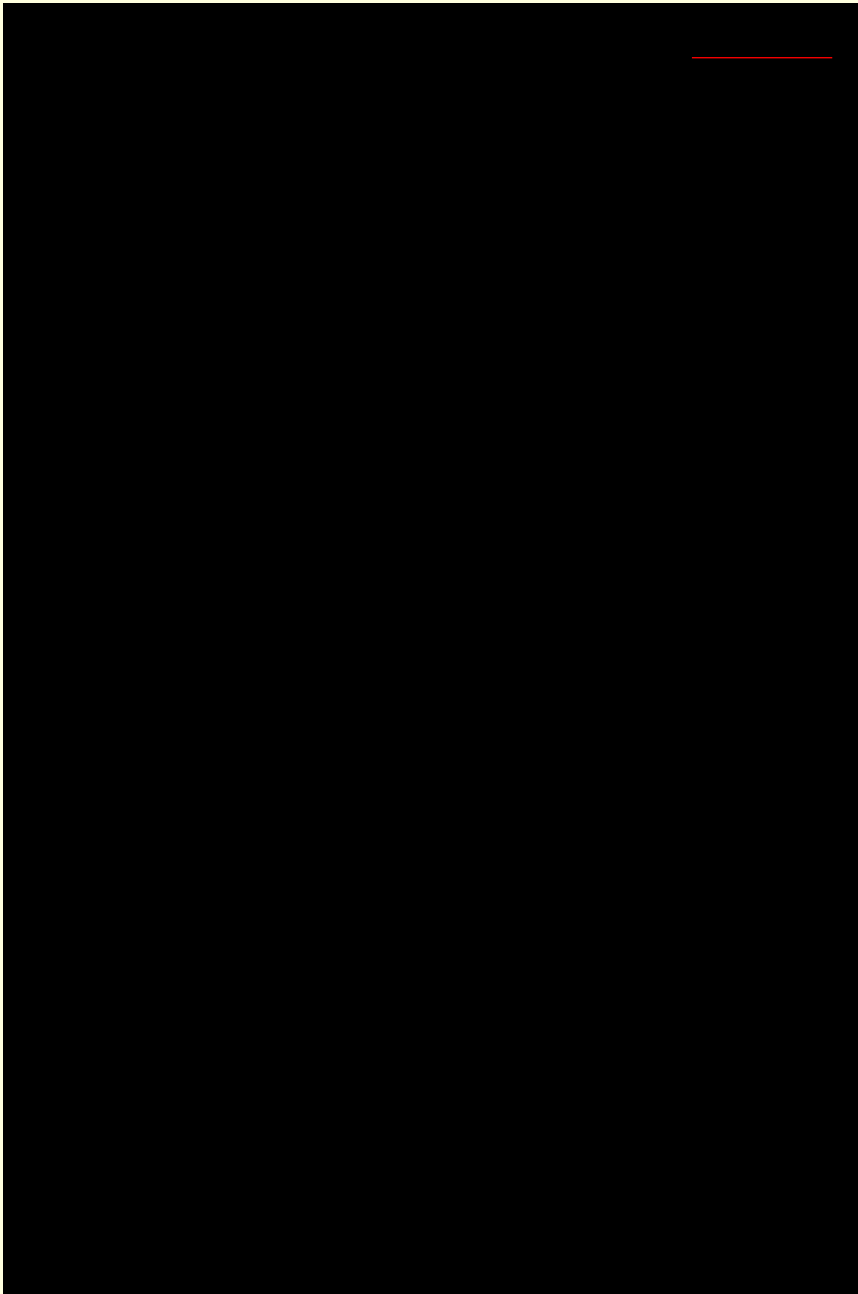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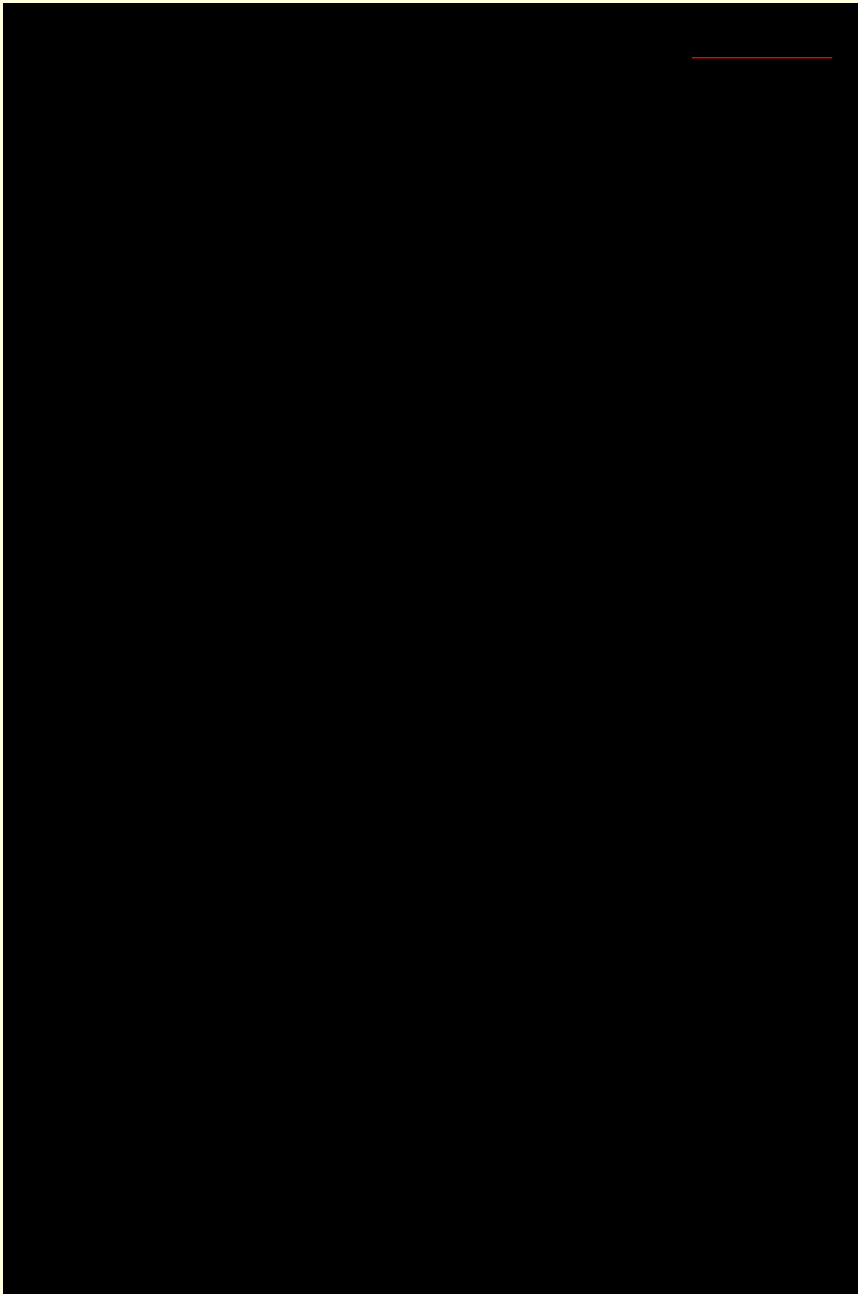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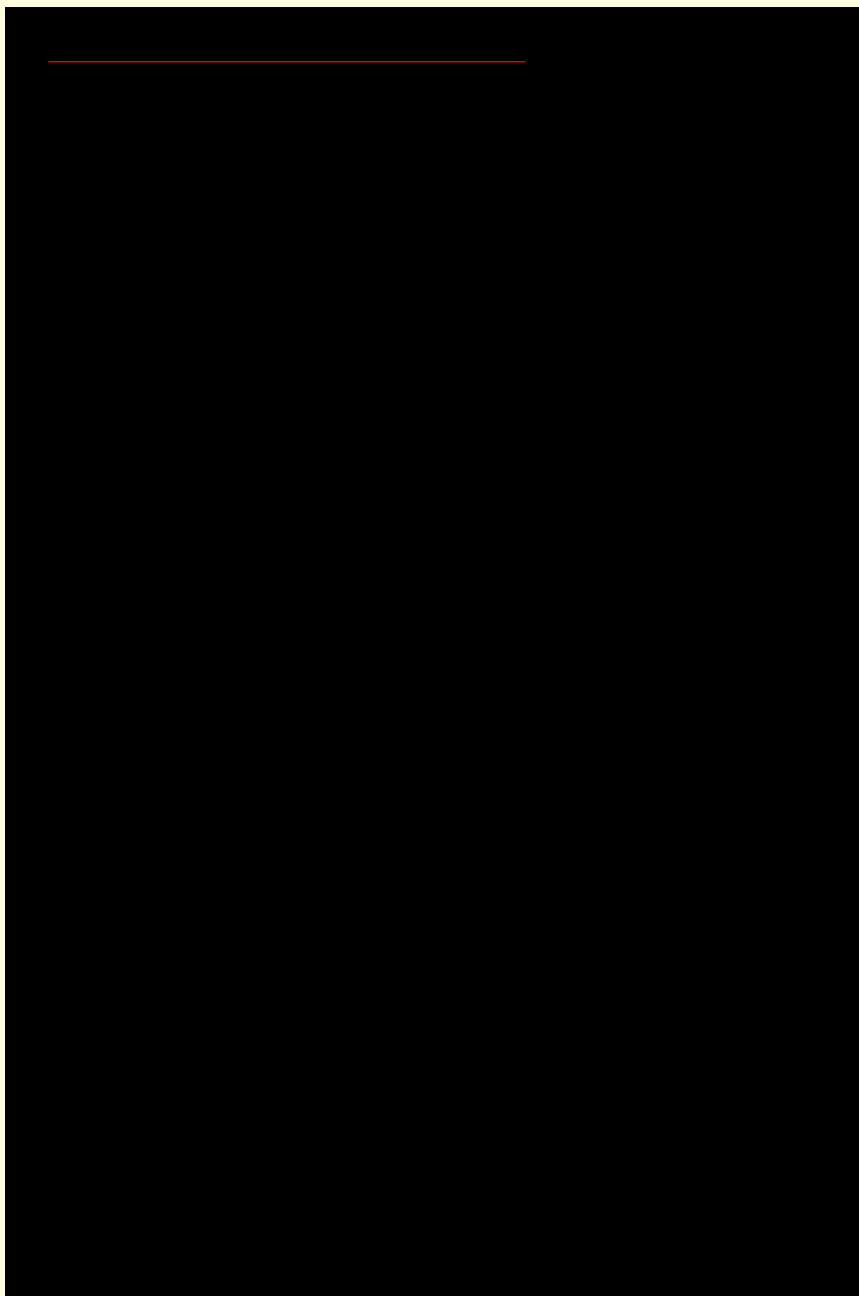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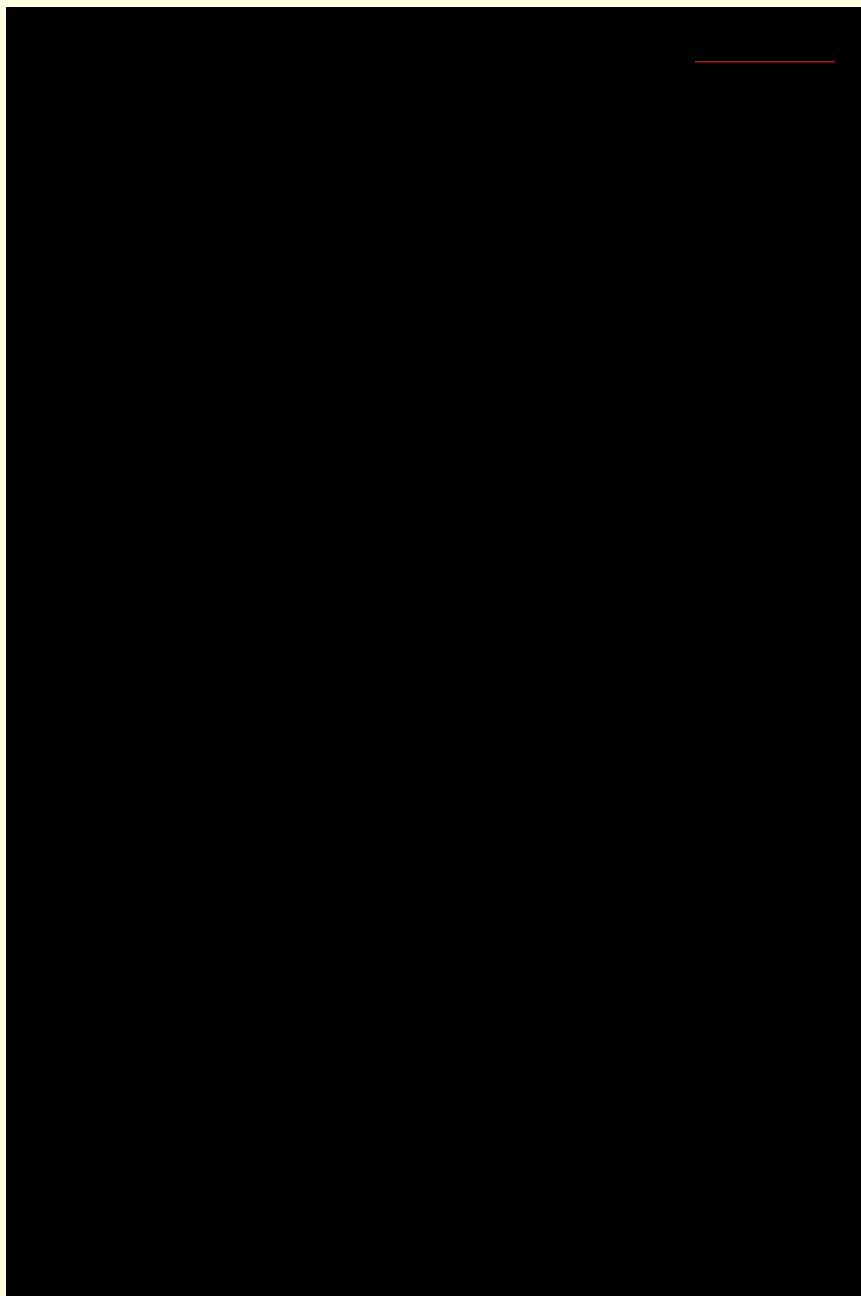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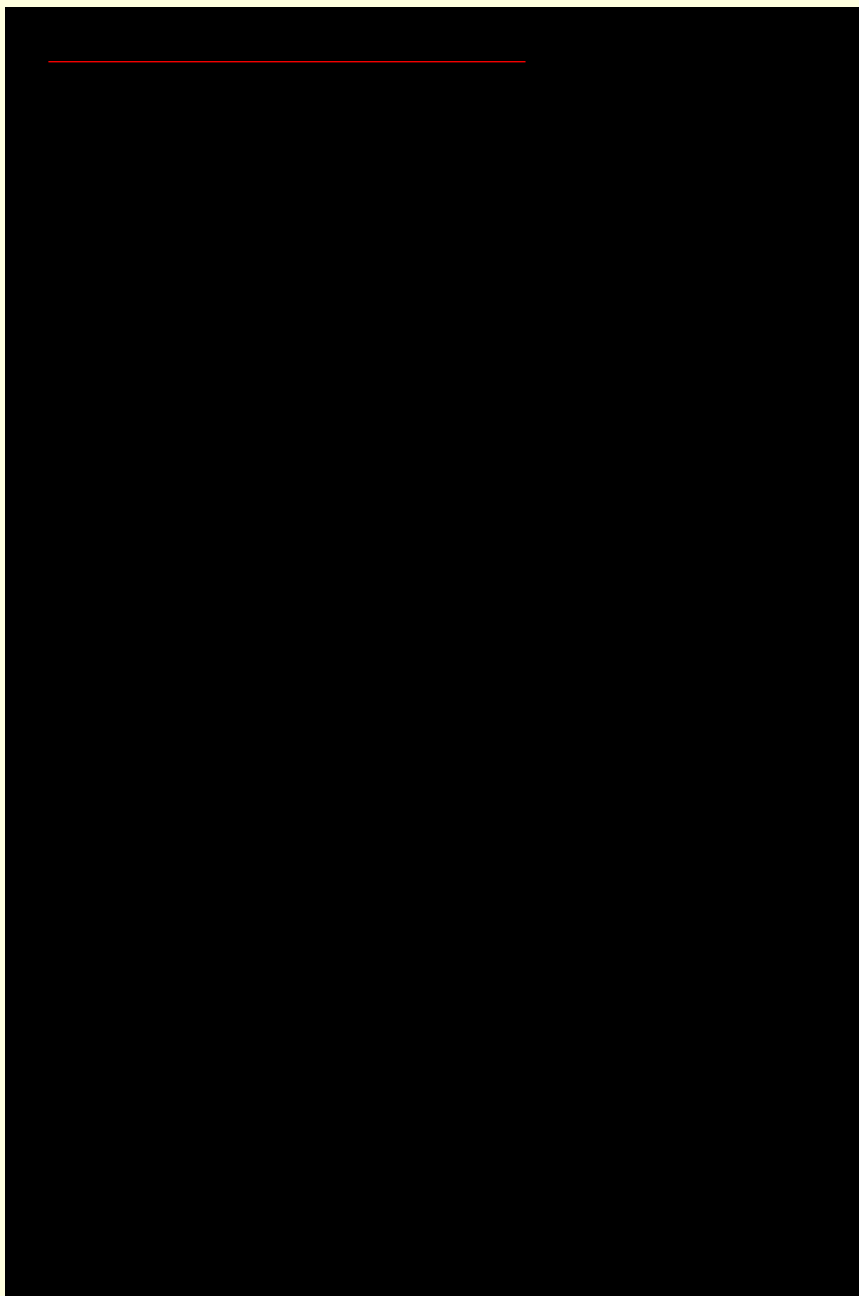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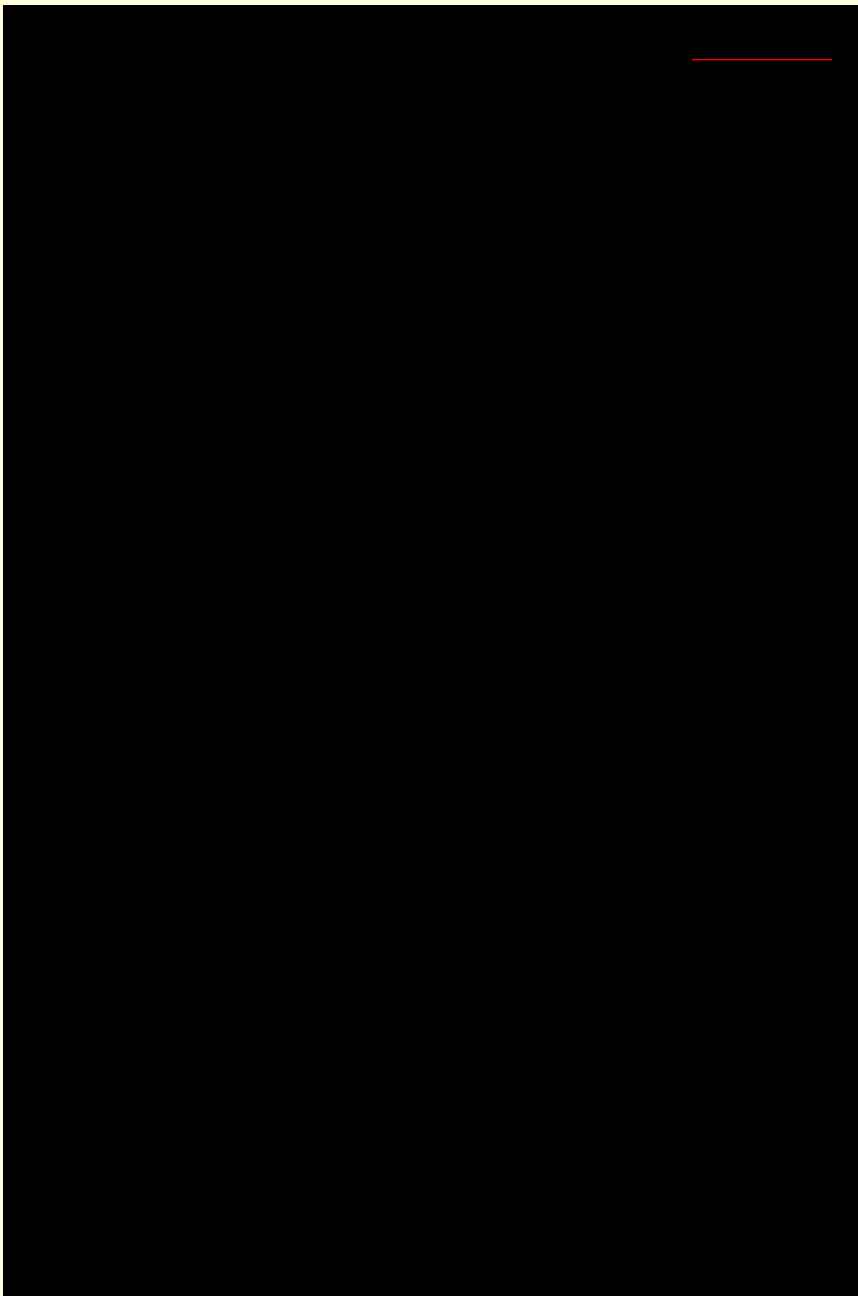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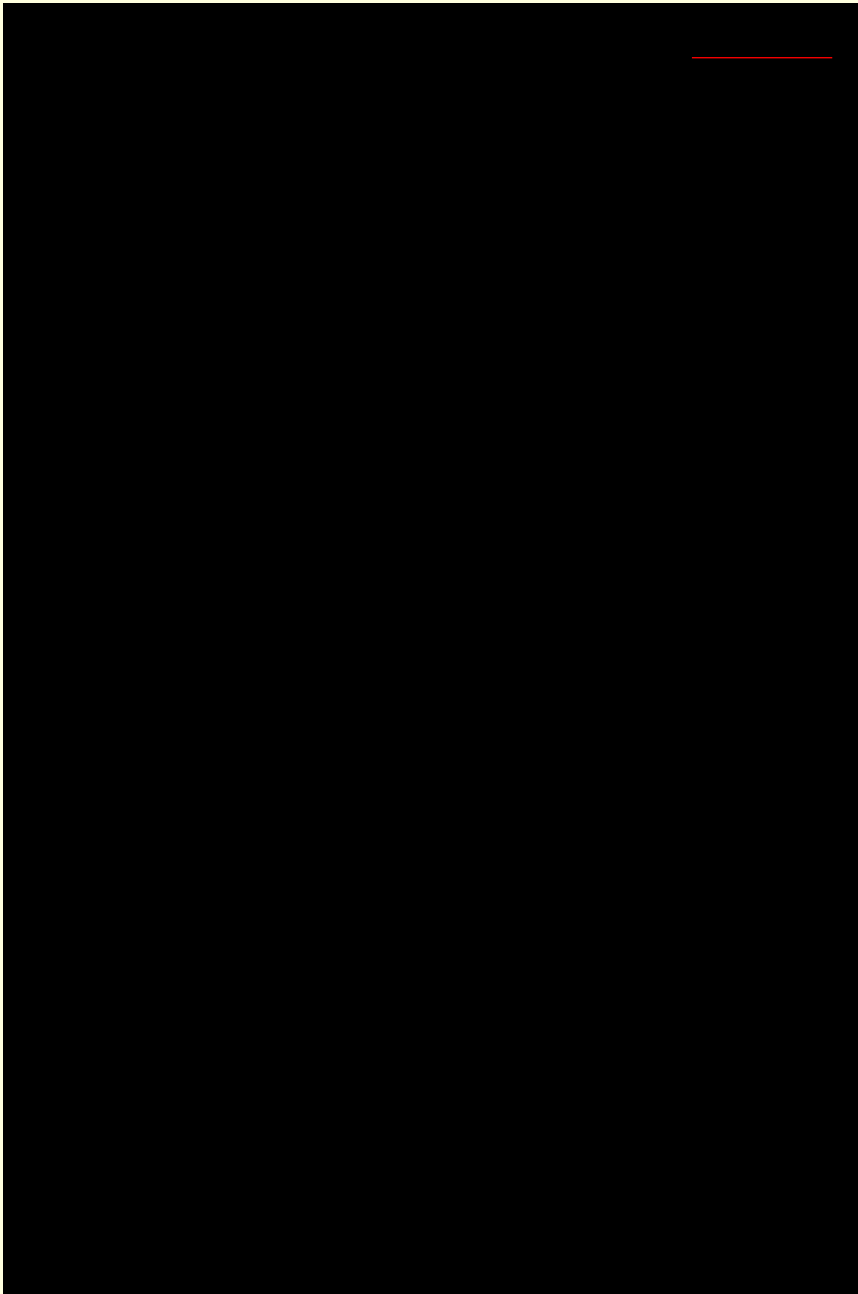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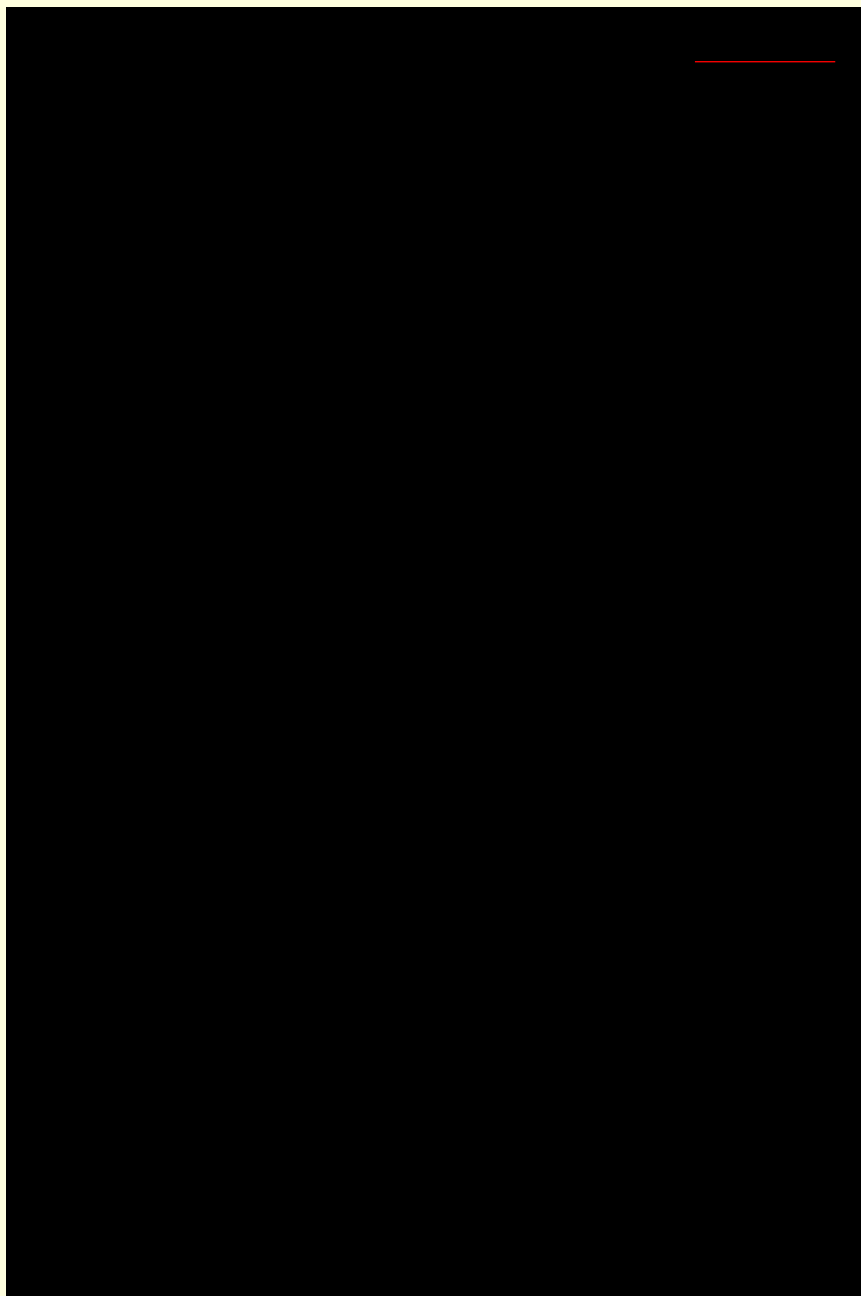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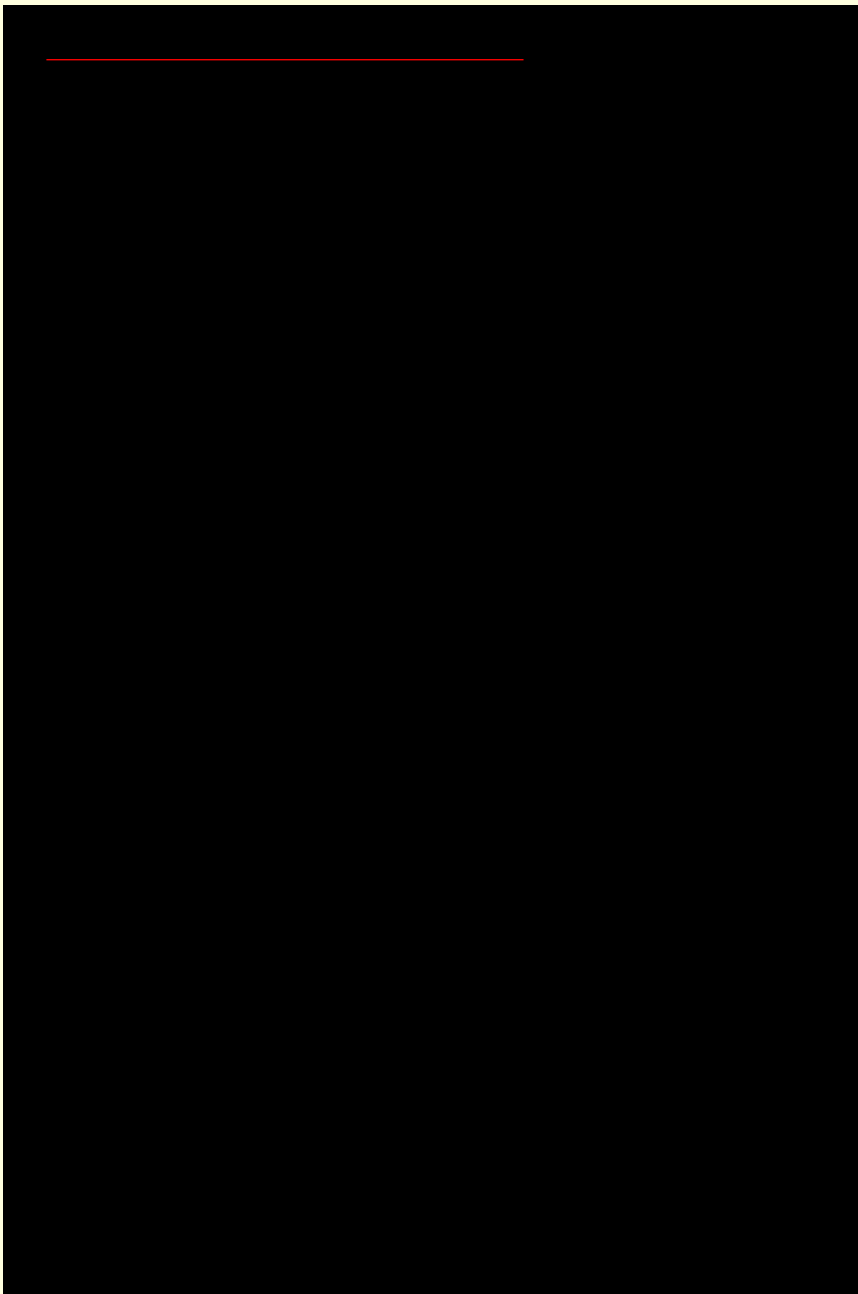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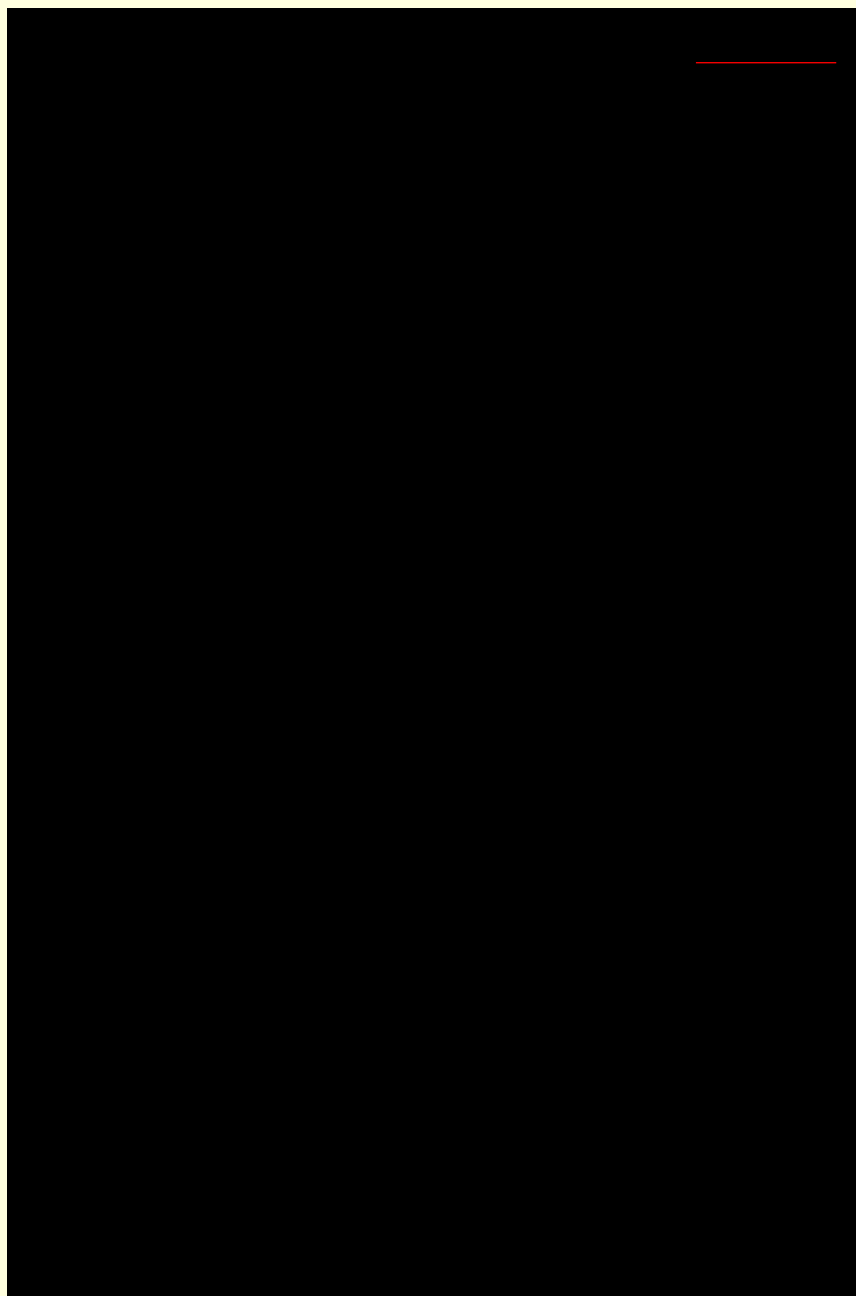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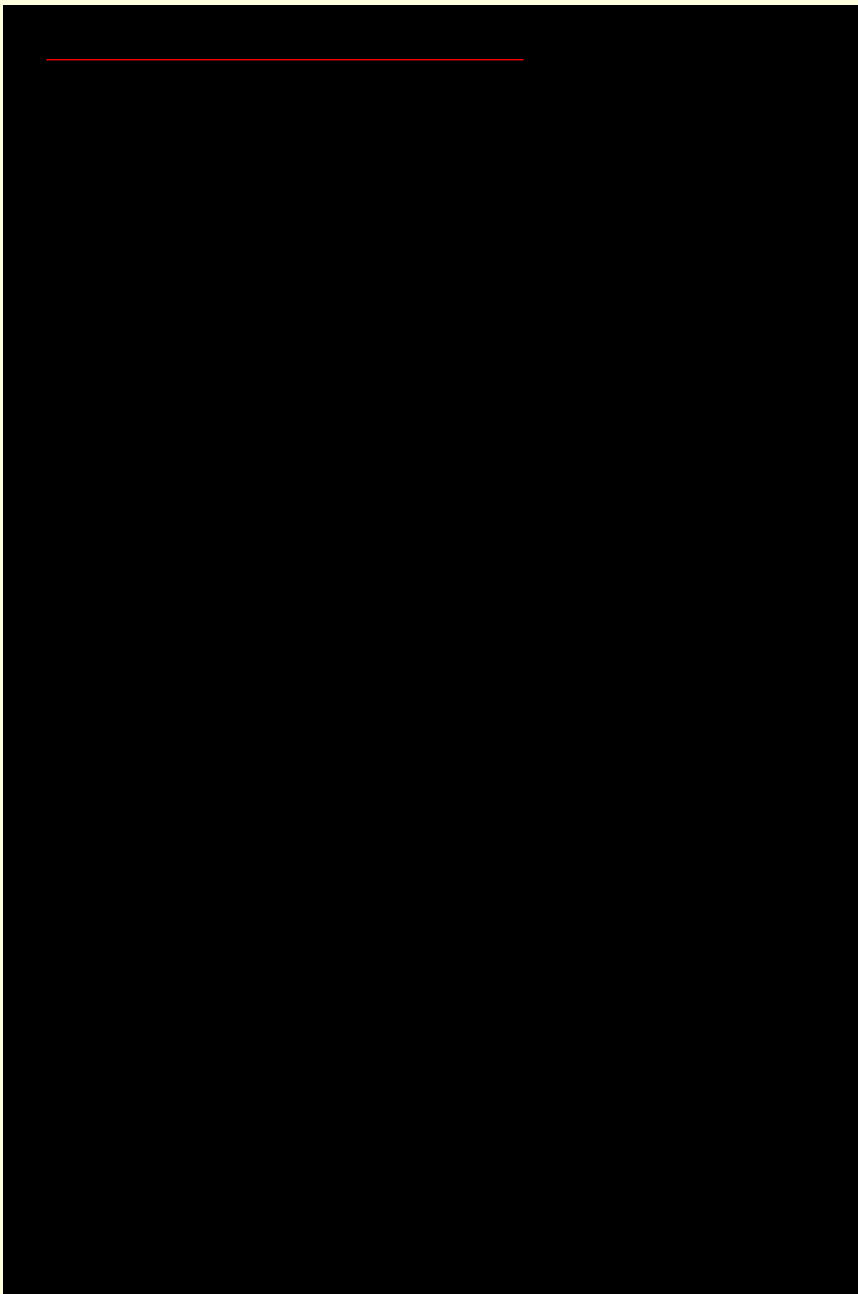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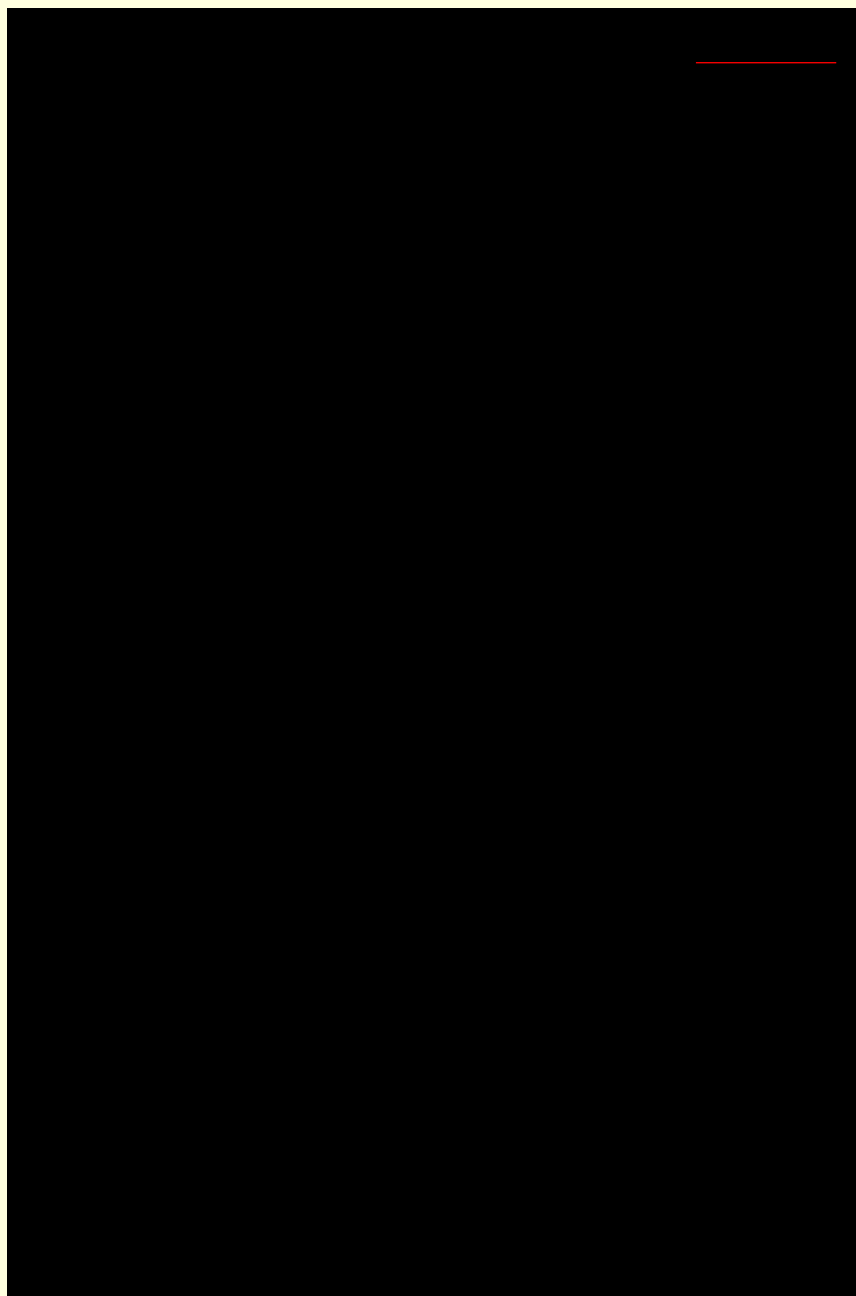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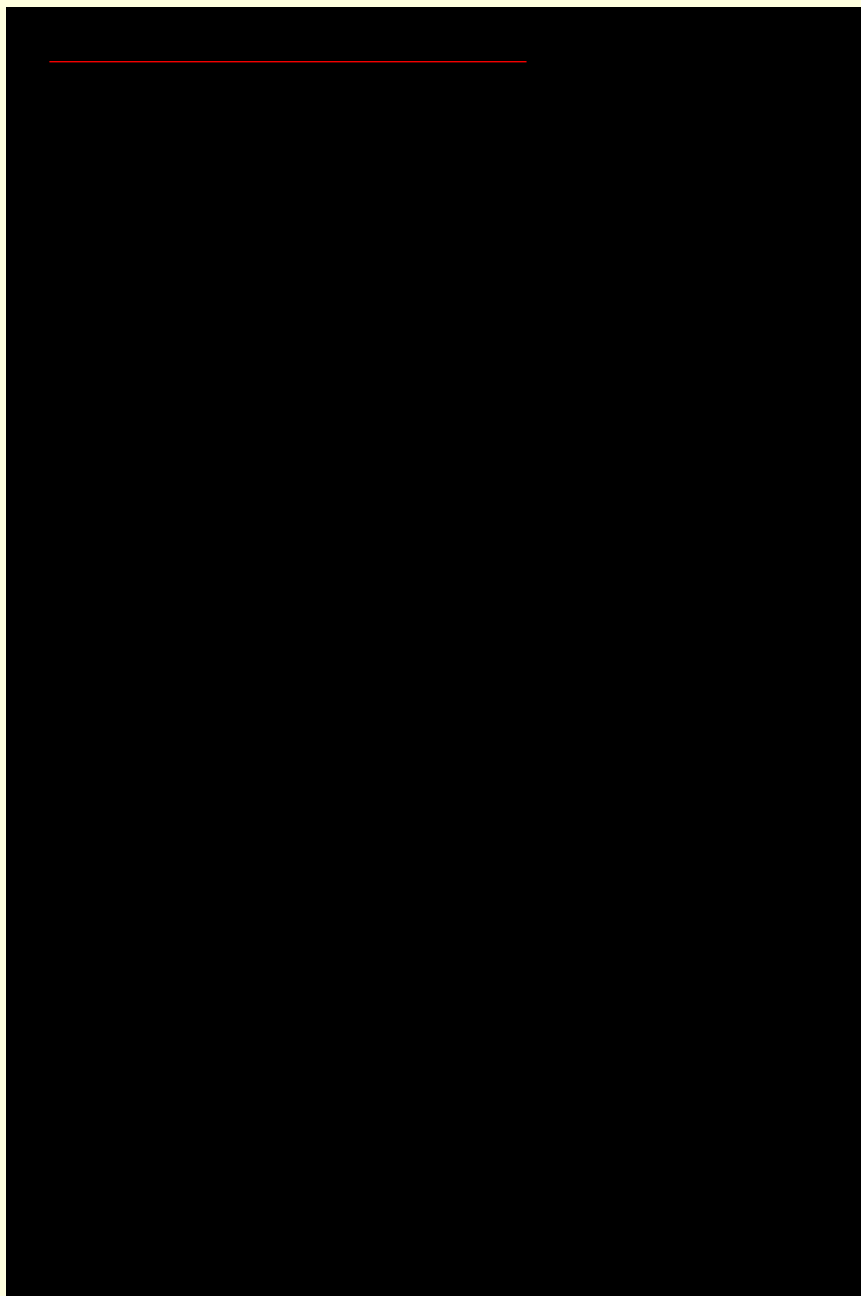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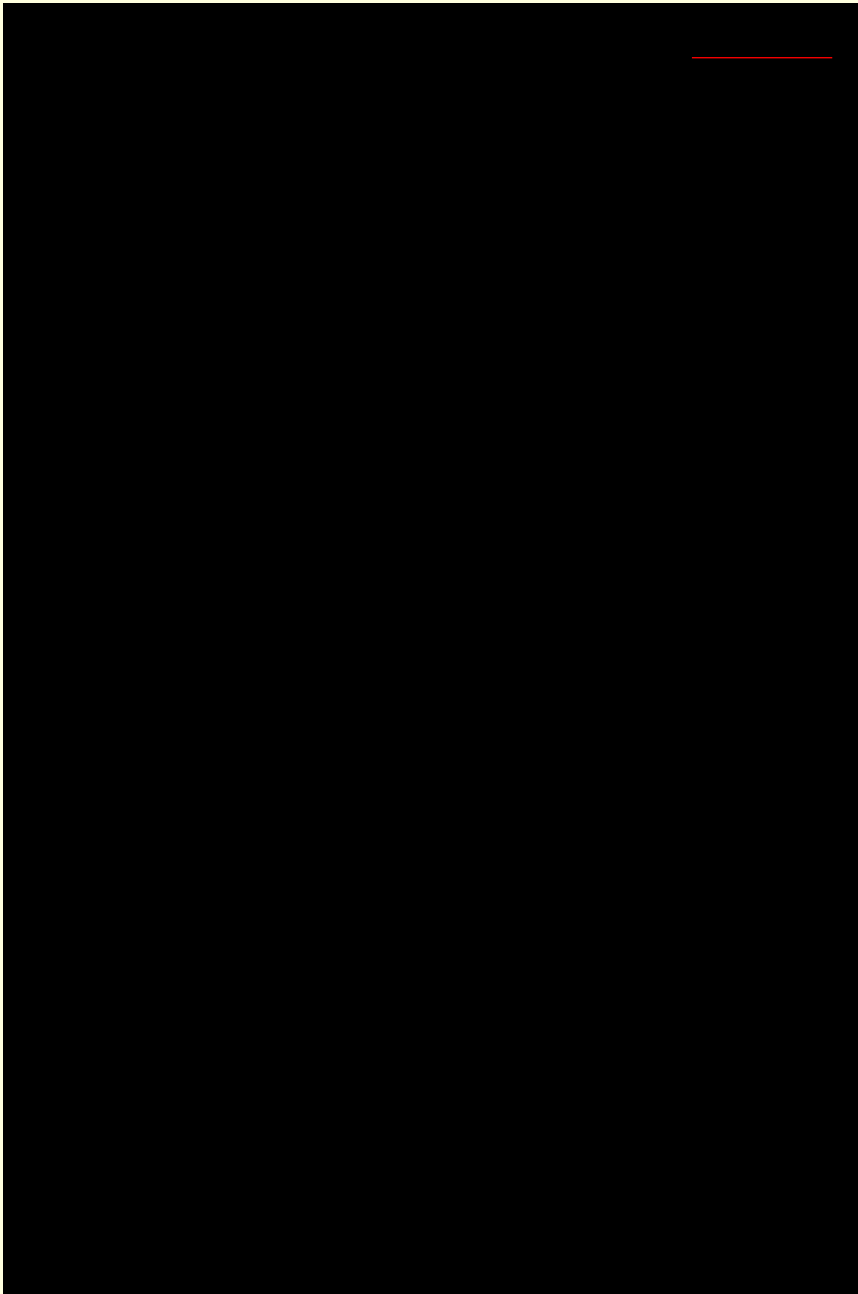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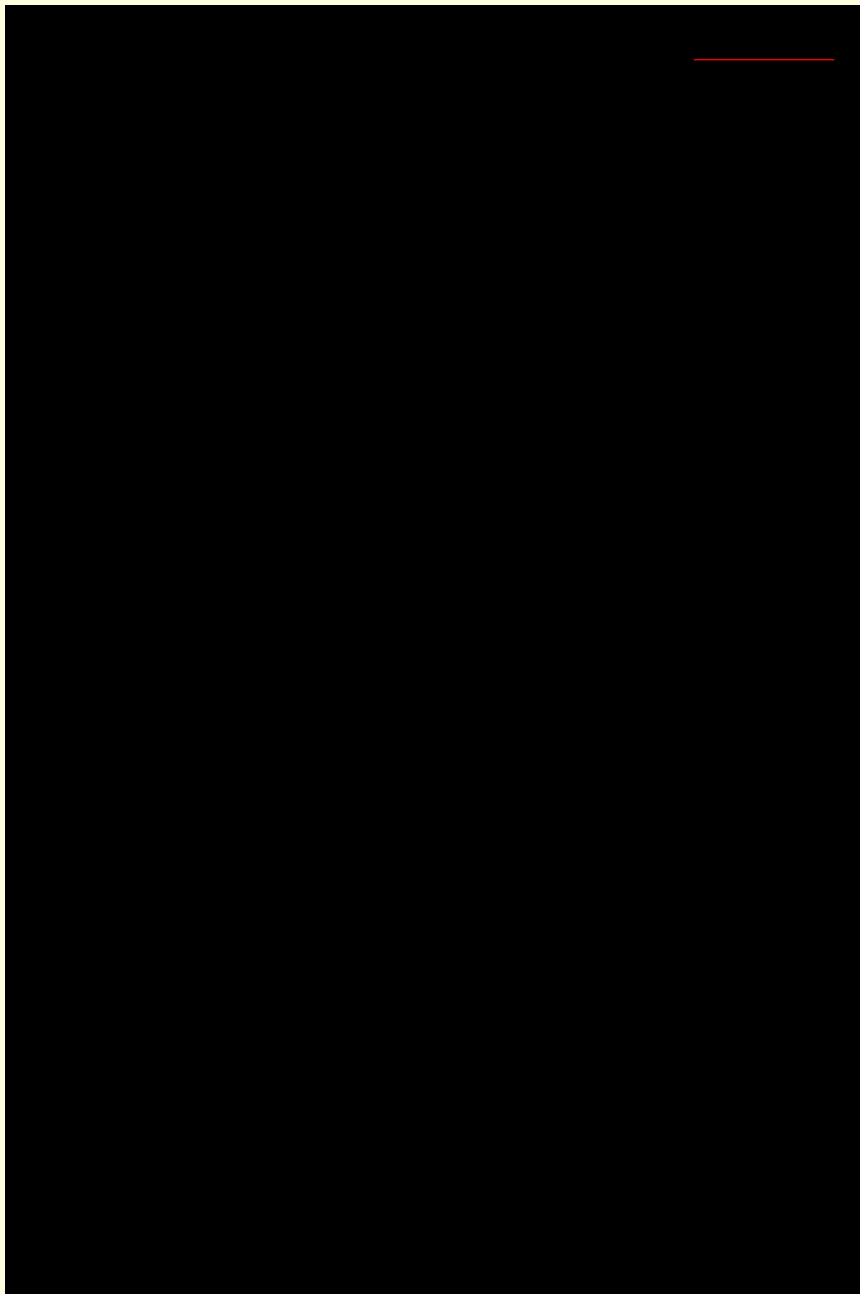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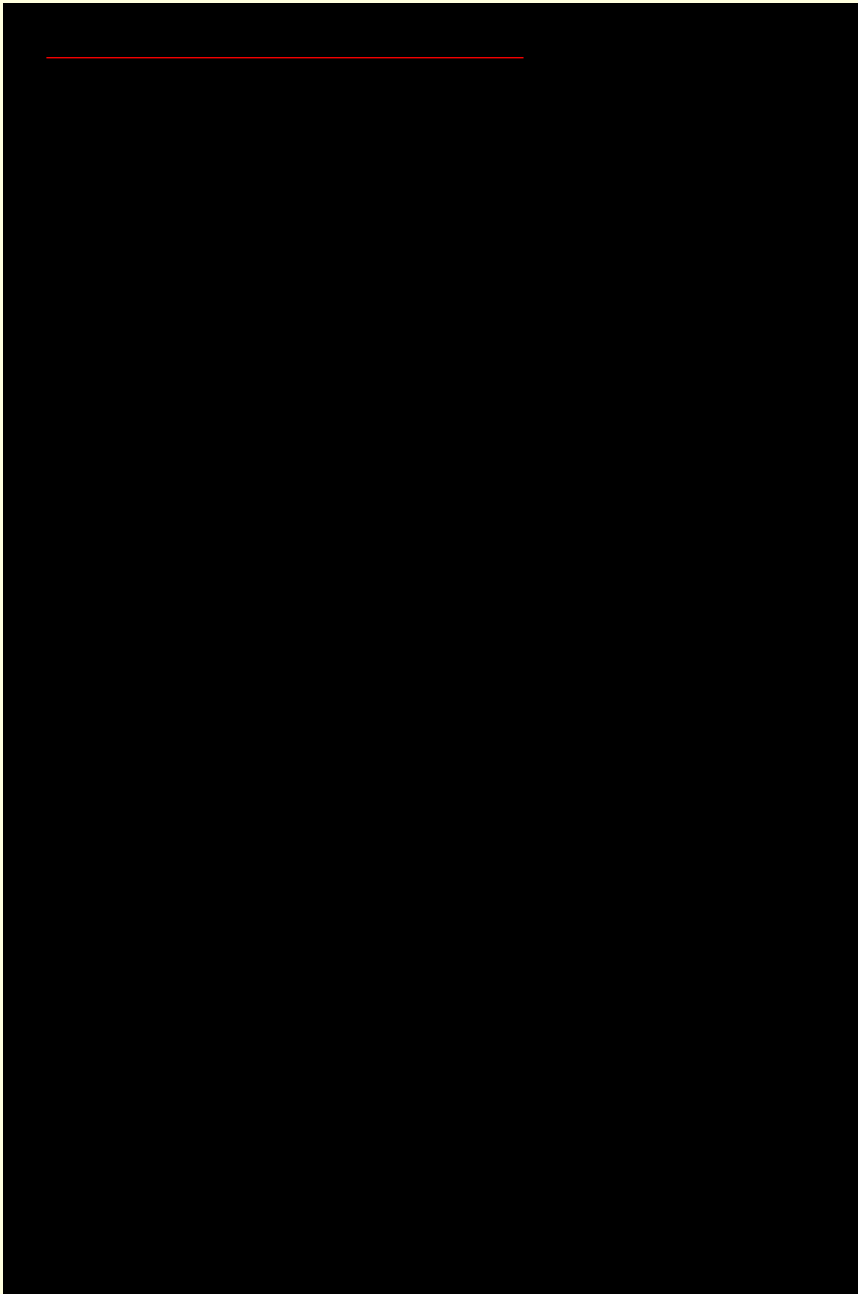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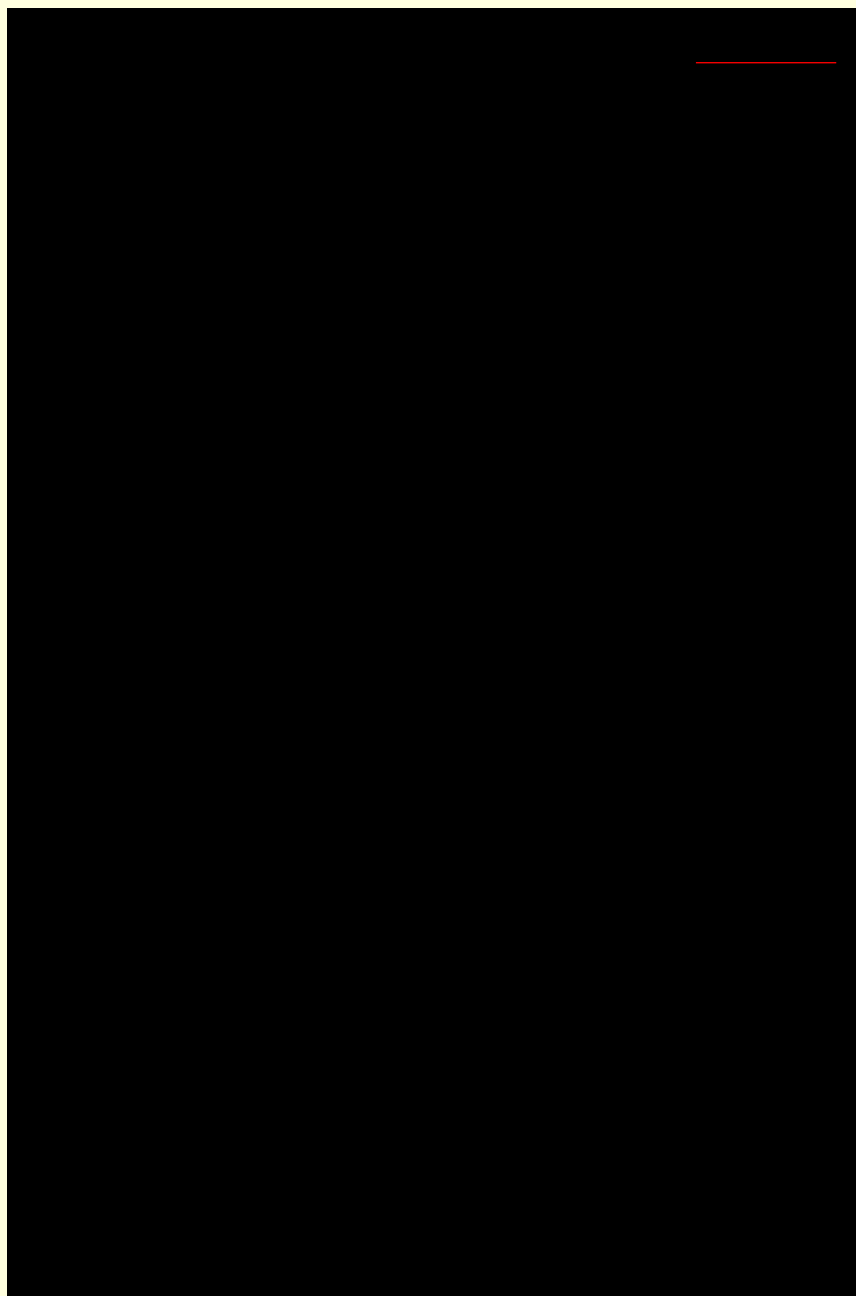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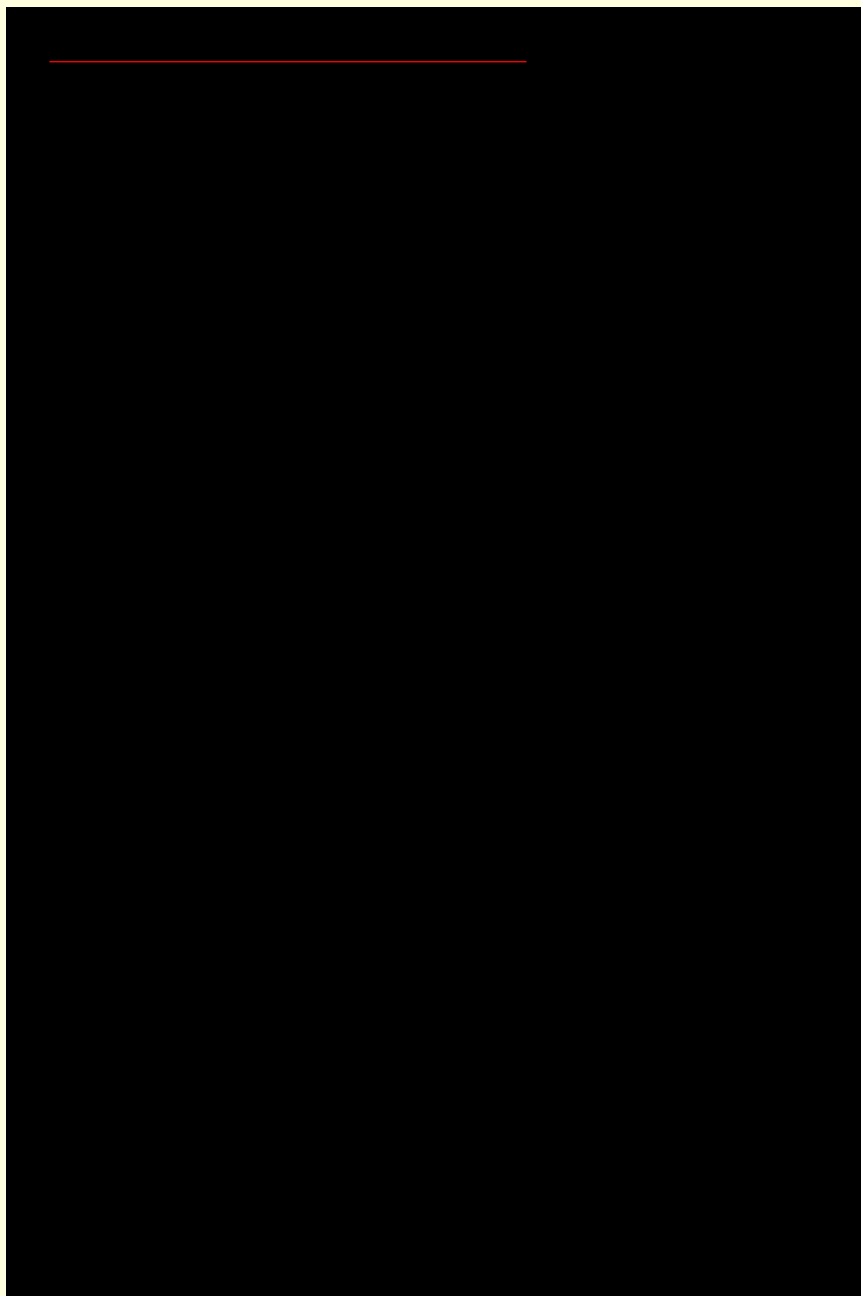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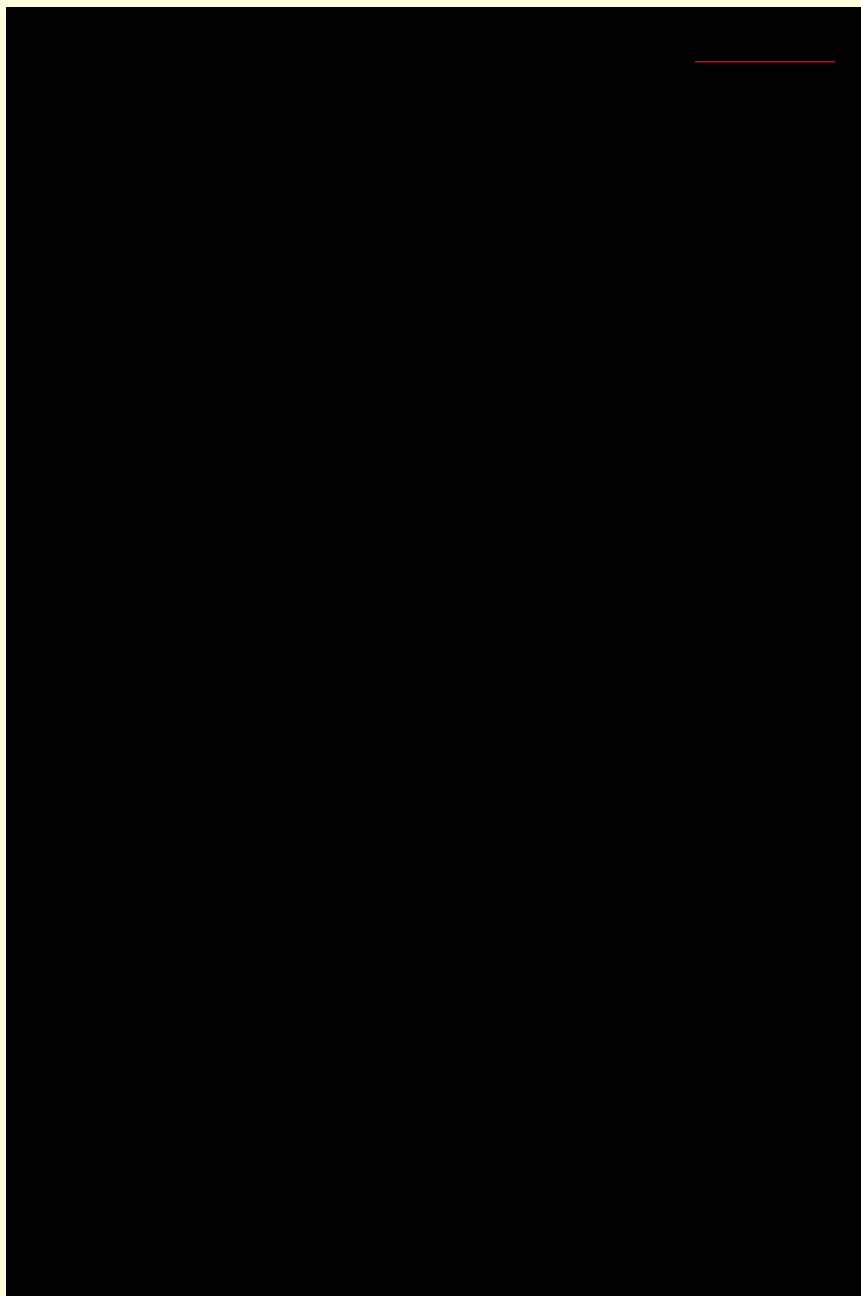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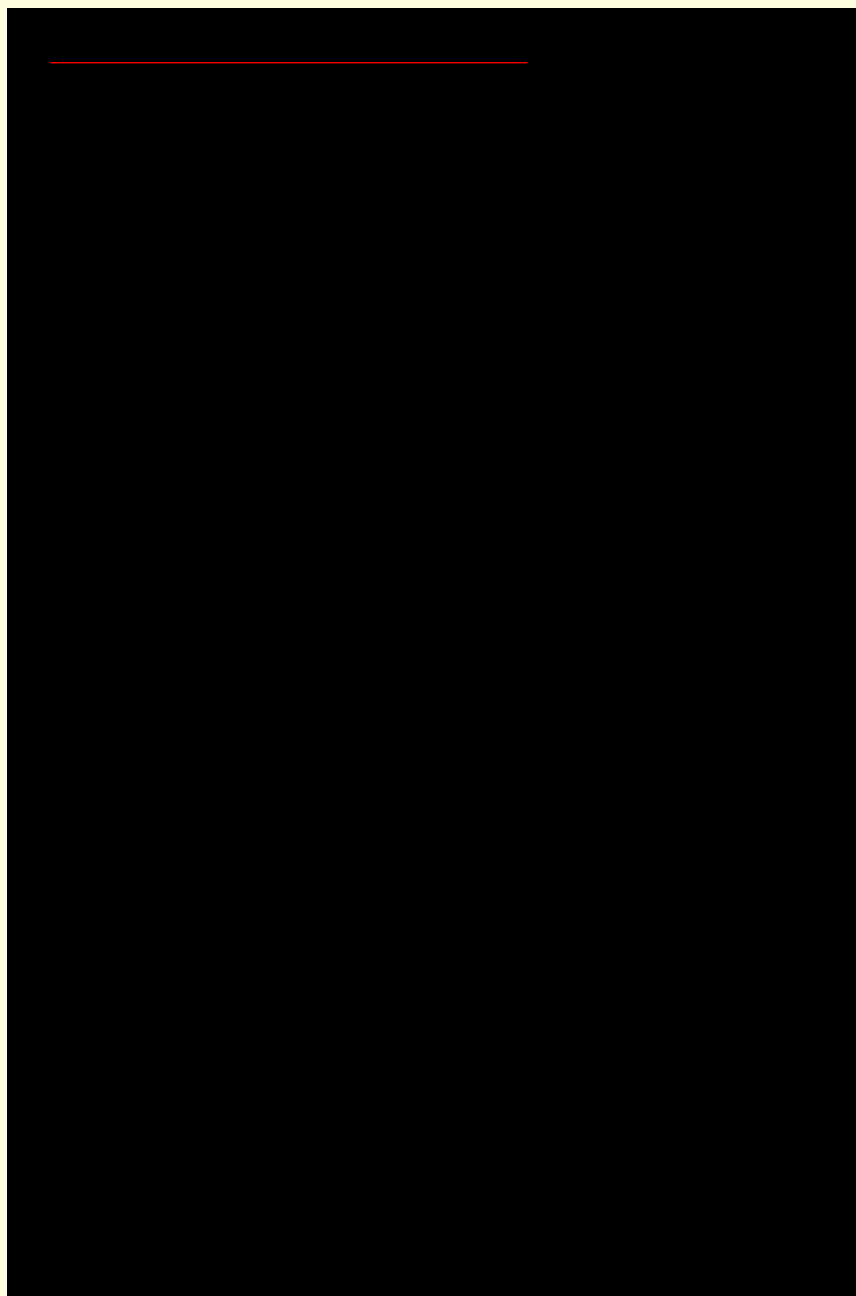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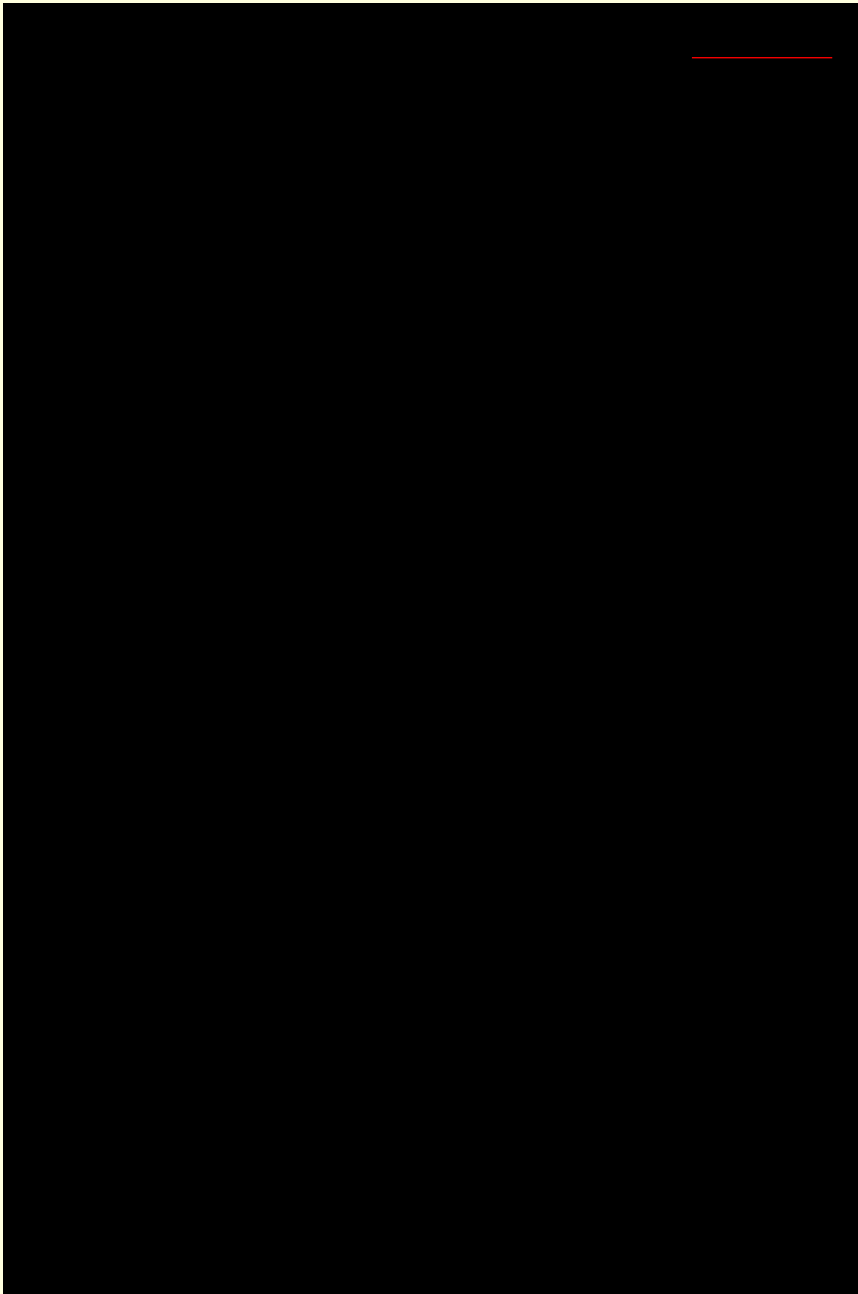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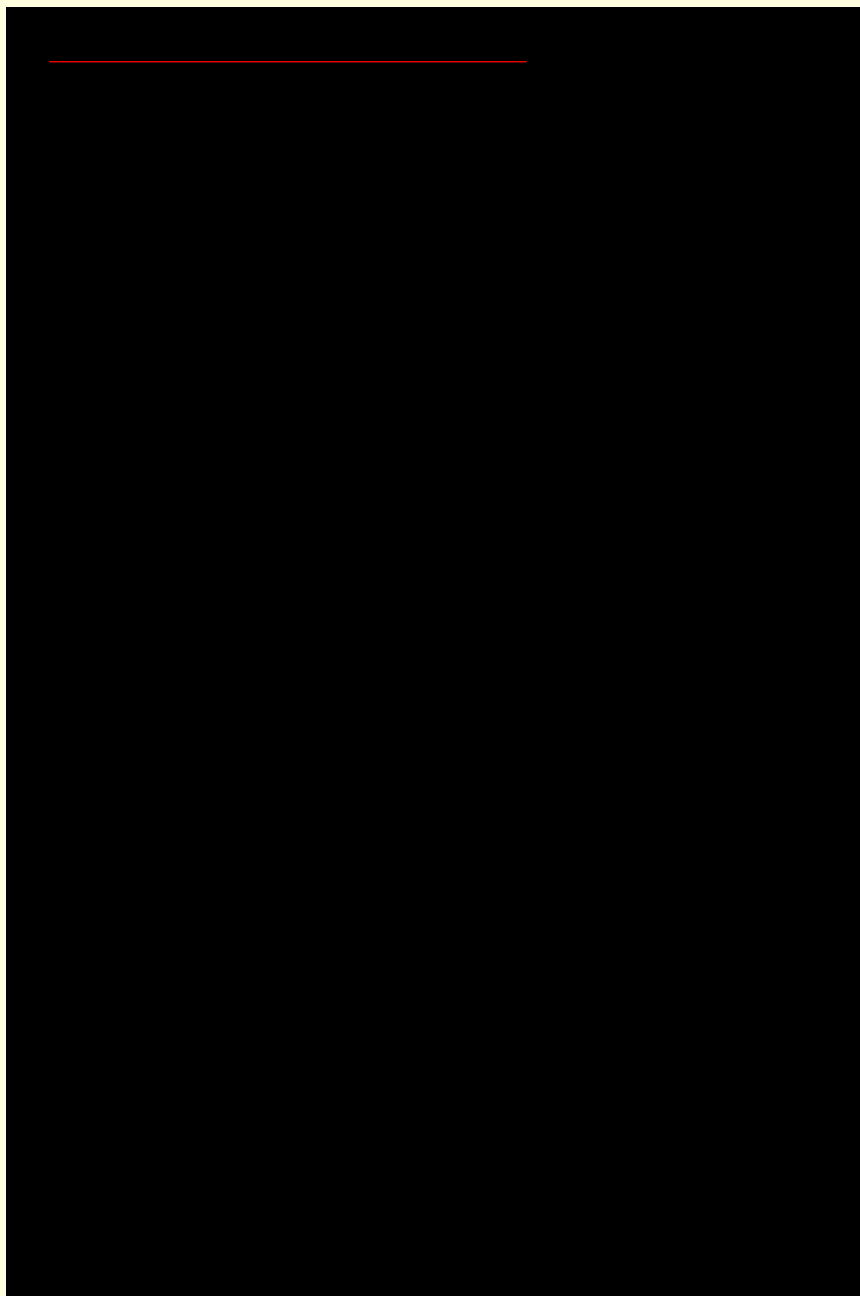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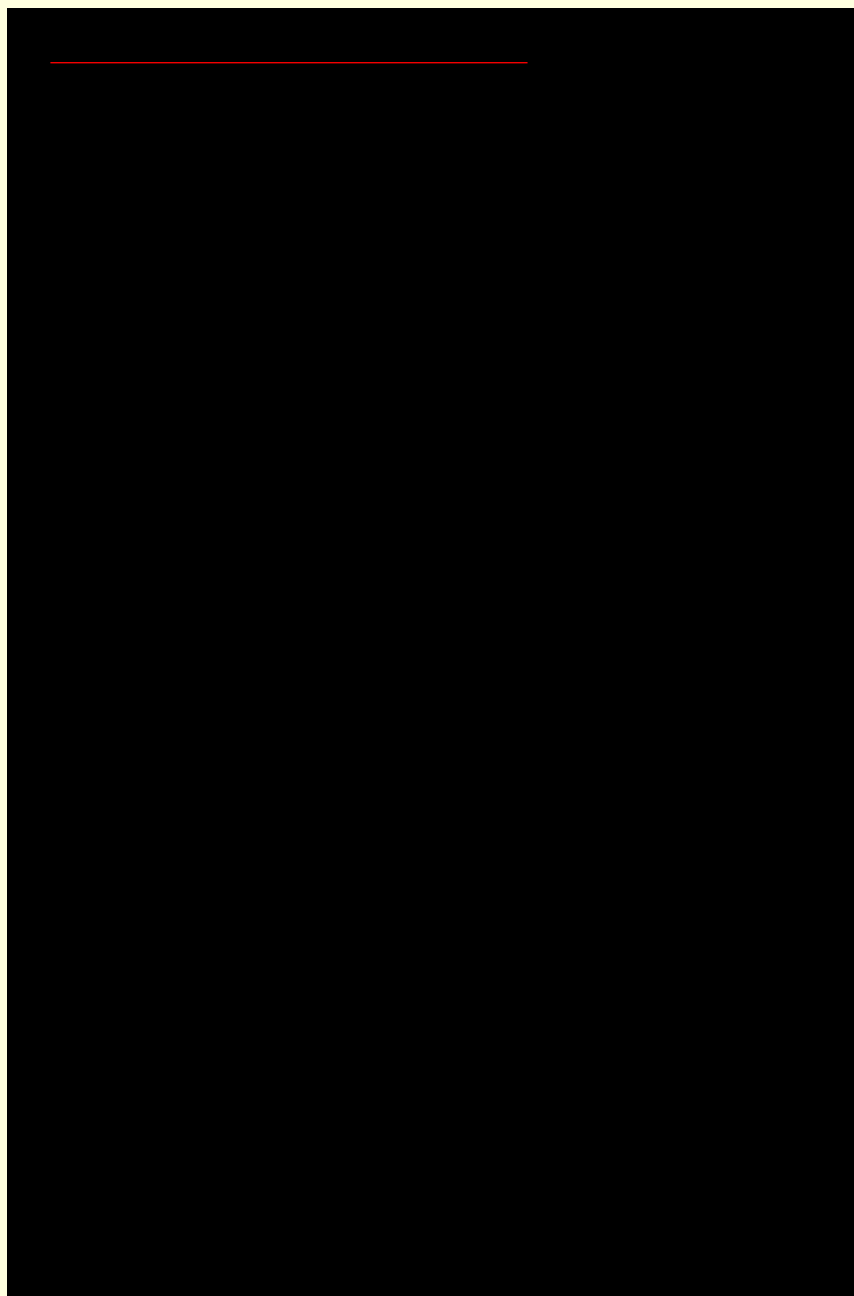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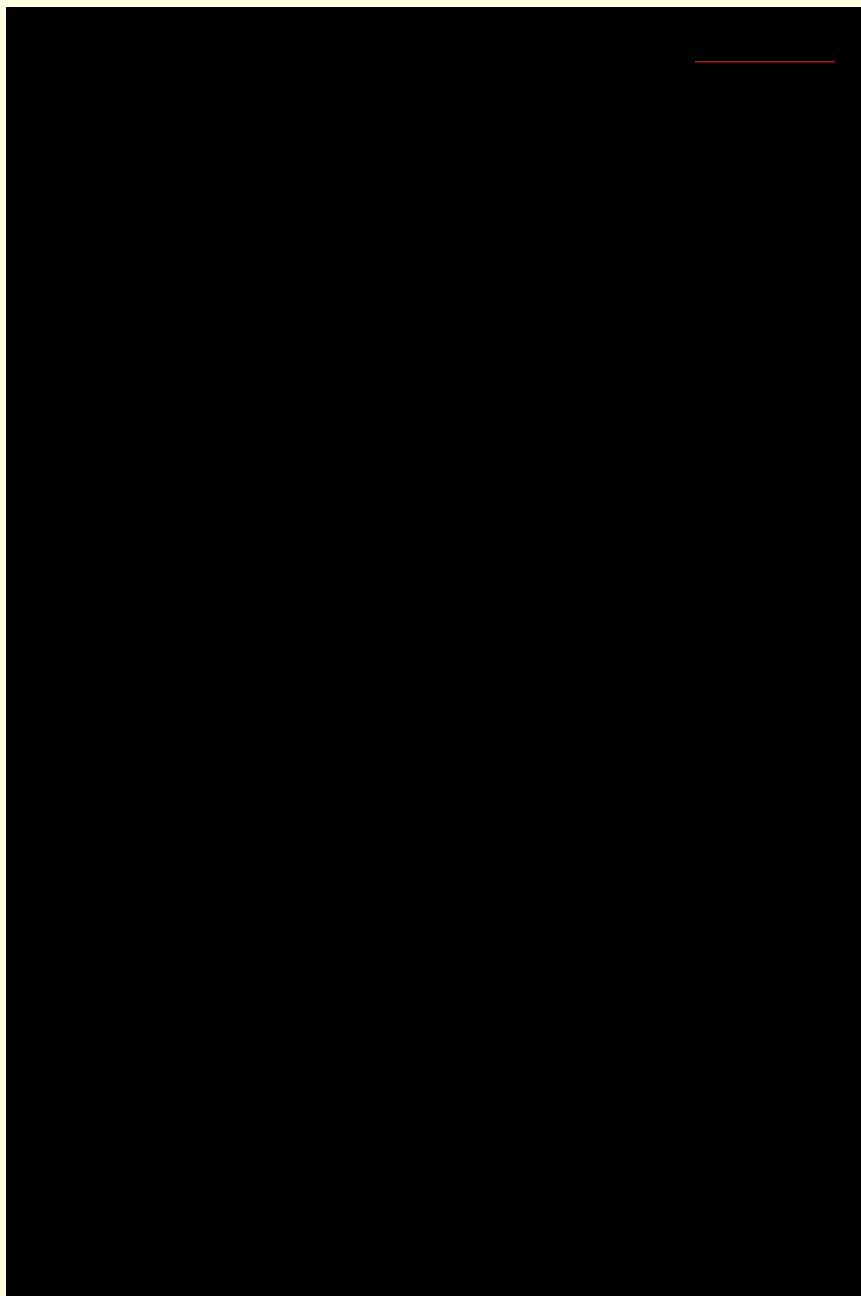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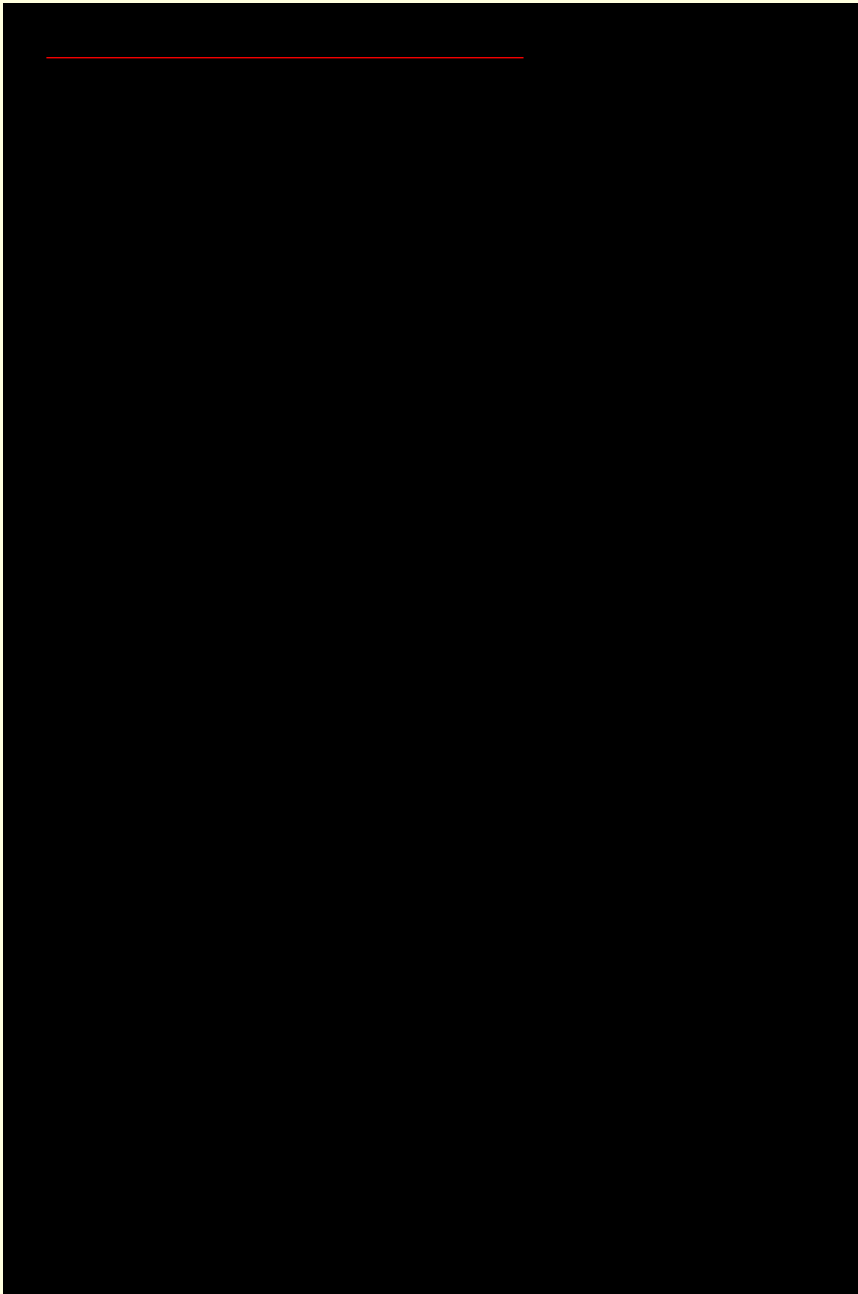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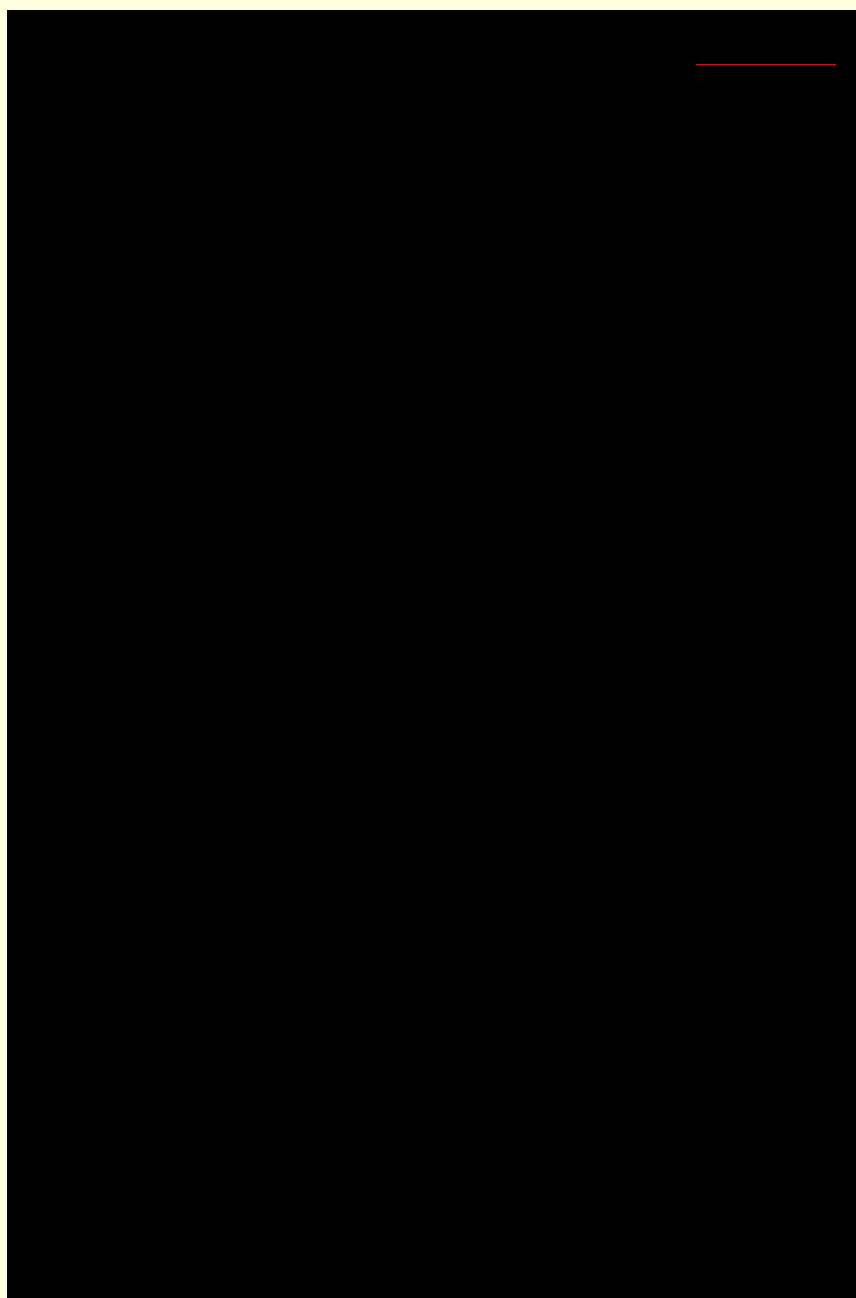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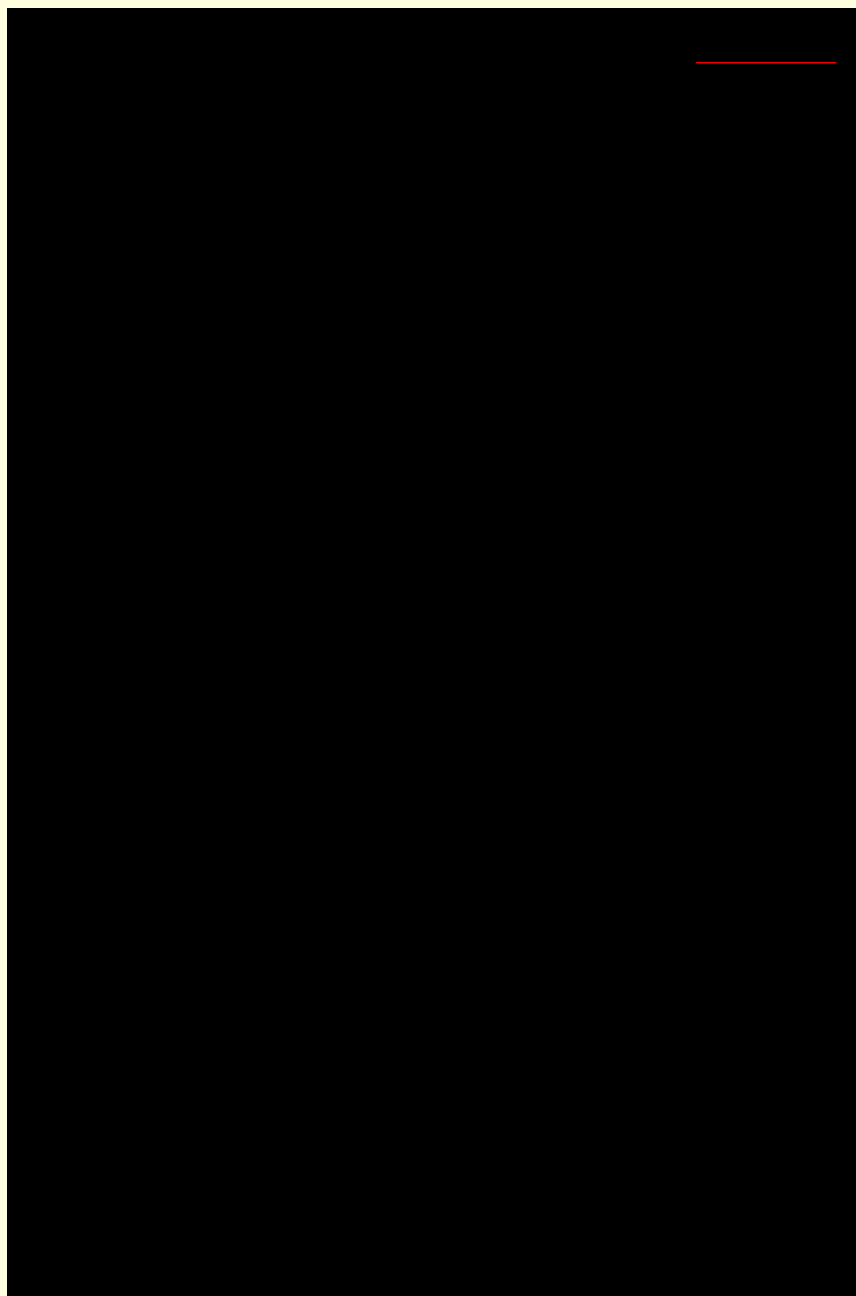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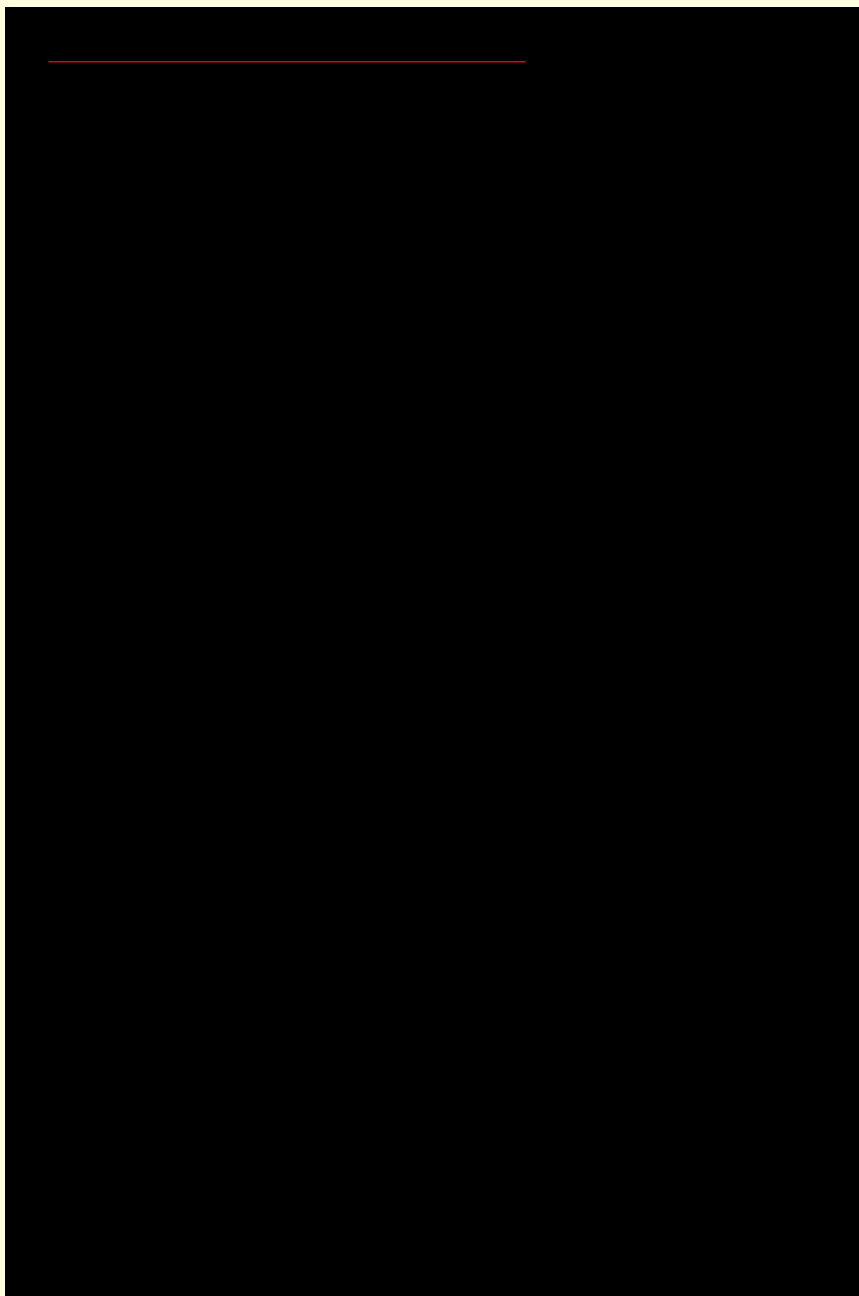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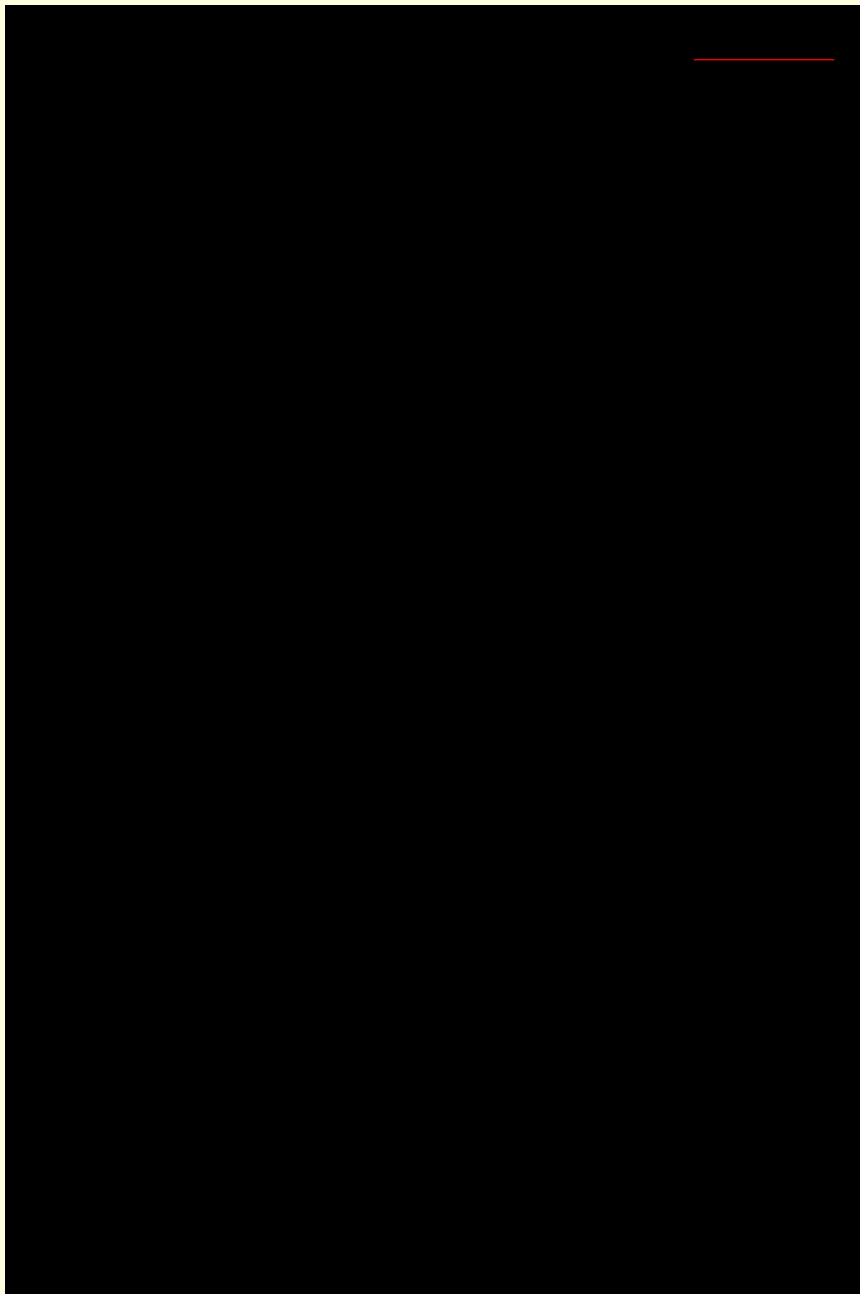












告诉他跟着做见证：“一切吃用都是我们供给，事完，还给你一百银子。”王二初还极力抵赖，看见桌上放着二十两银子，有点相信是真，便说道：“事完，你不给我一百银子，我敢怎样？”老残说：“不妨。就把一百银子交给你，存个妥当铺子里，写个笔据给我，说：‘吴某倒药水确系我亲见的，情愿作个干证。事毕，某字号存酬劳银一百两，即归我支用。两厢情愿，决无虚假。’好不好呢？”王二尚有点犹疑。许亮便取出一百银子交给他，说：“我不怕你跑掉，你先拿去，何如？倘不愿意，就扯倒罢休。”王二沉吟了一晌，到底舍不得银子，就答应了。老残取笔照样写好，令王二先取银子，然后将笔据念给他听，令他画个十字，打个手模。你想，乡下挑水的几时见过两只大元宝呢，自然欢欢喜喜的打了手印。许亮又告诉老残：“探听切实，吴二浪子现在省城。”老残说：“然则我们进省罢。你先找个眼线，好物色他去。”许亮答应着“是”，说：“老爷，我们省里见罢。”

次日，老残先到齐河县，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谨，随即进省。赏了车夫几两银子，打发回去。当晚告知姚云翁，请他转禀宫保，并饬历城县派两个差人来，以备协同许亮。次日晚间，许亮来禀：“已经查得。吴二浪子现同按察司街南胡同里，张家土娼，叫小银子的，打得火热。白日里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赌钱，夜间就住在小银子家。”老残问道：“这小银子家还是一个人，还是有几个人？共有几间房子？你查明了没有？”许亮回道：“这家共姊妹两个，住了三间房子。西厢两

间是他爹妈住的。东厢两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就是大门。”老残听了，点点头，说：“此人切不可造次动手。案情太大，他断不肯轻易承认。只王二一个证据，镇不住他。”于是向许亮耳边说了一番详细办法，无非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许亮去后，姚云松来函云：“宫保酷愿一见，请明日午刻到文案为要。”老残写了回书。次日上院，先到文案姚公书房。姚公着家人通知宫保的家人。过了一刻，请入签押房内相会。庄宫保已迎至门口，迎入屋内，老残长揖坐定。老残说：“前次有负宫保雅意，实因有点私事，不得不去。想宫保必能原谅。”宫保说：“前日捧读大札，不料玉守残酷如此，实是兄弟之罪，将来总当设法。但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老残说：“救民即所以报君，似乎也无所谓不可。”宫保默默然。又谈了半点钟功夫，端茶告退。

却说许亮奉了老残的擘画，就到这土娼家，认识了小金子，同嫖共赌。几日工夫，同吴二扰得水乳交融。初起，许亮输了四五百银子给吴二浪子，都是现银。吴二浪子直拿许亮当做个老土。谁知后来渐渐的被他捞回去了，倒赢了吴二浪子七八百银子，付了一二百两现银，其余全是欠帐。

一日，吴二浪子推牌九，输给别人三百多银子，又输给许亮二百多两，带来的钱早已尽了，当场要钱。吴二浪子说：“再赌一场，一统算帐。”大家不答应，说：“你眼前输的还拿不出，若再输了，更拿不出。”吴二浪子发急道：“我家里有的是钱，从来没有赖过人的帐。银子成总了，我差人回家取

去！”众人只是摇头。许亮出来说道：“吴二哥，我想这们办法：你几时能还？我借给你。但是我这银子，三日内有个要紧用处，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吴二浪子急于要赌，连忙说：“万不会误的！”许亮就点了五百两票子给他，扣去自己赢的二百多，还余二百多两。吴二看仍不够还帐，就央告许亮道：“大哥，大哥！你再借我五百，我翻过本来立刻还你。”许亮问：“若翻不过来呢？”吴二说：“明天也一准还你。”许亮说：“口说无凭，除非你立个明天期的期票。”吴二说：“行，行，行！”当时找了笔，写了笔据，交给许亮。又点了五百两银子，还了三百多的前帐，还剩四百多银子，有钱胆就壮，说：“我上去推一庄！”见面连赢了两条，甚为得意。那知风头好，人家都缩了注子。心里一恨，那牌就倒下霉来了。越推越输，越输越气。不消半个更头，四百多银子又输得精光。

座中有个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陶三说：“我上去推一庄。”这时吴二已没了本钱，干看着别人打。陶三上去，第一条拿了个一点，赔了个通庄。第二条拿了个八点，天门是地之八，上下庄是九点，又赔了一个通庄。看看比吴二的庄还要倒霉。吴二实在急得直跳，又央告许亮：“好亲哥哥！好哥哥！好亲爷！你再借给我二百银子罢！”许亮又借给他二百银子。吴二就打了一百银子的天上角，一百银子的通。许亮说：“兄弟，少打点罢。”吴二说：“不要紧的！”翻过牌来，庄家却是一个毙十。吴二得了二百银子，非常欢喜，原注不动。第四条，庄家赔了天门、下庄，吃了上庄，吴二的二百

银子不输不赢。换第二方，头一条，庄家拿了个天杠，通吃，吴二还剩二百银子。

那知从此庄家大焮起来，不但吴二早已输尽，就连许亮也输光了。许亮大怒，拿出吴二的笔据来往桌上一搁，说：“天门孤丁！你敢推吗？”陶三说：“推倒敢推，就是不要这种取不出钱来的废纸。”许亮说：“难道吴二爷骗你，我许大爷也会骗你吗？”两人几至用武。众人劝说：“陶三爷，你赢的不少了，难道这点交情不顾吗？我们大家作保：如你赢了去，他二位不还，我们众人还！”陶三仍然不肯，说：“除非许大写上保中。”许亮气极，拿笔就写一个保，并注明实系正用情借，并非闲帐。陶三方肯推出一条来，说：“许大，听你挑一副去，我总是赢你！”许亮说：“你别吹了！你掷你的倒霉骰子罢！”一掷是个七出。许亮揭过牌来是个天之九，把牌望桌上一放，说：“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父亲的牌！”陶三看了看，也不出声，拿两张牌看了一张，那一张却慢慢的抽，嘴里喊道：“地！地！地！”一抽出来，望桌上一放，说：“许家的孙子！瞧瞧你爷爷的牌！”原来是副人地相宜的地杠。把笔据抓去，嘴里还说道：“许大！你明天没银子，我们历城县衙门里见！”

不时大家钱尽，天时又有一点多钟，只好散了。许、吴二人回到小银子家敲门进去，说：“赶紧拿饭来吃！饿坏了！”小金子房里有客坐着，就同到小银子房里去坐。小金子捱到许亮脸上，说：“大爷，今儿赢了多少钱？给我几两花罢。”许

亮说：“输了一千多了！”小银子说：“二爷赢了没有，吴二说：“更不用提了！”说着，端上饭来，是一碗鱼，一碗羊肉，两碗素菜，四个碟子，一个火锅，两壶酒。许亮说：“今天怎么这们冷？”小金子说：“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风，天阴得沉沉的，恐怕要下雪呢。”

两人闷酒一替一杯价灌，不知不觉都有了几分醉。只听门口有人叫门，又叫小金子的妈张大脚出去开了门。跟着进来说：“三爷，对不住，没屋子罗，仵请明儿来罢。”又听那人嚷道：“放你妈的狗屁！三爷管你有屋子没屋子！什么王八旦的客？有胆子的出来跟三爷碰碰，没胆子的替我四个爪子一齐望外扒！”听着就是陶三胖子的声音。许亮一听，气从上出，就要跳出去。这里小金子、小银子姊妹两个拚命的抱住，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却说小金子、小银子，拚命把许亮抱住。吴二本坐近房门，就揭开门帘一个缝儿，偷望外瞧。只见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间，醉醺醺的一脸酒气。把上首小金子的门帘往上一摔，有五六尺高，大踏步进去了。小金子屋里先来的那客，用袖子掩着脸，嗤溜的一声，跑出去了。张大脚跟了进去。陶三问：“两个王八羔子呢？”张大脚说：“三爷请坐，就来，就来。”张大脚连忙跑过来说：“二位别吱声。这陶三爷是历城县里的都头，在本县红的了不得，本官面前说一不二的，没人惹得起他。二位可别怪，叫他们姊儿俩赶快过去罢。”许亮说：“咱老子可不怕他！他敢怎么样咱？”

说着，小金子、小银子早过去了。吴二听了，心中捏一把汗，自己借据在他手里，如何是好！只听那边屋里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说：“小金子呀，爷赏你一百银子！小银子呀，爷也赏你一百银子！”听他二人说：“谢三爷的赏。”又听陶三说：“不用谢，这都是今儿晚上，我几个孙子孝敬我的，共孝敬了三千多银子呢。我那吴二孙子还有一张笔据在爷爷手里，

许大孙子做的中保，明天到晚不还，看爷爷要他们命不要！”这许大却向吴二道：“这个东西实在可恶！然听说他武艺很高，手底下能开发五六十个人呢，我们这口闷气咽得下去吗？”吴二说：“气还是小事，明儿这一千银子笔据怎样好呢？”许大说：“我家里虽有银子，只是派人去，至少也得三天，‘远水救不着近火！’”

又听陶三嚷道：“今儿你们姐儿俩都伺候三爷，不许到别人屋里去！动一动，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小金子道：“不瞒三爷说，我们俩今儿都有客。”只听陶三爷把桌子一拍，茶碗一摔，玳瑁价一声响，说：“放狗屁！三爷的人，谁敢住？问他有脑袋没有？谁敢在老虎头上打苍蝇？三爷有的是孙子们孝敬的银子！预备打死一两个，花几千银子，就完事了！放你去，你去问问那两个孙子敢来不敢来！”

小金子连忙跑过来把银票给许大看，正是许大输的银票，看着更觉难堪。小银子也过来低低的说道：“大爷，二爷！俺两位多抱屈，让我们姊儿俩得二百银子，我们长这们大，还没有见过整百的银子呢。你们二位都没有银子了，让我们挣两百银子，明儿买酒菜请你们二位。”许大气急了，说：“滚你的罢！”小金子道：“大爷别气！俺多抱屈。俺二位就在我炕上歪一宿，明天他走了，大爷到我屋里赶热被窝去。妹妹来陪二爷，好不好？”许大连连说道：“滚罢！滚罢！”小金子出了房门，嘴里还嘟哝道：“没有了银子，还做大爷呢！不害个臊！”

许大气白了脸，呆呆的坐着。歇了一刻，扯过吴二来说：“兄弟，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议。我们都是齐河县人，跑到这省里，受他们这种气，真受不住！我不想活了！你想，你那一千银子还不出来，明儿被他拉到衙门里去，官儿见不着，私刑就要断送了你的命了。不知我们出去找两把刀子进来把他剁掉了，也不过是个死！你看好不好？”吴二正在沉吟，只听对房陶三嚷道：“吴二那小子是齐河县里犯了案，逃得来的个逃凶！爷爷明儿把他解到齐河县去，看他活得成活不成！许大那小子是个帮凶，谁不知道的，两个人一路逃得来的凶犯！”

许大站起来就要走。吴二浪子扯住道：“我到有个法子，只是你得对天发个誓，我才能告诉你。”许大道：“你瞧！你多们酸呀！你倘若有好法子，我们弄死了他，主意是我出的。倘若犯了案，我是个正凶，你还是个帮凶，难道我还跟你过不去吗？”吴二想了想，理路到不错，加之明天一千银子一定要出乱子，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便说道：“我的亲哥！我有一种药水，给人吃了，脸上不发青紫，随你神仙也验不出毒来！”许亮诧异道：“我不信！真有这们好的事吗？”吴二道：“谁还骗你呢！”许亮道：“在那里买？我快去买去？”吴二道：“没处买，是我今年七月里在泰山洼子里，打从一个山里人家得来的。只是我给你，千万可别连累了我！”许亮道：“这个容易。”随即拿了张纸来写道：“许某与陶某呕气，起意将陶某害死。知道吴某有得来上好药水，人吃了立刻致命。再三央求吴某分给若干，此案与吴某毫无干涉。”写完，交给吴二，说：

“倘若犯了案，你有这个凭据，就与你无干了。”吴二看了，觉得甚为妥当。许亮说：“事不宜迟，你药水在那里呢？我同你取去。”吴二说：“就在我枕头匣子里，存在他这里呢。”就到炕里边取出个小皮箱来，开了锁，拿出个磁瓶子来，口上用蜡封好了的。

许亮问：“你在泰山怎样得的？”吴二道：“七月里，我从垫台这条西路上的山，回来从东路回来，尽是小道。一天晚了，住了一家子小店，看他炕上有个死人，用被窝盖的好好的。我就问他们：‘怎把死人放在炕上？’那老婆子道：‘不是死人，这是我当家的。前日在山上看见一种草，香得可爱，他就采了一把回来，泡碗水喝。谁知道一喝，就仿佛是死了，我们自然哭的了不得的了。活该有救，这内山石洞里住了一个道人，叫青龙子，他那天正从这里走过；见我们哭，他来看看，说：‘你老儿是啥病死的？’我就把草给他看。他拿去，笑了笑，说：‘这不是毒药，名叫‘千日醉’，可以有救的。我去替你寻点解救药草来罢。你可看好了身体，别叫坏了。我再过四十九天送药来，一治就好。’算计目下也有二十多天了。’我问他：‘那草还有没有？’他就给了我一把子，我就带回来，熬成水，弄瓶子装起顽的。今日正好用着了！”许亮道：“这水灵不灵，倘若药不倒他，我们就毁了呀。你试验过没有？”吴二说：“百发百中的。我已……”说到这里，就嗑住了。许亮问：“你已怎么样？你已试过吗？”吴二说，不是试过，我已见那一家被药的人的样子是同死的一般，若没有青龙子解

救，他早已埋掉了。”

二人正在说得高兴，只见门帘子一揭，进来一个人。一手抓住了许亮，一手捺住了吴二，说：“好！好！你们商议谋财害命吗？”一看，正是陶三。许亮把药水瓶子紧紧握住，就挣扎逃走，怎禁陶三气力如牛，那里挣扎得动。吴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说了。只见陶三窝起嘴唇，打了两个胡哨，外面又进来两三个大汉，将许、吴二人都用绳子缚了。陶三押着解到历城县衙门口来。陶三进去告知了稿签门上，传出话来，今日夜已深了，暂且交差看管，明日辰刻过堂，押到官饭店里。幸亏许大身边还有几两银子，拿出来打点了官人，到也未曾吃苦。

明日早堂在花厅问案，是个发审委员。差人将三人带上堂去，委员先问原告。陶三供称：“小人昨夜在土娼张家住宿，因多带了几百银子，被这许大、吴二两人看见，起意谋财，两人商议要害小人性命。适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听见，进去捉住，扭禀到堂，求大老爷究办。”委员问许大、吴二：“你二人为什么要谋财害命？”许大供：“小的许亮，齐河县人。陶三欺负我二人，受气不过，所以商同害他性命。吴二说，他有好药，百发百中，已经试过，很灵验的。小人们正在商议，被陶三捉住。”吴二供：“监生吴省干，齐河县人。许大被陶三欺负，实与监生无干。许大决意要杀陶三，监生恐闹出事来，原为缓兵之计，告诉他有种药水，名‘千日醉’，容易醉倒人的，并不害性命。实系许大起意，并有笔据在此。”从怀

中取出呈堂。

委员问许大：“昨日你们商议时，怎样说的？从实告知，本县可以开脱你们。”许大便将昨晚的话一字不改说了一遍。委员道：“如此说来，你们也不过气忿话，那也不能就算谋杀呀。”许大磕头，说：“大老爷明见！开恩！”委员又问吴二：“许大所说各节是否切实？”吴二说：“一字也不错的。”委员说：“为件事，你们很没有大过。”分付书吏照录全供，又问许大：“那瓶药水在那里呢？”许大从怀中取出呈上。委员打开蜡封一闻，香同兰麝，微带一分酒气，大笑说道：“这种毒药，谁都愿意吃的！”就交给书吏，说：“这药水收好了。将此二人并全案分别解交齐河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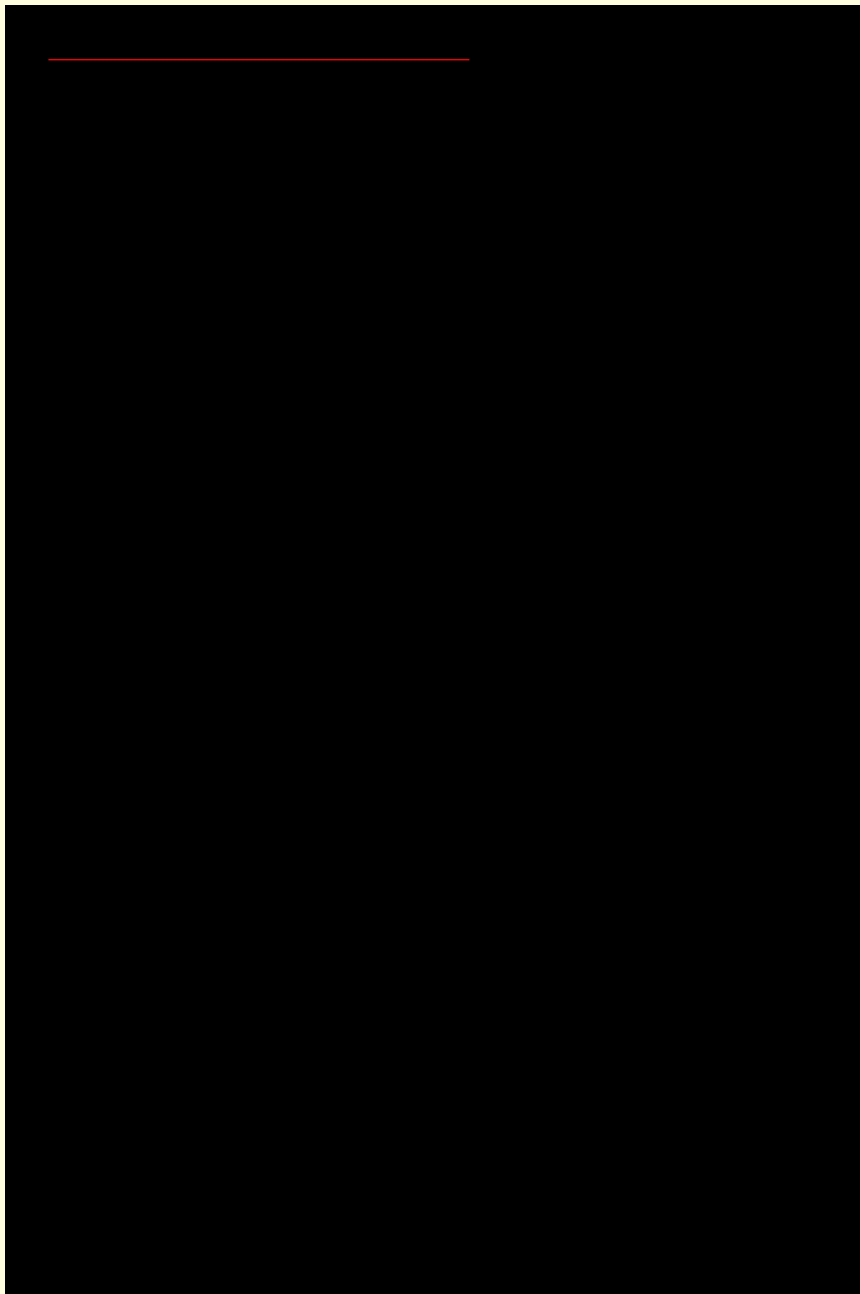
只此“分别”二字，许大便同吴二拆开两处了。当晚许亮就拿了药水来见老残。老残倾出看看，色如桃花，味香气浓。用舌尖细试，有点微甜，叹道：“此种毒药怎不令人久醉呢！”将药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内，交给许亮：“凶器人证俱全，却不怕他不认了。但是据他所说的情形，似乎这十三个人并不是死，仍有复活的法子。那青龙子，我却知道，是个隐士；但行踪无定，不易觅寻。你先带着王二回去禀知贵上，这案虽经审定，不可上详。我明天就访青龙子去，如果找着此公，能把十三人救活，岂不更妙？”许亮连连答应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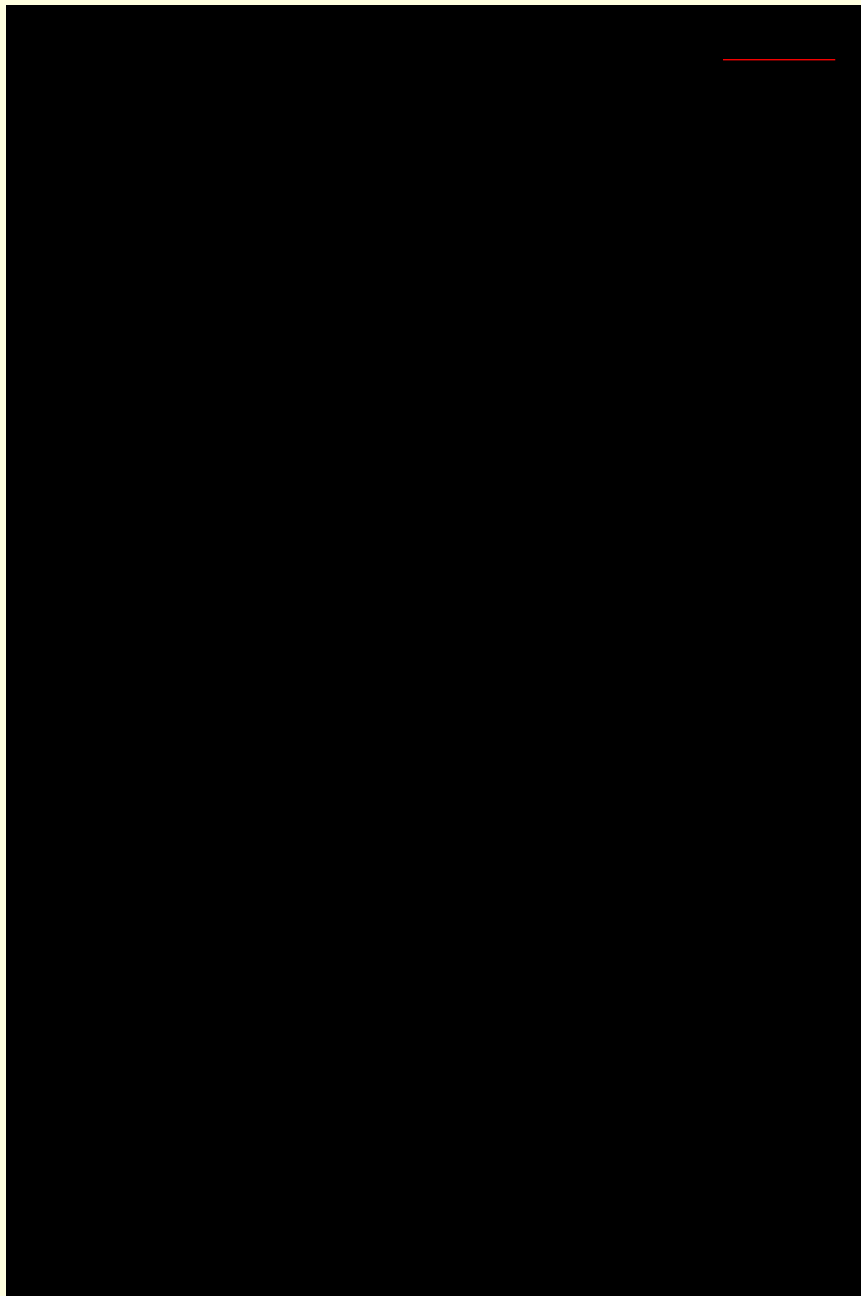
次日，历城县将吴二浪子解到齐河县。许亮同王二两人作证，自然一堂就讯服了，暂且收监，也不上刑具。静听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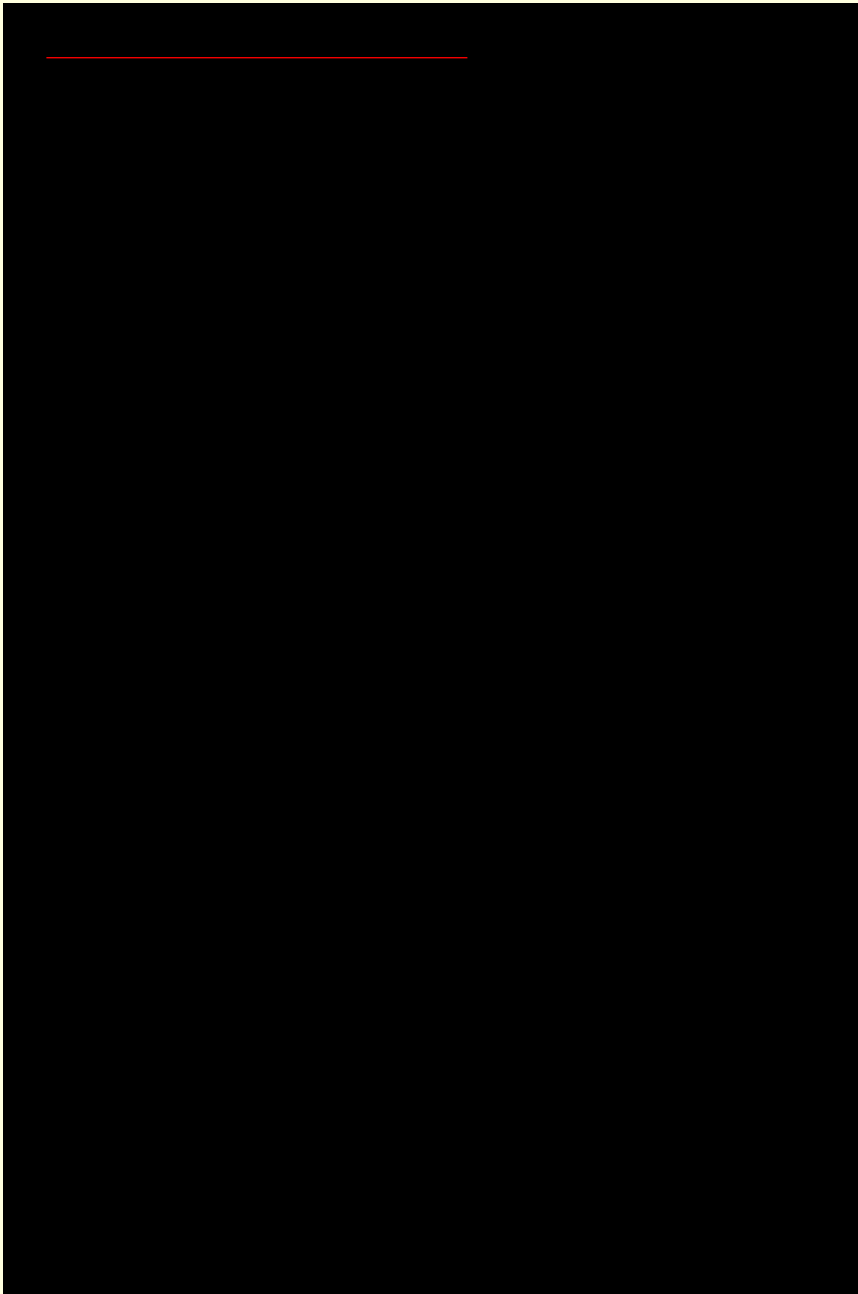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残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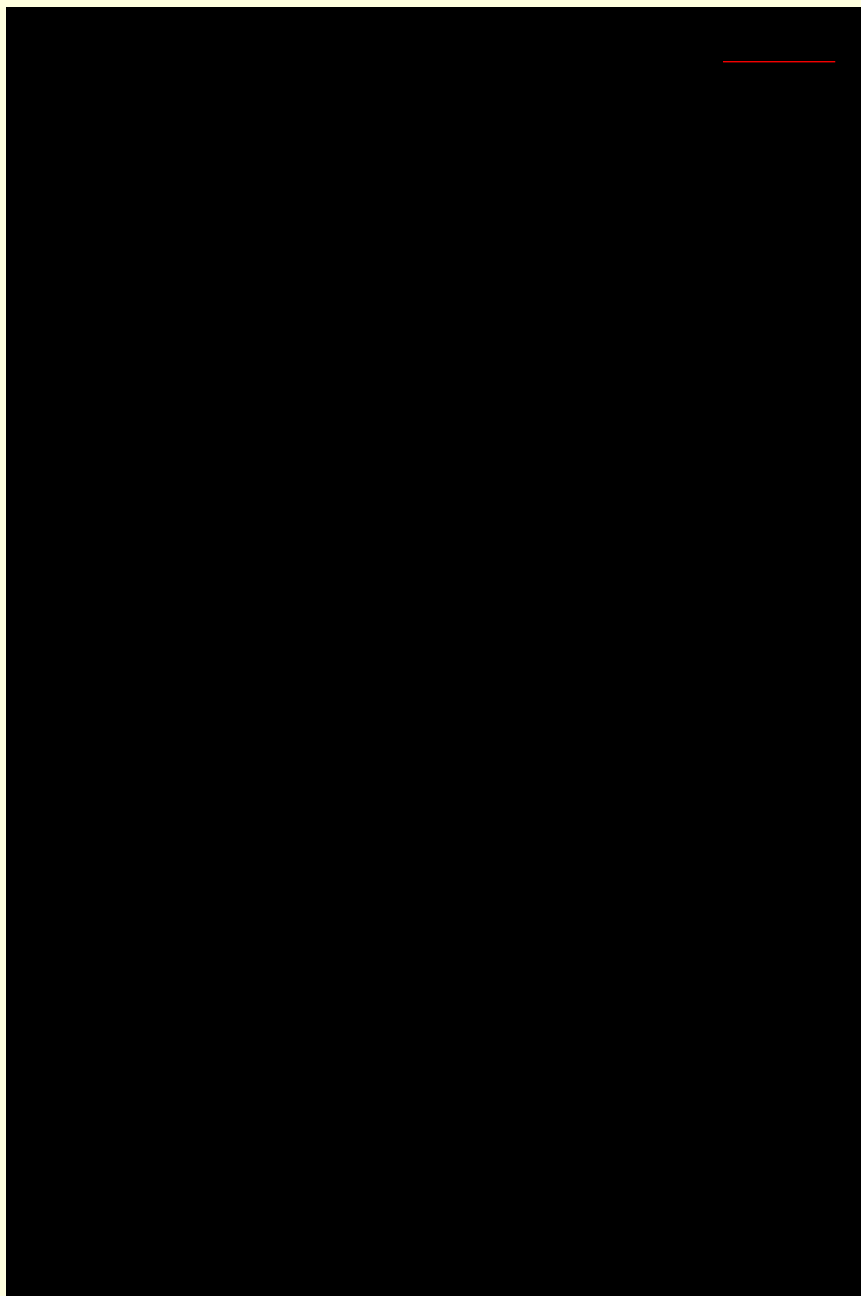
却说老残次日雇了一匹驴，驮了一个被搭子，吃了早饭，就往泰山东路行去。忽然想到舜井旁边有个摆命课摊子的，招牌叫“安贫子知命”，此人颇有点来历，不如先去问他一声，好在出南门必由之路。一路想着，早已到了安贫子的门首，牵了驴，在板凳上坐下。彼此序了几句闲话，老残就问：“听说先生同青龙子长相往来，近来知道他云游何处吗？”安贫子道：“噯呀！你要见他吗？有啥事体？”老残便将以上事告知安贫子。安贫子说：“太不巧了！他昨日在我这里坐了半天，说今日清晨回山去，此刻出南门怕还不到十里路呢。”老残说：“这可真不巧了！只是他回什么山？”安贫子道：“里山玄珠洞。他去年住灵岩山，因近来香客渐多，常有到他茅篷里的，所以他厌烦，搬到里山玄珠洞去了。”老残问：“玄珠洞离此地有几十里？”安贫子道：“我也没去过，听他说，大约五十里路不到点。此去一直向南，过黄芽嘴子，向西到白雪坞，再向南，就到玄珠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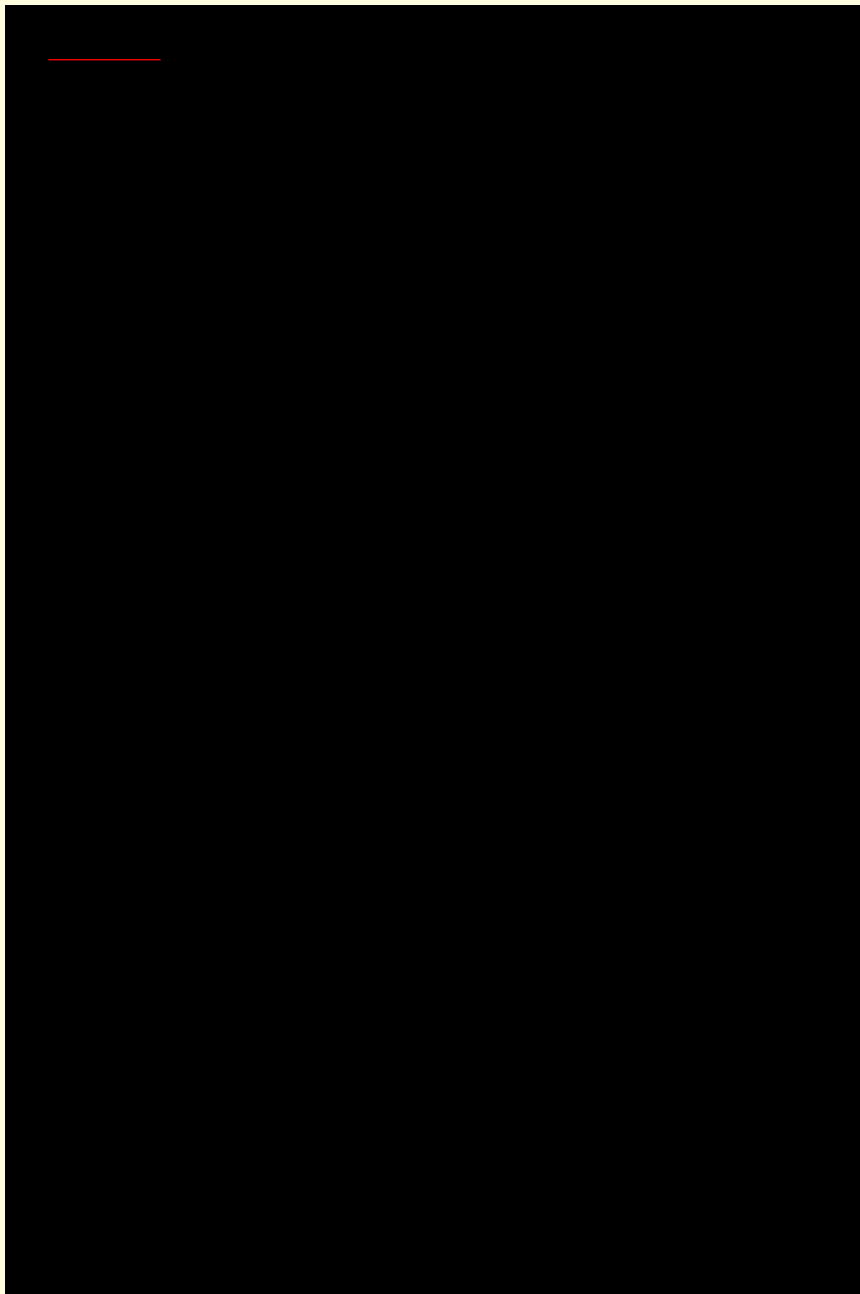
老残道了“领教，谢谢”，跨上驴子，出了南门，由千佛山脚下往东，转过山坡，竟向南去。行了二十多里，有个村庄，买了点饼吃吃，打听上玄珠洞的路径。那庄家老说道：“过去不远，大道旁边就是黄芽嘴。过了黄芽嘴往西九里路便是白雪坞，再南十八里便是玄珠洞。只是这路很不好走，会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会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头七大八小，更有无穷的荆棘，一辈子也走不到的！不晓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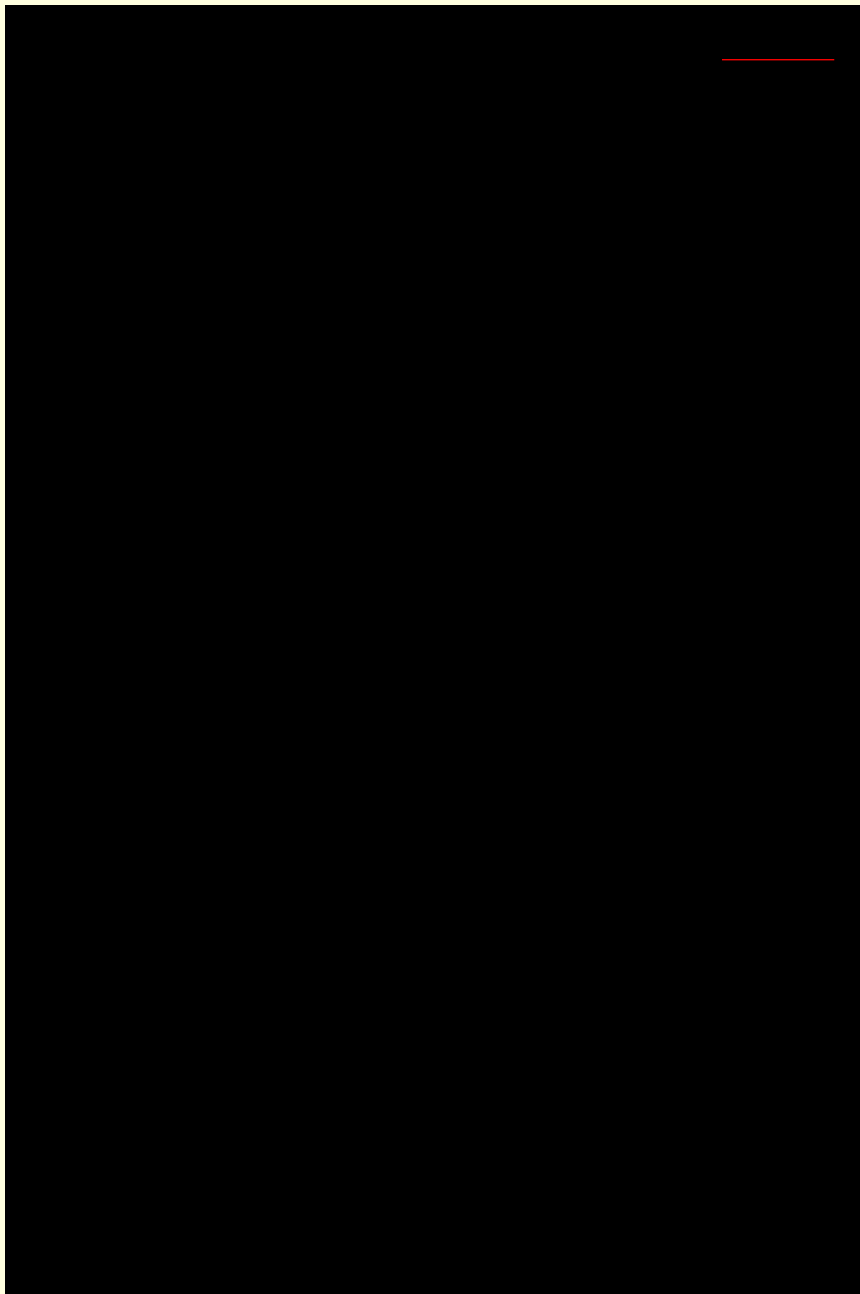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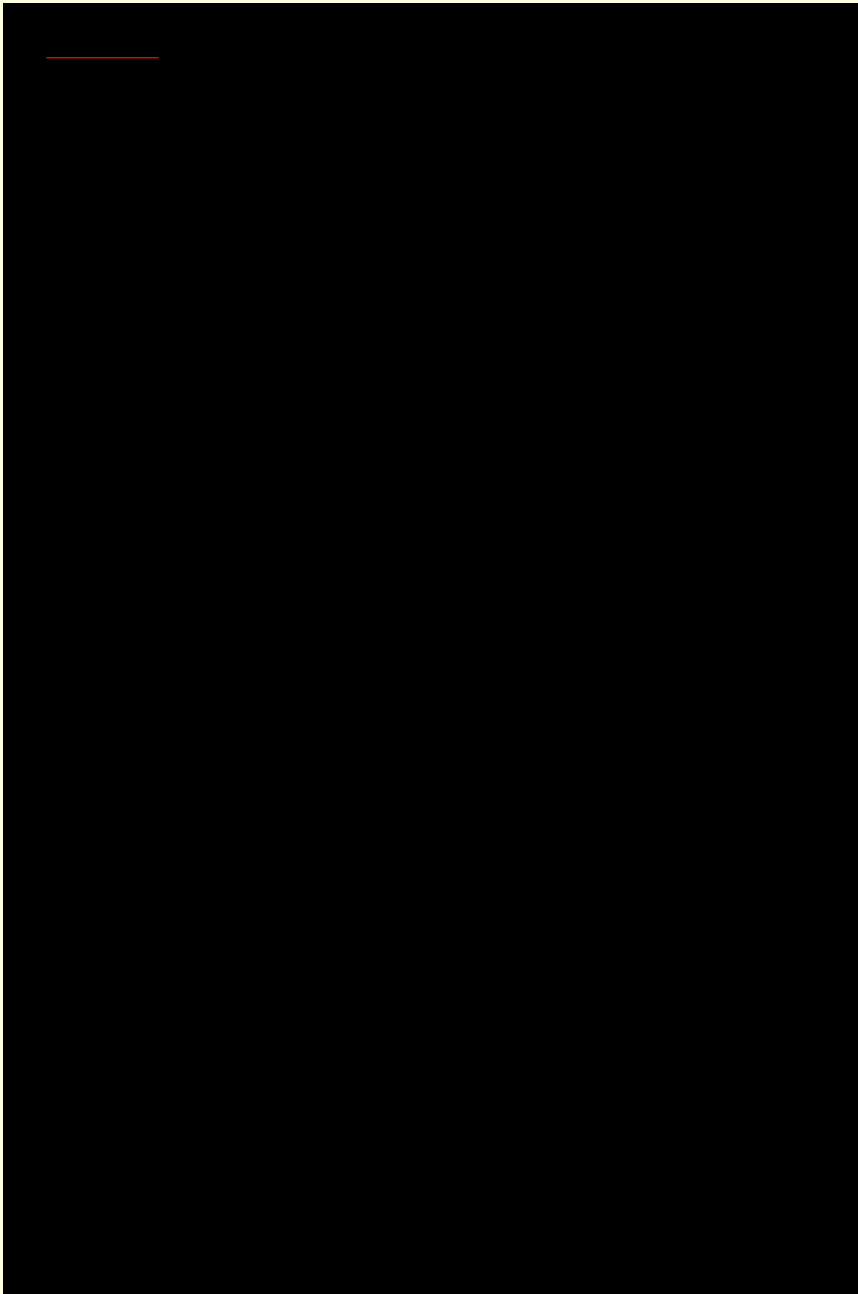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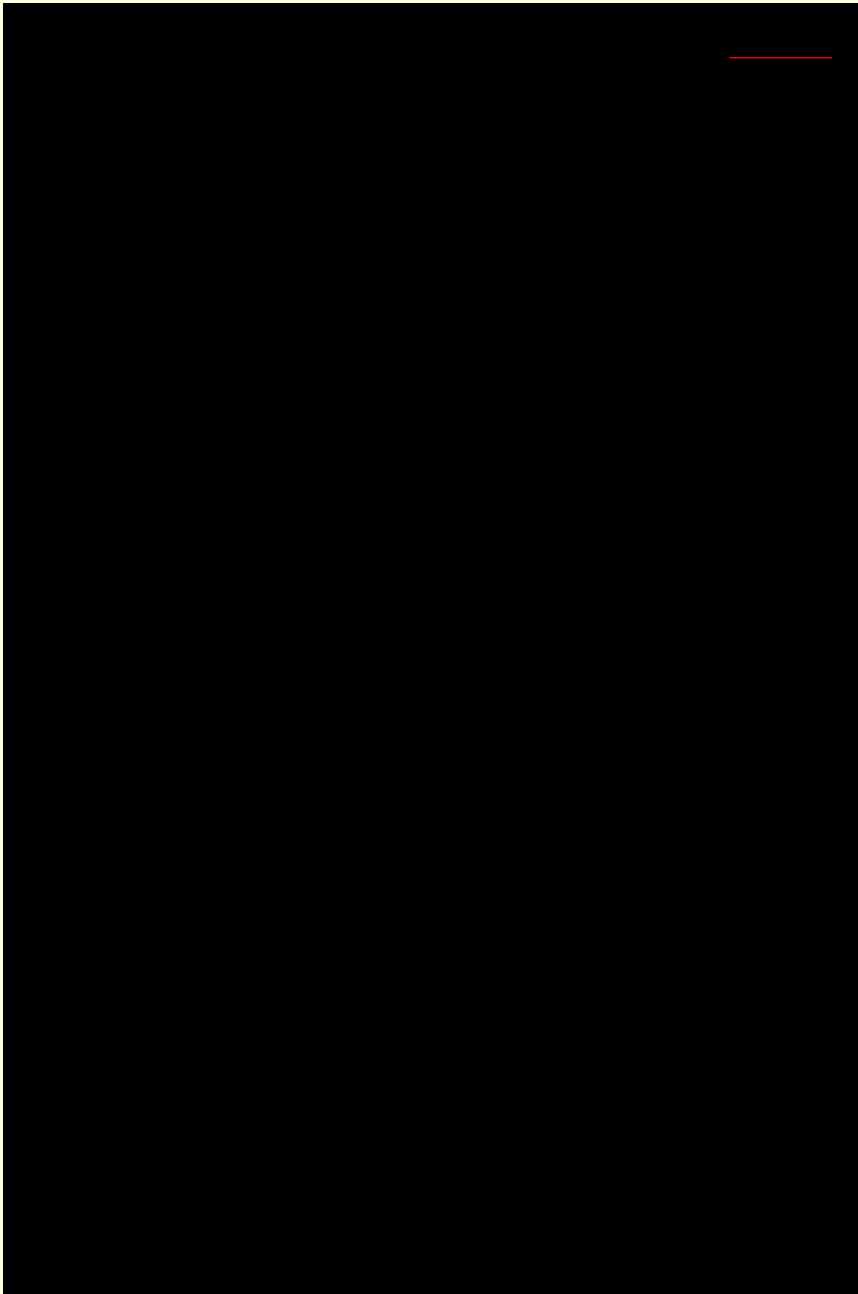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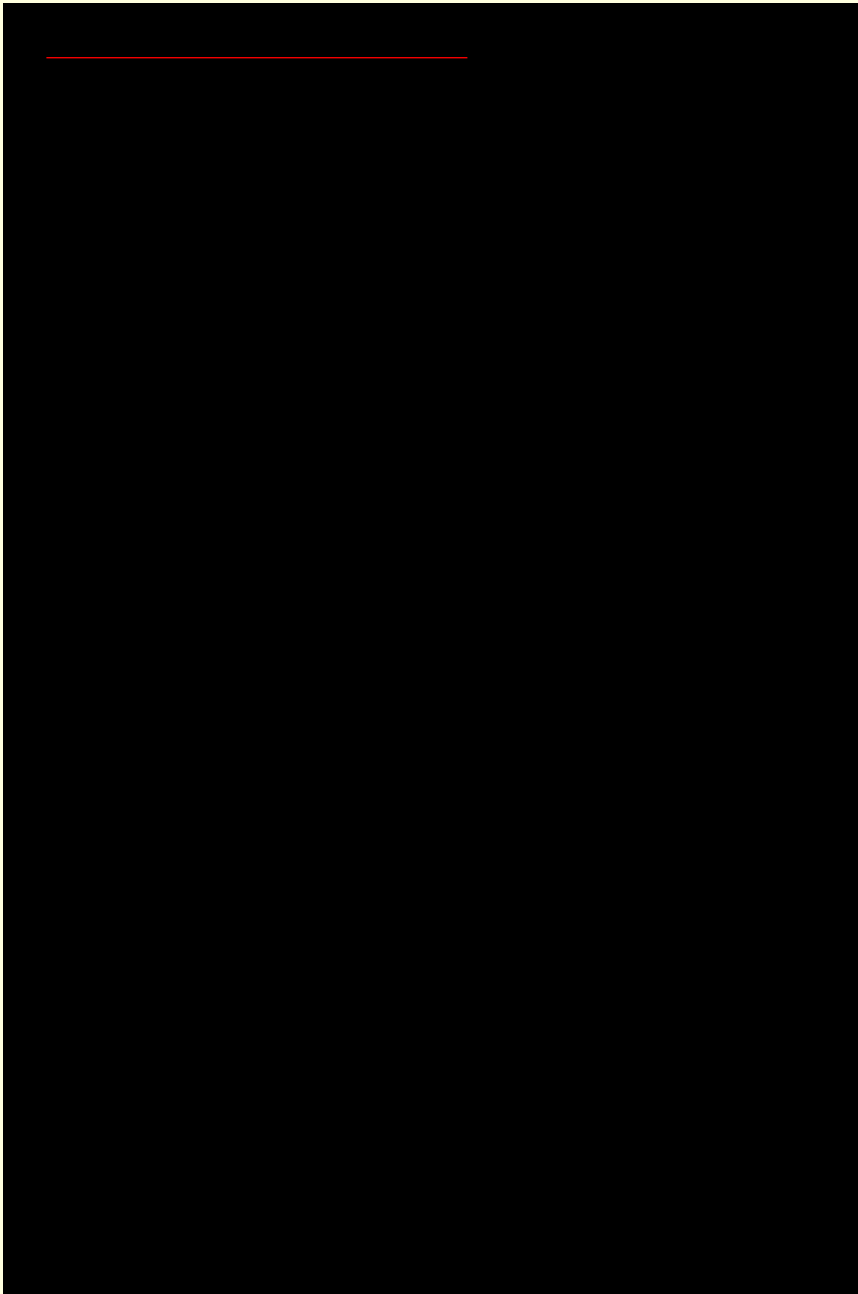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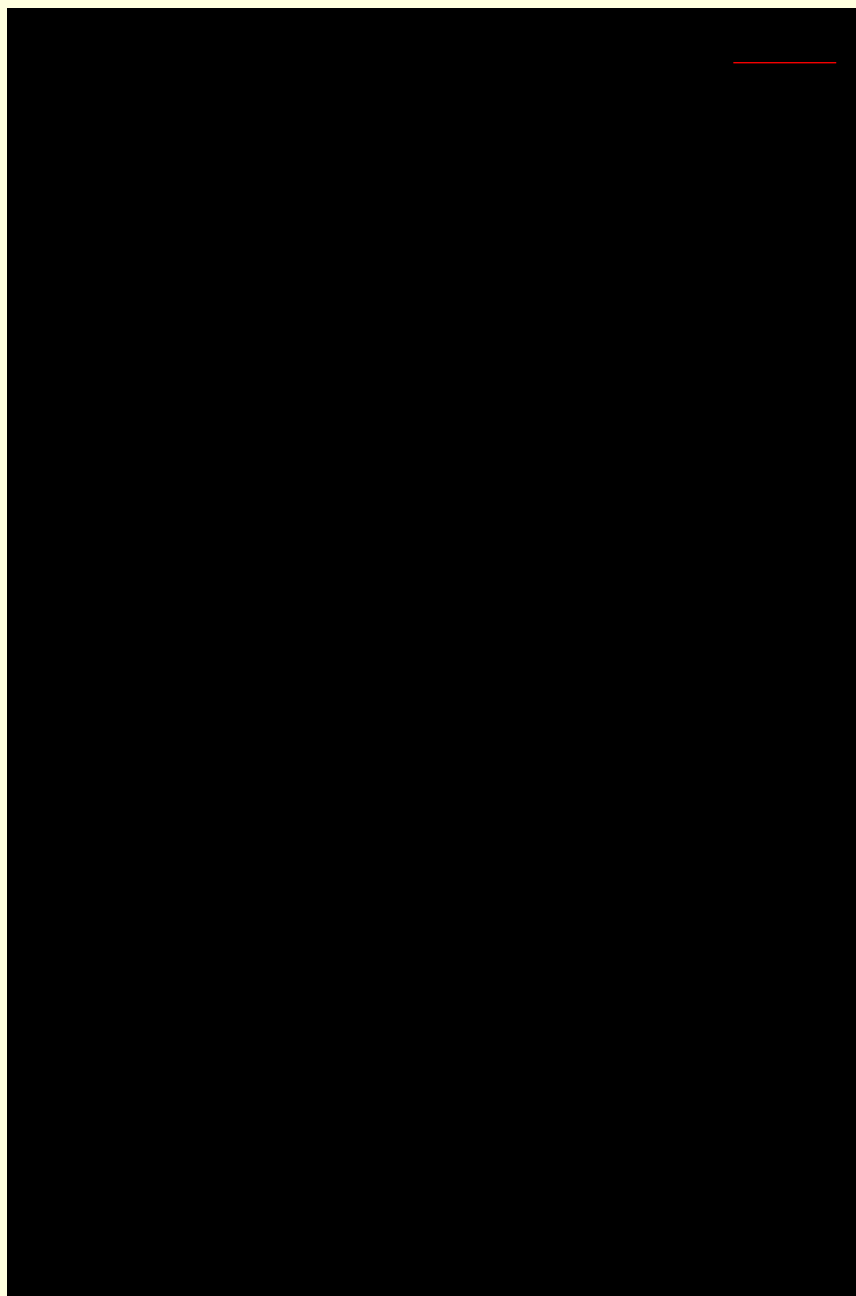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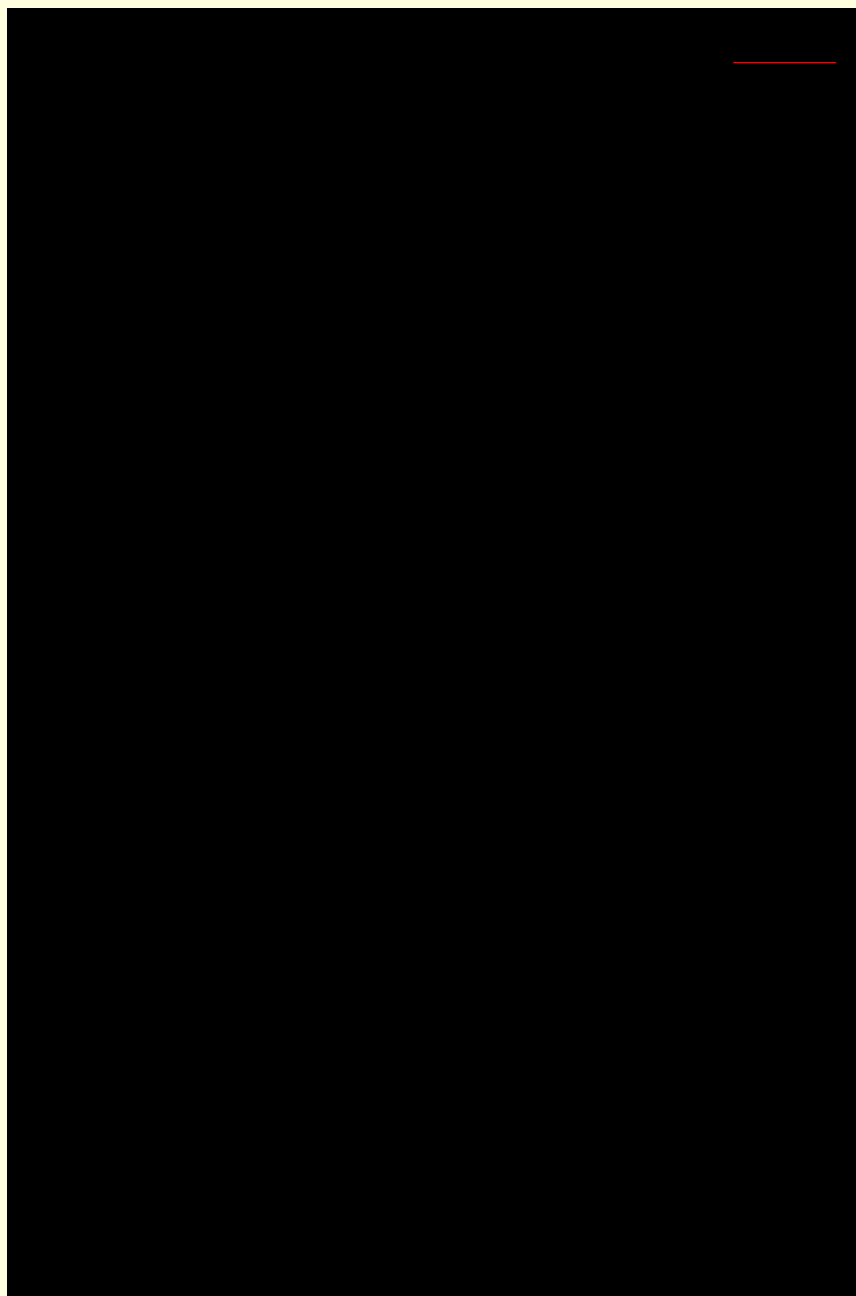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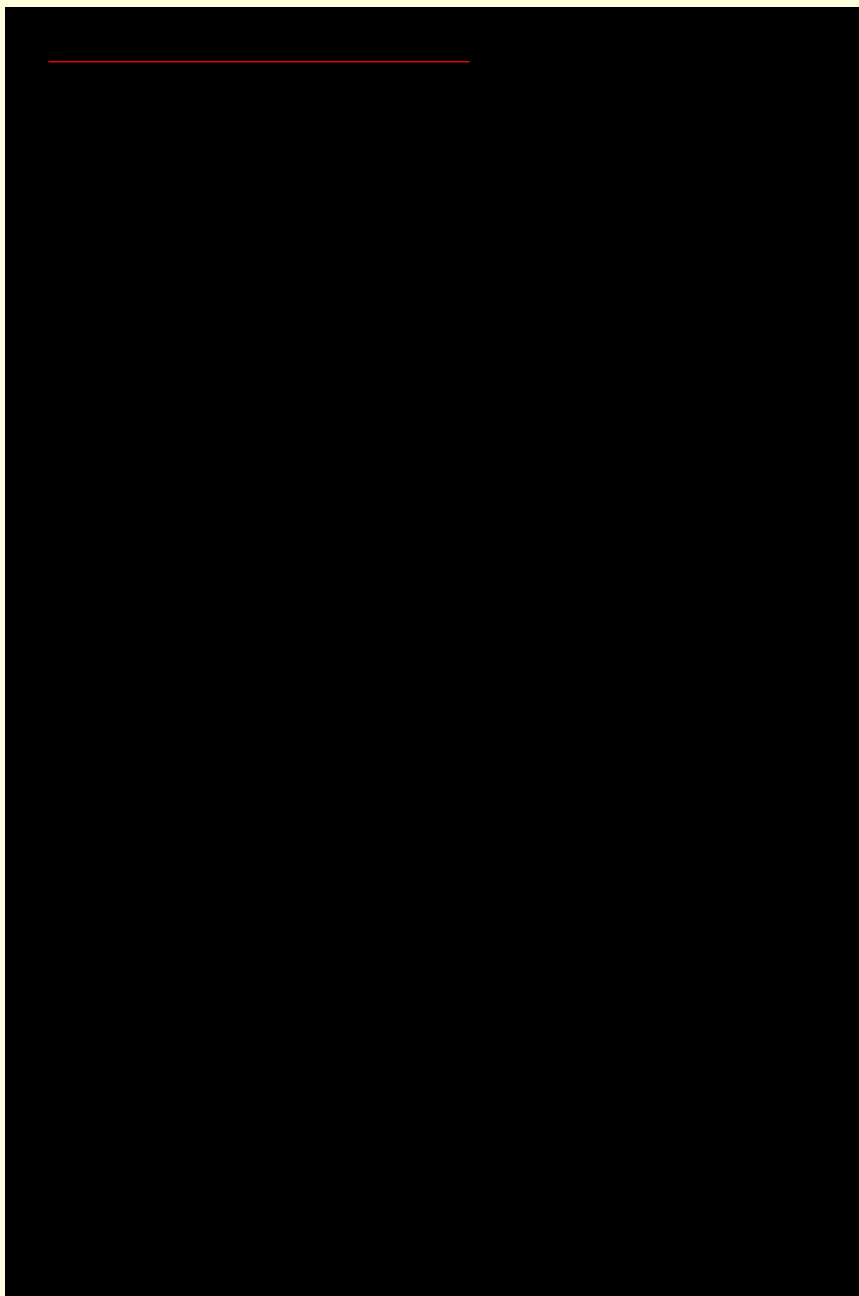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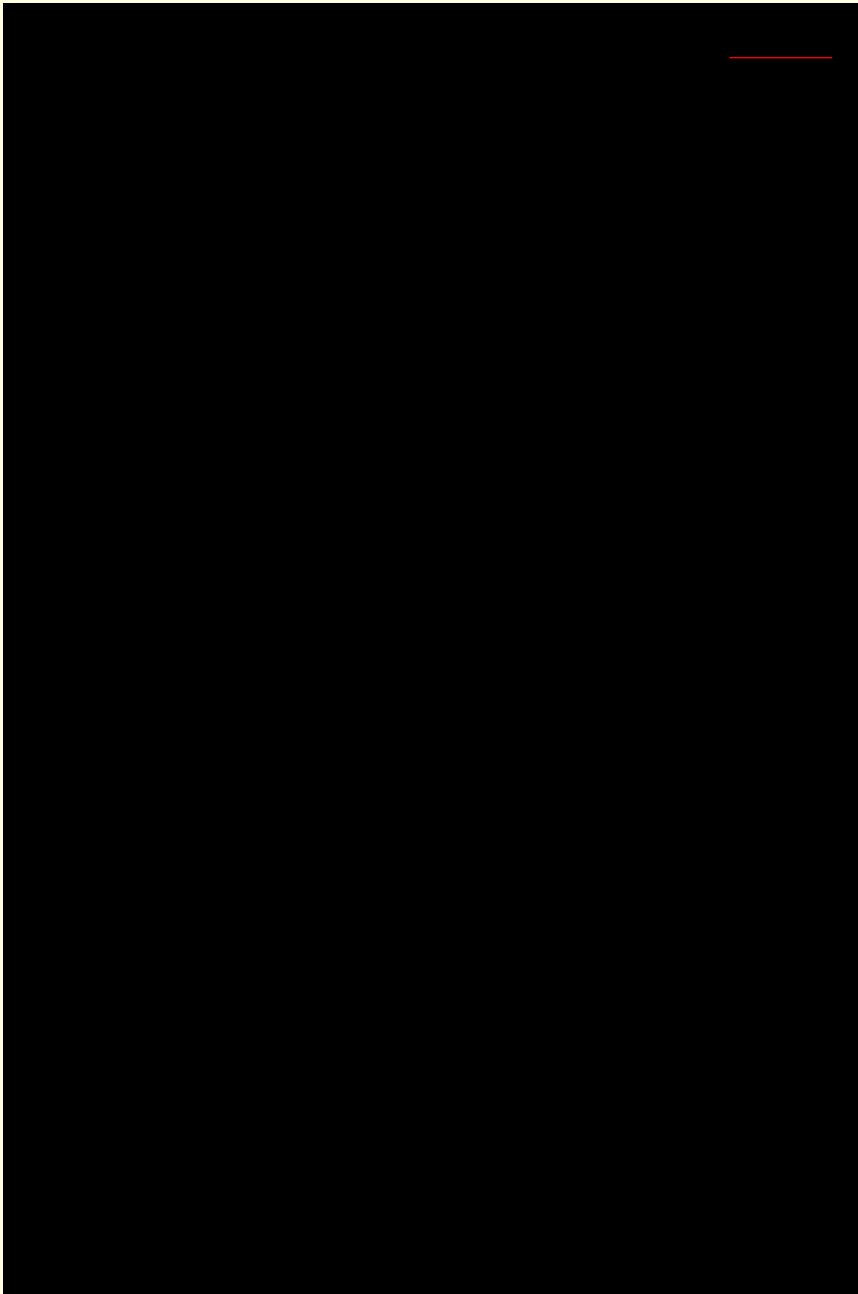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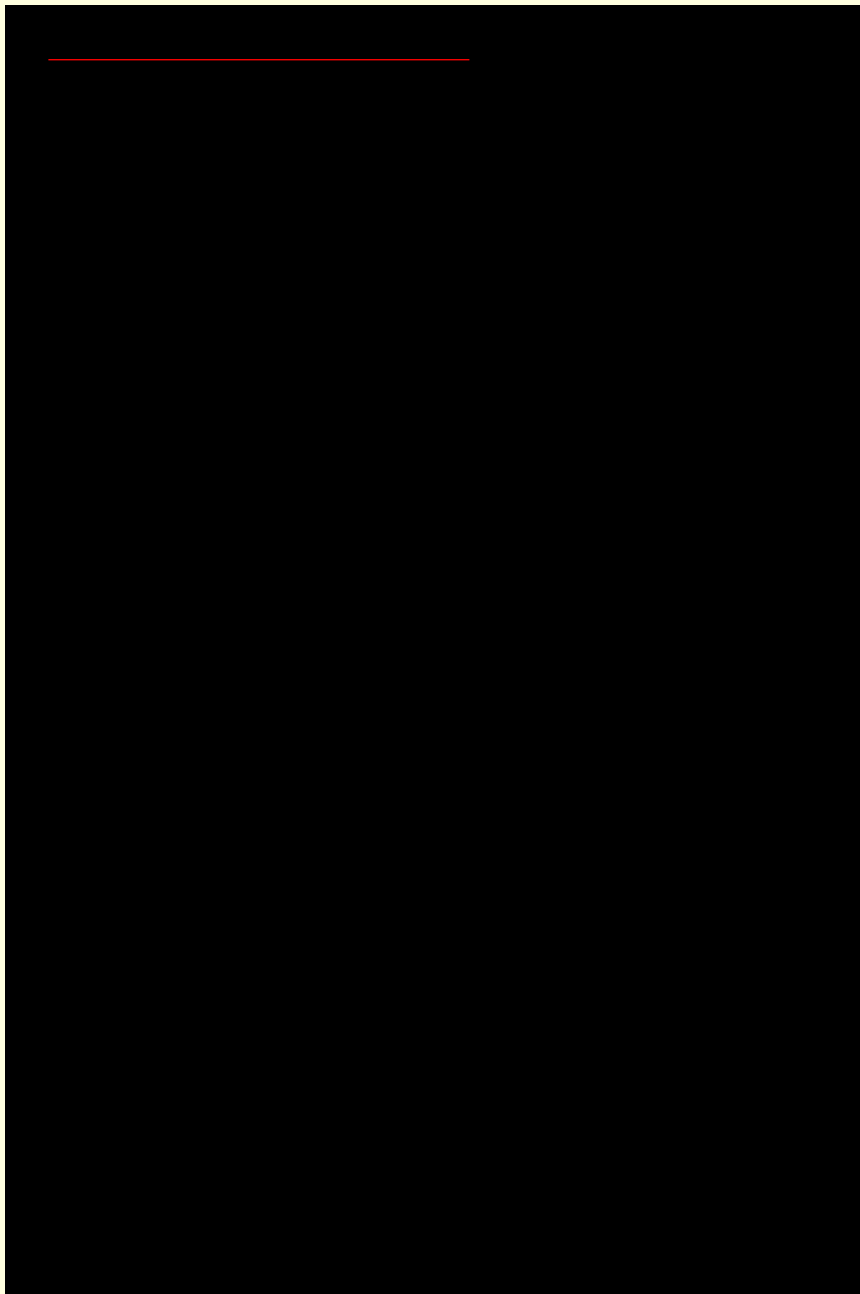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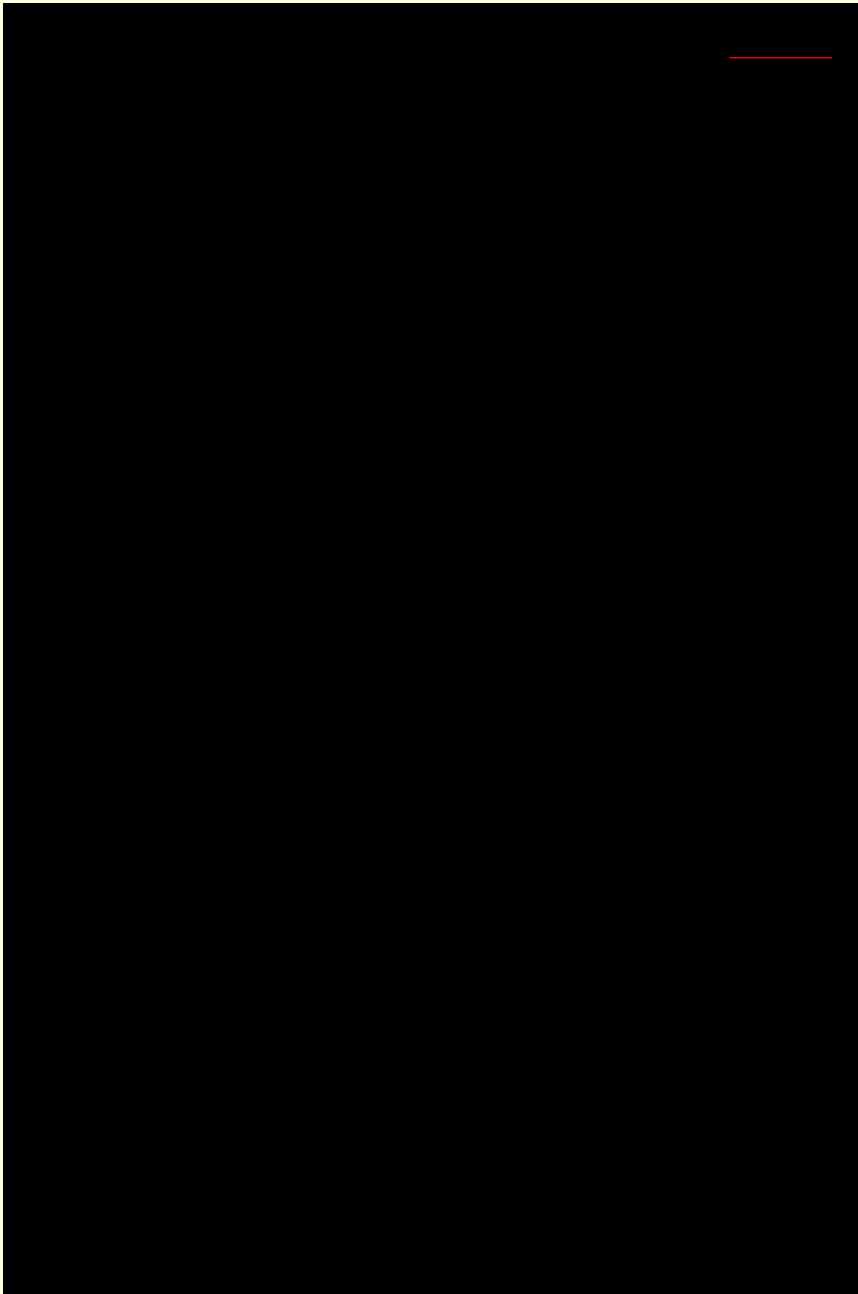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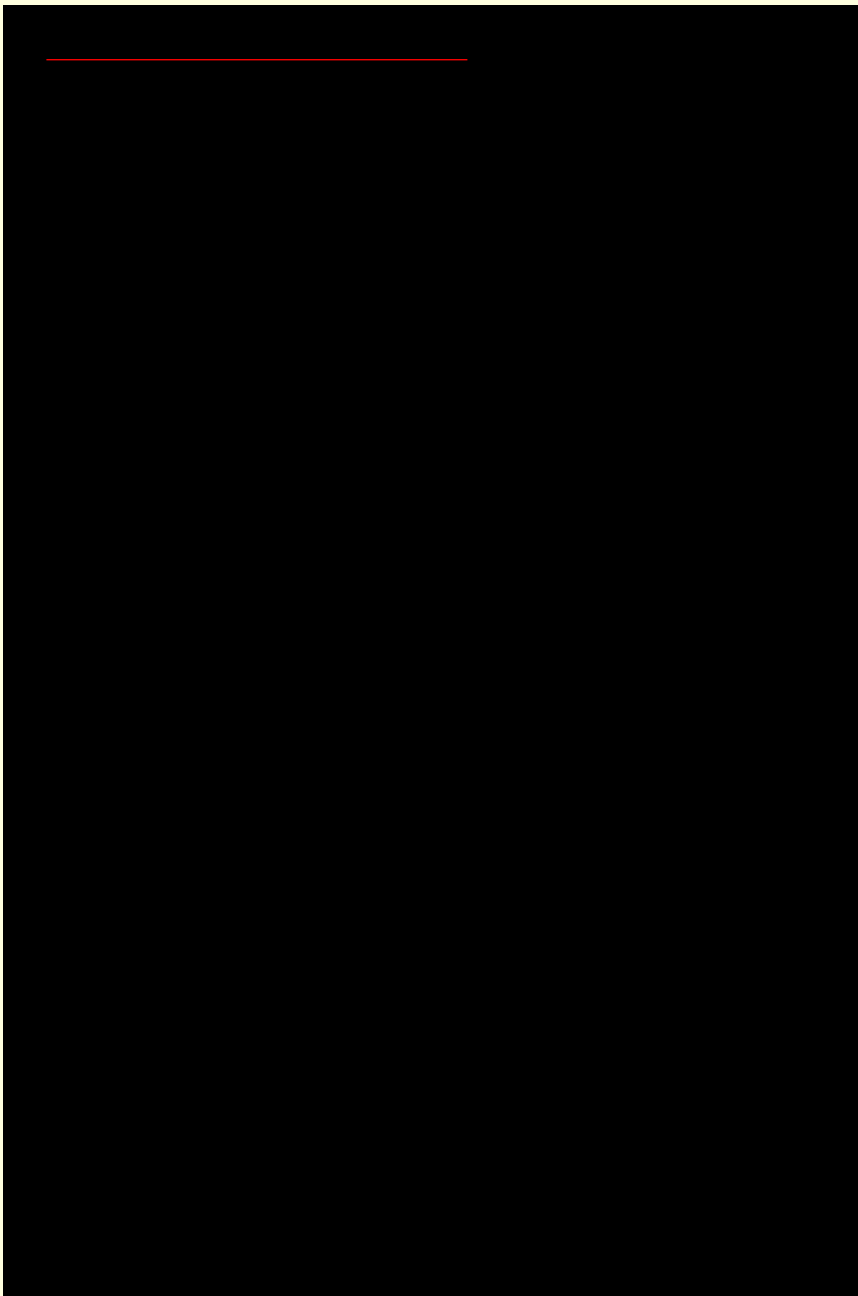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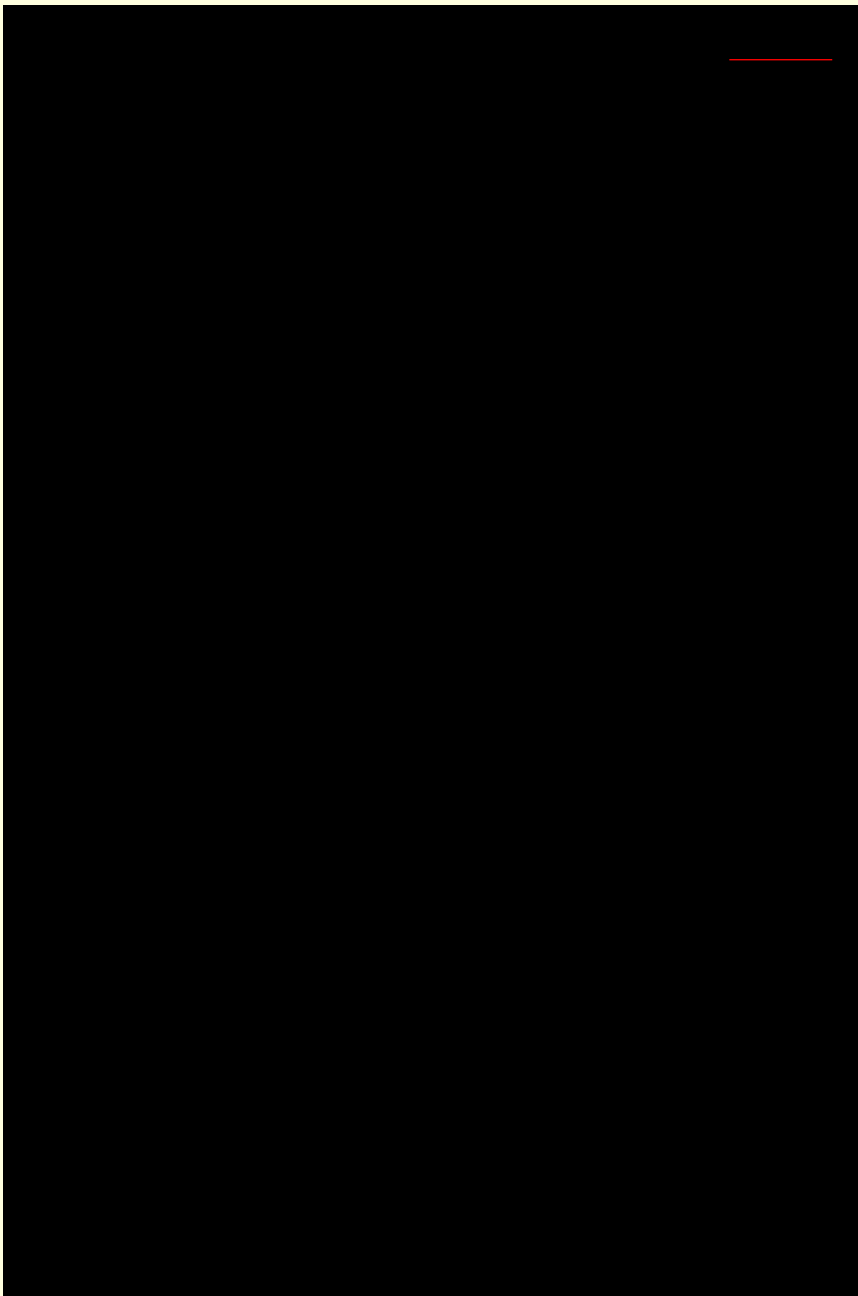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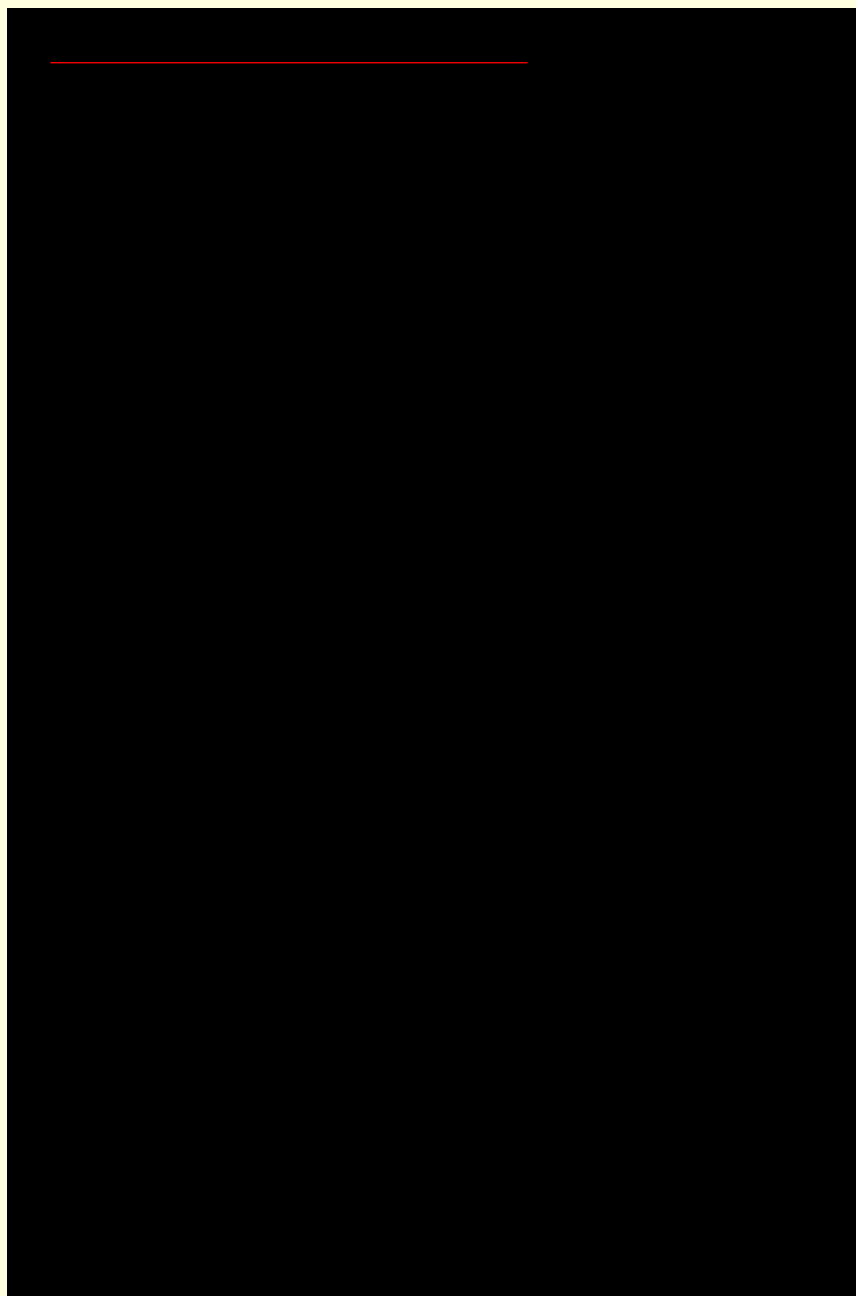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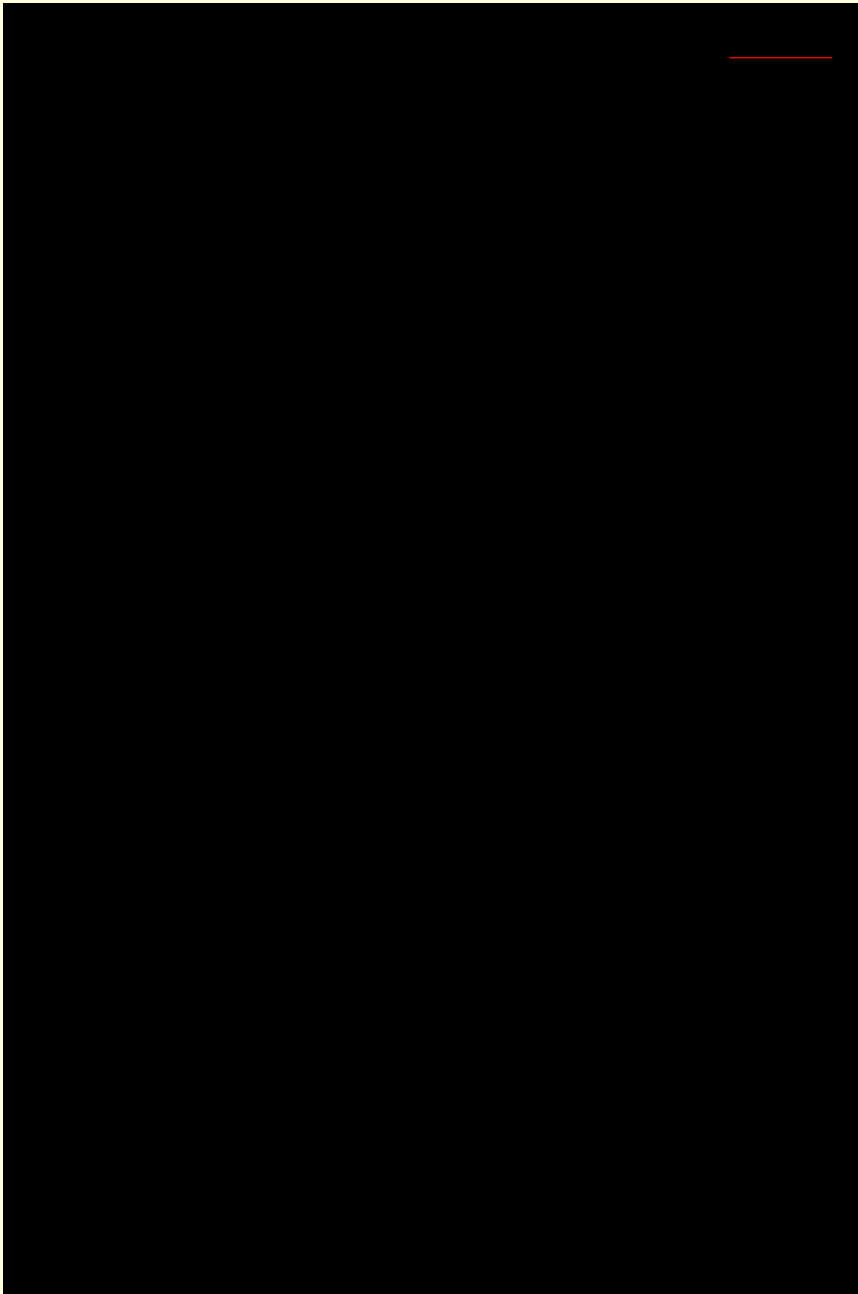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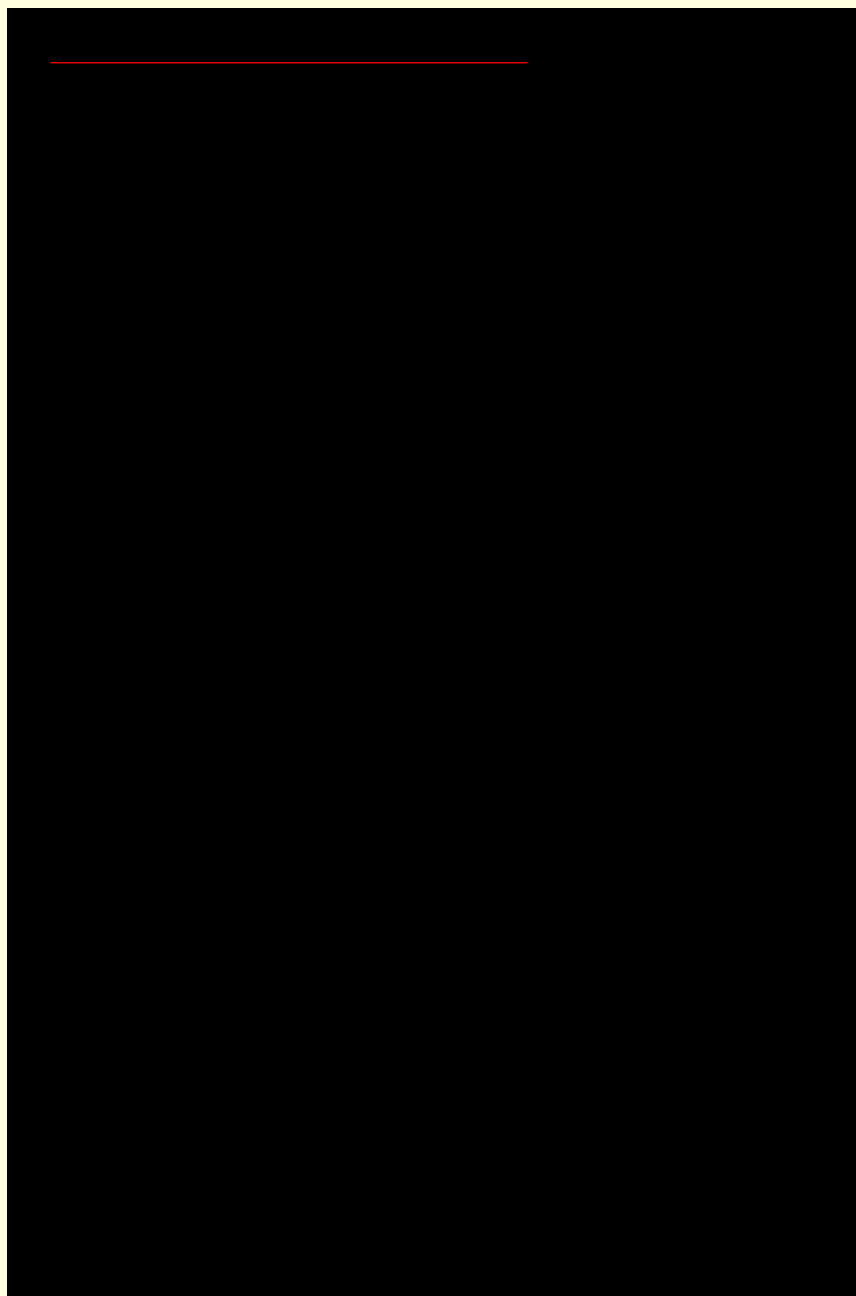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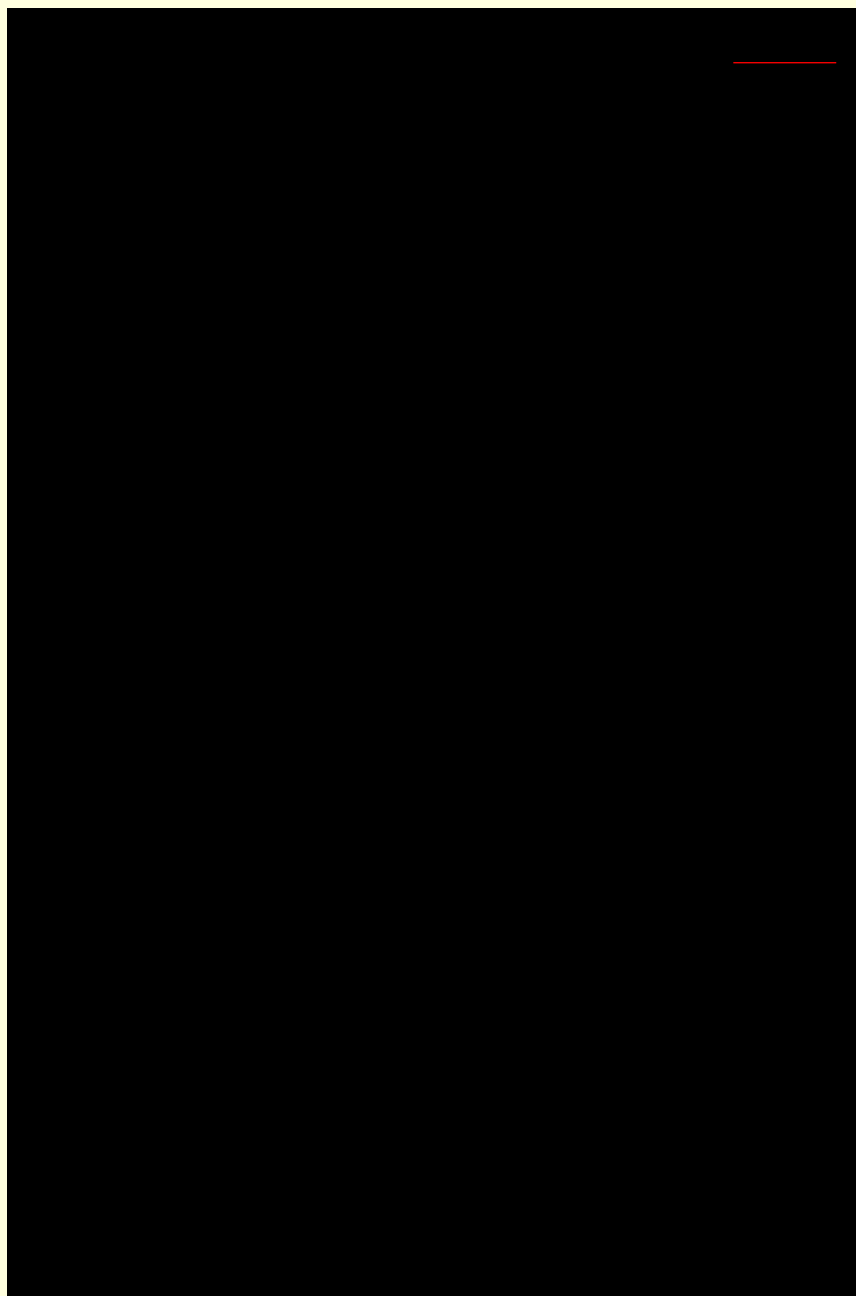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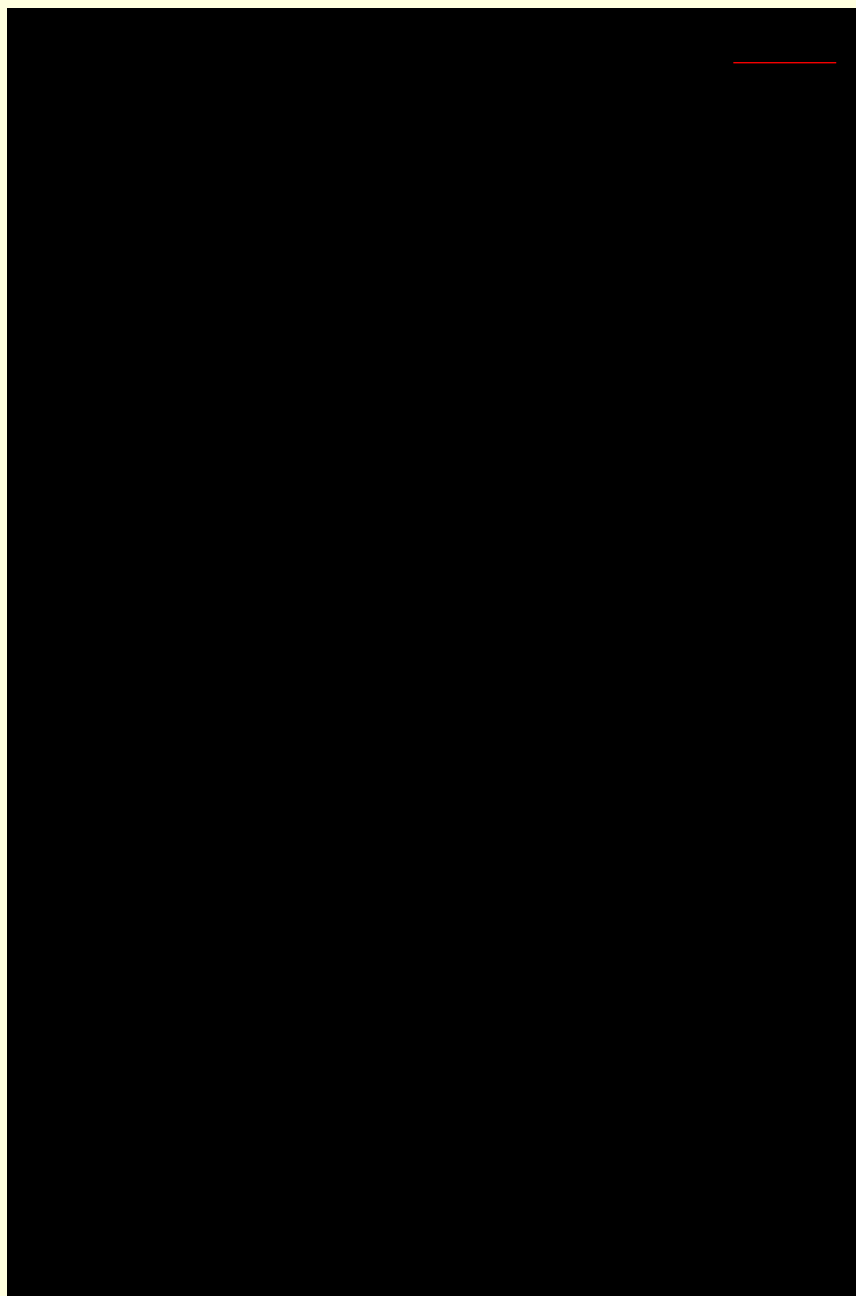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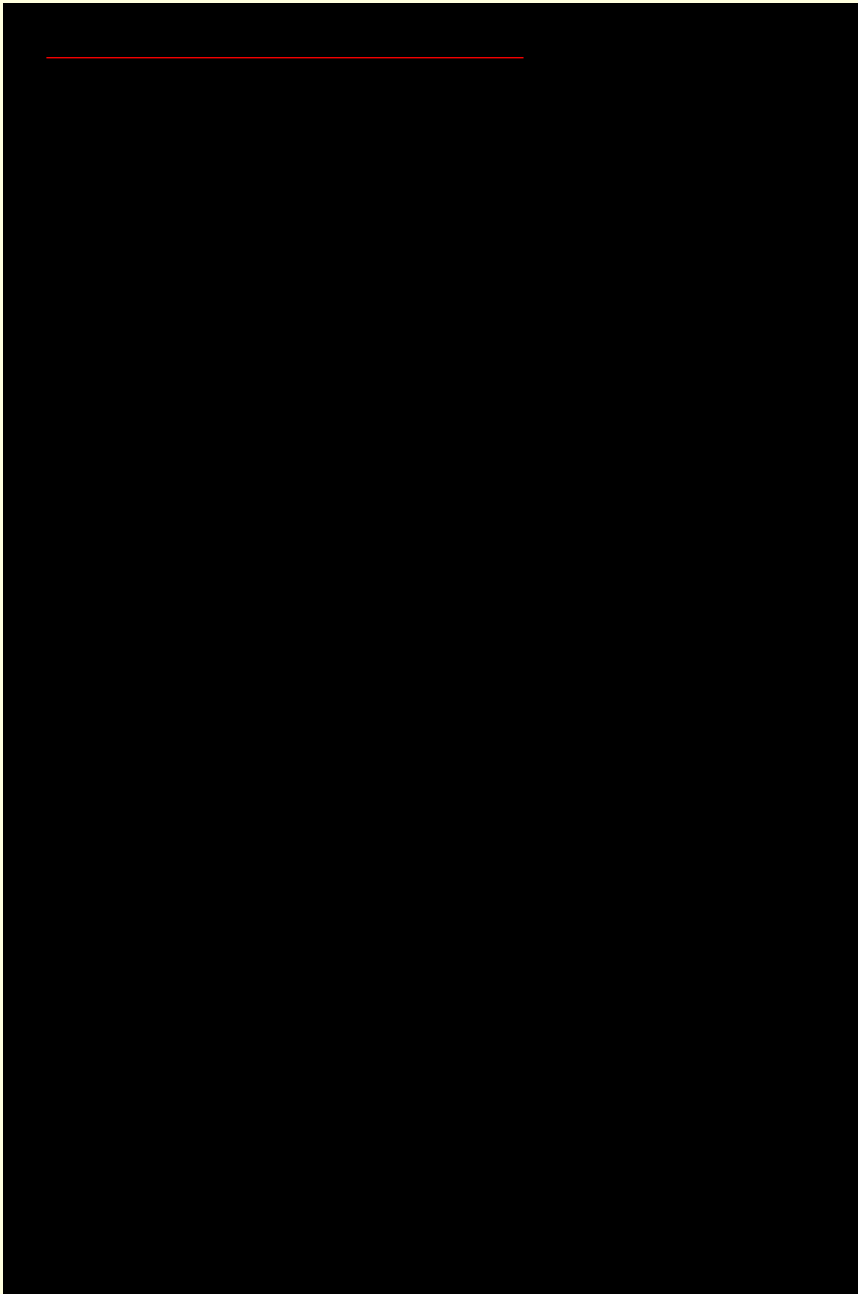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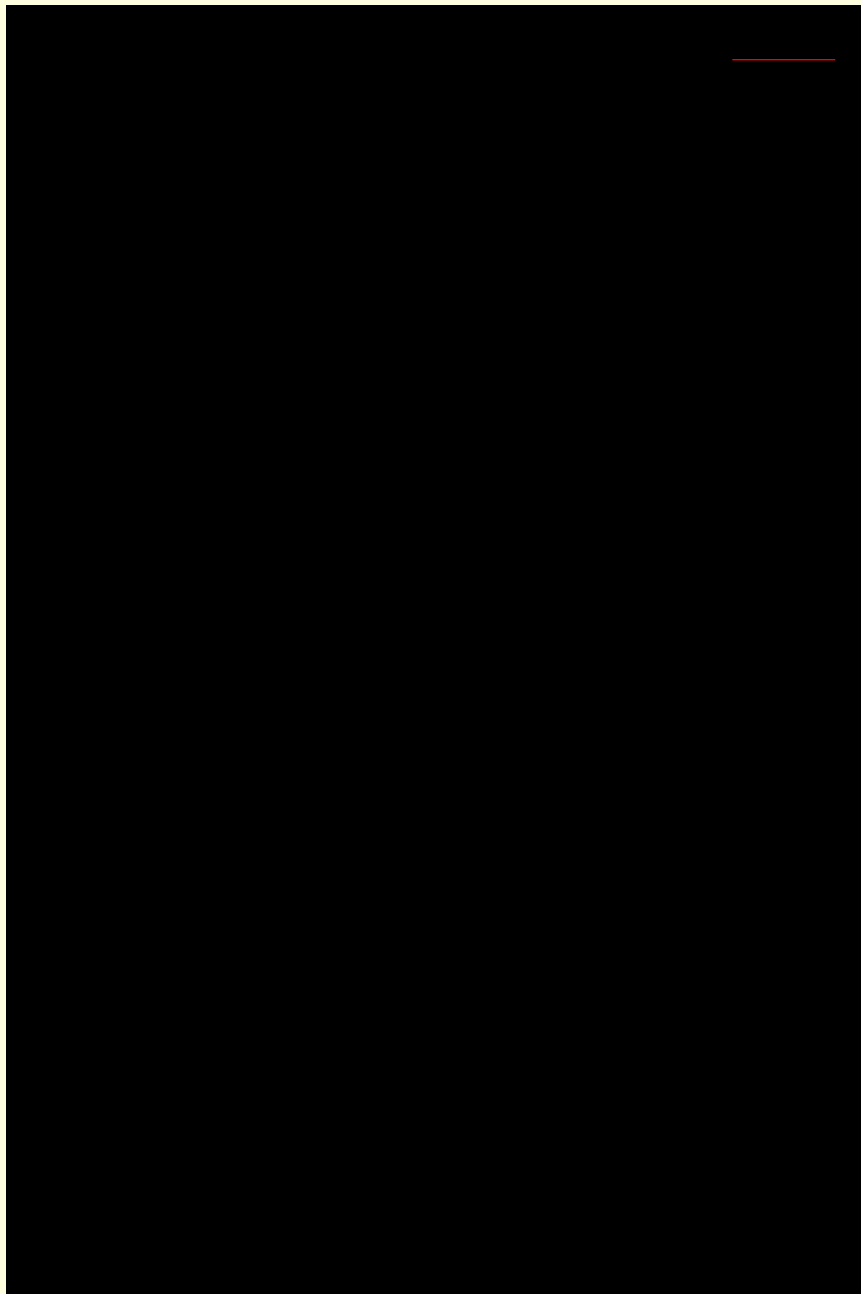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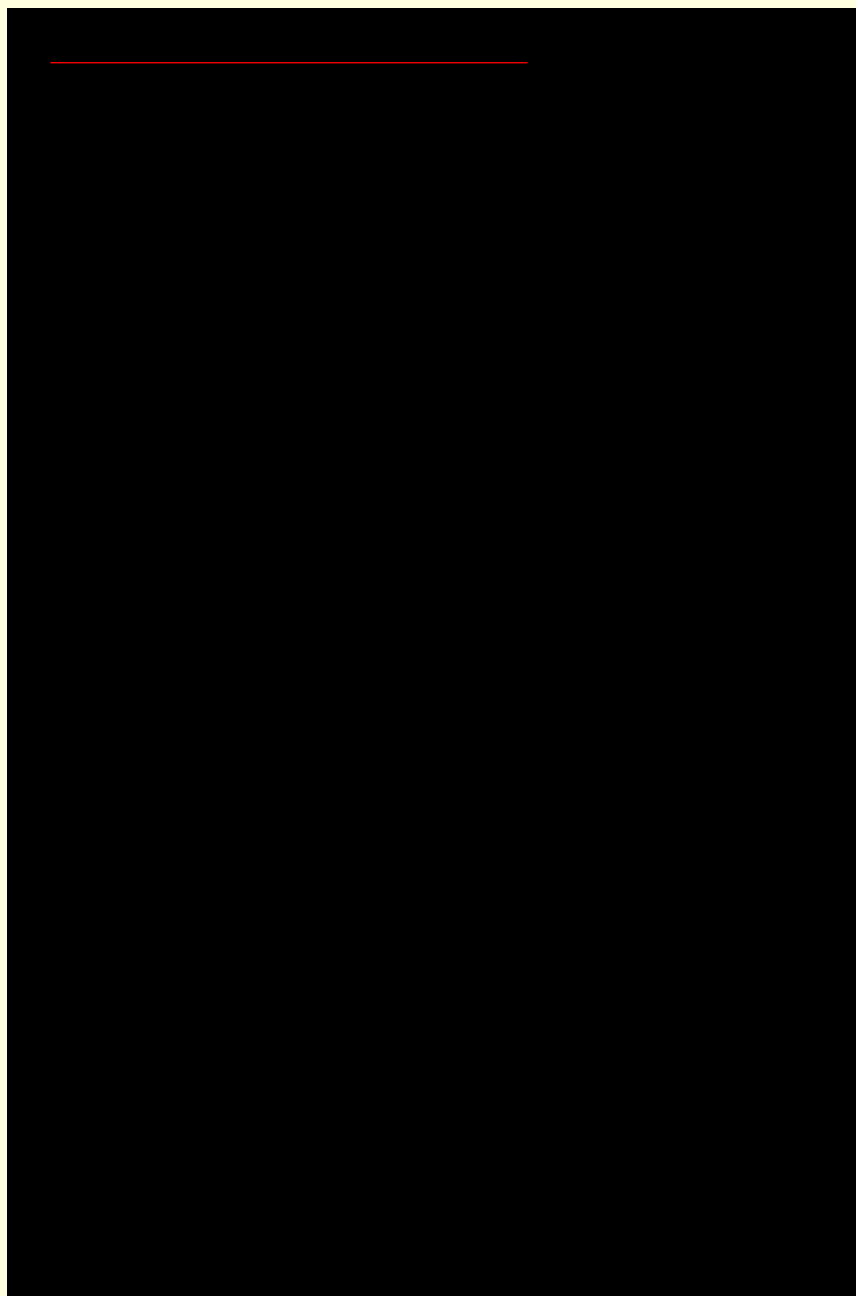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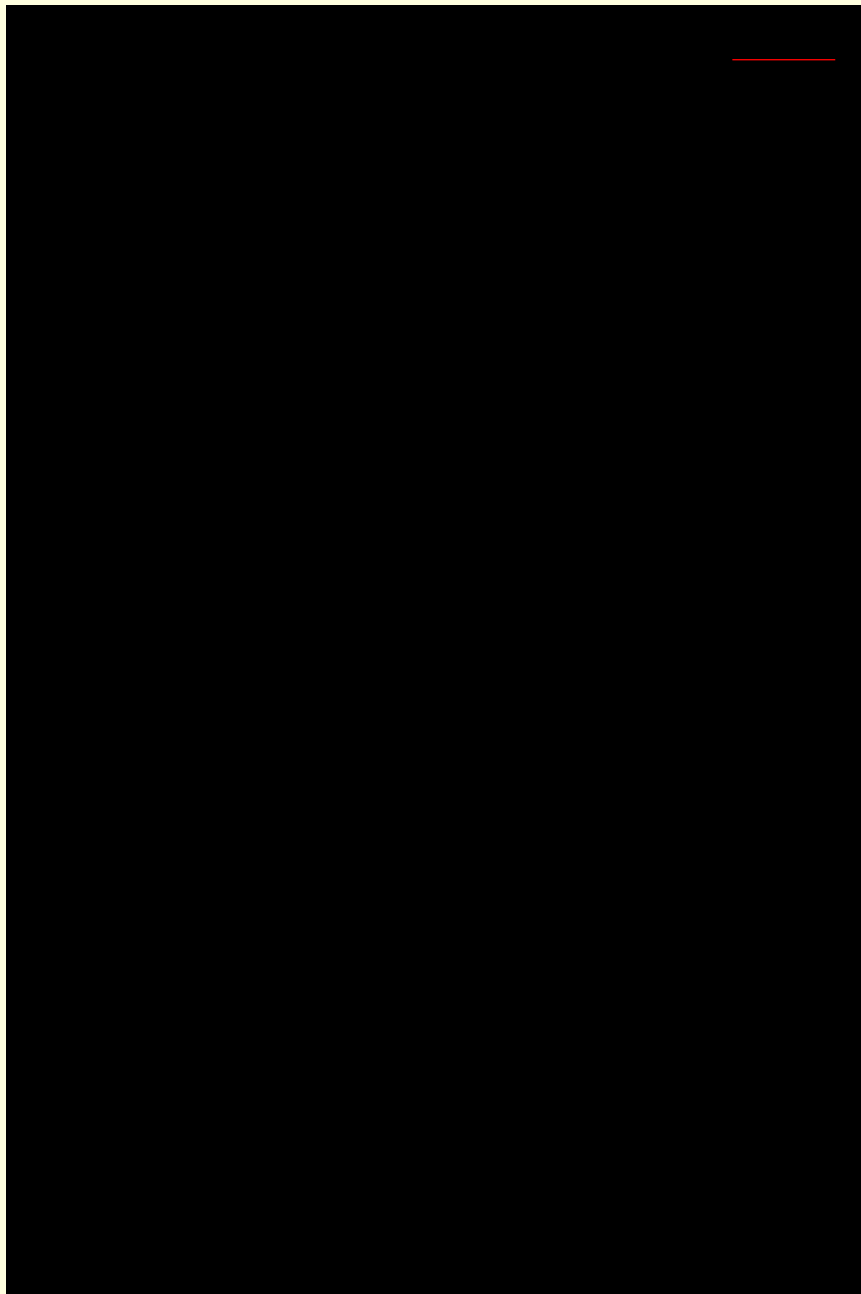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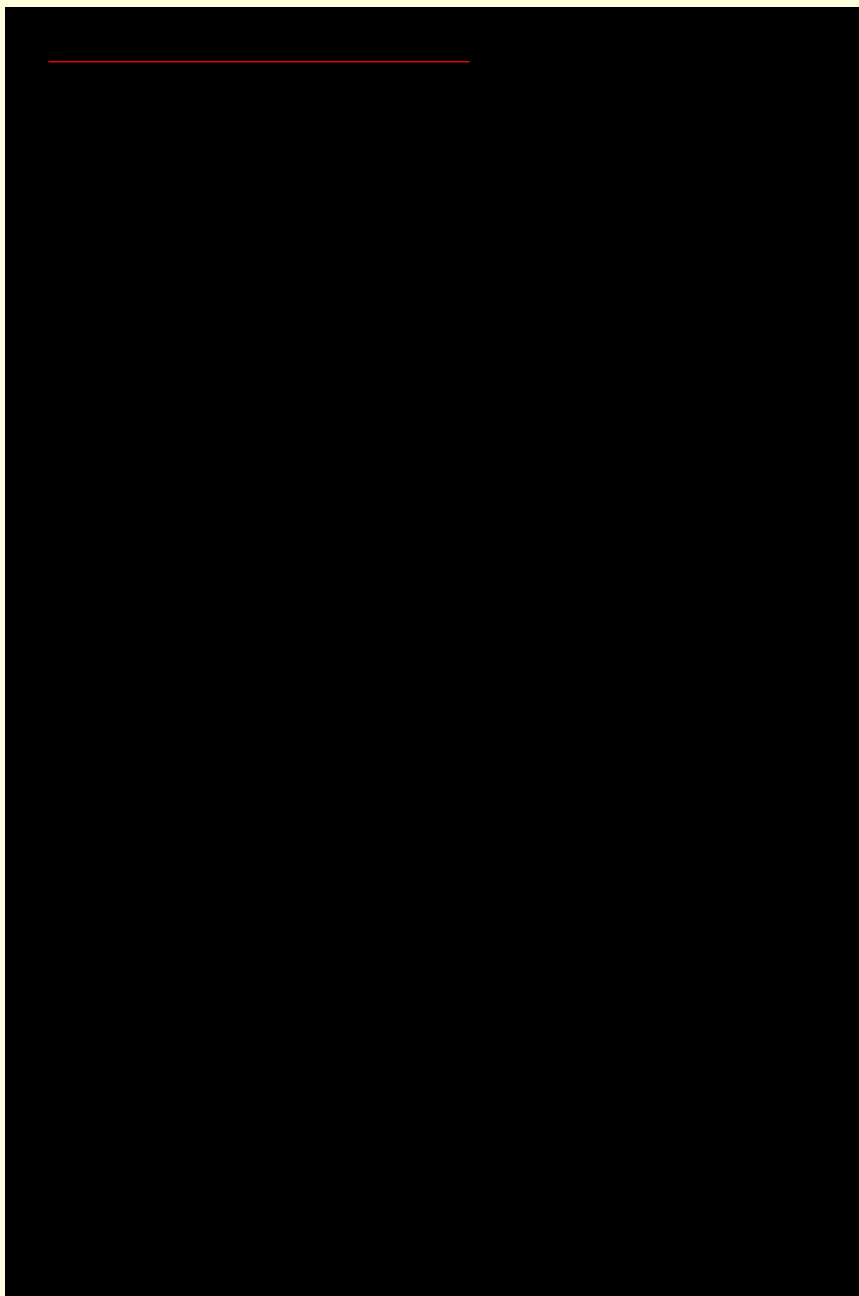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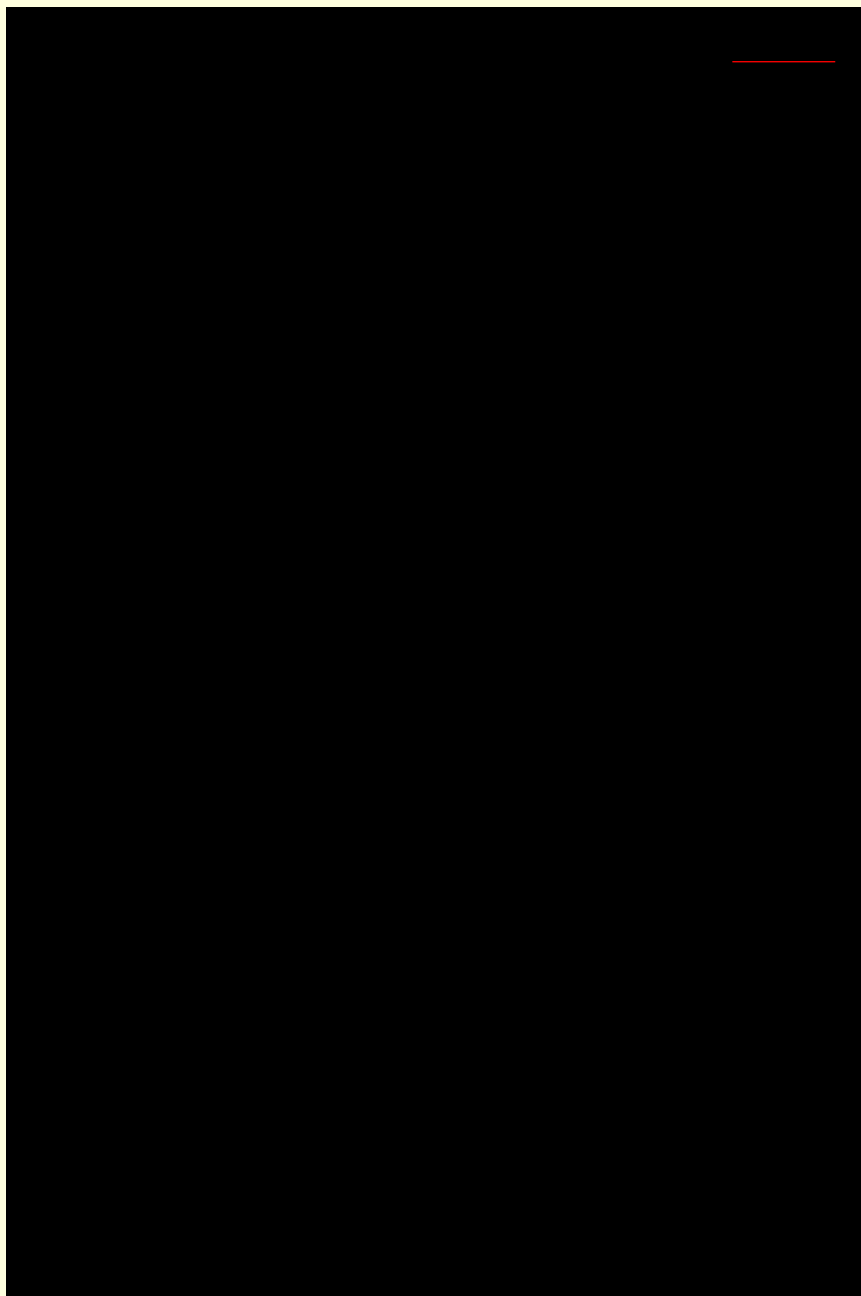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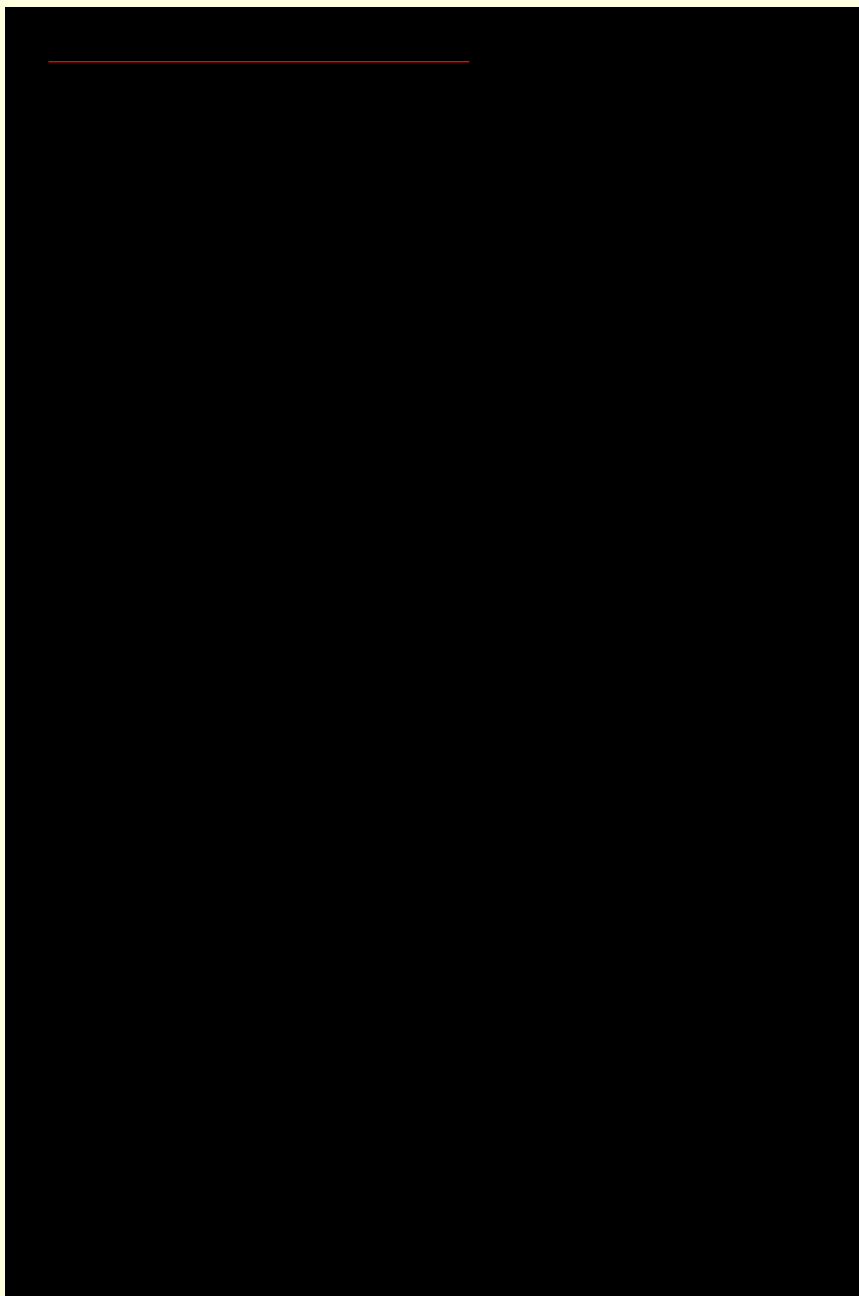












爷昨日亲口对我说：‘我真爱你，爱极了。倘若能成就咱俩人好事，我就破了家，我也情愿；我就送了命，我也愿意。古人说得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只是不知你心里有我有没有？’我当时怪臊的，只说了一句：‘我心同你心一样。’我此刻想来要他买这些物件，他一定肯的。又想我一件衣服，穿久了怪腻的，我要大毛做两套，是什么颜色，什么材料。中毛要两者。小毛要两套。棉、夹、单、纱要多少套，颜色花纹不要有犯重的。想到这时候，仿佛这无限若千的事物，都已经到我手里似的。又想正月香市，初一我穿什么衣裳，十五我穿什么衣裳。二月二龙抬头，我穿什么衣裳。清明我穿什么衣裳。四月初八佛爷生日，各庙香火都盛。我应该穿什么衣裳。五月节，七月半，八月中秋，九月重阳，十月朝，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腊，我穿什么衣裳。某处大会，我得去看，怎么打扮。某处小会，我也得去，又应该怎样打扮。青云、紫云他们没有这些好装饰，多寒蠢，我多威武。又想我师父从七八岁抚养我咱们大，我该做件什么衣服酬谢他。我乡下父母我该买什么东西叫他二老欢喜欢喜，他必叫着我的名儿说：‘大妞儿，你今儿怎么穿得这们花绍？真好看煞人！’又想二姨娘、大姑姑，我也得买点啥送他。还没有盘算得完，那四面的鸡子，胶胶角角，叫个不住。我心里说这鸡真正浑蛋，天还早着呢！再抬头看，窗户上已经白洋洋的了，这算我顶得意的一夜。

过了一天，任三爷又到庙里来啦。我抽了个空儿，把三

爷扯到一个小屋子里，我说：‘咱俩说两句话。’到了那屋子里，我同三爷并肩坐在炕沿上，我说：‘三爷我对你说……’这句才吐出口，我想那有这们不害臊的人呢？人家没有露口气，咱们女孩儿家倒先开口了，这一想把我臊的真没有地洞好钻下去。那脸登时飞红，拔开腿就往外跑。三爷一见，心里也就明白一大半了，上前一把把我抓过来望怀里一抱，说：‘心肝宝贝，你别跑，你的话我知道一半啦，这有什么害臊呢？人人都有这一回的，这事该怎么办？你要什么物件？我都买给你，你老老实实说罢！’

逸云说：“我那心勃腾勃腾的乱跳，跳了会子，我就把前儿夜里想的事都说出来了。说了一遍，三爷沉吟了一沉吟说：‘好办，我今儿回去就禀知老太太商量，老太太最疼爱我的，没那个不依。俺三奶奶暂时不告诉他，娘们没有不吃醋的，恐怕在老太太跟前出坏。就是这们办，妥当，妥当。’说话完了，恐怕别人见疑，就走出来了。我又低低嘱咐一句：‘越快越好，我听仵的信儿。’三爷说：‘那还用说。’也就匆匆忙忙下山回家去了。我送他到大门口，他还站住对我说：‘倘若老太太允许了，我这两天就不来，我托朋友来先把你师父的盘子讲好了，我自己去替你置办东西。’我说：‘很好，很好，盼望着哩！’从此有两三夜也没睡好觉，可没有前儿夜里快活，因为前儿夜里只想好的一面。这两夜，却是想到好的时候，就上了火焰山；想到不好的时候，就下了北冰洋：一霎热，一霎凉，仿佛发连环疟子似的。一天两天还好受，等到第三天，真

受不得了！怎么还没有信呢？俗语说的好，真是七窍里冒火，五脏里生烟。又想他一定是慢慢的制买物件，同作衣裳去了。心里埋怨他：‘你买东西忙什么呢？先来给我送个信儿多不是好，叫人家盼望的不死不活的干什么呢？’

到了第四天，一会儿到大门上去看看，没有人来。再一会儿又到大门口看看，还没有人来！腿已跑酸啦，眼也望穿啦。到得三点多钟，只见大南边老远的一肩山轿来了，其实还隔着五六里地呢，不知道我眼怎么那们尖，一见就认准了一点也不错，这一喜欢可就不要说了！可是这四五里外的轿子，走到不是还得一会子吗？忽然想起来，他说倘若老太太允许，他自己不来，先托个朋友来跟师父说妥他再来。今儿他自己来，一定事情有变！这一想，可就是仿佛看见阎罗王的勾死鬼似的，两只脚立刻就发软，头就发昏，万站不住，飞跑进了自己屋子，掩上脸就哭。哭了一小会，只听外边打粗的小姑子喊道：‘华云，三爷来啦！快去罢！’二位太太，他知道为什么叫华云呢？因为这逸云是近年改的，当年我本叫华云。

我听打粗的姑子喊，赶忙起来，擦擦眼，匀匀粉，自己怪自己，这不是疯了吗？谁对你说不成呢？自言自语的，又笑起来了！脸还没匀完，谁知三爷已经走到我屋子门口，掀起门帘说：‘你干什么呢？’我说：‘风吹砂子迷了眼啦！我洗脸的。’我一面说话，偷看三爷脸神，虽然带着笑，却气象冰冷，跟那冻了冰的黄河一样。我说：‘三爷请坐。’三爷在炕

沿上坐下，我在小条桌旁边小椅上坐下，小姑子揭着门帘，站着支着牙在那里瞅。我说：‘你还不泡茶去！’小姑子去了，我同三爷两个人脸对脸，白瞪了有半个时辰，一句话也没有说。等到小姑子送进茶来，吃了两碗，还是无言相对。我耐不住了，我说：‘三爷，今儿怎么着啦，一句话也没有？’

三爷长叹一口气，说：‘真急死人，我对你说罢！前儿不是我从你这里回去吗？当晚得空，我就对老太太说了个大概，老太太问得多少东西，我还没敢全说，只说了一半的光景，老太太拿算盘一算，说：这不得上千的银子吗？我就不敢言语了。’

老太太说：你这孩子，你老子千辛万苦挣下这个家业，算起来不过四五万银子家当，你们哥儿五个，一年得多少用项。你五弟还没有成家，你平常喜欢在山上跑跑，我也不禁止。你今儿想到这种心思，一下子就得用上千的银子，还有将来呢？就不花钱了吗？况且你的媳妇模样也不寒蠢，你去年才成的家，你们两口子也怪好的。去年我看你小夫妇很热，今年就冷了好些，不要说是为这华云，所以变了心了。我做婆婆的为疼爱儿子，拿上千的银子给你干这事，你媳妇不敢说什么，他倘若说：赔嫁的衣服不时样了。要我给他做三二百银子衣服，明明是挤我这个短儿，我怎么发付他呢？你大嫂子、二嫂子都来赶罗我，我又怎么样？我不给他们做，他们当面不说，背后说：我们制买点物件，姓任的买的，还在姓任的家里，老太太就不愿意了。老三花上千的银子，给别人家买东

西，三天后就不姓任了，老太太倒愿意。也不知道是护短呢，是老昏了！这话要传到耳朵里，我受得受不得呢？你是我心疼的儿子，你替我想想，你在外边快乐，我在家里受气，你心里安不安呢？倘若你媳妇是不贤慧的，同你吵一回，闹一回，也还罢了；倘若竟仍旧的同你好，格外的照应你，你就过意得去吗？倘若依你做了去，还是永远就住在山上，不回家呢？还是一边住些日子呢？倘若你久在山上，你不要媳妇，你连老娘都不要了，你成什么人呢？

你一定在山上住些时，还得在家里住些时，是不用说的了。你在家住的时候，人家山上又来了别的客，少不得也要留人家住。你花钱买的衣裳真好看，穿起来给别人看。你买的器皿，给别人用。你买的帐幔，给别人遮羞。你买的被褥，给人家盖。你心疼心爱心里怜惜的人，陪别人睡。别人脾气未必有你好，大概还要闹脾气。睡的不乐意还要骂你心爱的人，打你心爱的人，你该怎么样呢？好孩子！你是个聪明孩子，把你娘的话，仔细想想，错是不错？依我看，你既爱他，我也不拦你。你把这第一个傻子让给别人做，你做第二个人去，一样的称心，一样的快乐，却不用花这们多的冤钱，这是第一个办法。你若不以为然，还有第二个办法：你说华云模样长得十分好，心地又十分聪明，对你又是十二分的恩爱，你且问他是为爱你的东西，是为爱你的人？若是为爱你的东西，就是为你的钱财了，你的钱财几时完，你的恩爱就几时断绝。你算花钱租恩爱，你算算你的家当，够租几

年的恩爱？倘若是爱你的人，一定要这些东西吗？你正可以拿这个试试他的心，若不要东西，真是爱你；要东西，就是假爱你。人家假爱你，你真爱人家，不成了天津的话：剃头挑子一头想吗？我共总给你一百银子，够不够你自己斟酌办理去罢！”

逸云追述任三爷当日叙他老太太的话到此已止，德夫人对着环翠伸了一伸舌头说：“好个利害的任太太，真会管教儿子！”环翠说：“这时候虽是逸云师兄，也一点法子没有吧！”德夫人向逸云道：“你这一番话，真抵得上一卷书呢！任三爷说完这话，你怎么样呢？”逸云说：“我怎么办呢？哭罢咧！哭了会子，我就发起狠来了，我说：‘衣服我也不要了！东西我也不要了！任么我都不要了！你跟师父商议去罢！’任三爷说：‘这话真难出口，我是怕你着急，所以先来告诉你，我还得想法子，就这样是万不行！你别难受。缓两天我再向朋友想法子去。’我说：‘你别找朋友想法子了，借下钱来，不还是老太太给吗？到成了个骗上人的事，更不妥了，我更对不住你老太太了！’那一天就这们，我们俩人就分手了！”逸云便向二人道：“二位太太如果不嫌絮烦，愿意听，话还长着呢！”德夫人道：“愿意听，愿意听，你说下去罢。”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

却说逸云又道：“到了第二天，三爷果然托了个朋友来跟师父谈论，把以前的情节述了一遍，问师父肯成就这事不肯？并说华云已经亲口允许任么都不要，若是师父肯成就，将来补报的日子长呢。老师父说道：‘这事听华云自主。我们庙里的规矩可与窑子里不同：窑子里妓女到了十五六岁，就要逼令他改装，以后好做生意；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传下来：年轻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应酬客人。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恐怕伤犯客人面子，前几十年还是暗的，渐渐的近来，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还是个半暗的事，但只可同华云商量着办，倘若自己愿意，我们断不过问的。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说，在先也是本庙里传下来的规矩，因为这比邱尼本应该是童贞女的事，不应该沾染红尘；在别的庙里犯了这事，就应逐出庙去，不再收留，惟我们这庙不能打这个官话欺人，可是也有一点分别：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庙里供给，别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别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尘事，他就算犯规的人了，一切

衣服等项，俱得自己出钱制买，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须摊在他们几个染尘人的身上。因为庙里本没有香火田，又没有缘簿，但凡人家写缘簿的，自然都写在那清修的庙里去，谁肯写在这半清不浑的庙里呢？伧还不知道吗？况且初次染尘，必须大大的写笔功德钱，这钱谁也不能得，收在公账上应用。伧才说的一百银子，不知算功德钱呢？还是给他置买衣服同那动用器皿呢？若是功德钱，任三爷府上也是本庙一个施主，断不计较；若是置办衣物，这功德钱指那一项抵用呢？所以这事我们不便与闻，伧请三爷自己同华云斟酌去罢。况且华云现在住的是南院的两间北屋，屋里的陈设，箱子里的衣服，也就不大离值两千银子，要是做那件事，就都得交出来。照他这一百银子的牌子，那一间屋子也不称，只好把厨房旁边堆柴火的那一间小屋腾出来给他，不然别人也是不服的。伧瞧是不是呢？’那朋友听了这番话，就来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想师父这话也确是实情，没法驳回。

我就对那朋友说：‘叫我无论怎么寒蠢，怎么受罪，我为着三爷都没有什么不肯，只是关着三爷面子，恐怕有些不妥，不必着急，等过一天三爷来，我们再商议罢。’那个朋友去了，我就仔细的盘算了两夜。我起初想，同三爷这们好，管他有衣服没衣服，比要饭的叫化子总强点。就算那间厨房旁边的小房子，也怪暖和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瞧那戏上王三姐抛彩球打着了薛平贵，是个讨饭的，他舍掉了相府小姐不

做，去跟那薛平贵，落后做了西凉国王，何等荣耀，有何不可。又想人家那是做夫妻，嫁了薛平贵，我这算什么呢？就算我苦守了十七年，任三爷做了西凉国王，他家三奶奶自然去做娘娘，我还不是斗姥宫的穷姑子吗？况且皇上家恩典，虽准其赐封，也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过：谁做了官赐封到他相好的女人的，何况一个姑子呢！大清会典上有赐封尼姑的一条吗？想到这里可就凉了半截了！又想我现在身上穿的袍子是马五爷做的，马褂是牛大爷做的，还有许多物件都是客人给的。若同任三爷落了交情，这些衣物都得交出去。马五爷、牛大爷来的时候不问吗？不告诉他不行，若告诉他，被他们损两句呢？说：‘你贪图小白脸，把我们东西都断送了！把我们待你的好意，都摔到东洋大海里去，真没良心！真没出息！’那时我说什么呢？

况且既没有好衣服穿，自然上不了台盘。正经客来，立刻就是青云他们应酬了。我只好在厨房里端菜，送到门帘子外头，让他们接进去，这是什么滋味呢！等到吃完了饭，刷洗锅碗是我的差使，这还罢了，顶难受是清早上扫屋子里的地！院子里地是火工扫，上等姑子屋里地是我们下等姑子扫。倘若师兄们同客人睡在炕上，我进去扫地，看见帐幔外两双鞋，心里知道：这客当初何等契重我，我还不愿意理他，今儿我倒来替他扫地！心里又应该是什么滋味呢！如是又想：在这儿是万不行的了！不如跟任三爷逃走了罢。又想逃走，我没有什么不行，可是任三爷人家有老太太，有太太，有哥哥，

有兄弟，人家怎能同我逃走呢？这条计又想左子。翻来复去，想不出个好法子来。

后来忽然间得了一条妙计：我想这衣服不是马五爷同牛大爷做的吗？马五爷是当铺的东家，牛大爷是汇票庄掌柜的。这两个人待我都不错，要他们拿千把银子不吃力的。况且这两个人从去年就想算计我，为我不喜欢他们，所以吐不出口来。眼前我只要略为撩拨他们下子，一定上钩。待他们把冤钱花过了，我再同三爷慢慢的受用，正中了三爷老太太的第一策，岂不大妙？想到这里，把前两天的愁苦都一齐散尽，很是喜欢。停了一会子，我想两个人里头，找谁好呢？牛大爷汇票庄，钱便当，找他罢。又想老西儿的脾气，不卡住脖儿梗是不花钱的。花过之后，还要肉疼：明儿将来见了衣裳，他也说是他做的。见了物件，也要说是他买的。唧唧咕咕，絮叨的没有完期。况且醋心极大，知道我同三爷真好，还不定要唧咕出什么样子来才罢呢！又抽鸦片，一嘴的烟味，比粪还臭，教人怎么样受呢？不用顾了眼前，以后的罪不好受。算了罢，还是马五爷好得多呢。又想马五爷是个回子，专吃牛羊肉，自从那年县里出告示，禁宰耕牛，他们就只好专吃羊肉了。吃的那一身的羊膻气，五六尺外，就教人作恶心，怎样同他一被窝里睡呢，也不是主意！又想除了这两个呢，也有花得起钱的，大概不象个人样子；象个人的呢，都没有钱。

我想到这里，可就有点醒悟了，大概天老爷看着钱与人两样都很重的。所以给了他钱，就不教他象人；给了他个人，

就不教他有钱；这也是不错的道理。后来又想任三爷人才极好，可也并不是没有钱，只是拿不出来，不能怨他。这心可就又迷回任三爷了，既迷回了任三爷，想想还是刚才的计策不错，管他马呢牛呢，将就几天让他把钱花够了，我还是跟任三爷快乐去。看银子同任三爷面上，就受几天罪也不要紧的。这又喜欢起来了睡不着，下炕剔明了灯，没有事做拿把镜子自己照照，觉得眼如春水，面似桃花。同任三爷配过对儿，真正谁也委曲不了谁。我正在得意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倚在桌子上，又盘算盘算想道：这事还有不妥当处，前儿任三爷的话不知真是老太太的话呢，还是三爷自家使的坏呢？他有一句话很可疑的，他说老太太说，‘你正可以拿这个试试他的心’，直怕他是用这个毒着儿来试我的心的罢。倘若是这样，我同牛爷、马爷落了交，他一定来把我痛骂一顿，两下绝交。噯呀险呀！我为三爷含垢忍污的同牛马落交，却又因亲近牛马，得罪了三爷，岂不大失算吗？不好，不好！

再想看三爷的情形，断不忍用这个毒着下我的手，一定是他老太太用这个着儿破三爷的迷。既是这样，老太太有第二条计预备在那里呢！倘若我与牛爷、马爷落了交情，三爷一定装不知道，拿二千银票来对我说：‘我好不容易千方百计的凑了这些银子来践你的前约，把银子交给你，自己去采办罢。’这时候我才死不得活不得呢！逼到临了，他总得知道真情，他就把那二千银票扯个粉碎，赌气走了，请教我该怎么样呢？其实他那二千的票子，老早挂好了失票，虽然扯碎票子，银子

一分也损伤不了。只是我可就没法做人，活臊也就把我臊死了！这们说，以前那个法子可就万用不得了！又想，这是我的过虑，人家未必这们利害，又想就算他下了这个毒手，我也有法制他。

什么法子呢？我先同牛马商议，等有了眉目，我推说我还得跟父母商议，不忙作定。然后把三爷请来，光把没有钱不能办的苦处告诉他，再把为他才用这忍垢纳污的主意说给他，请他下个决断。他说办得好，以后他无从挑眼。他说不可以办，他自然得给我个下落，不怕他不想法子去，我不赚个以逸待劳吗？这法好的。又想，还有一事，不可不虑，倘若三爷竟说：‘我实在筹不出款来，你就用这个法子，不管他牛也罢，马也罢，只要他拿出这宗冤钱来，我就让他一头地也不要紧。’自然就这们办了。可是还有那朱六爷，苟八爷，当初也花过几个钱，你没有留过客，他没有法想；既有人打过头客，这朱爷、苟爷一定也是要住的了，你敢得罪谁呢？不要说，这打头客的一住，无论是马是牛，他要住多少天，得陪他多少天，他要住一个月两个月，也得陪他一个月两个月。剩下来日子，还得应酬朱苟。算起来一个月里的日子，被牛马朱苟占去二十多天，轮到任三爷不过三两天的空儿。再算到我自己身上，得忍八九夜的难受，图了一两夜的快乐，这事还是不做的好。

又想，噯呀，我真昏了呀！不要说别人打头客，朱苟牛马要来，就是三爷打头客，不过面子大些，他可以多住些时，

没人敢撑他。可是他能常年在山上吗？他家里三奶奶就不要了吗？少不得还是在家的時候多，我这里还是得陪着朱苟牛马睡。想到这里，我就把镜子一摔，心里说：都是这镜子害我的！我要不是镜子骗我，搽粉抹胭脂，人家也不来撩我，我也惹不了这些烦恼。我是闺女，何等尊重，要起什么凡心？堕的什么孽障？从今以后，再也不与男人交涉，剪了辫子，跟师父睡去。到这时候，我仿佛大澈大悟了不是？其实天津落子馆的话，还有题目呢。

我当时找剪子去剪辫子。忽然想这可不行。我们庙里规矩过三十岁才准剪辫子呢，我这时剪辫了，明天怕不是一顿打！还得做几个月的粗工。等辫子养好了，再上台盘，这多么丢人呢！况且辫子碍着我什么事，有辫子的时候，糊涂难过。剪了辫子，得会明白吗？我也见过多少剪辫子的人，比那不剪子辫子的的时候，还要糊涂呢！只要自己拿得稳主意，剪辫子不剪辫子一样的事。那时我仍旧上炕去睡，心里又想，从今以后无论谁我都不招惹就完了。谁知道一面正在那里想斩断葛藤，一面那三爷的模样就现在眼前，三爷的说话就存在耳朵里，三爷的情意就卧在心坎儿上，到底舍不得。

转来转去，忽然想到我真糊涂了！怎么这们些天数，我眼前有个妙策，怎么没想到呢？你瞧，任老太太不是说吗：花上千的银子，给别人家买东西，三天后就不姓任的。可见得不是老太太不肯给钱，为的这样用法，过了几天。东西也是人家的，人还是人家的，岂不是人财两空吗？我本没有第二

个人在心上，不如我径嫁了三爷，岂不是好？这个主意妥当，又想有五百银子给我家父母，也很够欢喜的。有五百银子给我师父，也没有什么说的。我自己的衣服，有一套眼面前的就行了，以后到他家还怕没得穿吗？真正妙计，巴不得到天明着人请三爷来商量这个办法。谁知道往常天明的很快，今儿要他天明，越看那窗户越不亮，真是恨人！

又想我到他家，怎样伺候老太太，老太太怎样喜欢我。我又怎样应酬三奶奶，三奶奶又怎样喜欢我。我又怎样应酬大奶奶、二奶奶，他们又怎样喜欢我。将来生养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他念书，读文章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点状元，放八府巡按，做宰相。我做老太太，多威武。二儿子，叫他出洋，做留学生，将来放外国钦差。我再跟他出洋，逛那些外国大花园，岂不快乐死了我吗？咳！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可是我听说七八年前，我们师叔嫁了李四爷，是个做官的，做过那里的道台，去的时候，多们耀武扬威！未后听人传说，因为被正太太凌虐不过，喝生鸦片烟死了。又见我们彩云师兄，嫁了南乡张三爷，也是个大财主。老爷在家的時候，待承的同亲姊妹一样，老爷出了门，那磨折就说不上了，身上烙的一个一个的疮疤。老爷回来，自然先到太太屋里了，太太对老爷说：‘你们这姨太太，不知道同谁偷上了，着了一身的杨梅疮，我好不容易替他治好了，你明儿瞧瞧他身上那疮疤子，怕人不怕人？你可别上他屋里去，你要看上杨

梅疮。可就了不得啦！’把个老爷气的发抖，第二天清早起，气狠狠的拿着马鞭子，叫他脱衣裳看疤，他自然不肯。老爷更信太太说的不错，扯开衣服，看了两处。不问青红皂白，举起鞭子就打，打了二三百鞭子。教人锁到一间空屋子里去，一天给两碗冷饭。吃到如今，还是那们半死不活的呢！

再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盘算盘算：十成里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十成里也有两成是姨太太把正太太憋闷死了的，十成里有五成是唧唧咕咕，不是斗口就是淘气。一百里也没有一个太太平平的。我可不知道任三奶奶怎么，听说也很利害。然则我去到他家，也是死多活少。况且就算三奶奶人不利害，人家结发夫妻过的太太平平和气气的日子，要我去扰得人家六畜不安，未后连我也把个小命儿送掉了，图着什么呢？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如睡我的觉罢。

刚闭上眼，梦见一个白发白须的老翁对我说道：“逸云！逸云！你本是有大根基的人，只因为贪恋利欲，埋没了你的智慧，生出无穷的魔障。今日你命光发露，透出你的智慧，还不趁势用你本来具足的慧剑，斩断你的邪魔吗？”我听了连忙说：‘是，是！’我又说：‘我叫华云，不叫逸云。’那老者道：‘迷时叫华云，悟时就叫逸云了。’我惊了一身冷汗，醒来可就把那些胡思乱想一扫帚扫清了，从此改为逸云的。”

德夫人道：“看你年纪轻轻的真好大见识，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且问你：譬如现在有个人，比你任三爷还要好点。他的正太太又爱你，又契重你，说明了同你姊妹称呼。把家务

全交给你一个人管，永远没有那咕咕咕咕的事，你还愿意嫁他，不愿意呢？”逸云道：“我此刻且不知道我是女人，教我怎样嫁人呢？”德夫人大惊道：“我不解你此话怎讲？”

未知逸云说出甚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澈

话说德夫人听逸云说：他此刻且不知道他是女人，怎样嫁人呢？慌忙问道：“此话怎讲？”逸云道：“《金刚经》云：‘无人相，无我相。’世间万事皆坏在有人相我相。《维摩诘经》：维摩诘说法的时候，有天女散花，文殊菩萨以下诸大菩萨，花不着身，只有须菩提花着其身，是何故呢？因为众人皆不见天女是女人，所以花不着身。须菩提不能免人相我相，即不能免男相女相，所以见天女是女人，花立刻便着其身。推倒极处，岂但天女不是女身，维摩诘空中，那得会有天女？因须菩提心中有男女相，故维摩诘化天女身而为说法。我辈种种烦恼，无穷痛苦，都从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这一念上生出来的。若看明白了男女本无分别，这就入了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了。”

德夫人道：“你说了一段佛法，我还不能甚懂，难道你现在在无论见了何等样的男子，都无一点爱心吗？”逸云道：“不然，爱心怎能没有？只是不分男女，却分轻重。譬如见了一个才子，美人，英雄，高士，却是从钦敬上生出来的爱心。见

了寻常人却与我亲近的，便是从交感上生出来的爱心。见了些下等愚蠢的人，又从悲悯上生出爱心来。总之，无不爱之人，只是不管他是男是女。”德夫人连连点头说“师兄不但是师兄，我真要认你做师父了。”又问道：“你是几时澈悟到这步田地的呢？”逸云道：“也不过这一二年。”德夫人道：“怎样便会证明到这地步呢？”逸云道：“只是一个变字。《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天下没有个不变会通的人。”

德夫人道：“请你把这一节一节怎样变法，可以指示我们罢？”逸云道：“两位太太不嫌烦琐，我就说说何妨。我十二岁时什么都不懂，却也没有男女相。到了十四五岁，初开知识，就知道喜欢男人了。却是喜欢的美男子，怎样叫美男子呢？象那天津捏的泥人子，或者戏子唱小旦的，觉得他实在是好。到了十六七岁，就觉得这一种人真是泥捏的绢糊的，外面好看，内里一点儿没有。必须有点斯文气，或者有点英武气，才算个人，这就是同任三爷要好的时候了。再到十七八岁，就变做专爱才子英雄，看那报馆里做论的人，下笔千言，天下事没有一件不知道的，真是才子！又看那出洋学生，或者看人两国打仗要去观战，或者自己请赴前敌，或者借个题目自己投海而死，或者一洋枪把人打死，再一洋枪把自己打死，真是英雄！后来细细察看，知道那发议论的，大都知一不知二，为私不为公，不能算个才子。那些借题目自尽的，一半是发了疯痰病，一半是受人家愚弄，更不能算个英雄。只有象曾文正，用人也用得好，用兵也用得好，料事也料得好，

做文章也做得好，方能算得才子。象曾忠襄自练一军，救兄于祁门，后来所向无敌，困守雨花台，毕竟克复南京而后已，是个真英雄！再到十八九岁又变了，觉得曾氏弟兄的才子英雄，还有不足处，必须象诸葛武侯才算才子，关公、赵云才算得英雄。再后觉得管仲、乐毅方是英雄，庄周、列御寇方是才子。再推到极处，除非孔圣人、李老君、释迦牟尼才算得大才子、大英雄呢！推到这里，世间就没有我中意的人了。既没有我中意的，反过来又变做没有我不中意的人，这就是屡变的情形。近来我的主意把我自己分做两个人：一个叫做住世的逸云，既做了斗姥宫的姑子，凡我应做的事都做。不管什么人，要我说话就说话，要我陪酒就陪酒，要搂就搂，要抱就抱，都无不可，只是陪他睡觉做不到。又一个我呢，叫做出世的逸云，终日里但凡闲暇的时候，就去同那儒释道三教的圣人顽耍，或者看看天地日月变的把戏，很够开心的了。”

德夫人听得喜欢异常，方要再往下问，那边慧生过来说：“天不早了，睡罢！还要起五更等着看日出呢。”德夫人笑道：“不睡也行，不看日出也行，俺没有听见逸云师兄谈的话好极了，比一卷书还有趣呢！我真不想睡，只是愿意听。”慧生说：“这们好听，你为什么不叫我来听听呢？”德夫人说：“我听入了迷，什么都不知道了，还顾得叫你呢！可是好多时没有喝茶了。王妈！王妈！咦！这王妈怎么不答应人呢？”

逸云下了炕说：“我去倒茶去。”就往外跑。慧生说：“你真听迷了，那里有王妈呢？”德夫人说：“不是出店的时候，他

跟着的吗？”慧生又大笑。环翠说：“德太太，你忘记了，不是我们出岳庙的时候，他嚷头疼的了不得，所以打发他回店去，就顺便叫人送行李来的吗？”不然这铺盖怎样会知道送来呢？”德夫人说：“可不是，我真听迷糊了。”慧生又问：“你们谈的怎么这们有劲？”德夫人说：“我告诉你罢，我因为这逸云有文有武，又能干，又谦和，真爱极了！我想把他……”说到这里，逸云笑嘻嘻的提了一壶茶进来说：“我真该死！饭后冲了一壶茶，搁在外间桌上，我竟忘了取进来，都凉透了！这新泡来的，你喝罢。”左手拿了几个茶碗，一一斟过。逸云既来，德夫人适才要说的话，自然说不下去，略坐一刻，就各自睡了。

天将欲明，逸云先醒。去叫人烧了茶水、洗脸水。招呼各人起来，煮了几个鸡蛋，烫了一壶热酒，说：“外边冷的利害，吃点酒挡寒气。”各人吃了两杯，觉得腹中和暖，其时东方业已发白。德夫人、环翠坐了小轿，披了皮斗篷，环翠本没有，是慧生不用借给他的。慧生、老残步行，不远便到了日观峰亭子等日出。看那东边天脚下已通红，一片朝霞，越过越明，见那地下冒出一个紫红色的太阳牙子出来。逸云指道：“你瞧那地边上有一条明的跟一条金丝一样的，相传那就是海水。”只说了两句话，那太阳已半轮出地了。只可恨地皮上面，有条黑云象带子一样横着，那太阳才出地，又钻进黑带子里去，再从黑带子里出来，轮脚已离了地，那一条金线也看不见了。德夫人说：“我们去罢。”

回头向西，看了丈人峰、舍身岩、玉皇顶，到了秦始皇没字碑上，摩挲了一会儿。原来这碑并不是个石片子，竟是叠角斩方的一枝石柱，上面竟半个字也没有。再往西走，见一个山峰，仿佛劈开的半个馒头，正面磨出几丈长一块平面，刻了许多八分书。逸云指着道：“这就是唐太宗的《纪泰山铭》。”旁边还有许多本朝人刻的斗大字，如栲栳一般，用红油把字画里填得鲜明照眼，书法大都学洪钧殿试策子的，虽远不及洪钧的饱满，也就肥大的可爱了。又向西走，回到天街，重入元宝店里，吃了逸云预备下的汤面，打了行李，一同下山。出天街，望南一拐，就是南天门了。出得南天门，便是十八盘。谁知下山比上山更属可怕，轿夫走的比飞还快，一霎时十八盘已走尽。不到九点钟，已到了斗姥宫门首。慧生抬头一看，果然挂了大红彩绸，一对宫灯。其时大家已都下了轿子，老残把嘴对慧生向彩绸一努，慧生说：“早已领教了。”彼此相视而笑。

两个老姑子迎在门口，打过了稽首，进得客堂。只见一个杏仁脸儿，面若桃花，眼如秋水，琼瑶鼻子，樱桃口儿，年纪十五六岁光景。穿一件出炉银颜色的库缎袍子，品蓝坎肩，库金镶边有一寸多宽。满脸笑容赶上来替大家请安。明知一定是靛云了。正要问话，只见旁边走上一个戴薰貂皮帽沿没顶子的人，走上来向德慧生请了一安，又向众人略为打了个千儿，还对慧生手中举着年愚弟宋琼的帖子，说：“敝上给德大人请安，说昨儿不知道大人驾到，失礼的很。接大人的信，

敝上很怒，叫了少爷去问，原来都是虚诞，没有的事。已把少爷申斥了几句，说请大人万安，不要听旁人的闲话，今儿晚上请在衙门里便饭，这里挑选了几样菜来，先请大人胡乱吃点。”

慧生听了，大不悦意，说：“请你回去替你贵上请安，说送菜吃饭，都不敢当，谢谢罢。既说都是虚诞，不用说就是我造的谣言了。明天我们动身后，怕不痛痛快快奈何这斗姥宫姑子一顿吗？既不准我情，我自有道理就是了。你回去罢！”那家人也把脸沉下来说：“大人不要多心，敝上不是这个意思。”回过脸对老姑子说：“你们说实话，有这事吗？”慧生说：“你这不是明明当我面逞威风吗？我这穷京官，你们主人瞧不起，你这狗才也敢这样放肆！我摇你主人不动，难道办你这狗才也办不动吗？今天既是如此，我下午拜泰安府，请他先把你这狗才打了，递解回籍，再同你们主人算帐！子弟不才，还要这们护短。”回头对老残说：“好好的一个人，怎样做了知县就把天良丧到这步田地！”那家人看势头不好，赶忙跪在地下磕头。德夫人说：“我们里边去罢。”慧生把袖子一拂，竟往里走，仍在靛云房里去坐。泰安县里家人知道不妥，忙向老姑子托付了几句，飞也似的下山去了。暂且不题。

却说德夫人看靛云长的实在是俊，把他扯在怀里，仔细抚摩了一回说：“你也认得字吗？”靛云说：“不多几个。”问：“念经不念经？”答：“经总是要念的。”问：“念的什么经？”答：“无非是眼面前几部：《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等罢

了。”问：“经上的字，都认得吗？”答：“那几个眼面前的字，还有不认的吗？”德夫人又一惊，心里想，以为他年纪甚小，大约认不多几个字，原来这些经都会念了，就不敢怠慢他。又问：“你念经，懂不懂呢？”靚云答：“略懂一二分。”德夫人说：“你要有不懂的，问这位铁老爷，他都懂得。”老残正在旁边不远坐，接上说：“大嫂不用冤人，我那里懂得什么经呢？”又因久闻靚云的大名，要想试他一试，就兜过来说了一句道：“我虽不懂什么，靚云！你如要问也不妨问问看，碰得着，我就说；碰不着，我就不说。”靚云正待要问，只见逸云已经换了衣服，搽上粉，点上胭脂，走将进来。穿得一件粉红库缎袍子，却配了一件元色缎子坎肩。光着头，一条乌金丝的辫子。靚云说：“师兄偏劳了。”逸云说：“岂敢，岂敢！”靚云说：“师兄，这位铁老爷佛理精深，德太太叫我有不懂的问他老人家呢。”逸云说：“好，你问，我也沾光听一两句。”

靚云遂立向老残面前，恭恭敬敬问道：“《金刚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其福德多不如以四句偈语为他人说，其福胜彼。’请问那四句偈本经到底没有说破。有人猜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老残说：“问的利害！一千几百年注《金刚经》的都注不出来，你问我，我也是不知道。”逸云笑道：“你要那四句，就是那四句，只怕你不要。”靚云说：“为何不要呢？”逸云一笑不语，老残肃然起敬的立起来，向逸云唱了一个大肥喏，说：“领教得多了！”靚云说：“你这说铁老爷倒懂了，我

还是不懂，为么我不要呢？三十二分我都要，别说四句。”逸云说：“为的你三十二分都要，听以这四句偈语就不给你了。”靚云说：“我更不懂了。”老残说：“逸云师兄佛理真通达，你想六祖只要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两句，就得了五祖的衣钵，成了活佛：所以说‘只怕你不要’。真正生花妙舌。”老残因见逸云非凡，便问道：“逸云师兄，屋里有客么？”逸云说：“我屋里从来无客。”老残说：“我想去看看许不许？”逸云说：“你要来就来，只怕你不来。”老残说：“我历了无限劫，才遇见这个机会，怎肯不来？请你领路同行。”当真逸云先走，老残后跟。德夫人笑道：“别让他一个人进桃源洞，我们也得分点仙酒喝喝。”

说着大家都起身同去，就是这西边的两间北屋，进得堂门，正中是一面大镜子，上头一块横匾，写着“逸情云上”四个行书字，旁边一副对联写道：

妙喜如来福德相；
姑射仙人冰雪姿。

只有下款“赤龙”二字，并无上款。慧生道：“又是他们弟兄的笔墨。”老残说：“这人几时来的？是你的朋友吗？”逸云说：“外面是朋友，内里是师弟。他去年来的，在我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呢？”老残道：“他就住在这庙里吗？”选云道：“岂但在这庙里，简直住在我炕上。”德夫人忙问：“你睡在那里呢？”逸云笑道：“太太有点疑心山顶上说的话罢？我睡在他怀里呢！”德夫人道：“那们说，他竟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

吗？”逸云道：“柳下惠也不算得头等人，不过散圣罢咧，有什么稀奇！若把柳下惠去比赤龙子，他还要说是贬他呢！”大家都伸舌头。

德夫人走到他屋里看看，原来不过一张炕，一个书桌，一架书而已，别无长物。却收拾得十分干净，炕上挂了个半旧湖绉幔子，叠着两床半旧的锦被。德夫人说：“我乏了，借你炕上歇歇，行不行？”逸云说：“不嫌肮脏，仵请歇着。”其时环翠也走进房里来。德夫人说：“咱两躺一躺罢。”慧生、老残进房看了一眼，也就退到外间，随便坐下。慧生说：“刚才你们讲的《金刚经》，实在讲的好。”老残道：“空谷幽兰，真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这样高人，而且又是年轻的尼姑，外像仿佛跟妓女一样。古人说：‘莲花出于污泥。’真是不错的！”慧生说：“你昨儿心目中只有靛云，今儿见了靛云，何以很不着意似的？”老残道：“我在省城只听人称赞靛云，从没有人说起逸云，可知道曲高和寡呢！”慧生道：“就是靛云，也就难为他了，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家呢……”

正在说话，那老姑子走来说道：“泰安县宋大老爷来了，请问大人在那里会？”慧生道：“到你客厅上去罢。”就同老姑子出去了，此地剩了老残一个人，看旁边架上堆着无限的书，就抽一本来看，原来是本《大般若经》，就随便看将下去。话分两头：慧生自去会宋琼，老残自是看《大般若经》。

却说德夫人喊了环翠同到逸云炕上，逸云说：“仵躺下来，我替仵盖点子被罢。”德夫人说：“你来坐下，我不睡，我要

问你赤龙子是个何等样人？”逸云说：“我听说他们弟兄三个，这赤龙子年纪最小，却也最放诞不羁的。青龙子、黄龙子两个呢，道貌严严，虽然都是极和气的人，可教人一望而知他是有道之士。若赤龙子，教人看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嫖赌吃着，无所不为。官商士庶，无所不交。同尘俗人处，他一样的尘俗。同高雅人处，他又一样的高雅，并无一点强勉处，所以人都测不透他。因为他同青龙、黄龙一个师父传授的，人也不敢不敬重他些，究竟知道他实在的人很少。去年来到这里，同大家伙儿嘻嘻呵呵的乱说，也是上山回来在这里吃午饭，师父留他吃晚饭，晚饭后师父同他谈的话就很多。师父说：‘你就住在这里罢。’他说：‘好，好！’师父说：“你愿意一个人睡，愿意有人陪你睡？”他说：‘都可以。’师父说：‘两个人睡，你叫谁陪你？’他说：‘叫逸云陪我。’师父打了个愣，接着就说：‘好，好！’师父就对我说：‘你意下何如？’我心里想，师父今儿要考我们见识呢，我就也说：‘好，好！’从那一天起，就住了有一个多月，白日里他满山去乱跑，晚上围一圈子的人听他讲道，没有一个不是喜欢的了不得，所以到底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闲话，并没有半点不以为然的意思。到了极熟的时候，我问道：‘听说你老人家窑子里颇有相好的，想必也都是有名无实罢？’他说：‘我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无戒律，都是因人而施，譬如你清我也清，你浊我也浊，或者妨害人或者妨害自己，都做不得，这是精神上戒律。若两无妨碍，就没什么做不得，所谓形骸上无戒律。……’”

正谈得高兴，听慧生与老残在外间说话，德夫人惦记庙里的事，赶忙出来问：“怎样了？”慧生道：“这个东西初起还力辩其无，我说子弟倚父兄势，凌逼平民，必要闹出大案来。这件事以情理论，与强奸闺女无异，幸尚未成，你还要竭力护短。俗语说得好：‘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阁下一定要纵容世兄，我也不必饶舌，但看御史参起来，是坏你的官，是坏我的官？不瞒你说，我已经写信告知庄宫保说：途中听人传说有这一件事，不知道确不确，请他派人密查一查。你管教世兄也好，不管教也好，我横竖明日动身了。他听了这说，才有点惧怕，说：‘我回衙门，把这个小畜生锁起来。’我看锁虽是假的，以后再闹，恐怕不敢了。”德夫人说：“这样最好。”靚云本随慧生进来的，上前忙请安道谢。

究竟宋少爷来与不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

话说靓云听说宋公已有惧意，知道目下可望无事，当向慧生夫妇请安道谢。少顷老姑子也来磕头，慧生连忙掺起说：“这算怎样呢，值得行礼吗？可不敢当！”老姑子又要替德夫人行礼，早被慧生抓住了，大家说些客气话完事。逸云却也来说：“请吃饭了。”众人回至靓云房中，仍旧昨日坐法坐定，只是青云不来，换了靓云。今日是靓云执壶，劝大家多吃一杯。德夫人亦让二云吃菜饮酒，于是行令猜枚，甚是热闹。瞬息吃完，席面撤去。德夫人说：“天时尚早，稍坐一刻，下山如何？”靓云说：“俺五点钟走到店，也黑不了天，我看俺今儿不走，明天早上去好不好？”德夫人说：“人多不好打搅的。”逸云说：“有的是屋了，比山顶元宝店总要好点。我们哥儿俩屋子让俺四位睡，还不够吗？我们俩同师父睡去。”德夫人说：“你们走了，我们图什么呢？”逸云说：“那我们就在这里伺候也行。”德夫人戏说道：“我们两口子睡一间屋。”指环翠说：“他们两口子睡一间屋。”问逸云：“你睡在那里呢？”逸云说：“我睡在俺心坎上。”德夫人笑道：“这个无赖，你从昨儿就睡

在我心上，几时离开了吗？”大家一齐微笑。

德夫人又问：“你几时剃辫子呢？”逸云摇头道：“我今生不剃辫子了。”德夫人说：“不是这庙里规定三十岁就得剃辫子吗？”答道：“也不一定，倘若嫁人走的呢，就不剃辫子了。”问：“你打算嫁人吗？”答：“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些年替庙里挣的功德钱虽不算多，也够赎身的分际了，无论何时都可以走。我目下为的是自己从小以来，凡有在我身上花过钱的人，我都替他们念几卷消灾延寿经，稍尽我点报德的意思。念完了我就走，大约总在明年春夏天罢。”德夫人说：“你走，可以到我们扬州去住几天，好不好呢？”逸云说：“很好，我大约出门先到普陀山进香，必走过扬州，伫开下地名来我去瞧瞧去。”老残说：“我来写，伫给管笔给张纸我。”靓云忙到抽屉里取出纸笔递与老残，老残就开了两个地名递与逸云说：“伫也惦记着看看我去呀！”逸云说：“那个自然。”又谈了半天话，轿夫来问过数次，四人便告辞而去，送了打搅费二十两银子，老姑子再三不肯收，说之至再，始强勉收去。老姑子同逸云、靓云送出庙门而归。

这里四人回到店里，天尚未黑。德夫人把山顶与逸云说的话，一一告诉了慧生与老残，二人都赞叹逸云得未曾有。慧生问夫人道：“可是呢，你在山顶上说爱极了，你想把他怎样，后来没有说下去。到底你想把他怎样？”德夫人说：“我想把他替你收房。”慧生说：“感谢之至，可行不行呢？”夫人道：“别想吃天鹅肉了，大约世界上没有能中他的意了。”慧

生道：“这个见解到也是不错的，这人做妾未免太褻渎了，可是我却不想要她们一个妾，到真想结交她们一个好朋友。”老残说：“谁不是她们想呢？”环翠说：“可惜前几年我见不着这个人，若是见着，我一定跟他做徒弟去。”老残说：“你这话真正糊涂，前几年见着他，他正在那里热任三爷呢，有啥好处？况且你家道未环，你家父母把你当珍宝一样的看待，也断不放你出家。到是此刻却正是个机会，逸云的道也成了，你的辛苦也吃够了。你真要愿意，我就送你上山去。”环翠因提起他家旧事，未免伤心，不觉泪如雨下，掩面啜泣。听老残说道送他上山，此时却答不出话来，只是摇头。德夫人道：“他此时既已得了你这几个主儿，也就离不开了。”

正在说话，只见慧生的家人连贵进来回话，立在门口不敢做声。慧生问：“你来有什么事？”连贵禀道：“昨儿王妈回来就不舒服的很，发了一夜的大寒热，今儿一天没有吃一点什么，只是要茶饮。老爷车上的骡子也病倒了，明日清早开车恐赶不上。请老爷示下，还是歇半天，还是怎么样？”慧生说：“自然歇一天再看，骡子叫他们赶紧想法子。王妈的病请铁老爷瞧瞧，抓剂药吃吃。”正要央求老残，老残说：“我此刻就去看。”站起身来就走。少顷回来对慧生说：“不过冒点风寒，一发散就好了。”

此时店家已送上饭来，却是两分，一分是本店的，一分是宋琼送来的。大家吃过了晚饭，不过八点多钟，仍旧坐下谈心。德夫人说：“早知明日走不成功，不如今日住在斗姥宫

了，还可同逸云再谈一晚上。”慧生说：“这又何难，明日再去花上几个轿钱，有限的很。”老残道：“我看逸云那人洒脱的很，不如明天竟请他来，一定做得到的。我正有话同他商量呢。”慧生说：“也好，今晚写封信，我们两人联名请他来，今晚交与店家，明日一早送去。”老残说：“甚好，此信你写我写？”慧生说：“我的纸笔便当，就是我写罢。”当时写好交与店家收了，明日一早送去。

老残遂对环翠道：“你刚才摇头，没有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对你说罢：我不是勒令要你出家，因为你说早几年见他，一定跟他做徒弟，我所以说早年是万不行的，惟有此刻到是机会，也不过是据理而论，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事情。何以呢？其余都无难处，第一条：现在再要你去陪客，恐怕你也做不到了。若说逸云这种人真是机会难遇，万不可失的，其如庙规不好何？”环翠说：“我想这一层到容易办，他们凡剃过头的就不陪客，倘若去时先剃头后去，他就没有法子了。只是有两条万过不去的关头：第一，承你从火水中搭救我出来，一天恩德未报，我万不能出家，于心不安。第二，我还有个小儿弟带着，交与谁呢？所以我想只有一个法子，明天等他来，无论怎样，我替他磕个头，认他做师父，请他来生来度我，或者我伺候你老人家百年之后，我去投奔他。”老残道：“这到不然，你说要报恩，你跟我一世，无非吃一世用一世，那会报得了我的恩呢？倘若修行成道，那时我有三灾八难，你在天上看见了，必定飞忙来搭救我，那才是真报恩呢。或者竟

来度我成佛作祖，亦未可知。至于你那兄弟更容易了，找个乡下善和老儿，我分百把银子替他置个二三十亩地，就叫善和老儿替他管理抚养成人。万一你父亲未死，还有个会面的日期。只是你年轻的人，守得住守不住，我不能知道，是一难。逸云肯收留你不肯收留你，是第二难。且等明日逸云到来，再作商议。”德夫人道：“铁叔叔说的十分有理，且等逸云到来再议罢。”大家又说了些闲话，各自归寝。

次日八点钟，诸人起来，盥漱方毕，那逸云业已来到。四人见了异常欢喜，先各自谈了些闲话，便说到环翠身上。把昨晚议论商酌的话，一一告知逸云。逸云又把环翠仔细一看，说：“此刻我也不必说客气话了，铁姨奶奶也是个有根器的人，你们所虑的几层意思，我看都不难，只有一件难处，我却不敢应承。我先逐条说去：第一条我们庙里规矩不好，是无妨碍的。你也不必先剪头发，明道不明道，关不到头发的事。我们这后山，有个观音庵，也是姑子庙。里头只有两个姑子，老姑子叫慧净，有七十多岁，小姑子叫清修，也有四十多岁了。这两个姑子皆是正派不过的人，与我都极投契。不过只是寻常吃斋念佛而已，那佛菩萨的精义，他却不甚清楚。在观音庵里住，是万分妥当的。

第二条他的小兄弟的话呢，也不为难：我这傲来峰脚下有个田老儿，今年六十多岁了，没有儿子。十年前他老妈妈劝他纳个妾，他说‘没有儿子将来随便抱一个就是了。若是纳了妾，我们这家人家，今儿吵，明儿闹，可就过不成安稳

日子了。你留着俺们两个老年人多活几年罢。况且这纳妾是做官的人们做的事，岂是我们乡农好做得吗？’因此他家过得十分安静，从去年常托我替他找个小孩子。他很信服我，非我许可的他总不要，所以到今儿还没选着。他家有二三百亩地的家业，不用贴他钱，他也是喜欢的，只是要姓他的姓。不怕等二老归天后再还宗，或是兼祧两姓俱可。”环翠说道：“我家本也姓田。”逸云道：“这可就真巧了。”

第三层，铁老爷，你怕你姨太太年轻守不住，这也多虑，我看他一定不会有邪想的。你瞧他眼光甚正，外平内秀，决计是仙人堕落，难已受过，不会再落红尘的了。以上三件，是你们诸位所虑的，我看都不要紧。只是一件甚难：姨太太要出家是因我而发，我可是明年就要走的人。把他一个人放在个荒凉寂寞的姑子庵里，未免太苦。倘若可以明道呢，就辛苦几年也不算事。无奈那两个姑子只会念经吃素，别的全不知道。与其苦修几十年，将来死了不过来生变个富贵女人，这也就大不合算了！到不如跟着铁老爷，还可讲几篇经，说几段道，将来还有个澈大悟的指望，这是一个难处。若说教我也不走，在这里陪他，我却断做不到，不敢欺人。”

环翠道：“我跟师父跑不行吗？”逸云大笑道：“你当做我出门也象你们老爷雇着大车同你坐吗？我们都是两条腿跑，夜里借个姑子庙住住。有得吃就吃一顿，没得吃就饿一顿。一天尽量我能走二百多里地呢。你那三寸金莲，要跑起来怕到不了十里，就把你累倒了！”环翠沉吟了一会，说：“我放脚

行不行？”逸云也沉吟了一会，对老残说道：“铁爷，你意下何如？”老残道：“我看这事最要紧的是你肯提挈他不肯，别的都无关系。”环翠此刻忽然伶俐，也是他善根发动，他连忙跪到逸云跟前，泪流满面说：“无论怎样都要求师父超度。”逸云此刻竟大刺刺的也不还礼，将他拉起说：“你果然一心学佛，也不难。我先同你立约：第一件到老姑子庙后，天天学走山道，能把这崎岖山道走得如平地一般，你的道就根基立定了。将来我再教你念经说法，大约不过一年的恨苦，以后就全是乐境了。古人云：‘十月胎成。’也大概不错的，你再把主意拿定一定。”环翠道：“主意已定，同我们老爷意思一样。只要跟着师父，随便怎样，我断无悔恨就是了。”

老残立起身来，替逸云长揖说：“一切拜托。”逸云慌忙还礼说：“将来灵山会上，我再问佗索谢仪罢。”老残道：“那时候还不知道谁跟谁要谢仪呢？”大家都笑了。环翠立起来替慧生夫妇磕了头道：“蒙成就大德。”末后替老残磕头，就泪如雨下说：“只是对不住老爷到万分了。”老残也觉凄然，随笑说道：“恭喜你超凡入圣，几十年光阴迅速，灵山再会，转眼的事情。”德夫人也含着泪说：“我伤心就不能象你这样，将来倘若我堕地狱，还望你二位早来搭救。”逸云说：“德夫人却万不会下地狱。只是有一言奉劝，不要被富贵拴住了腿要紧！后会有期。”老残忙去开了衣箱，取出二百两银子交与逸云设法布置，又把环翠的兄弟叫来，替逸云磕头。逸云收了一百两银子说：“足够了。不过田老儿处备分礼物，观音庵捐

点功德，给他自己置备四季道衣，如此而已。”德慧生说：“我们也送几个钱，表表心意。”同夫人商酌，夫人说：“也是一百两罢。”逸云说：“都用不着了，出家人要多钱做什么？”

店家来问开饭，慧生说：“开罢。”饭后，逸云说：“我此刻先去到田老儿同观音庵两处说妥了，再来回信，究竟也得人家答应，才能算数呢。”道了一声，告辞去了。

这里老残一面替环翠收拾东西，一面说些安慰话，环翠哭得泪人儿似的，哽咽不止。德夫人也劝道：“在旁的人万不肯拆散你们姻缘，只因为难得有这们一个逸云，我实在是没法，有法我也同你去了。”环翠含泪道：“我知道是好事，只是站在这里就要分离，心上好象有万把钢刀乱扎一样，委实难受！”慧生道：“明年逸云朝南海，必定到我们那里去，你一定随同去的，那时就可以见面，何必伤心呢？”过了一刻，环翠也收住了泪。

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逸云已经回来，对环翠说：“两处都说好了，明日我来接你罢。”德夫人问：“此刻你怎样？”逸云说：“我回庙里去。”德夫人说：“明日我们还要起身，不如你竟在我们这儿睡一夜罢。本来是他们两个官客睡一处，我们两个堂客睡一处的，你竟陪我谈一夜罢。你肯度铁奶奶，难道不肯度我德奶奶吗？”逸云笑道：“那也使得，仵这个德奶奶已有德爷度你了。自古道：‘儒释道三教’，没有你们德老爷度他，他总不能成道的。”德夫人道：“此话怎讲？”逸云道：“‘德’字为万教的根基，无德便是地狱。种子有德，再从德

里生出慧来，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了。”德夫人道：“那不过是个名号，那里认得真呢？”逸云说：“名者，命也，是有天命的。他怎么不叫德富、德贵呢？可见是有天命的了。我并非当面奉承，我也不骗钱花，你们三位将来都要证果的，不定三教是那一教便了。”

德夫人说：“我终不敢自信，请你传授口诀，我也认你做师父。”逸云道：“师父二字语重，既是有缘，我也该奉赠一个口诀，让你依我修行。”德夫人听了欢喜异常，连忙扒下地来就磕头喊师父。逸云也连忙磕头说：“可折死我了。”二人起来，逸云说：“请众人回避。”三人出去，逸云向德夫人耳边说了个“夫唱妇随”四个字。德夫人诧异道：“这是口诀吗？”逸云道：“口诀本系因人而施，若是有一个一定口诀，当年那些高真上圣，早把他刻在书本子上了。你紧记在心，将来自有个大澈大悟的日子，你就知道不是寻常的套话了。佛经上常说：‘受记成佛’，你能受记，就能成佛；你不受记，就不能成佛。你们老爷现在心上已脱尘网，不出三年必弃官学道，他的觉悟在你之先。此时不可说破。你总跟定他走，将来不是一个马丹阳、一个孙不二吗？”德夫人凝了一会神，说：“师父真是活菩萨，弟子有缘，谨受记，不敢有忘。”又磕了一个头。

其时，外间晚饭已经开上桌子，王妈竟来伺候。德夫人说：“你病好了吗？”王妈说：“昨夜吃了铁爷的药，出了一身汗，今日全好了；上午吃了一碗小米稀饭，一个馒头，这会

子全好了。”当时五人同坐吃饭，德慧生问逸云道：“伫何以不吃素？”逸云说：“我是吃素，佛教同你们儒教不同，例得吃素。”慧生说：“我看你同我们一样吃的是荤哩。”逸云说：“六祖隐于四会猎人中，常吃肉边菜，请问肉锅里煮的菜算荤算素？”慧生说：“那自然算荤。”逸云说：“六祖他却算吃素，我们在斗姥宫终日陪客，那能吃素呢？可是有客时吃荤，无客时吃素，伫没留心我在荤碗里仍是夹素菜吃？”环翠说道：“当真我倒留心的，从没见我师父吃过一块肉同鱼虾之类。”逸云道：“我也是世出世间法里的一端。”老残问道：“倘若竟吃肉，行不行呢？”逸云道：“有何不可，倘若有客逼我吃肉，我便吃肉，只是我不自己找肉吃便了。若说吃肉，当年济颠祖师还吃狗肉呢！也挡不住成佛。地狱里的人吃长斋的，不计其数。总之，吃荤是小过犯，不甚要紧。譬如女子失节，是个大过犯，比吃荤重万倍，试问你们姨太太失了多少节了？这罪还数得清吗？其实若认真从此修行，同那不破身的处子毫无分别。因为失节不是自己要失的，为势所迫，出于不得已，所以无罪。”大家点头称善。

饭毕之后，连贵上来回道：“王妈病已好了，辕骡又换了一个，明天可以行了，请老爷示下，明天走不走呢？”慧生看德夫人，老残说：“自然是走。”德夫人说：“明天再住一天何如？”老残说：“千里搭凉棚，终无不散的筵席。”逸云说：“依我看明天午后走罢。清早我先同铁老爷、奶奶送田头兄弟到田老庄上，去后同铁老爷到观音庵，都安置好了伫再走，铁

老爷也放心些。”大家都说甚是。

一宿无话，次日清晨，老残果随逸云将环翠兄弟送去，又送环翠到观音庵，见了两个姑子，嘱托了一番，老姑子问：“下发不下呢？”逸云说：“我不主剃头的，然佛门规矩亦不可坏。”将环翠头发打开剪了一绺，就算剃度了，改名环极。

诸事已毕，老残回店，告知慧生夫妇，赞叹不绝。随即上车起行，无非“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风霜起要迟”。八九日光阴已到清江浦，老残因有个亲戚住在淮安府，就同慧生夫妇同道，径一车拉往淮安府去。这里慧生夫妇雇了一个三舱大南湾子径往扬州去。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